





(室書其及像影近最金維周者著)

祝

宜南我哥四句晉四雙慶

竹○墅○西○郊○外○

大○陸○雲○遊○記○

七○代○長○齋○者○

上○乘○參○三○昧○

周○君○隱○士○廬○

讀○羣○血○淚○書○

一○門○戒○行○人○

真○空○淨○六○塵○

政○審○窮○實○際○

名○山○多○著○述○

普○操○修○正○果○

在○家○能○出○世○

禪○學○悟○玄○處○

抱○膝○賦○閒○居○

釋○教○喜○傳○薪○

活○佛○是○前○身○

貢南先生法家雨正

吾○愛○周○夫○子○

銳○意○興○功○業○

超○然○過○拔○羣○

潛○心○讀○典○墳○

一○門○多○好○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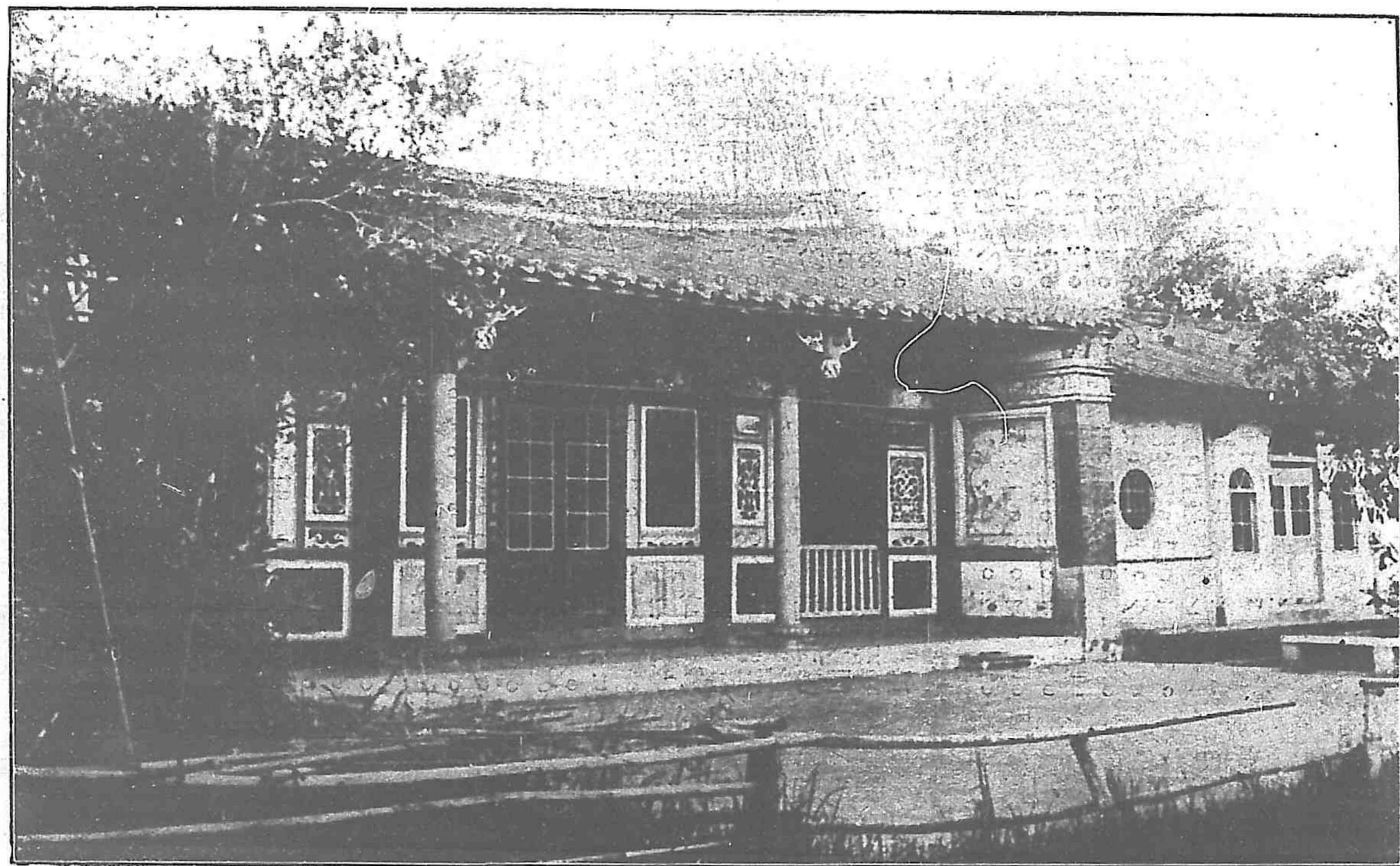
漫○遊○東○大○陸○

七○世○不○茹○葷○

到○處○紀○新○聞○

梅陽小隱江祖著頓首

浙江鎮海徵香鄭穆



(景全堂善證宅住之金維周者著)

遊證善堂

欲○携○王○氏○弄○煙○霞  
女○兒○成○隊○摘○茶○芽  
園○有○香○花○沼○有○龜  
茂○叔○翻○翻○連○似○詩  
徇○祥○何○必○察○并○邱  
夙○交○儒○佛○作○家○風  
遮○莫○西○郊○道○路○除  
暮○禽○來○去○報○殘○暉

偶○得○浮○生○半○日○閒  
四○時○風○景○總○相○宜  
高○吟○欲○和○奈○管○哉  
竹○裏○尋○來○此○唱○酬  
子○弟○振○振○皆○孝○忠  
每○逢○閒○暇○到○周○家  
驚○博○倉○皇○促○啓○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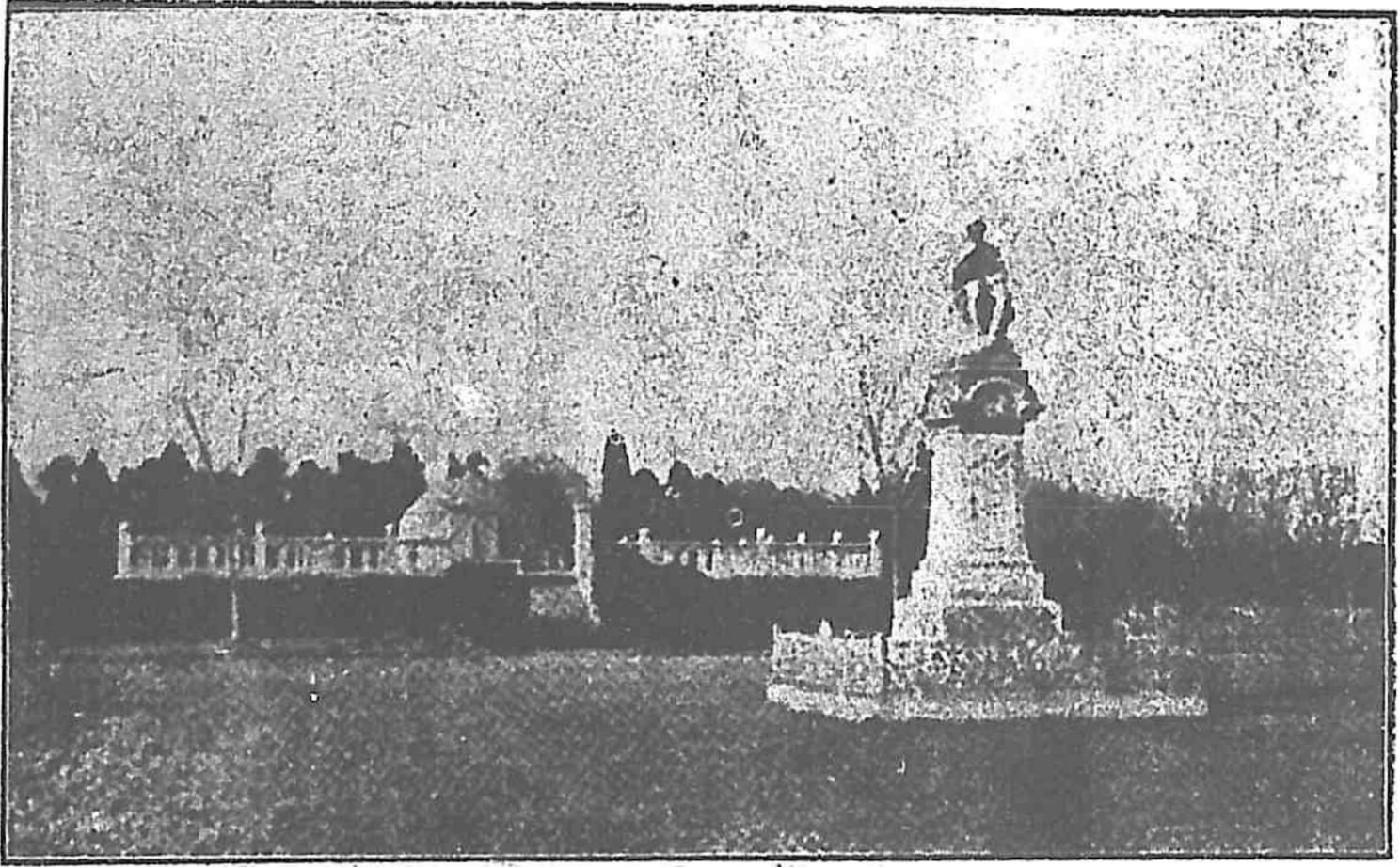
奴○報○他○行○不○在○家  
奴○致○東○歸○報○曰○不○在  
行○行○熟○路○到○禪○家  
高○人○不○是○高○陽○侶  
讀○魚○為○魯○君○休○笑  
仰○止○知○君○忠○相○處  
聖○善○匹○如○陶○侃○母  
主○人○情○厚○誰○依○舊  
自○笑○老○翁○實○多○愆

獨○向○郭○西○拖○杖○步  
復○風○塵○擾○夕○照○不○眷○賓○不○還  
為○煮○芳○茶○徐○和○詩  
今○日○遺○他○鬢○鬚○來○周○氏  
井○懸○御○影○在○楹○頭○聖○御○照  
若○享○絲○麩○饗○吟○翁  
折○贈○芬○芳○數○瓣○花  
乞○將○花○卉○數○根○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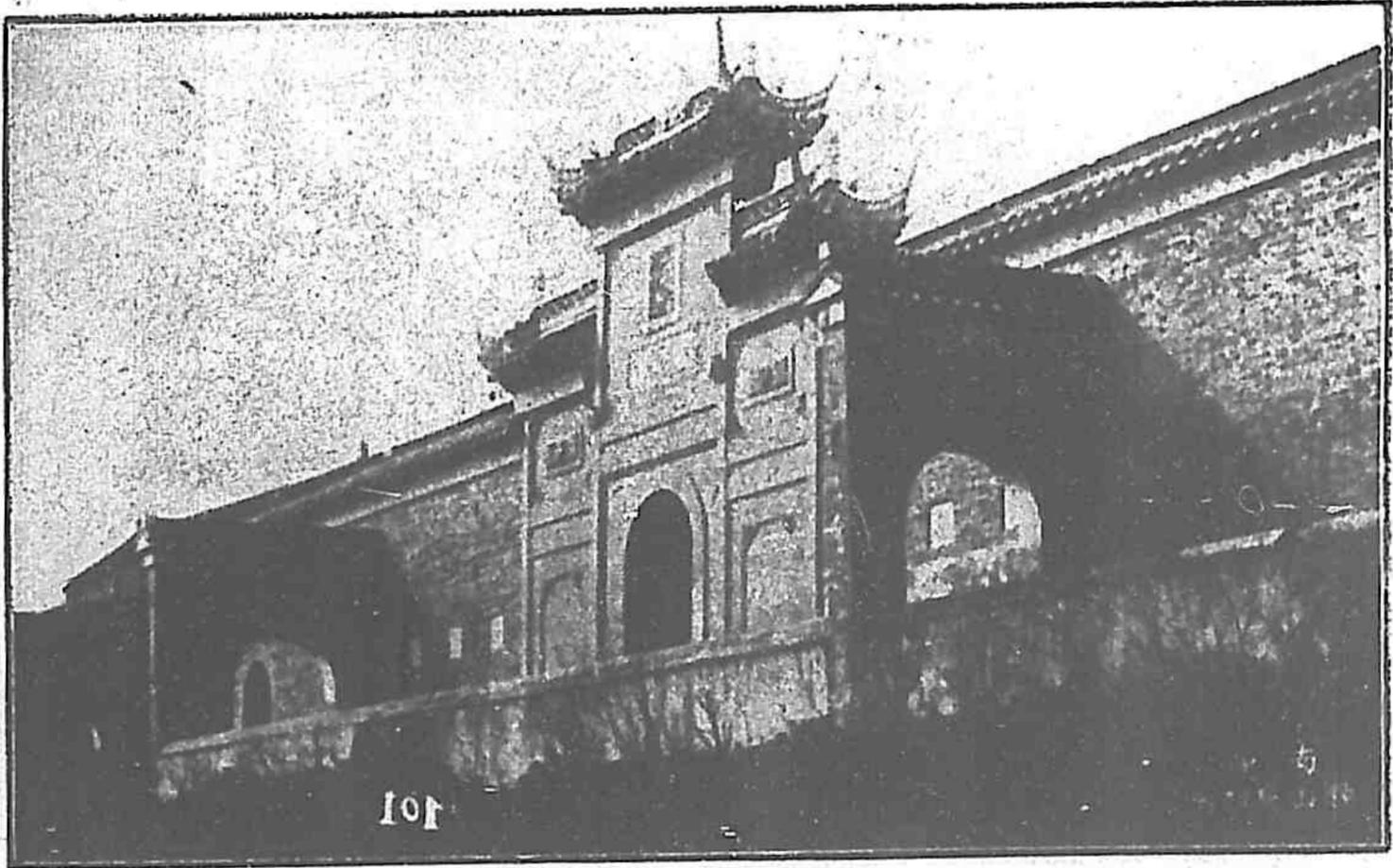
前新竹縣知事櫻井勉頓首



( 像遺生先辰拱鄭等六勳位六從故 )



(北 閘 在 墓 生 先 仁 教 宋 海 上)



(山 焦 之 江 鎮 蘇 江)

擊甫鄭先生暨 德配王夫人六十雙壽序

古來所貴乎志節之士。非獨以其能畏遠聲利。苟異於世俗之見而已。蓋必有濟人利物之事。深合乎仁人之心者。是故聖賢與之。若惟是超然遠引。以自放於寬閒寂寞之鄉。此則自適己事而已。其與塊然一物何異。古之君子。身可以不仕於朝。而不敢於己有不盡之力。名可以不暴於衆。而不肯於人有相忘之心。竊嘗讀史至陳仲弓。管幼安之流。其心殆無一日不以俗之厚薄。民之休戚爲意。意者今世必有其人。而惜不可得而見吾友。

擊甫先生其庶幾焉。先生新竹人。爲鄉賢。詒菴公之後。其

擊甫香谷贈公。早舉博士弟子員。嘗以孝友旌於朝。遠近稱爲長者。先生少時。器宇不凡。讀書務識大意。不汲汲爲章句之末。而喜熟察乎古今安危治亂之變。而求所謂用世之學。以贈公。年老遂隱不出。先生雖家居。凡地方有事。以身任之。遇大絲役衆推。先生主其議。先生爲之。擘畫周至。使人人皆饜其意。無異言先後數十年間。如疏濬大甲溪。建築台北府城。修理新竹文廟。皆役之鉅者。前

此。有。司。至。者。屢。瞠。目。不。能。舉。卒。待。先。生。以。濟。先。生。既。已。爲。福。於。桑。梓。間。而。其。利。賴。所。及。又。達。於。澎。湖。嘉。義。各。處。遠。而。至。於。廣。東。各。州。縣。水。災。之。害。流。離。轉。徙。衆。多。藉。以。存。活。者。嘗。數。萬。家。至。今。海。內。猶。有。能。舉。其。事。者。若。其。一。歲。義。舉。之。費。每。至。萬。金。以。外。行。之。三。十。餘。年。未。嘗。有。倦。容。有。德。色。非。所。謂。能。急。人。之。急。不。私。其。有。者。歟。先。生。慮。事。尤。沈。毅。有。遠。略。方。割。臺。議。起。健。兒。相。聚。洶。洶。謀。舉。事。先。生。知。其。無。成。將。爲。地。方。憂。諄。勸。百。端。告。以。且。安。靜。勿。自。擾。鄉。人。素。信。先。生。相。與。斂。手。聽。約。束。一。邑。晏。然。時。軍。興。之。際。政。府。未。立。里。中。無。罪。被。繫。者。甚。衆。恆。以。先。生。一。言。縱。之。使。去。如。此。者。不。可。勝。計。或。有。爲。其。人。所。不。知。先。生。亦。未。嘗。向。人。言。之。也。先。生。初。以。納。資。爲。中。書。科。中。書。既。而。改。捐。選。用。道。賞。戴。花。翎。鄉。人。嗟。歎。以。爲。榮。而。識。者。則。謂。先。生。固。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以。天。爵。貴。者。此。外。來。之。物。不。足。爲。先。生。重。也。德。配。王。夫。人。爲。崑。岡。觀。察。之。女。公。子。少。時。婉。嫵。不。競。詩。禮。之。教。不。肅。而。成。及。歸。先。生。綜。理。內。政。條。理。甚。設。

姑陳太夫人性好佛嘗築室城外入處其中夫人以時往問起居曲有婦道又

令其長女慧修亦深悟淨理脫離塵世以處子終先生有子曰伯端爲人伉爽有豪氣未嘗習於世俗齷齪之態見者謂甚有先生之風余與先生生平未及相見然聞聲相思者久矣先生嘗刻贈公遺詩顏曰偏遠堂吟草使余序之余又嘗爲贈公畫像贊先生取而列諸簡端余於先生殆所謂以神交者今歲先生六十矣伯端語余常以一言爲壽且言將有水田老人六十壽言之刻當以余文附焉余慚悚不敢當因爲伯端之請不敢以不文辭特就平日所知者綴爲蕪詞以獻世有悉先生生平者當以余言爲不妄矣謹序

愚弟吳曾祺拜撰

肇甫鄭先生暨 德配王夫人六十雙壽序

四



(像影近最人夫王配德生先辰拱鄭)

## 鄭王氏銀略傳

王氏銀爲名望家王崑崗長女也。品格端莊。兼承母訓。性溫和貞順。好佛。年二十二嫁故鄭拱辰翁爲嫡配。生長男鄭肇基。長女鄭氏玉釵。親加教誨。又能爲夫助理內政。事翁姑盡其孝道。翁姑有病。雖有女婢亦必親侍湯藥。不離左右。夫婦之間。相敬如賓。每見貧苦。卽加憐恤。雖捐巨資。毫無吝容。樂善好施。遠近受其惠者。不可勝數矣。其夫歿。哀慟幾絕。幸有哲嗣肇基。能委曲承歡。以減其哀。至今足不逾國。而救災恤貧如故。邑人甚感其德。余素知其賢。爲近代女界中之傑出。用誌梗概。以詔後人云。

祝鄭母王太淑人古稀榮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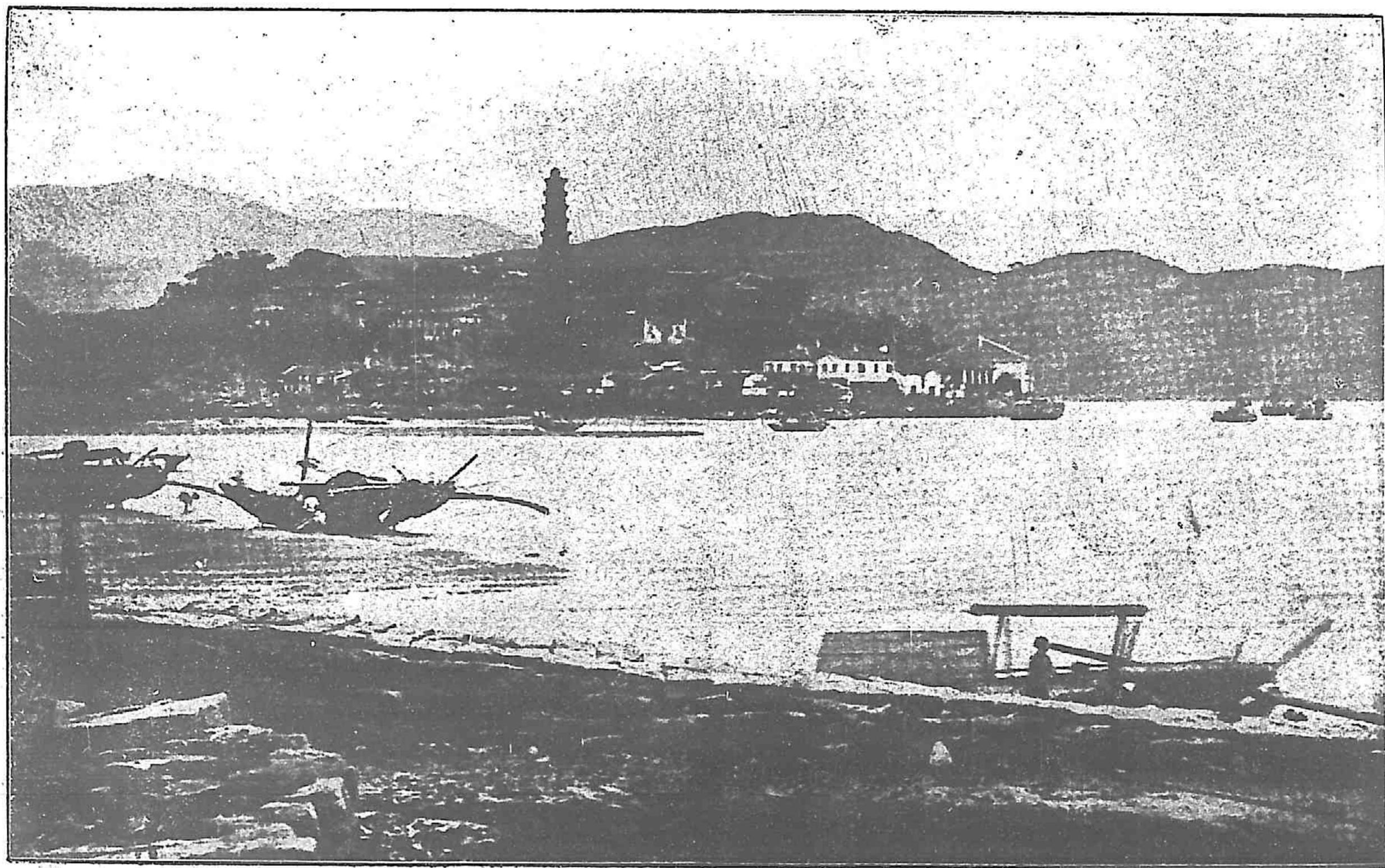
嘗讀古之傳記。竊歎士大夫家子孫振振。緜千百葉而不替者。匪特祖德宗功積累厚也。亦由內助之代有其人耳。我竹望族鄭氏。自詒菴公。鄉賢崇祀。至香谷公。孝友題旌。奕葉簪纓。德配諸夫人。類皆爲西都。綱直南國。莊妹贊襄。內政淵塞。能任巾幗。中誰歟。可媲美者。淑人王太君。嗣其徽音焉。太君者中憲肇甫先生之尊壺也。初孝友公爲先生。求風物色名門。適岑宮保治甲溪。役簡孝友公。董其事。聞執友道。崑岡觀察女賢通媒。議旣成。禮修行。婦道得堂上。歡孝友公。以學博膺部曹。工詩好客。時而醉月飛觴。效金谷故事。太君率廚婦。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易牙善調。端賴監廚。是力前清。取士以制藝。先生習舉子業。孝友公督課。嚴午夜燈。青太君伴之針黹。昔人有句云。耶自讀書儂。自織兩邊攻。苦一燈。知二語。移贈。稽不誣也。姑陳太夫人晚年習定。建淨業堂。爲修真之所。太君隨先生以時朝覲。猶恐定省有疎。飭掌珍慧。修躬侍蒲團。慧修生有自來。撒環瑣。奉祖母。而以貞女終。人方之爲嬰兒子云。喆嗣伯端司馬。讀書無腐氣。而仁孝有乃祖之風。富製錦奇才。凡利公家福。桑梓關世道。人心無不輔。先生以提倡論之者。謂

有。是。父。有。是。子。我。以。爲。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也。夫。膏。之。沃。谷。光。必。燁。善。果。母。有。散。贍。之。惠。令。聞。孔。彰。而。不。知。太。君。有。惻。隱。之。仁。形。迹。不。露。何。也。澎。湖。大。稜。嘉。義。大。震。九。州。大。水。先。生。賑。以。巨。金。無。少。吝。太。君。知。之。喜。動。顏。色。先。生。因。而。行。善。益。力。秋。收。不。稔。負。佃。租。者。求。展。限。得。太。君。竭。力。愆。愆。先。生。曰。是。吾。心。也。一。齊。蠲。免。他。如。無。告。窮。民。賴。先。生。存。活。者。多。矣。或。爲。先。生。所。不。及。知。太。君。則。傾。私。囊。救。濟。卒。亦。未。嘗。使。先。生。知。之。也。先。生。棄。養。伯。端。讀。禮。唯。謹。無。世。祿。鮮。由。之。誚。而。淑。配。蔡。宜。人。尤。能。先。意。承。志。率。循。太。君。之。懿。訓。不。以。生。於。富。盛。而。驕。怠。觀。其。溫。恭。協。度。敬。戒。無。違。絕。姑。息。之。愛。勉。諸。子。留。學。帝。京。長。君。鴻。源。近。將。畢。業。大。學。矣。頌。所。謂。令。妻。壽。母。易。曰。子。克。家。伯。端。兼。而。有。之。寧。非。太。君。之。德。貽。之。耶。德。者。壽。之。徵。壽。受。也。太。君。受。天。百。祿。其。得。名。得。壽。操。左。券。焉。庚。午。夏。歷。三。月。七。日。爲。太。君。古。稀。悅。辰。子。若。孫。萊。階。綵。舞。都。人。士。獻。頌。進。椒。鉅。典。煌。煌。太。君。喜。可。知。也。走。也。自。漸。筆。秃。無。文。以。壽。太。君。特。就。素。所。見。聞。紀。實。其。事。太。君。必。啞。然。笑。曰。中。書。君。老。矣。真。不。中。書。耶。請。浮。一。大。白。

故從六位勳六等鄭拱辰氏略傳

鄭公拱辰字擊甫。號水田逸叟。如蘭公哲嗣。少有大志。嘗謂讀書務求實學。不泥成法。能察古今安危治亂之變。濫厚篤實。有君古子風。讀書餘暇。善理家政。世所共知其令尊如蘭詩文。爲一鄉時寇。令堂陳太夫人。歸依佛門。建佛院於樹林別業。畧曰淨業堂。爲靜修之所。當地推名刹焉。君承先人遺志。乃投巨資重修。夫人王氏銀賢淑事姑至孝。助理家政。無內憂。故君得專心於地方公事。如大甲溪工事。及新竹文武廟修理。其他道路橋梁架設。以及開墾等。爲社會貢獻實難枚舉。清政府以翰林院侍讀。加道銜。領台時。君年三十餘歲。當時民心恟恟。不逞之徒。騷然欲動。君乃不畏危險。苦心竭力。鎮壓慰撫。故未釀大禍。亂後皇軍入城。捕嫌疑者。欲處死刑。君憐其冤。親率紳士赴皇軍營。委曲陳情一言。而赦數十人。是以口碑載道。君初任竹新保甲局長。後任新竹廳參事。繼承先志。熱心公益。見義勇。一面提倡實業。設林投帽講習所。聘技師教新竹女工學製。爲地方振興女工計。一時傳遍遐邇。故新竹州下各庄各戶女工。皆做製之。以爲家庭副業。甚見發達。今新竹州下。每年收益工金達數百萬。皆君籌畫力也。余與君

交久。知君有先見之明。且有幹濟。能爲桑梓造幸福。如設製糖會社。及樟腦會社。製茶會社。皆任爲重役。台中中學校設立。新竹避病院建築。澎湖嘉義台東九州災害。遠及福建虎疫。廣東水災。北三省饑饉。均捐巨款救助。全台制度改正。任爲本州協議會員。性好山水。曾偕王夫人進香南海。遊覽西湖。歸台後復任爲總督府評議員。今上幸台時。引見賞之。敍勳六等。迨病亟。上達天聽。卹以從六位。鄉鄰私謚曰定節。至今卒年六十有四。官民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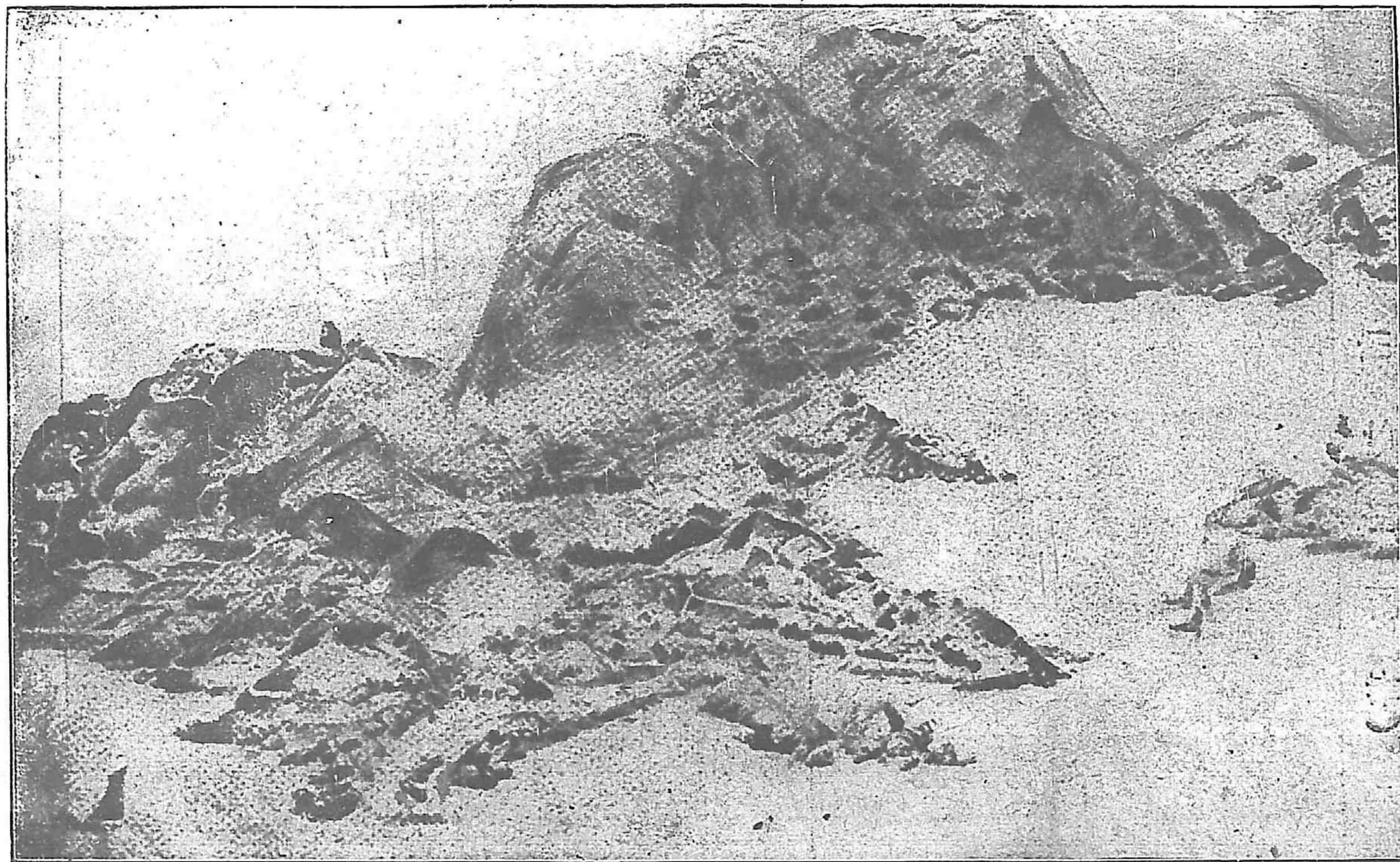
( 塔 星 羅 之 州 福 建 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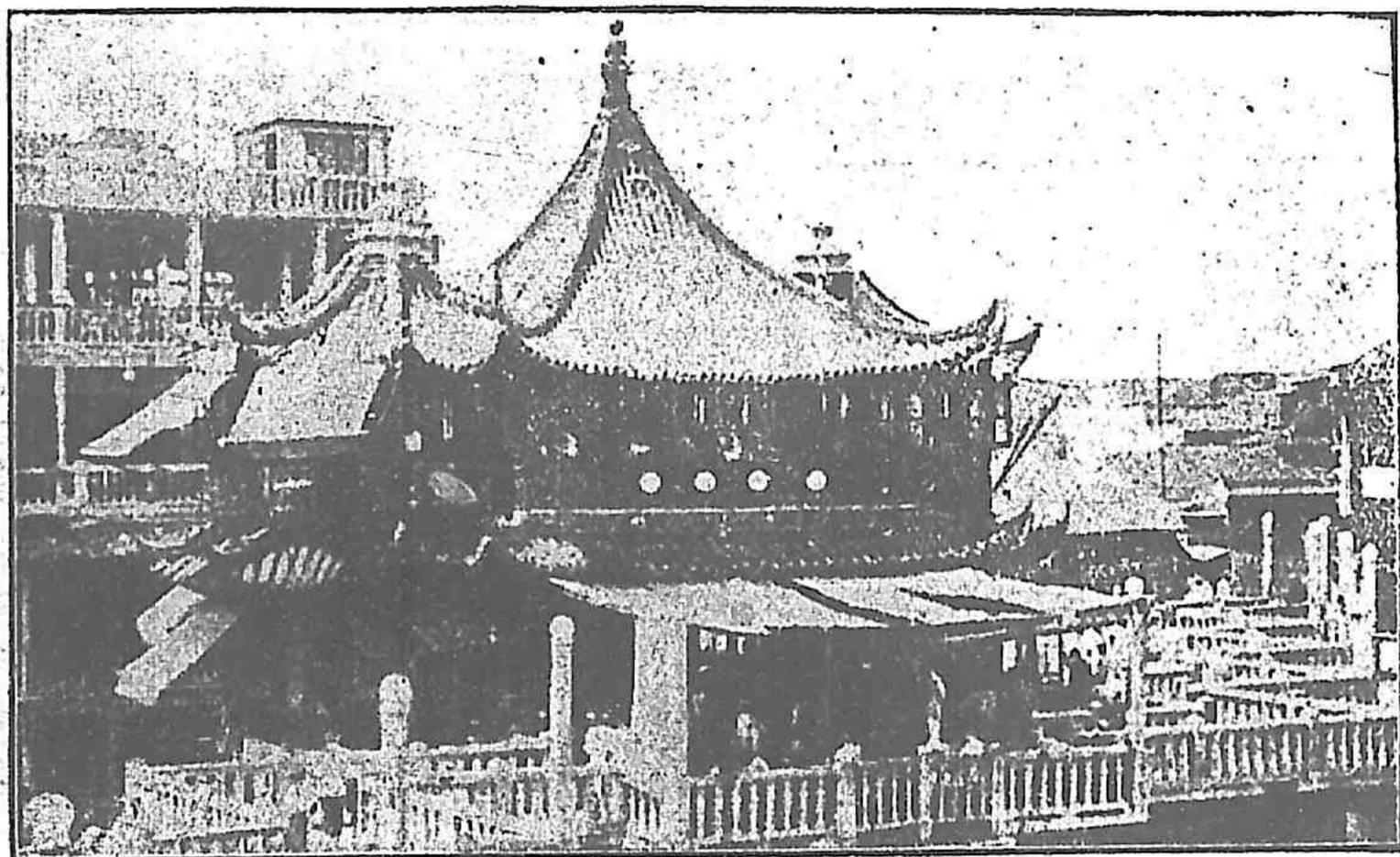
一枝綠枝暗香生  
 對池雙曉  
 剪水清  
 偶有月來地  
 一處絕  
 人  
 賦  
 書  
 庚  
 子  
 六  
 願  
 道  
 人  
 志  
 園

（著者周維金珍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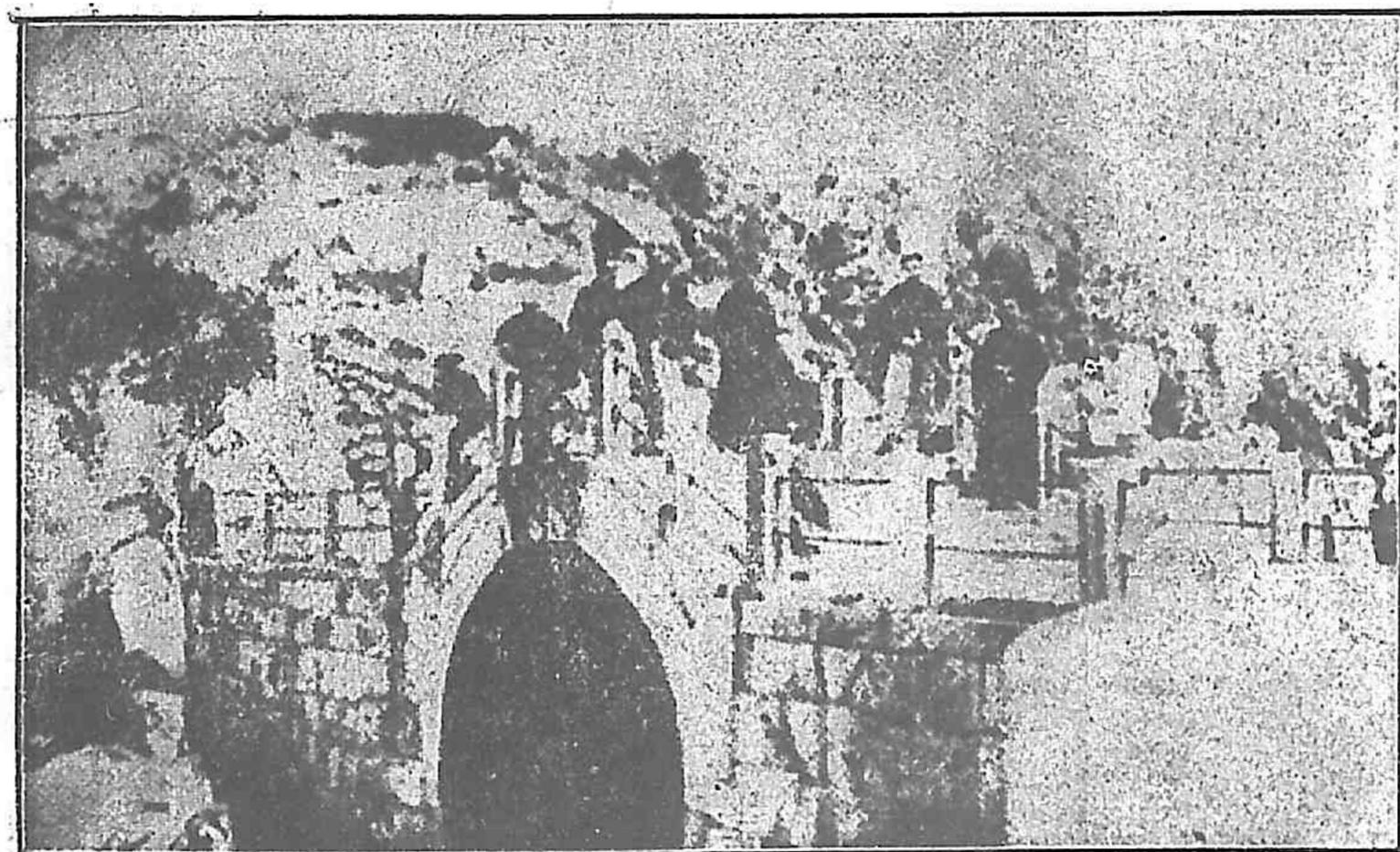
（寶畫之人上圓志）



(圖 全 景 勝 山 陀 普)



(橋曲九亭心湖內城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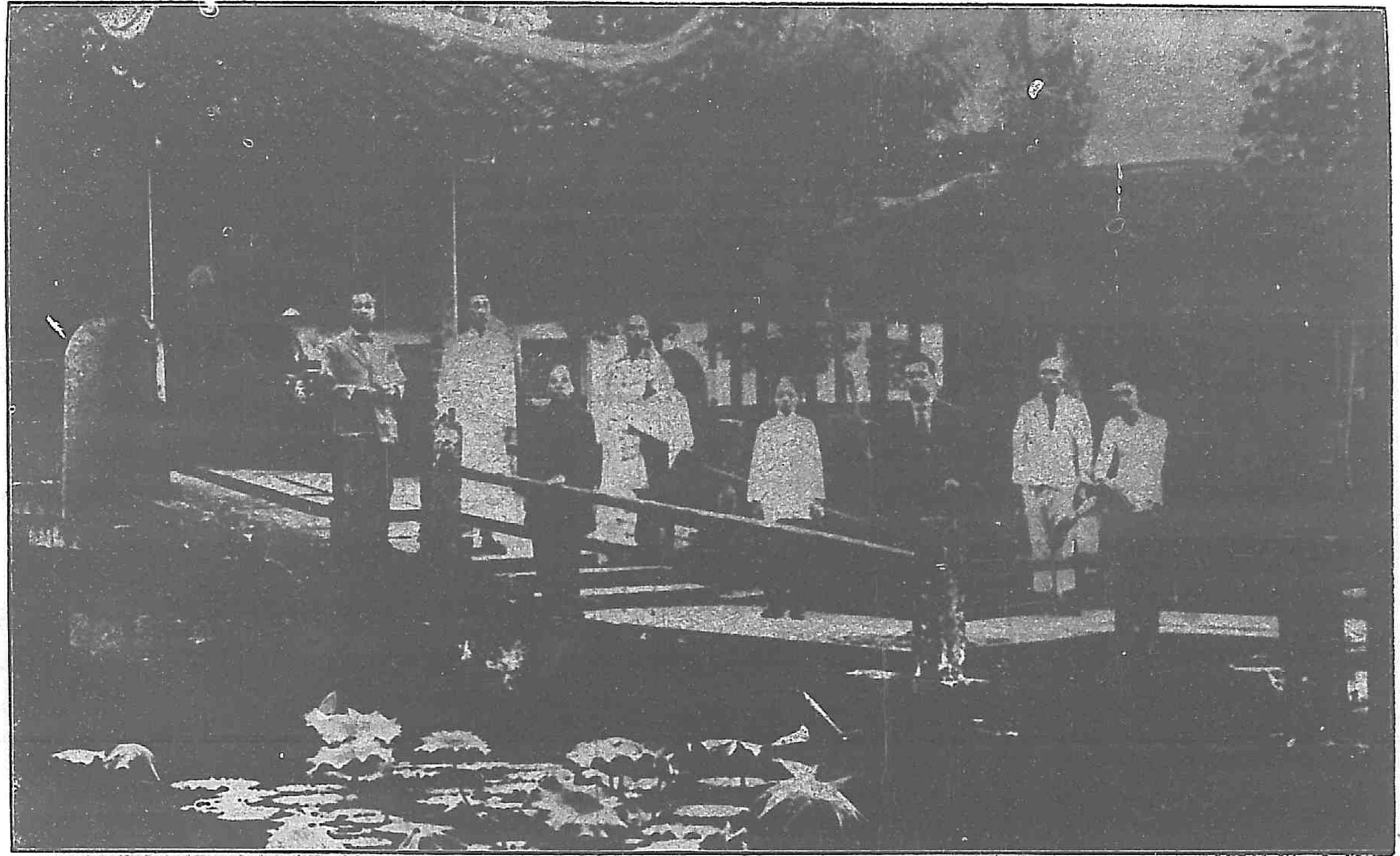
(門天南之山陀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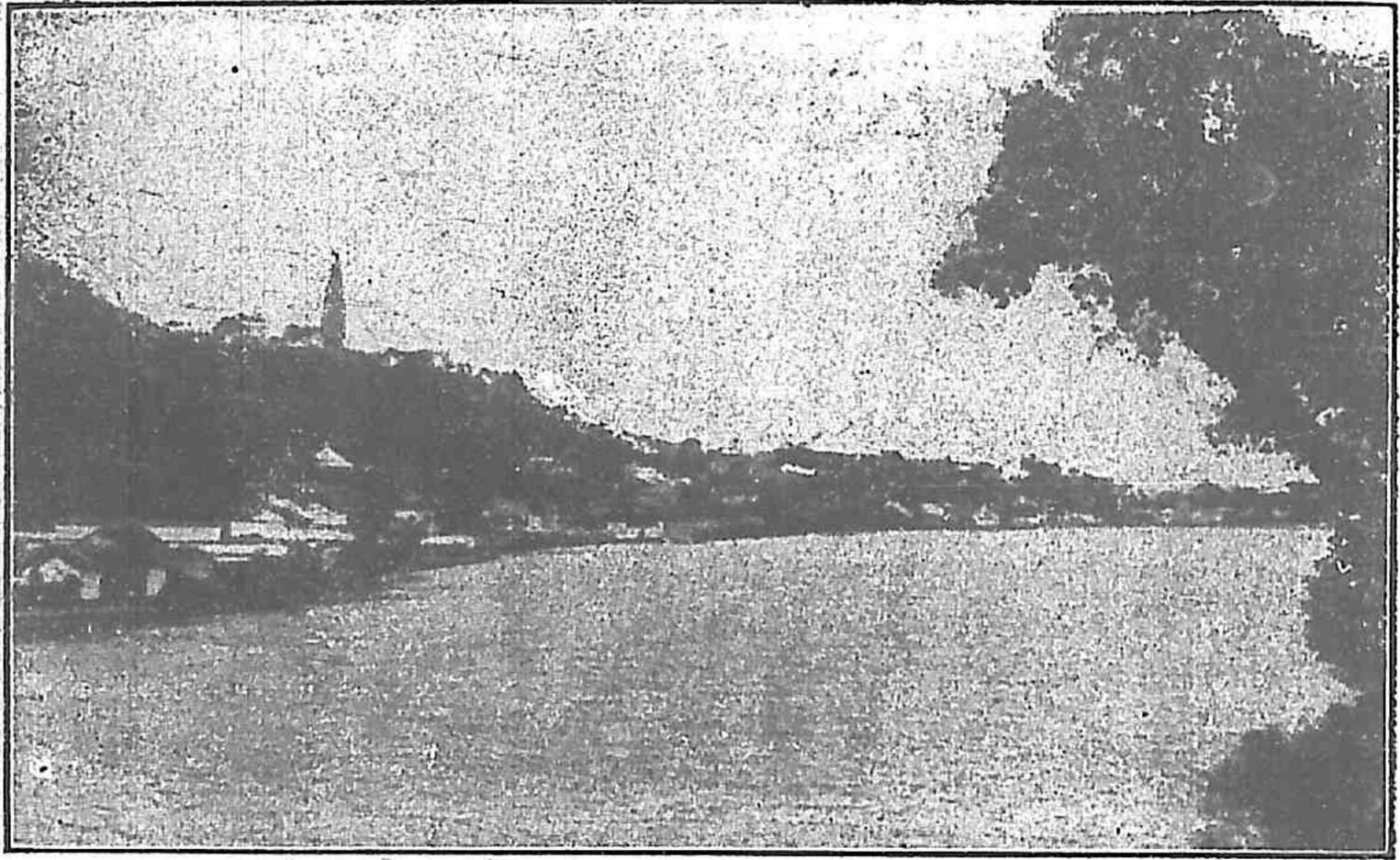
( 石 陀 盤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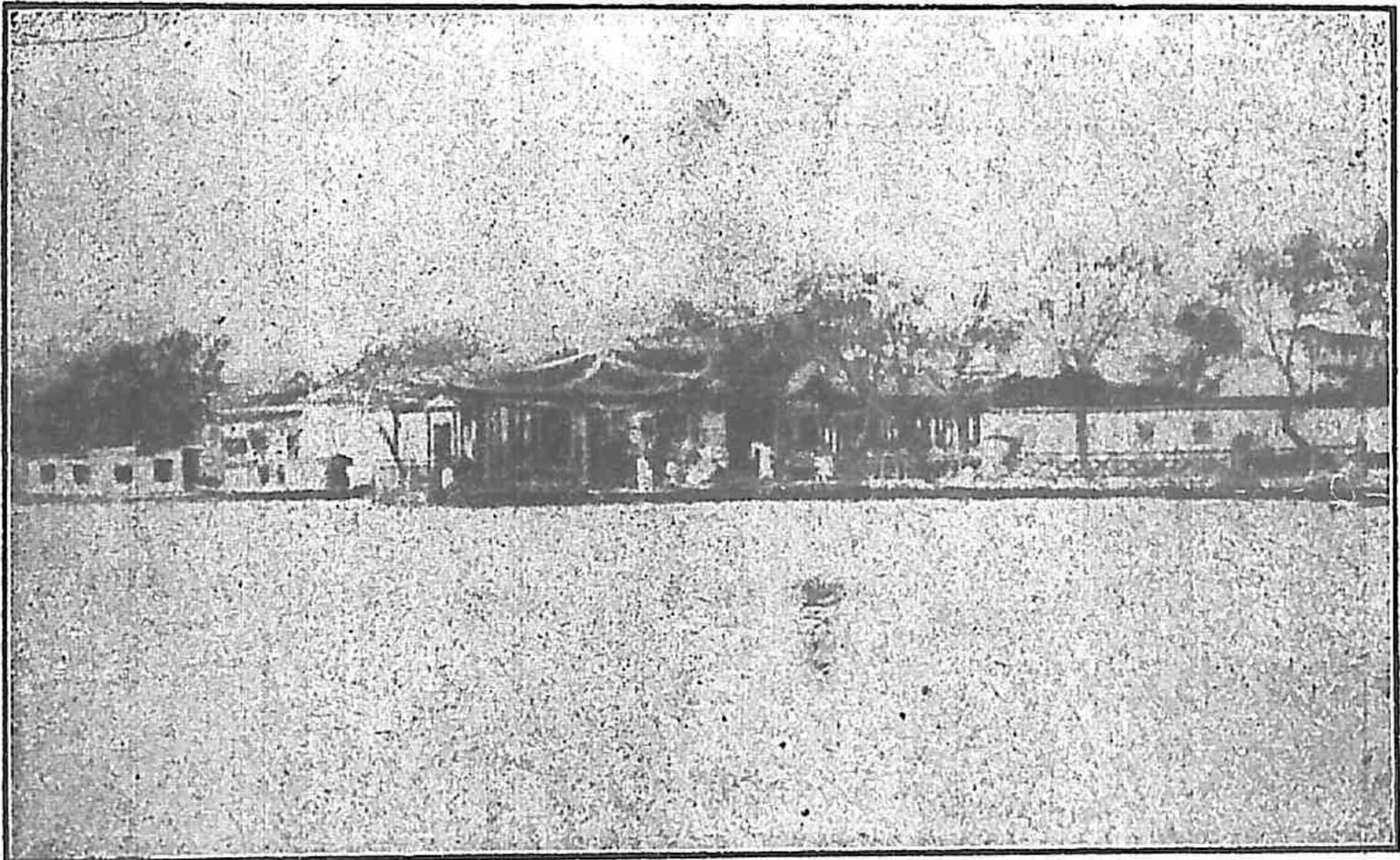
( 塚 婦 義 台 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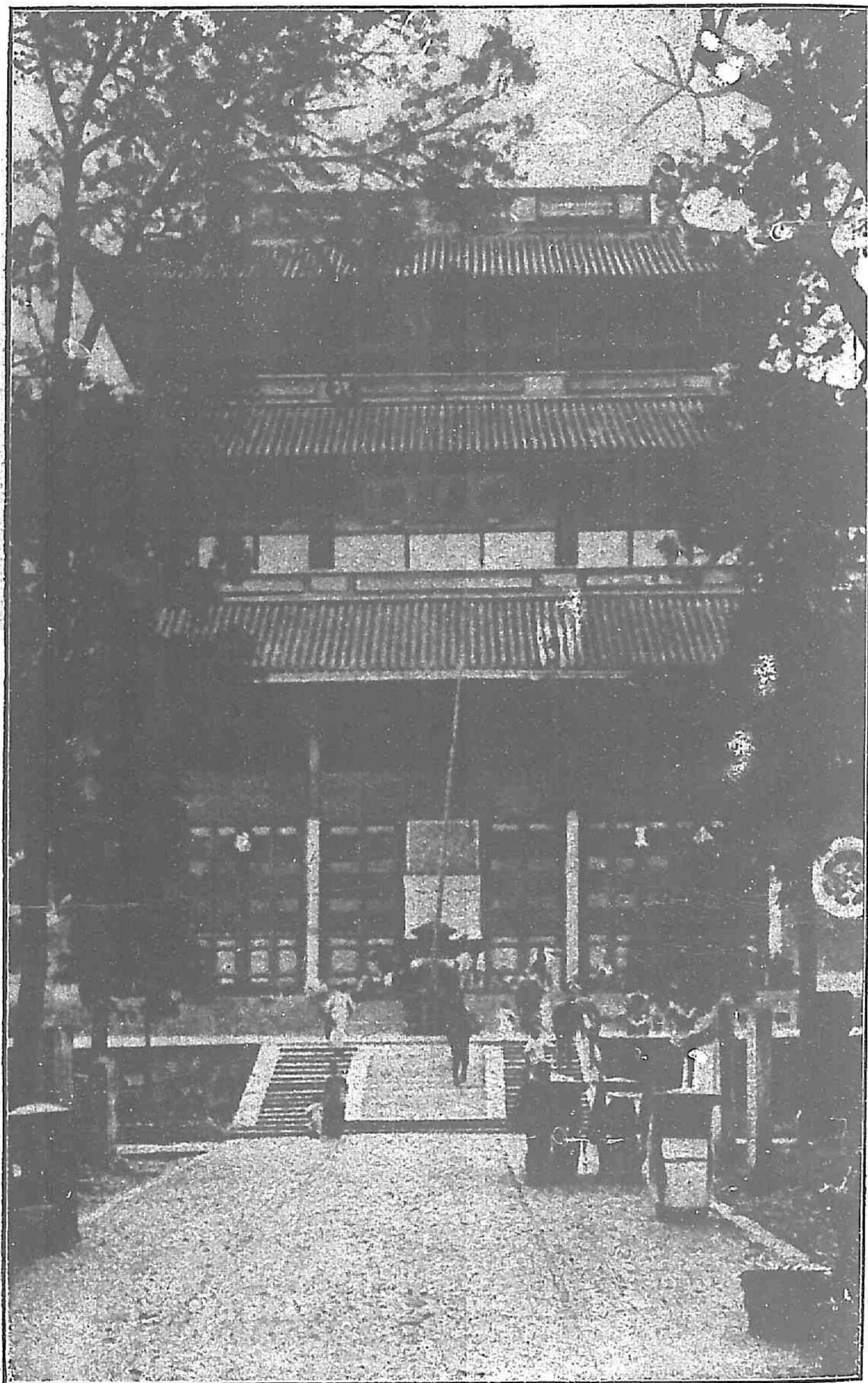
1 周維金 2 鄭拱辰 3 王夫人 4 沈本圓 5 鄭氏櫻桃 6 江萱甫 7 陳 火 8 鄭虛一  
( 月 印 潭 三 湖 西 遊 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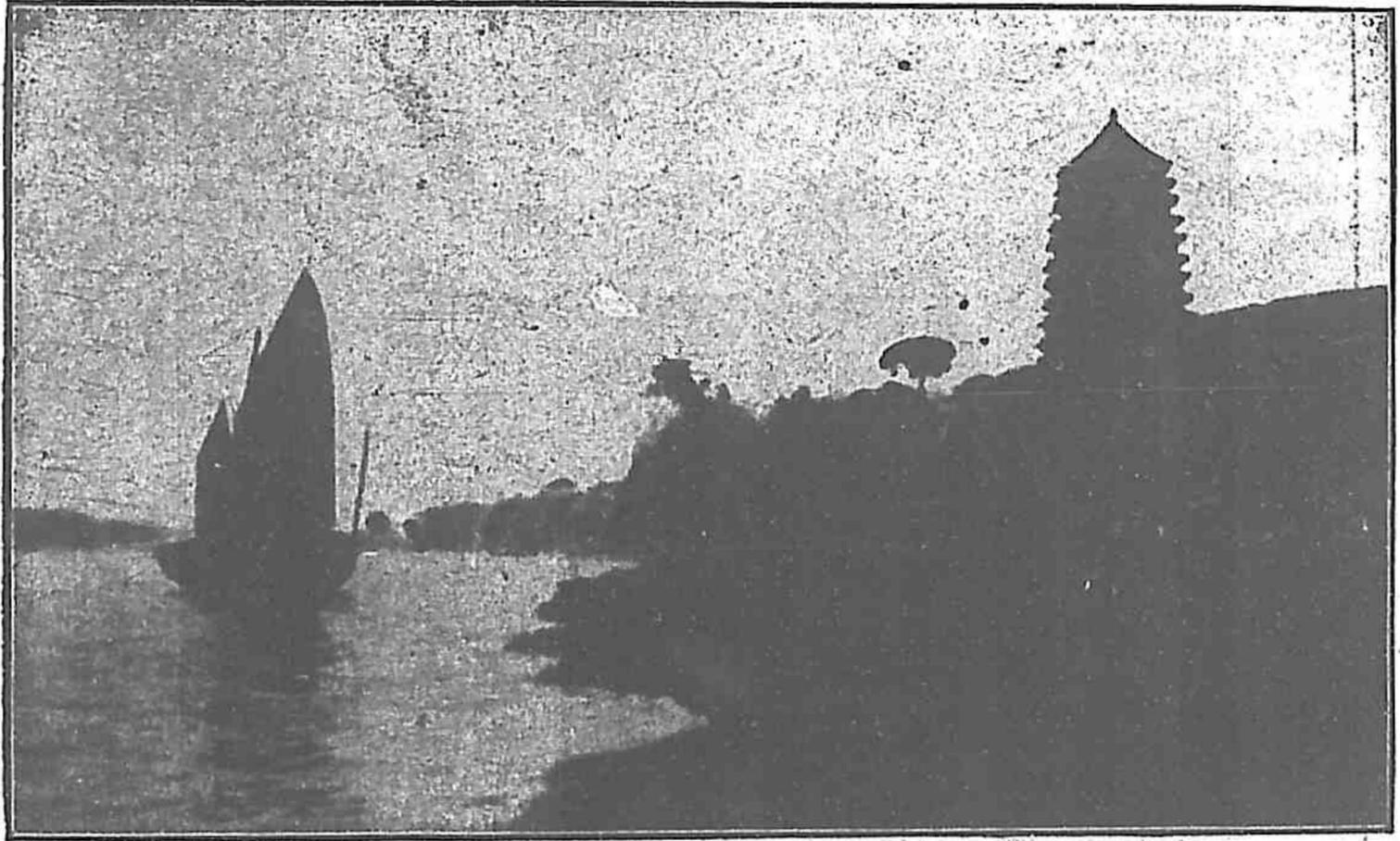
( 塔 寶 俶 望 山 孤 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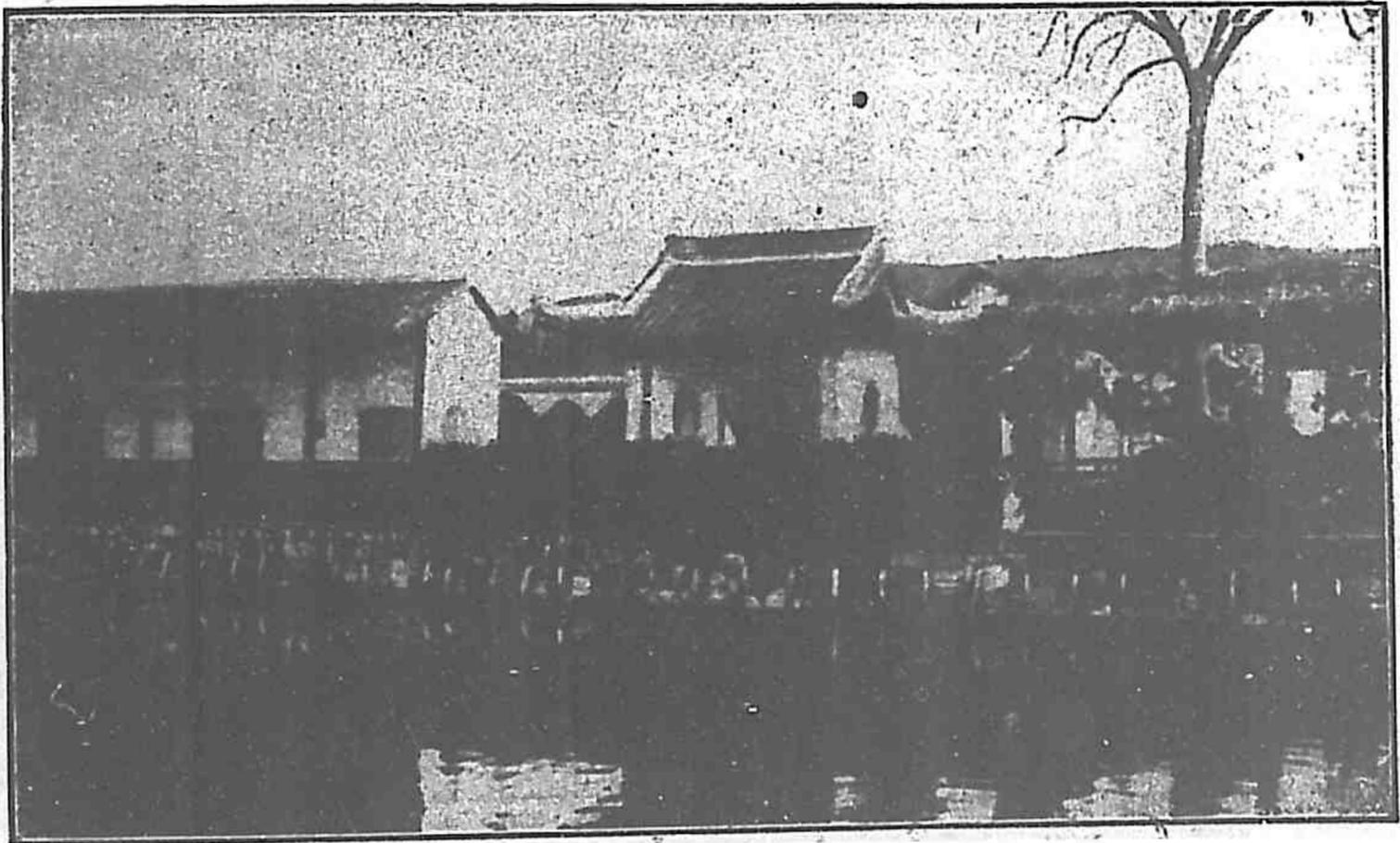
( 畔 堤 湖 西 外 門 金 湧 州 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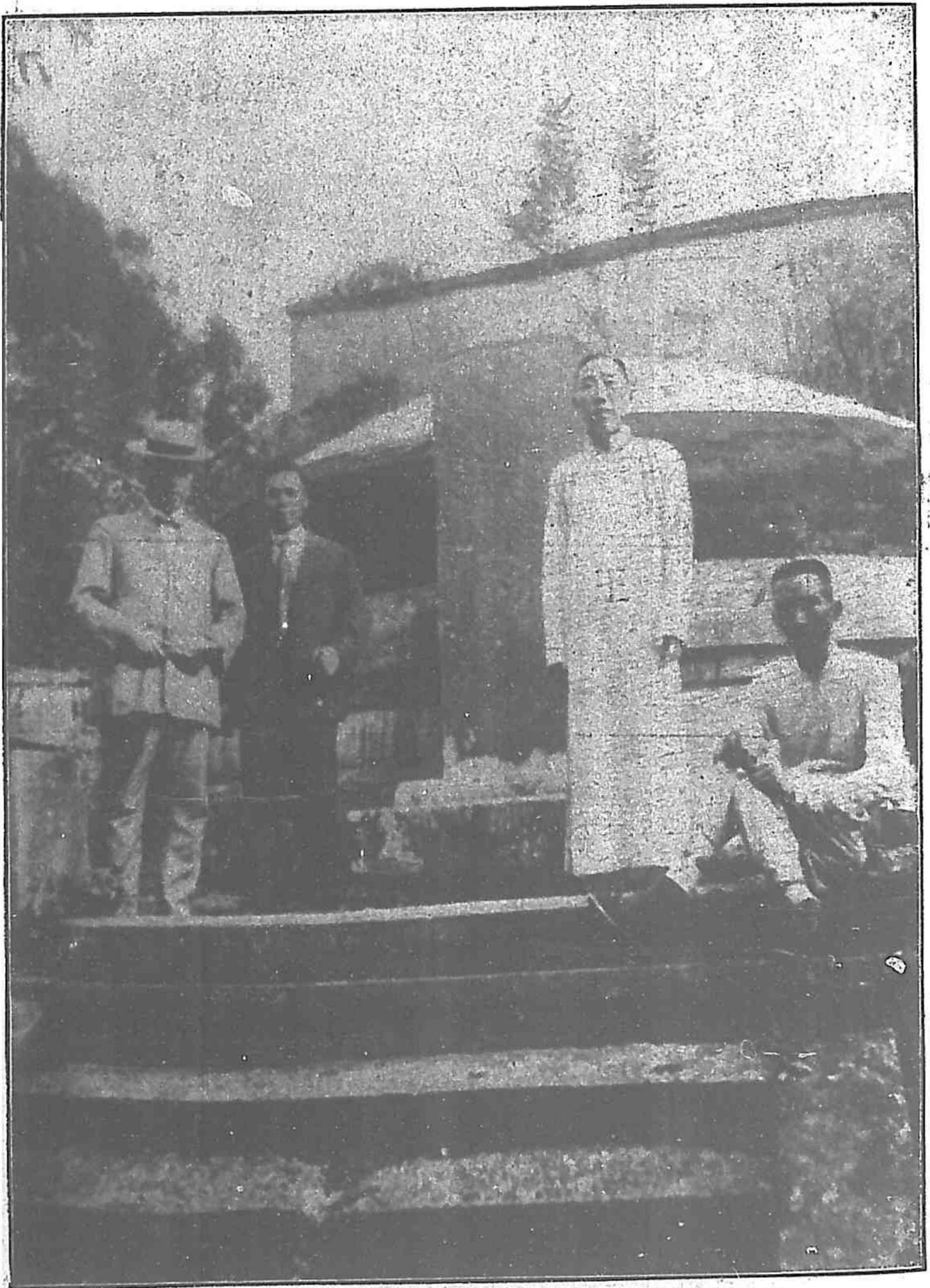
( 寺 隱 靈 之 湖 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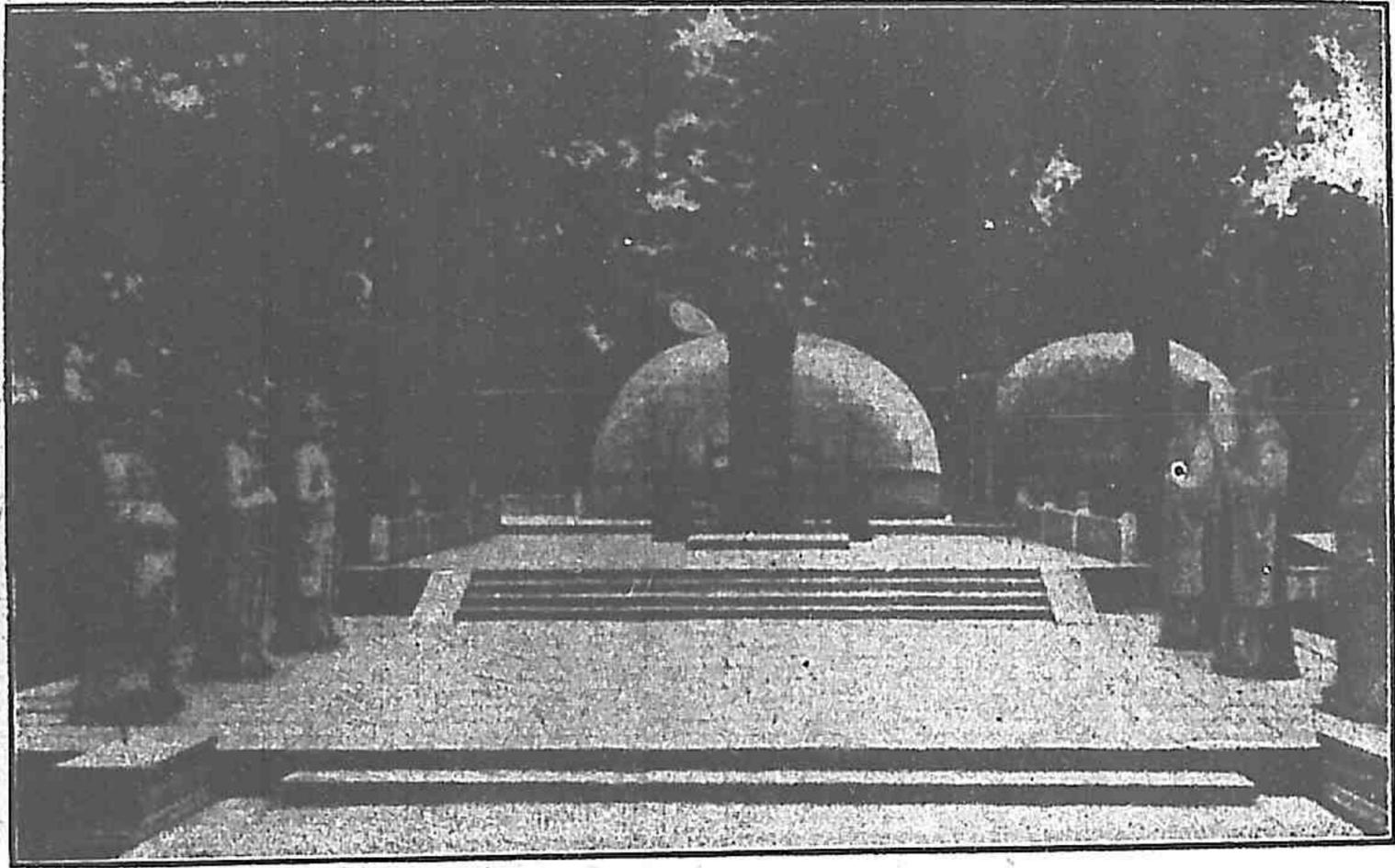
( 塔 和 六 之 畔 江 塘 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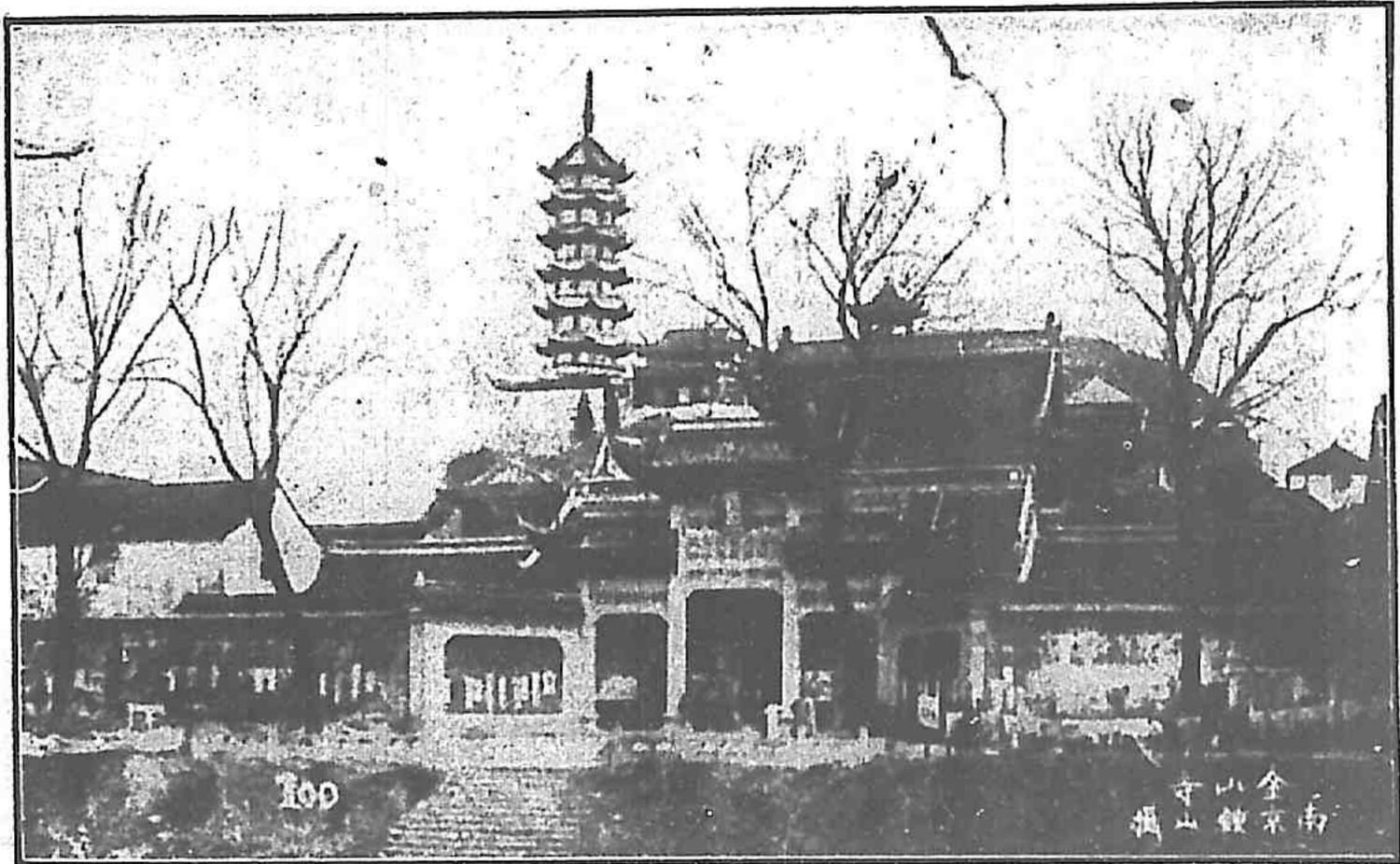
( 魚 觀 港 花 湖 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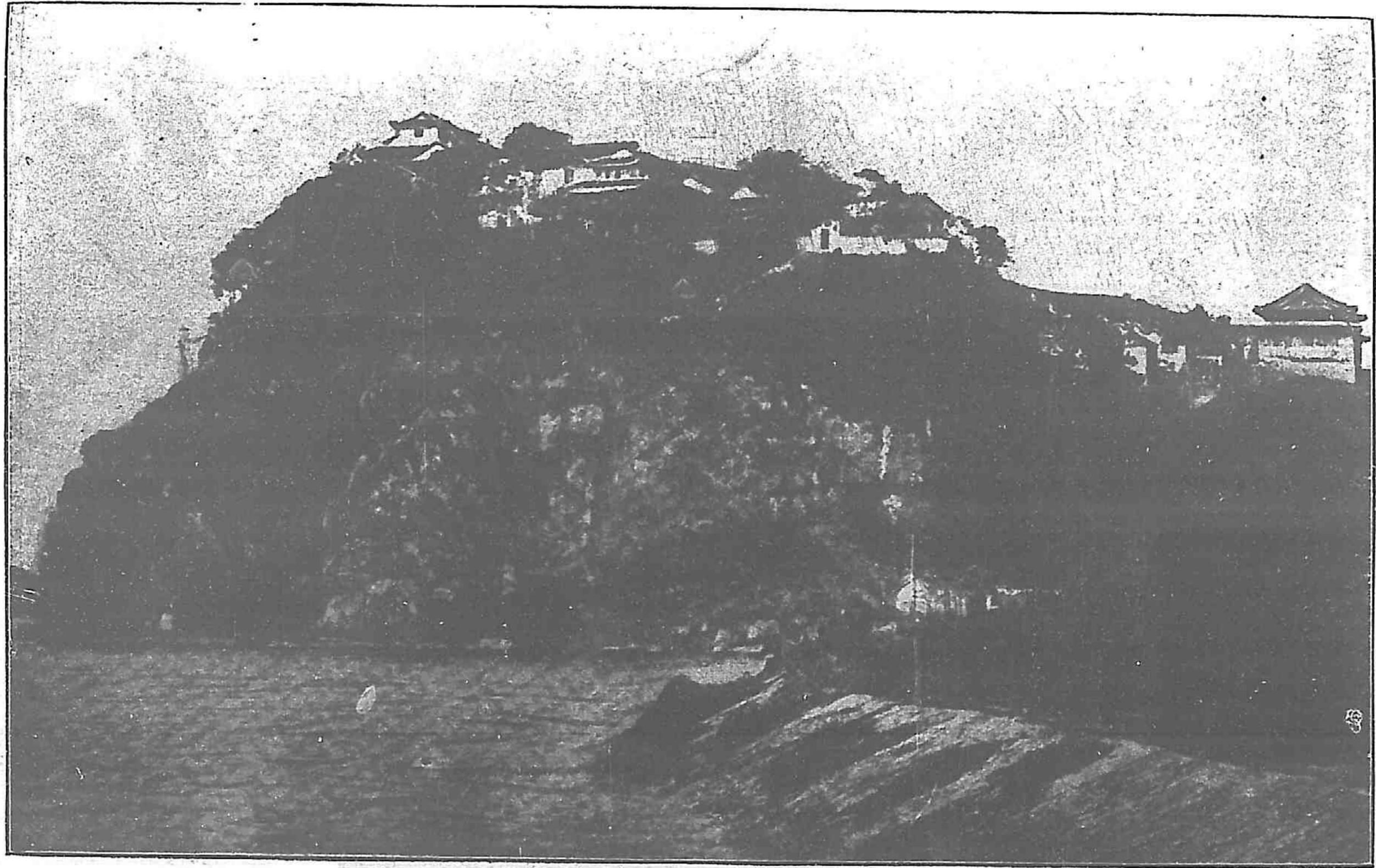
(墓之生先靖和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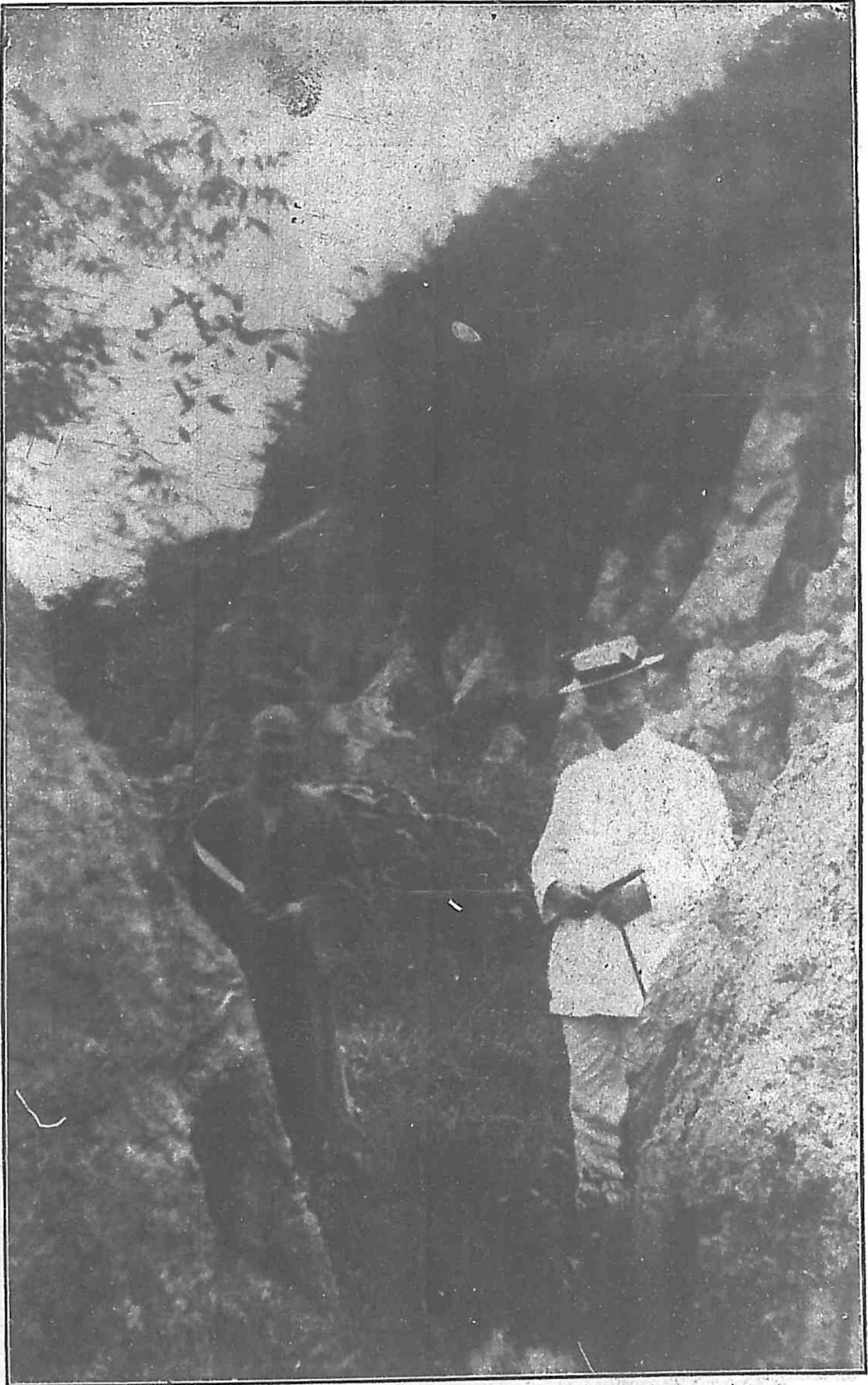
( 墓 王 岳 之 湖 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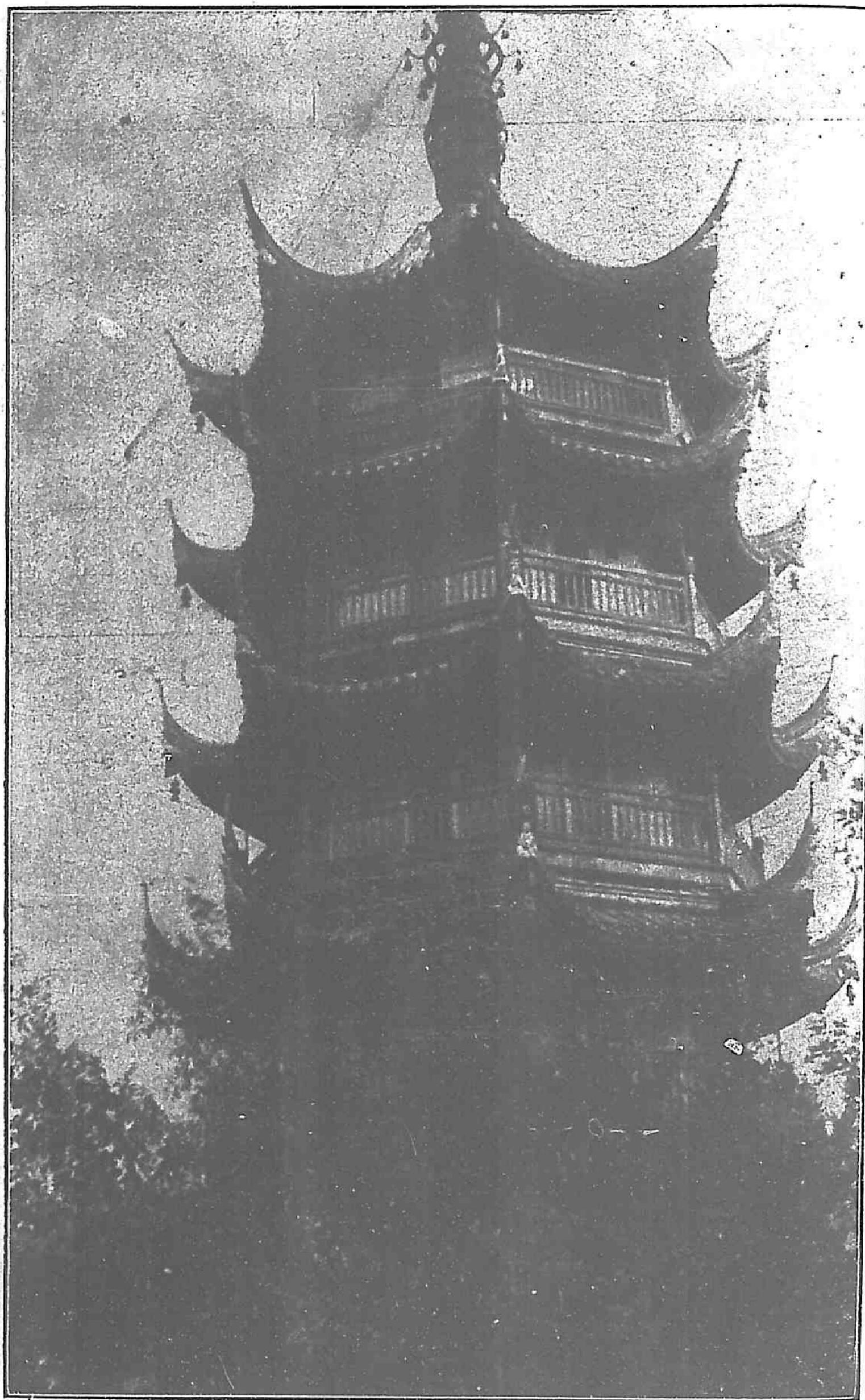
( 寺 山 金 之 江 鎮 )



( 鎮 江 之 甘 露 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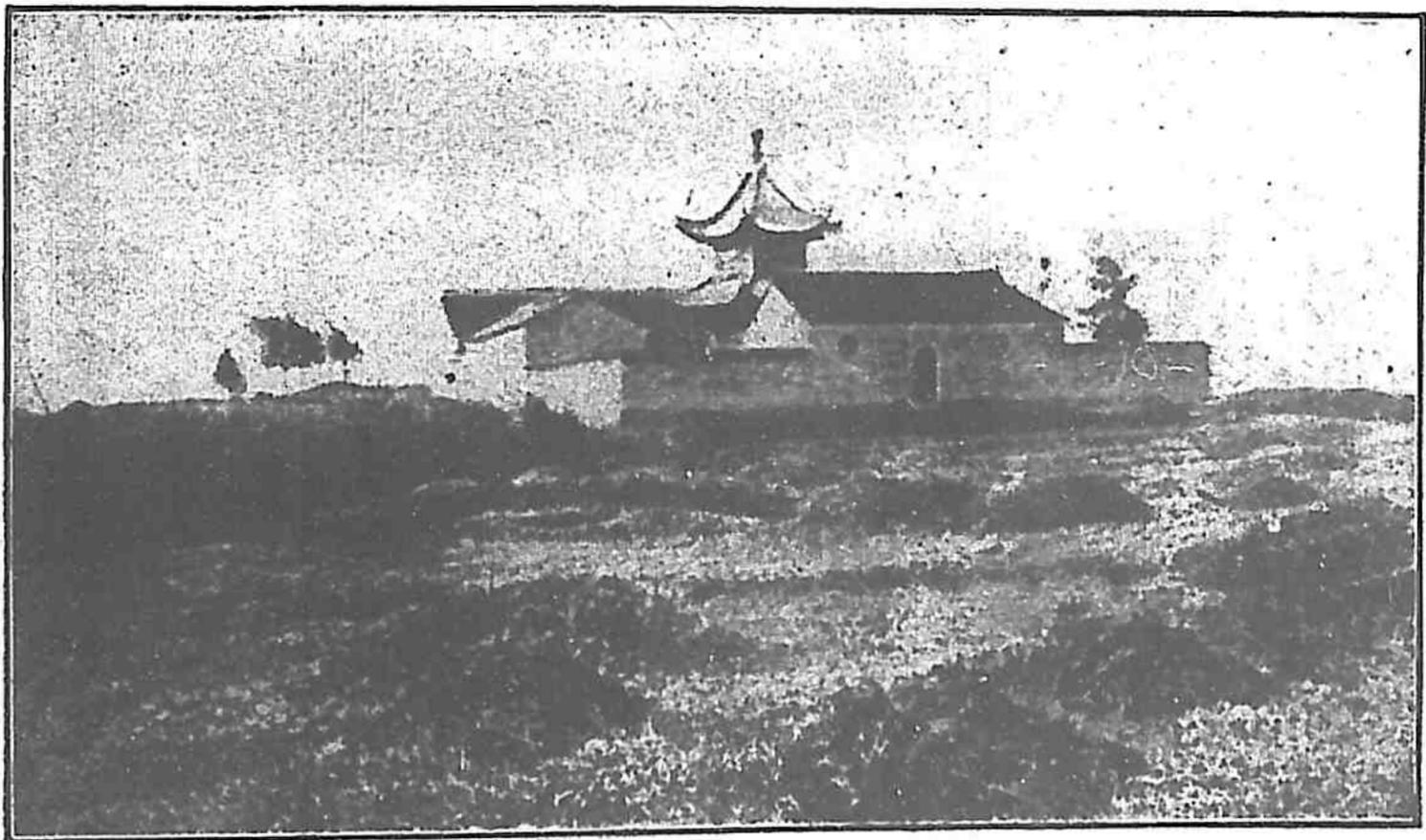
( 石 劍 試 之 江 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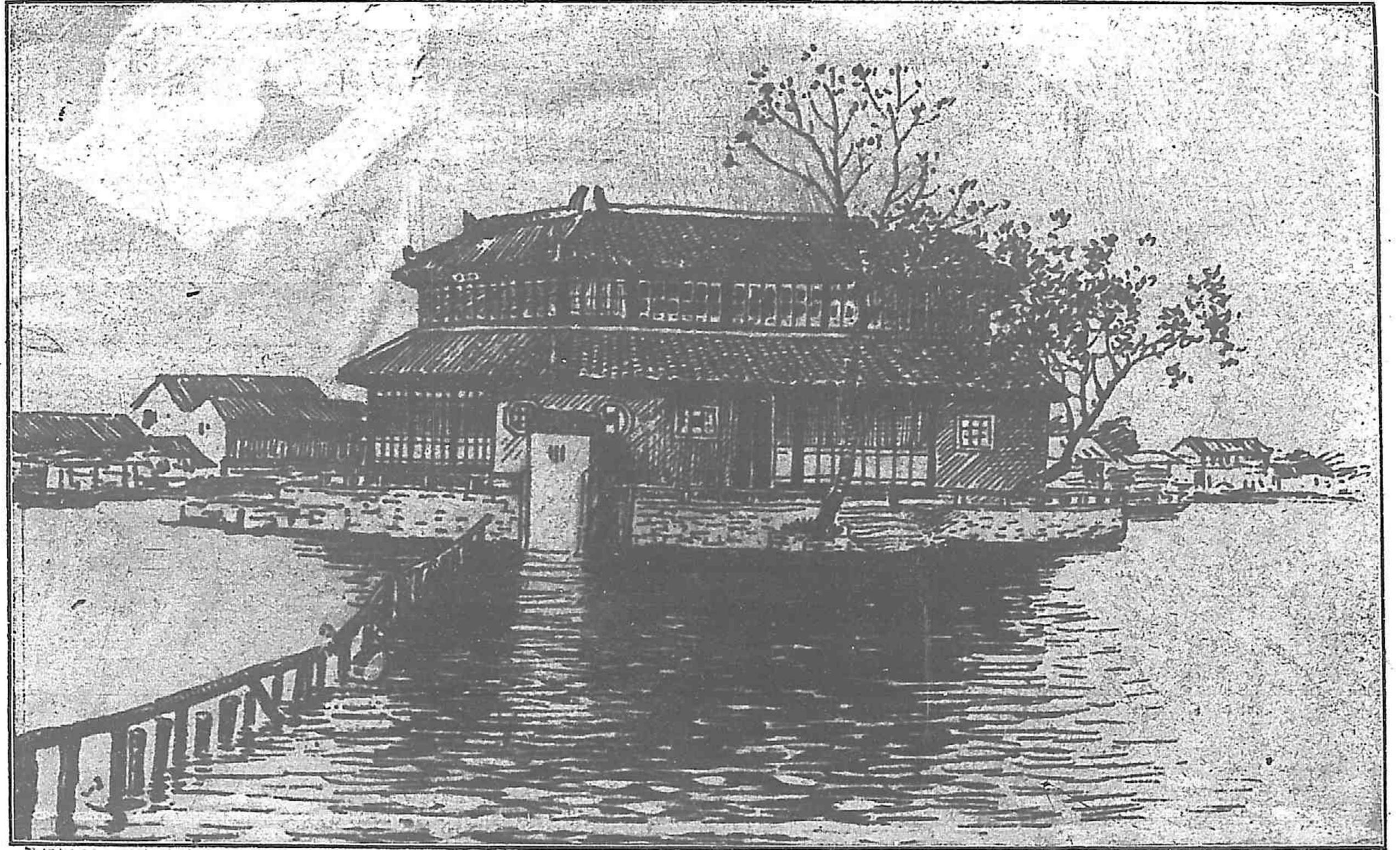
( 塔 平 太 之 錫 無 )



( 墓 陵 孝 明 京 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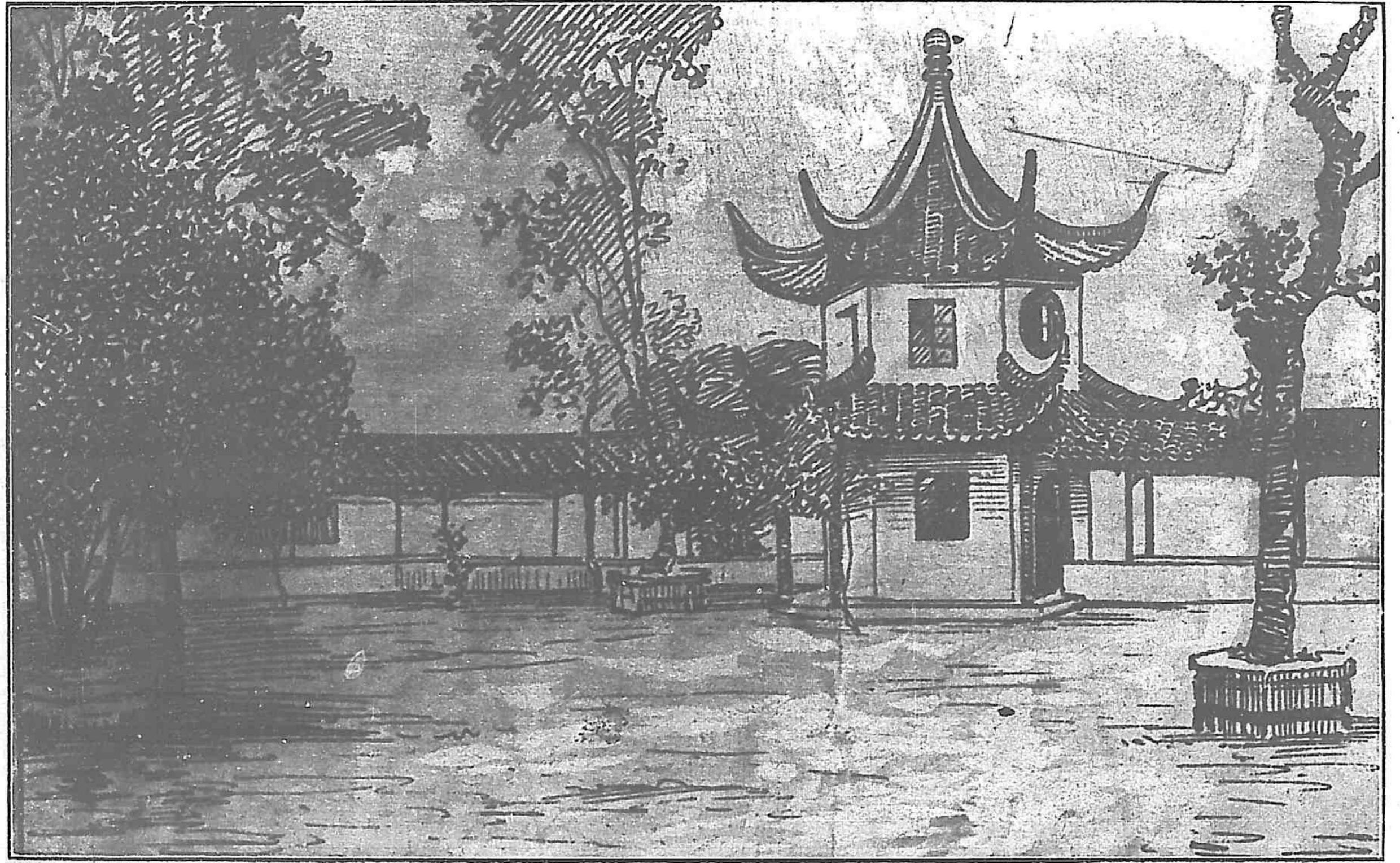
( 樓 鼓 鐘 之 京 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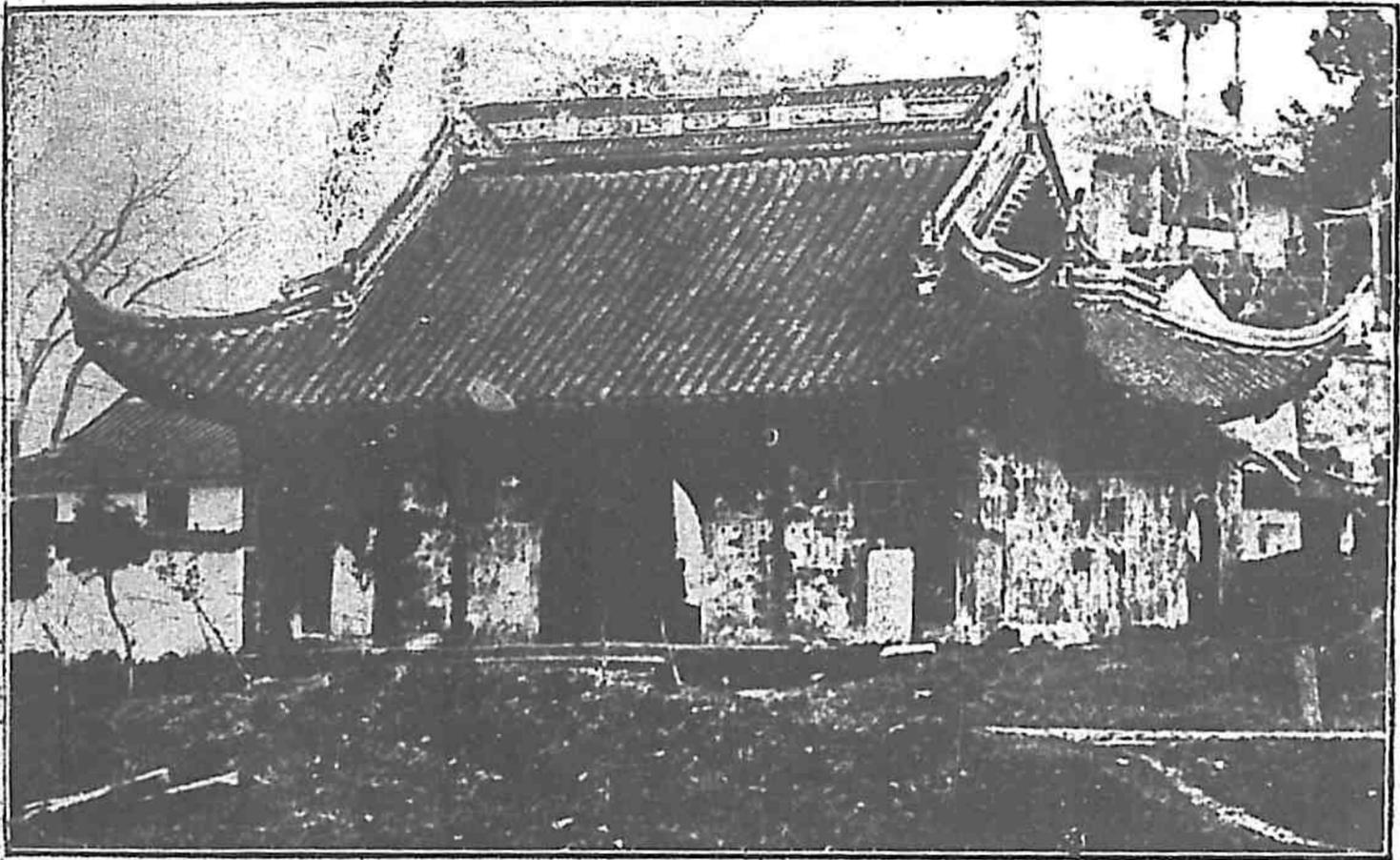
( 無 錫 之 黃 婆 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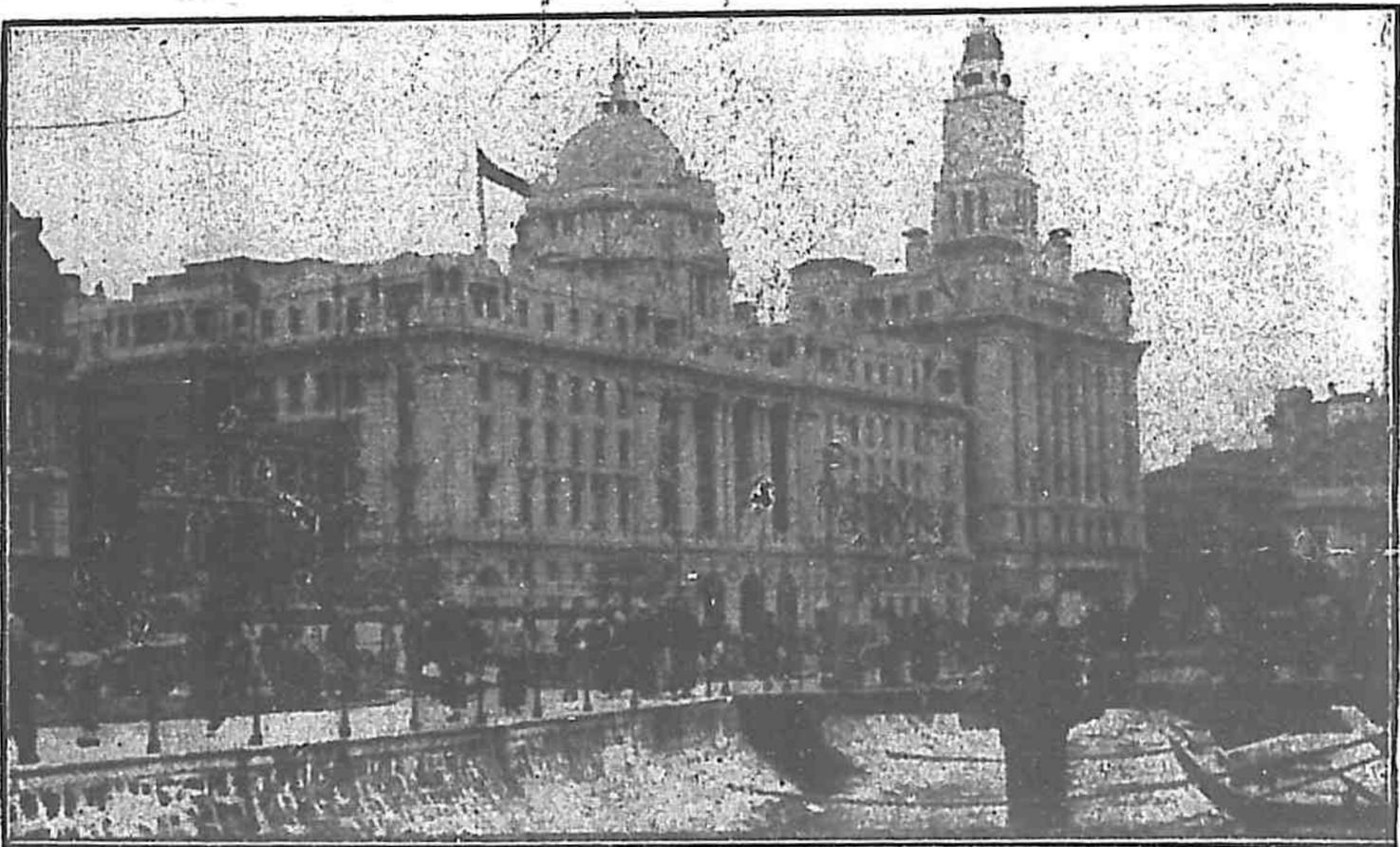
( 無 錫 惠 山 麓 黃 公 澗 )



( 蘇 州 城 外 寒 山 寺 )



( 殿 櫟 斷 山 邱 虎 州 蘇 )



( 鐘 大 關 海 之 沿 江 浦 黃 海 上 )

# 大陸游記序

余嘗讀日本名士齋藤謙君續文話集內有一則云明徐霞客好遊足迹遠及兩戎外所著遊記累數十萬言錢牧齋讀而異之謂霞客爲千古奇人遊記爲千古奇書囑徐仲昭刻霞客遊記書云文字質直不事雕飾又多載米鹽瑣屑如甲乙帳簿此所以爲世間眞文字於戲眞文字耶而顧出於質直耶則吾友周君維金之大陸游記可以千古矣君少耽內典稍長涉獵經史慨然慕司馬子長之爲人欲借助於山水以發爲奇文歲庚申六月周君維金往朝南海四明時新竹州議員鄭君拱辰偕其夫人亦與之偕行周君維金順途歷覽西湖金焦二山金陵常州春申浦虎邱諸勝月圓兩度始賦曰歸因備紀夫所歷程途所瞻風景所考察之人物政俗累成一帙名曰大陸游記中秋後二日訪余於北郭述穀堂出是編相示披覽之下覺洛伽紫竹之風濤三竺六橋之煙雨生平所心慕而莫能至者歷歷如在目前其文字之質直又隱然有霞客風味使牧齋生於今日安知不以奇霞客者奇周君哉周君生平著述甚富此特其一班耳

暇時當請其全豹觀之

大陸游記序

愚弟鄭家珍拜序

二

# 大陸游記序

士不讀萬卷書。走萬里路。不足激發其志氣。若新竹周君維金。可以當之矣。君慷慨有大志。歲庚申偕同州鄭君拱辰等游覽浙江。先至杭州西湖。後由滬甯鐵路至南京。觀山水之清奇。睹物產之豐盛。及夫古跡之遺留。社會風俗之變動。而著大陸游記源流。本本計十餘萬言。昔蘇子由云。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周君其殆有此意乎。然大陸云者。就亞州中華而論。其北部尙有京津之繁富。三關之險阻。吾願周君稍暇。招集同志。重作遠遊歸述。其所見聞。以廣吾臺人之眼界。其亦不河漢斯言矣。

勵川蕭逢源序

大陸  
游  
記  
序

# 大陸游記序

臺灣多信佛之士。供事觀世音大士尤虔敬。往往合家長齋。祖父孫曾累葉守而不渝。新竹州省園主人周貢南居士者。茹素奉佛。蓋閱七代矣。庚申三月。偕鄭君拱辰、鄭君虛一及僧本圓、朝大士於普陀。洛伽山。特蒙垂訪。與之談佛。頗洽。余遂陪之徧遊普陀。四明諸勝。居士富於文學。勤於述作。撫旅中聞者。著爲大陸游記。而途次與余談言者。亦每每錄及播揚臺灣新聞。輒以寄示道韻。宣流文采。斐然讀之。使人意遠。頃者來書謂所著大陸游記出版有日。徵余一言爲序。以余之譾陋不文。夫何能發居士之所蘊哉。然既承雅命。不可無辭。嘗聞有至人而後有至遊。形居一室之內。神充八極之外。雖一蟲之鳴。一雨之滴。皆了然悉知。悉見。靡或遁焉。不疾而速。不動而遍。黃燠碧海。燿火飄風。莫非心之影蔭而已。然猶未也。吾讀佛華嚴經。善財童真入法界之遊。忽而人間忽而天上。忽而佛地。忽而龍宮。忽而帝后神仙。忽而縑素商學。無所往而非華藏海。無所遇而非善知識。卽色身而周真界。卽毛孔而納太空。然後望之興嘆。而莫知其所極。

大 陸 游 記 序

二

已。居。士。曾。向。梵。音。海。潮。音。妙。音。觀。世。音。中。親。參。大。士。今。將。其。山。色。溪。聲。在。一。念。中。煥。然。炳。露。夫。與。善。財。之。入。法。界。何。異。然。則。無。邊。刹。海。攝。在。毛。端。十。世。古。今。不。難。當。念。而。居。士。之。遊。記。真。可。作。佛。華。嚴。讀。之。矣。時。

釋迦降世二千九百四十七年庚申

愍頭陀志圓謹序

# 大陸游記自序

天下名山大川，巨剎名勝，或因人而傳，因地而著，故有僂客騷人，高蹈嘉遁者，指不勝屈。於是平題詠溢篇，俾山水得以挾奇而名者，亦常然也。予少時好山水遊，而心目所懸，一若山光悅性，水色怡情，每不忘於懷者，欲暢其天機耳。然欲遊者，必遍足於中華大陸，何也？中華乃天然山水，予因有感於此，遂束裝漫遊浙江，及江蘇二省之名勝。以至普陀、洛迦山、四明名山，並西湖、金焦二山、金陵、常州、春申浦、虎邱等，以適其天懷。跋涉數千里，往復二月餘，覺功名智勇，皆融化於鳶飛魚躍之天矣。沿覽古蹟，歷觀殊俗，隨筆草此大陸游記，皆由目所睹，心所觸，率爾而成，非有意爲詩與文也。且我所見之崇山峻嶺，巨川大河，一一酷肖吾身內諸臟腑，自愧庸才無奇文，可以點綴山水之勝。然一邱一壑，足迹所經，殊不能恐然置之，故效古人按日分記之例，以充異日外遊之資。歸來傾囊彙成卷帙，友人見讀而愛之，懇懇付梓，因弁數言於首爲序。

庚申年中秋日省園主人貢南周維金自識於竹塹城西凌雲書屋

大陸遊記 自序

神物



物

其

四川九千二  
瑞首心題



縱橫五嶽歸來  
後開叔骨懷記

事多

李逸樵題



# 大陸游記題詠

題周君貢南大陸遊記

北馬南船隨處轉。雪泥鴻爪紀遊來。知君不盡興亡感。

王了菴  
寫到滄桑筆亦哀。

題周貢南君大陸遊記有感

吳德功

駕輪登岸遍遨遊。蒼莽中原一望收。歲改王正頒鳳曆。

地分南北判鴻溝。

六朝古跡都銷沒。萬里長江空自流。虎鬪龍爭何日息。

陸沉無限慨神州。

周君貢南大陸遊記成將復西渡賦此寄題並送其行

林石崖

大陸多事秋。周子歸復去。原非汗漫遊。足跡詳考據。

物產及交通。一一明其處。國際民生關。欣然觀大著。

戰後經營難。牙籌競爭遠。多君著先鞭。機好勝人助。

前途舊弟兄。相親重仁恕。孟氏法理談。誰能不苟與。

憑君告同鄉。乘風戒敗絮。何時運昇平。提携勞借著。

大陸游記題詠

還聘健筆揮。隨地更補疏。秋水想伊人。錢塘僧榻曙。

吾鄉周貢南君。以大陸游記索題賦此塞責。

魏潤菴

莽莽神州地。來尋鴻爪痕。縱遊三四省。磊落萬千言。

古寺逢僧話。殘碑剔蘚捫。不堪還逐鹿。樵悴是中原。

謹題周貢南君。大陸游記。

劉篁村

納納乾坤禹域殆。占五分之一不少。大山巨川不少名。蹟勝境曰五嶽曰五湖。與夫揚子江萬里長城巴峽之險。棧道之難。我大男子南船北馬鐵杖芒鞋。周遊探古。且以覽古今壯快。不知何如也。此吾鄉友周貢南君殆有之。歸來著大陸游記。詳而不繁。所謂得山水之助。歟。余跼躋井大。驚江一葦帶水。尙未履及。讀是記。益自愧矣。今君又將載筆西渡。余恨不得與之偕遊。而心欲與之俱往也。周君以爲何如。

題貢南周先生。大陸游記。

羅炯南

龍虎風雲幻九州。幾懷鉛槧強探幽。逍遙篇好携莊子。風土記還擬孝侯。

鴻爪雪泥留五岳。文章事業重千秋。雄飛我有平生志。一卷南窗當臥遊。

題周貢南先生大陸遊記大著

鄭虛一

濂溪家學朔流長。遊記分明見吉光。燕許應推大手筆。江山得助好文章。知君自有千秋業。閱世真如百戲場。太息中原紛逐鹿。誰能閉戶著書忙。

題周君貢南大陸遊記

黃爾旋

短裘快馬過江關。六代興亡筆底刪。文獻空存遺老盡。西風獨上普陀山。

其二

殘月曉風紀客程。脚跟踏遍古神京。歷裝一卷留鴻爪。中有湖山歷劫聲。

同題

黃爾竹

讀君大陸漫遊記。城郭山川指掌明。最是江南金粉地。一邱一壑亦關情。

其二

金戈鐵馬發悲歌。落日西風寒雁過。寫到前朝興廢事。殘川剩水感懷多。

謹題貢南先生大陸遊記

澄川 魏清壬

大陸遊記 題歌

萬里中原遂壯遊，歸來彩筆錦囊收。  
憑君纂取興亡理，剩水殘山大九州。

讀大陸遊記有作

雲鶴

為吊貞忠一片心，岳王墳上幾登臨。  
寰中健為誰先捷，海底寒蛙我特深。  
南北塵氛生惡感，山川名勝助清吟。  
西風琴劍歸來日，湖海茫茫有賞音。

題周貢南君大陸遊記

李學樵

睥睨乾坤放眼遊，崑崙絕頂志難酬。  
一肩書劍三千里，滿目烽烟十四州。  
蠻觸紛爭天地窄，龍蛇飛舞海濤秋。  
文成落筆搖河嶽，紀勝羅迦雪爪留。

讀大陸遊記有感寄懷家貢南先生

周定山

神州戎馬正紛紛，拓筆漫遊志益勤。  
萬過關山尋古蹟，千秋事業付新聞。  
地連鯤島夢魂繞，派接濂溪貴賤分。  
未得著鞭羞祖述，雄心空掛北天雲。

謹題周貢南先生大陸遊記有感

陳心授

鳶飛魚躍到神州，五岳三山一壯遊。  
此日成文編蹟記，古今人事有千秋。

題周維金先生大陸遊記

彰化

黃臥松

禹域漫遊覽勝奇。山川人物盡皆知。歐風吹徧神州土。沿革詳明筆一枝。

頤省園人主貢南先生大陸遊記

洪友生

遊遍申江及普陀。蘇杭勝蹟盡搜羅。身經中外千般事。眼見興亡一刹那。那書記萬言才可待。傳揚四海筆無附。從來名士都褒貶。莫若先生感慨多。

貢南先生大陸遊記發刊賦此以贈古今書畫

魏來生

古今書畫遍搜求。大陸登程記事脩。不霸襟懷成磊落。武功堪仰一名流。

題貢南先生大陸遊記有感

鄭清奇

石渠志氣感神州。海外名山壯雅遊。才智有餘能集記。潛心編輯著千秋。

題周維金先生大陸遊記

陳文石

壯遊快著祖生鞭。禾黍銅駝爲悵然。宋室江山多破碎。吳宮花草總纏綿。商開五口唇深漏。法奉三民力未宣。卽事興懷深領略。龍門文字得山川。

題省園主人大陸遊記

鄭金水

先生浩氣不凌霄。歷遍嶽宗志更超。勝蹟尋幽無限感。文成記事每通霄。

大陸遊記 題詠

六

其二

前人

文。成。記。事。每。通。霄。筆。下。萬。言。字。字。超。

讀。此。一。編。為。指。導。

宛。如。其。地。有。逍。遙。

題省園主人大陸遊記

鄭雅得

岐。陽。遺。畚。總。名。流。曾。向。神。州。決。壯。遊。

載。筆。尋。幽。懷。勝。蹟。

編。成。韻。事。振。千。秋。

題省園主人大陸遊記

瘦竹

萬。里。清。遊。興。更。酣。冲。霄。鴻。鶴。志。能。堪。

乘。驂。買。棹。神。州。訪。

楚。水。吳。山。勝。地。遊。

歷。徧。岳。宗。耽。况。味。載。將。椽。筆。記。包。涵。

他。時。我。愛。後。塵。步。

好。讀。洪。篇。作。指。南。

貢南君將遊大陸賦此送行

新竹

鄭十洲

腰纏萬貫上揚州

人生奢願誠難求

讀書萬卷行萬里

丈夫壯志要如此

大陸風雲幻飛揚

十年人海幾滄桑

弭兵會啓救世主

惠此中國迄小康

攘權樹黨互爭地

不顧外侮唯閹牆

况况商戰日中市

鷓蚌相持環虎視

天心不警是也非

北遭旱魃南禍水

願君傳語舊弟兄

實心爲國休爲己

及事網繆其戶牖

強權天下無公理

遺民蒿目椎心肝

天葭地棘行路難

閒有高僧作東道

西湖古剎水雲寬

半探山水半貨殖

故國之光騁游觀

莫送南飛比烏鵲

鷓鷯思借一枝安

一篇周賀紀游詩

一卷周處風土記

或撥銅琶唱江東

或吟曉風殘月去

君不龍門文得江山助

霞客漫游存大著

他年我亦思一游

當作指南資老據

讀大陸遊記有感

鐵鏹

閒看遊記許多篇

恍惚中原在眼前

書讀五車懷壯志

路行萬里學高賢

鞋充蠶運登山屐

筆當長房縮地鞭

惹我小樓頻夢想

尋蹤覽勝待何年

大陸遊記 題詠

題貢南先生大陸遊記

五。值。龍。爭。虎。鬪。雄。先。生。浪。跡。雨。烟。中。

四川省 楊芳潔

怒。潮。革。命。生。花。筆。飛。作。血。花。片。口。紅。

# 大陸游記

總目

新竹省園主人周維益著

一 著者周維金最近影像及其書室

一 著者周維金之住宅

一 故鄭拱辰先生遺像 附吳會祺壽序

一 鄭拱辰先生德配王夫人最近影像 附張麟書壽序

一 故從六位勳六等鄭拱辰先生略傳

一 鄭王氏夫人略傳

一 志圓上人畫寶

一 各地名勝古蹟寫真

一 題字

一 序文 前清舉人鄭家珍先生 前清進士蕭逢源先生 南海普陀山悅嶺禪院主持志圓上人

大陸游記 總目

自序

諸名士題詠

起程 附基隆及沿海記事

福州 附南台橋文

上海 附新世界 城隍廟 觀劇 永安公司

甯波 附舟山 蓮花洋 沈家門

遊南海普陀山諸名勝古蹟 附沿革 悅嶺禪院 梵音洞 在佛洞 法雨寺 附碑文 佛頂山慧濟禪院 潮

音洞 紫竹林 附董其昌撰普陀山修路碑記 福全 潮陽佛教演說

遊甯波接待寺及謁梁山伯祝英臺廟並墓諸勝

遊太白山諸名勝古蹟 附詩及碑文 阿育王寺

甯波市街及其沿革並市况

上海 附大世界記事

遊杭州諸名勝古蹟 杭州車站沿革 葛嶺朝墩 附古名人題詠 紫雲洞 天竺寺

附三生  
亦佳話  
中天竺寺  
靈隱寺  
飛來峯  
理公巖  
呼猿洞  
冷泉亭附題詠  
人名古

清蓮寺附玉泉  
觀魚  
岳王墓  
岳王廟  
西冷橋  
秋瑾女史墓附詩  
文  
武松墓

蘇小小墓附佳  
話

遊西湖諸名勝古蹟附西湖  
沿革  
柳浪聞鶯附古名  
人題詠  
花港觀魚附古名  
人題詠  
高莊  
孤

山附御碑文  
舞鶴賦  
林和靖墓  
馮小青墓  
空谷傳聲  
沿湖諸景  
平湖秋月附  
古

名人  
題詠  
三潭印月附古名  
人題詠  
彭剛直公玉麟之退省庵附曲園俞越先  
生所撰之長聯  
孤山公園

文瀾閣  
西冷印社  
樓外樓諸勝附西湖之四幽賞錄  
劉莊六橋烟柳

遊南山諸名勝古蹟  
淨慈寺附濟公活佛事  
際及其詩文  
雷峯塔  
虎砲寺附虎砲泉及  
古名人題詠

錢塘江附觀潮古事  
名人題詠  
六和塔  
雲栖寺附蓮池大  
師放生文  
理安寺  
烟霞洞  
吸江亭

乾坤洞

遊昭慶寺諸名勝附駕湖嘉興

遊江蘇省諸名勝古蹟  
鎮江附車站  
沿革  
金山寺附石名人  
題詠詩文  
朝陽洞  
金玉巖

郭璞之墓  
冷泉  
甘露寺  
試劍石  
北固山  
太史慈墓

大陸游記 總目

三

大陸游記 總目

四

遊焦山諸名勝古蹟 定慧寺附御碑文 瘞鶴銘 周鼎附釋文 銅鼓附銅鼓文 三詔

洞附焦公略傳 吸江亭 文殊閣附壯觀亭記

鎮江商况及其沿革

遊南京諸名勝古蹟附南京車站沿革 鐘鼓樓 北極閣 明孝陵 東華門附明故宮遺址

方孝儒敲牙摘舌瀝血之跡 鍾亭附大鐘亭記 太平門 鷄鳴寺 秦淮河

拜謁孔子廟 莫愁湖 古戰場 臺城 景陽井附南京商况及其政治等機關之記事

遊常州諸名勝古蹟附常州沿革 天甯寺 蘇東坡卜居遺跡 圖書館 落星

石附政治機關及其商况

遊無錫諸名勝古蹟附車站沿革 觀劇 惠山寺附諸祠堂及古名人題詠詩文 梅園 公園附蘇錫政

沿機關及商况

遊蘇州諸名勝古蹟附車站沿革 虎邱山虎邱寺 抱甕軒 千人塚 雙晴橋

眞孃墓 西施採蓮遺跡 點頭石 五人墓附山由 寒山寺 留園 西園

戒幢寺附蘇州政治機關及商况

- 一 遊上海之政治機關及其商况並歸台記事
- 一 結論 由革命論及政治並文化及宗教並日支親善等之記事
- 一 題跋 前清上舍吳逢沅先生撰文

大陸游記總目

## 凡例

一 本書係著者親自所遊各地古蹟名勝而記之。凡山川物產。風俗民情。交通發達。實業商況。無不調查殆遍。惟一山一水一市一街。則窮盡端倪。能令閱者恍如身入其地。寢食不忘。且文字簡明。雅俗適用。尤便於觀閱。吾知欲遊實地者。而手置一編。亦足以備參考。誠旅客之南針。於是書必獲益不鮮矣。

一 本書之結論。以爲一般研究中華之政治。以謀共同之發展。其爲有益日華邦交。豈淺鮮哉。

一 本書所列古蹟名勝之攝影。精製銅版。圖畫明瞭。裝式美觀。雖未遊其地者。亦作爲已遊之觀也。

一 本書所撰擇之詩文。皆古名人之題詠。亦可以供文人學士之參考。閱是編者。諒裨益不少矣。

一 本書匆匆出版。文字錯誤。自知不免。祈閱者見諒。倘蒙賜教。尤所感禱。

凡

例

二

# 大陸游記

新竹省園主人周維金著

山巖冰石。天下之奇觀也。昔日稱司馬子長足跡遍天下。故爲文有奇氣。余亦曾奔走九鯉湖。拜謁仙公廟。及觀覽仙遊。廈門南普陀。虎溪岩白鹿洞諸名勝。後又留學於東京。休暇之時。則遊歷奈良。伊勢。二見。京都。各處。非不飽嘗山川之風味。乃舉筆爲文。庸俗淺陋。初無奇趣。此其故何哉。蓋未盡天下之奇觀。殊不足拓其心胸。以鼓動豪邁之氣耳。當此世界文明發達。海陸交通。既不必憂行路之難。又無庸興望洋之歎。誠遍遊名勝之絕好時機也。余每思江南多佳山水。欲一游以慰生平之願。奈爲名疆利鎖所阻。迄未如願。嗣以世間名利。有如浮雲。偶感及此。遂決心一遊。欲藉以享受山川之靈氣。時適新竹廳參事鄭君拱辰。偕其夫人王氏。並同族鄭氏櫻桃。欲往南海普陀山進香。又有竹社詩人鄭君虛一。亦好山水遊者。遂相約同伴漫遊。繼又遇觀音山凌雲寺主持本圓和尚。亦願同往。此行頗不寂寞。於是準備行裝。以本年新歷六月八日午后

二時就道。先拜別家母。及家族諸人。搭汽車往臺北。家兄家修。堂親春暉。實業家鄭雅詩。魏來生。畫家陳心授。范耀庚。銀行員鄭金水。其他諸親友。均送至新竹停車場。汽笛一聲。握別登車。頃刻之間。所過車驛不遑屈指。迨到艋舺驛。前下車。與家兄田同帶隨行物件。宿於艋之善慶佛堂。主人爲前清時代貢生李秉鈞之令夫人吳氏普意氏。因其夫去世以來。謹守婦道。持齋奉佛。代夫教子。今年已五十餘矣。雅意相待。特設素宴送別。其孫李春火亦甚親切。彼曾受文明教育。本年畢業曹洞宗中學林。就職於台北廳宗教係。所有言論。皆傾向於社會之發展。將來功業固未可量。且能戒葷持素。品行端正。殊不愧爲青年中之模範人物也。堂中安置三寶佛像。及觀音諸佛像。外闢小園。花木茂盛。頗饒幽致。是夜就禪房安寢。天明方醒。耳聞汽笛之聲。開窗視之。已日上三竿。遂披衣而起。洗臉用飯。與家兄田向主人吳氏告別。攜行李。搭艋舺午前七時許之汽車往基隆。到基隆驛。鐘纔八時餘。有依姬館之雇人來迎。遂將行李一一交他。帶往稅關檢驗。並雇小船。搬往湖北丸一等之寢室。余暫往依姬館少憩。適鄭君拱辰偕夫人王氏。及其哲嗣鄭君肇基。並同族鄭氏櫻桃。竹社詩人鄭君虛。一觀晉山凌雲寺主

持木圓和尙亦在此等候乘船。友人實業家鄭君俊齋及大島門次並其他諸友人均欲送鄭君拱辰及余等之行。咸集於此。亦可以壯行色矣。聚首談笑。已近午時。午飯畢。納涼樓上。至二時。乃與諸人同乘一小汽船。渡登湖北丸。此船乃大阪商船株式會社所有。其噸數爲二千六百十噸。○二九。室內食堂極幽雅。該船之寢室各有窗。空氣易於流通。設置電鈴。電燈。及洗面盆。並有自來水。各寢室俱有小廝伺候。所食皆西洋中華佳肴。設備甚周。當今之世。黃金萬能。此言實不謬也。船號爲一千八百七十號。汽船之種類。爲三聯式。汽罐種類爲竹角形。汽壓制限二百封度。小艇六隻。是日一等客共三十二名。大都往福州者居多。三等客八十九名。余到寢室安置行李。友人實業家范君昆輝。已到多時。贈余涼水數打。余感其誠意。當面鳴謝。朋友之情。有如骨肉。殊足多也。與之談時事。頗覺爽快。少頃。有巡查來驗各客之旅行券。查畢。其船將開。鳴鑼通知送客。諸朋友俱致祝我等一行平安。余登甲板。與鄭君肇基握別。鄭君再三托余於水陸途次。代爲照料其雙親。一片孝心。於此可見。余極力應承。肇基君亦十分喜悅。五時已到。諸送客俱下小汽船。我等同立甲版上。與諸友人話別。殆有戀戀不捨之意。汽笛

一聲。船已放帆。順水而行。一霎卽離數里之遙。僅舉手提帽相呼而已。不多時。船已出港。風浪平靜。船內電光如晝。坐食堂聽水聲。宛如居山中之樓閣。聽岩下之泉聲。無異適台北艋舺人黃錦君。及謝雪漁先生之哲嗣。爲辦理新舞臺演劇公司。欲往上海請優人到臺開演。各通姓名。相會甚歡。又遇台北人李君田。訓字雨亭。久在福州經商。亦同集食堂。談論世界事情。頗添豪興。既而船丁呈咖啡茶飲畢。各歸寢室。余再登甲版。就基隆出帆之景。信口而吟曰。

結伴漫遊雅意同。基津放棹乘長風。

蒼茫海色渾如畫。萬頃煙波夕照中。

吟畢。適本圓和尙亦上甲版。觀海面之景色。不多時。小廝來言。已備素齋在室內。請用晚飯。余遂與本圓和尙歸寢室。飯畢。此船之買辦。甯波人張君承訓。特來訪問。與之談片刻。知其爲人正直。性又謙遜。待遇諸客甚優厚。亦可以代表中華民國之人物矣。鐘聲報十時。余與同伴之人。歸室就睡。夢中聽見窗外有聲。開窗視之。日上三竿。海面帆船甚多。小島星羅棋布。離福州馬尾已不遠。余起洗面。登甲版。遙望海面風景。水波不

興。附近島嶼如畫。快人心目。港路重要之處。俱設砲臺。且此處之海底。若非先探其深淺。汽船俱不可進。軍艦到此。亦不能行也。此馬尾之港口。可謂福建之良港矣。正觀望間。有友人向余曰。前面海中之浮嶼。有一仙足穿靴。頗饒奇觀。遠望可見。余初頗疑之。迨至附近。乃望見之。塊然一石。天然生成。相傳此馬尾港之鹽水。乃以此仙足爲界限。雖海水冲天。亦不侵過此足頂。凡有溺水之人。漂流至此。不致流出海外。歷驗不爽。皆此仙足阻止之力。造物之奇。令人莫測。殆聖跡也。余有感於此。故特記之。以爲理學家之參考。鐘鳴十下。停泊馬尾港口。對岸一浮島。有羅生塔一座。純用石造。頗雄偉。亦添一海上奇觀。李君雨亭來請余與鄭君拱辰等到其寓所一遊。於是同搭神島丸前進。船中由李君雨亭引陳君與余會面。一見如舊。聞陳君在福州南臺中亭街開一店鋪。專販賣電氣電燈。及其他米穀雜貨。店號曰平和商店。顧名思義。隱寓中日親善之主旨。卽此可以知其爲人矣。三時半已到福州南臺岸上屋宇周密。路上行人熙來攘往。絡繹不絕。港內無數小船。皆是女人鼓漿。勞工及人力車。爭先恐後。互挽顧客。就此而推。該處生活之難。可窺見其一斑。我等行李經過海關。毫無拘束。少頃。船已近岸。李君

雨亭雇一小舟。招余等移乘。渡到碼頭登岸。各乘人力車。通過街市。街路頗狹。行人幾於擁擠不開。經一小時。已到南臺中亭街。李君雨亭之源泰洋行。該行屋宇有四進。室中陳列物件。雅潔整齊。主人懇留至再。遂與鄭君拱辰等一同卸裝於該行。時夕陽尙在山。余與本圓和尙。欲覽南臺橋。步行市街。所過之處。污垢不堪。然諸商店之陳列。則極雅觀。都會之熱鬧。筆難盡述。南臺之橋。以石造成。其柱三十六。所謂三十六橋風月。與台北橋並長。數百年來。雖受洪水之災。亦不能損害。相一爲仙人所造。豈其然乎。回憶昔日某公子。染其美色。浪費至此。投江。曾題絕命之文。警戒青年。余愛其文。錄出以公同好。亦可以作警世語。今將其文披露於下。

南臺橋文

場中結客。伊誰市我。頭臚壇上。盟交何處。披人肝膽。慨自朝秦暮楚。人事差池。傷乎覆雨。翻雲俗情。變換原不若。彌衡善罵。鼓搥漁陽。又非若宋玉傷心。文投湘水。蓋有懷莫白。聊興擊筑之悲。奈無路可行。忽起窮途之哭。僕本湖西舊趾。郡甲六朝。郭北新居。年登二紀。失君祭酒。翰苑蜚聲。寡母孤孀。萱幃貞節。幼讀詩書。側身

上舍偶乖名教。誤入迷途。歌臺舞榭。玉樓人醉。杏花繡鐙。雕鞍金勒。馬嘶芳草。桓  
伊挽坐。譜三弄。以據床。溫子登堂。賦八义。而押韻。擲來買笑之金。盈臂盡南朝香  
粉。爭出纏頭之錦。並肩皆西地胭脂。只道千金用盡。去而復還。誰知萬貫揮殘。悔  
之莫及。王孫冷落。飢分漂母餘糧。季子蕭條。窮急蘇君資斧。城門失火。池魚竟被  
其殃。臺榭迷煙。林鳥別棲。其所門已。藜藿身非。木石白板。長敲摧科卒。頻來剝啄。  
青衣典盡。避債臺何處。潛踪於是。身離浙郡。直抵榕城。徒留聶政。慈韓臨行。灑淚  
既見。角哀舊好。握手言歡。行矣千里。青山空憶。翩翩裘馬。傷哉七旬。白髮猶悵。寂  
寂門閭。羸馬困他鄉。駿骨難逢。伯樂鮒魚。臨涸轍餘生。莫挽西江。凡諸舊吏。門生  
共駭。衣冠淪落。所有故交。密契頓忘。車笠誓盟。計無所出。死固難辭。魚腹身埋。誰  
下屈原之弔。鮫宮魂結。長脚精衛之冤。幽魂棲異地。之山河。憐我風風雨雨。血淚  
灑彼都之花柳。嗟予暮暮。朝朝歸與何處。煙水迷茫。命也如斯。神魂飄蕩。三十六  
橋。風月聊題。絕命之文。二十四載。春秋頓作。異鄉之鬼。惜當年糞土金錢。逢人投  
贈。願天下豪華子弟。鑒我生平。

橋中士女往來不絕。余步行此橋。察其港之形勢甚狹。且橋柱尤大。故每年有洪水之災。蓋水自上流下甚急。而爲地勢狹隘所阻。以致侵入市街。當局者竟置水利於度外。故每年受損人命。不計其數。殊爲可憫。時夕陽將沈。江邊晚景極佳。有花女艇無數。搖曳其間。途中口占一絕曰。

岸邊疎柳夕陽斜。

雙槳高帆遍水涯。

笑煞閩中風景異。

如花少女艇爲家。

迨歸李君雨亭洋行時。已六句半鐘矣。李君設素宴以待。晚餐後。乘人力車赴省城。沿路電光如晝。自南臺至省城十餘里。商舖此櫛。市街經前之當局者改正。與本島街路無異。路上有馬車自動車可以通行。省城周圍甚廣。有溫泉數處。其中最堪注目者。爲獅子樓及鼓樓。相傳舊屬閩王宮殿。至今午門尙有遺跡。其他白塔寺亦本地名勝。因在夜中不便往遊。歸時已鐘鳴十一下。與鄭君拱辰等往訪陳君商店。談片刻。旋返李君洋行。已過一時半矣。十一日辰起。散步南臺橋邊。見小舟橫水。畫船疊集。遂動泛舟之興。雇一小艇。放乎中流。欸乃之聲。嘈雜盈耳。遙望前山。奇峯千百。取望遠鏡視之。其

境殊佳。詢諸舟人。乃知爲鼓山勝地。余本欲登山一遊。因船定本日開往上海。遂不得如願。洵憾事也。八時登岸。步歸李君洋行。朝飯畢。與主人辭別。搭神島丸向馬尾。李君親送至南臺橋邊。雇一小舟。與余等同乘至神島丸。珍重告別而去。少頃。船出港外。唯遙遙望見夾岸奇峯。茂林連互數十里。風景絕佳。微風乍動。頃刻間已到馬尾湖北丸船邊。余與鄒君拱辰等登船。各歸寢室。休息片時。迨鐘鳴二下。船始出發。浪平波靜。余登甲板。上逍遙。不覺神怡心曠。傍晚。遙望前而海中無數島嶼。或遠或近。似爲我輩而送迎者。歸食堂晚飯。一夜無事。次早十二日五鐘餘。耳邊聞有鷄鳴之聲。異之。繼之笑聲大作。嚶嚶卽卽相向。余起而視之。知爲船中人戲學鷄鳴。步出艙外。覺船有小搖動。海中波濤起伏。勢若連山。又見遠遠無數帆船。出沒波際。因口占一絕。

火輪船置巧機關。

破浪衝煙不避艱。

俯視帆船衝浪過。

飄搖不定若漚管。

吟畢。歸食堂早飯。再登甲板。上散步。航路一帶。已不見浮島。雖無風伯作劇。而波濤萬頃。水天一色。浩無涯際。自顧本船。如滄海一粟。不覺望洋而嘆。念自十一日出帆以來。

船中生活別饒一種興味。精神爲之倍爽。殊足樂也。十三日午前七時起。與諸伴登甲板。見無數浮島。橫列海中。船進黃浦江。水呈深黃色。與在海中之綠黑色者。迥然不同。十時許停泊滬江楊樹浦碼頭。汽船帆船。輻輳其間。此種風景。數年來所未睹者。遂以申江港口卽事而吟曰。

申江勝景屬仙津。

日日舟船集似鱗。

多少爭名謀利客。

風波萬里往來頻。

江祖著先生。使人來迎。賃定英大馬路東亞旅館。以爲稅駕之地。考上海本江蘇華亭縣東北五鄉之地。東界川沙。北接寶山。南連南匯。西界清浦。西南至松江。若由揚子江口之寶山縣屬吳淞鎮。南行三十六里。便可達上海。此地卽春秋時吳王闔閭破疆楚。攻東越。始建之大國也。吳淞江。古稱勝地。最近外國艦隊巨艦。咸集於此。蓋自乾隆時代。有英人比谷。爲東印度公司代理人。嘗至上海。知爲通商善地。歸告政府。道光二十二年。林德賽葛勞甫二人復至。亦極言在滬通商。英國商業當日盛。至道光十九年。鴉片戰爭起。至二十二年。自門條約。開港通商。上海遂爲五口之一。二十六年八月。由江蘇

蘇松太道與英領事會議劃界。越二年復行推廣。今已將泥城橋濱一併填築。東至黃浦。北至北京路。美法以中英白門約成。亦遣人赴粵。要求租借地。粵督耆英允之。爲之奏准。於是法美派員至滬。遂以洋涇濱南至城河濱爲法租界。虹口一帶爲美租界。洪楊之役。官吏與洋人籌設會防局。城賴以安。華洋人之避地。至上海者。趾相接。市廛日盛。租界亦日廣。至光緒二十五年。復西關泥城橋。至靜安寺路。東北關虹口迤東之地。以至引翔港。由各國公使議決。將舊時英美租界及東西新闢之地。統名曰公共租界。外人無厭。屢次請求租界之擴大。上海紳商力拒。見議始寢。民國三年七月。再由中法官吏會同議定。北自洋涇濱。西自英之徐家匯路。南自斜橋徐家匯路。沿河至徐家匯橋。東自麋鹿路。肇周路。而至斜橋止。均爲法租界。以今日而統計之。東自楊樹浦迤東之周家嘴。西至義袋角。北至四川路。南至小東門外之陸家石橋。及西門外之徐家匯路。均爲外人警察權之範圍矣。若租界各馬路之命名。在公共租界者。大率以中國行省及內地著名城市命名。法租界則以其國著名人物命名。所過沿路房屋多西洋式。軒廠華麗。有高至六七層者。鐘樓矗立。烟突如林。馬路皆用人造石砌之。直如矢。平如

砥電車馬車自動車人力車往來如織。五陵年少。裙釵婦女。馳聘於市中者。擊擊肩摩。極爲雜沓。秦樓楚館。競鬻爭奇。紈袴兒一入其間。往往有喪身傾家之慘。其繁華景象。較之日本東京。不啻倍蓰。街中電車。電燈。電線。水道。瓦斯之設置。亦甚完備。昔年余曾到此。由今而觀。比從前更加隆盛。文明發達如是之速。殆有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之慨也。我等投宿之東亞旅館。其樓高至七層。余寓於三層樓上客房。室中設備。皆西式。每日租金。大洋三元。食料在外。該館爲先施公司所經營。屋上有樂園。日夜遊人。不絕。固上海有數之大旅館也。鄭君拱辰等。亦寓三層樓。與余隔數間。行李安置既畢。適江君祖著來訪。余與江君素無一面。由鄭君拱辰紹介。始知爲前清御史江杏邨先生之第三公子也。杏邨先生。自入諫垣。不避權貴。直聲震天下。宣統二年。以劾慶邸。老奸誤國。忤旨還山。武漢事起。清授宣慰使。不受。聞立都統。欲聘爲顧問官。不赴。迨袁氏任總統。屢次徵聘。亦不就。戊午年卒於家。聞者莫不惜之。一時海內外。多有爲之設壇致祭。開會追悼者。吾鄉人士。亦於先生出殯之日。開追悼會。亮範高風。何令人景仰一至於此。生榮死哀。可謂極矣。祖著君少年英爽。在滬經商有年。聞其實直好義。有乃父風。

余耳聞名久矣。逆旅相逢。得遂瞻韓之願。快何如之。邀余等至館之上層樂園觀劇。並遊覽附近。夕陽西斜。乃歸旅舍。時已六句鐘矣。江君早命人設筵以待。余黍陪末席。暢敘多時。迨筵散後。余復與本圓和尙遊奕大馬路西。卽靜安寺路。在西藏路之轉角。有遊戲場名曰新世界。門前懸額。字用電燈迴轉。一陰一陽。甚奪人目。並設電燈門。光輝如畫。此新世界爲地方娛樂機關。組織公司而經營之者。每人收遊資二角。賣入場券之窗口。士女如雲。爭先買券。余亦購二券。與本圓和尙同入庭中設假山。放鶴數隻於池邊。轉入內室。是爲演戲之所。相連數間房屋。俱係西洋酒館。以供遊人飲食。再入一室。又見假山小亭。隨處皆可休憩。傍設茶室。獻茗者爲妙齡婦女。每壺取洋銀一角。景旣幽邃。加以電扇頻揮。涼風時至。殊覺小住爲佳。余與本圓和尙各擇一席而坐。少女殷勤獻茗。清沁詩脾。一盞瓊漿。當不是過耳。邊聞戲場管絃之聲。不絕。樓上樓下。游人往來不絕。眞繁華極盛之區也。飲茗旣畢。信步而行。至庭中有一亭。曰「須彌亭」。再行數武。假山竹林中。有一坊曰涉趣。懸有一聯。文曰。

俯仰登臨。有如此咫尺千里。

賓游裙屐。都不後魏晉六朝。

過坊。假山下有瀑布。其聲淙淙。蓋從自來水引入。闌圍之間。忽現山林幽趣。遊人至此。精神爲之頓爽。隔隣房屋。酒肴皆備。座客常滿。庭中有木馬運動機。購券騎坐以資娛樂者亦復不少。兩傍陳列椅。爲游人憩息足之所。亦消夏一好去處也。出庭轉入一室。有地道。遊人往來如織。電燈照耀。宛若通衢。通過地道。別有庭園。又有茶室戲臺各一。跑馬場。遊戲場。各種俱備。樓上最高處。有活動寫真。余與本圓和尙登焉。遊覽畢。以詩記之。

娛樂規模大改良。

新開世界豈尋常。

笙歌滿地人如蟻。

最可怡情是此場。

十時許。下樓歸舍。興猶未盡。握管記此。然後就寢。

六月十四日上午。與同伴諸人帶旅行券。乘人力車往武昌路第一號。日本領事館。館內有警務課之事務室。警官身穿尋常洋服。我等出旅行券呈驗。據云。該旅券須存置此處。待后日歸臺之時。方可領回。遂全部送交。辭別出門。順途往黃浦灘路一六號。臺灣銀行支店。兌換中華銀幣。本島金一圓。僅值銀六角餘而已。所換之幣不一類。英佛

等票亦有之。種類既多。一時難辨。前次持票之人。有擅將票上寫抵制日貨四字不覺爲之怪訝。然亦足以想見華人排貨之聲。宏而大也。歸途遇本圓和尚之友。揖余而言曰。近午矣。請同到禪悅齋午餐。余遂與之俱往。禪悅齋乃某僧所經營。上海著名之香積廚也。專備佛教徒不時之需。生意頗佳。室中設備幽雅。廳前懸一僧人之像。傍有一聯。其文曰。

禪家風味好。

悅世菜根香。

語殊恰切。聞此齋廚之烹調。爲伍廷芳博士所嗜好。博士在上海時常登樓點菜。余人席試之。蔬笋伊蒲。味皆適口。果然名不虛傳。席中與同人談禪理約一小時而散。同歸旅館休息。是夜因鄭君拱辰等欲往新世界一遊。邀余同伴。遂一齊赴新世界遊覽。十時始還。六月十五日。客窗無事。閱新聞小說。以消遣旅中清興。午後二時許。同鄭君拱辰鄭君虛一等。乘馬車往外鹹瓜街新泰里駕記商行。訪江君祖著。到門時。店員數人邀余等入堂中。江君戚屬劉君維藩在焉。呼童進茶款客。爲報主人因訪友外出。余等方欲辭歸。適有當地實業家劉君耀南來會。寒暄數刻相辭。再乘馬車向城隍廟而去。

城隍廟供城隍神像。相傳爲邑人秦裕伯。元時人。明徵爲行省參議。不就。歿後屢著靈顯。保障生民。殿前列石皂隸四。聞自海上漂來者。事亦奇矣。每日香煙不絕。入廟祈禱者殊盛。廟後東畔有一園。迴廊曲折。山石峻峭。構造頗巧。每屆令節。或設蘭花會。方啓園扉。任人遊覽。此園卽前明潘充庵方伯所建。地約四十餘畝。極亭臺池沼之勝。後潘姓氏徵。園亦漸圯。時申浦海舶初通。商賈雲集。潘氏欲他徙。急於求售。衆遂以賤值得之。歸邑廟爲西園。池心建亭。左右繞以石橋。曰九曲橋。又有香雪堂。三穗堂。萃秀堂。點春堂。諸名勝。堂上皆懸邑神畫像。園西北隅。有巨石疊作峯巒。盤旋而上。每逢重九日。登高者甚衆。園內設有茶館。及各種店舖。居然成一市肆。山人墨客。江湖雜技。亦多託足其中。迥非昔時之布置。俯仰興懷。不無感慨。移步出園門。乘馬車歸東亞旅館。鐘已六時許。江君祖著來訪。欲請余等今夜觀劇。晚飯畢。一同下樓。乘馬車往丹桂第一臺。江君早已購定特等位。余邀等就臺之正面。特等席坐下。臺有二層樓。可容數千座客。四圍門戶洞開。有太平門。爲備火災之出口。坐有頃。優人已登臺開演。其劇目曰珍珠塔。陰陽河。昭君出塞。紅蝴蝶。諸劇。最可注目者。爲陰陽河之布景。用各色電氣反

射。佈置幽冥路徑。陰森之氣。望而生畏。轉瞬現一美人。臺下喝彩之聲。震動屋瓦。昭君出塞一劇。爲著名花旦裝扮。面白如玉。歌喉婉轉。以崑腔唱出塞曲。其聲如慕如怨。殊足動人傾聽。至於紅蝴蝶。乃演清代革命之改良劇。形容清官腐敗。自私自利。不顧公益。革管人命。以圖功名。剝削民膏。以飽私腹。致革命軍起而亡國。其中情形。令人見之不勝憤慨。此改良劇。頗有振興國民愛國之精神。殆亦迎合近時社會心理之傑作也。閉幕後同步出門。與江君告辭。仍乘馬車歸東亞旅館。寫游記數行。擲筆就寢。

六月十六日。早飯後本欲外出散步。因連日遊覽各處。睡眠不足。身體頗覺疲勞。終日臥榻靜養。無事可記。

六月十七日。下樓散步。至永安公司門首。仰觀乃西洋式樓屋之大商店。樓高至七層。店面陳列華麗奢侈品。余入店觀之。第一層樓。所販賣爲罐頭食品。裝飾品。五金品等類。第二層。爲中西綢緞衣服靴鞋等類。第三層。爲金銀珠寶鐘表。眼鏡。瓷器等類。第四層。爲木器鐵牀。畫鏡。衣箱等類。並附設大東旅社。真可謂包羅萬象矣。第五第六兩層樓上。分東南西三臺。內有各種游嬉場。供人玩賞。亦有天韻樓在焉。登第七層。爲平臺。

地極曠闊。足以遊眺。北一塔巍巍然。曰倚雲閣。自平地登閣。高凡九層。歇浦全景。歷歷在目。遊畢。坐昇降器而下。步歸東亞旅館。登樓入室。已十一時許。午餐後。伏枕觀書。不覺昏昏睡去。傍晚起食晚飯。江君祖著又來請余等。同往共舞臺觀劇。到劇場。座已滿。約二千餘人。江君包定之。坐在樓上劇場前。背後一列妙齡女郎。笑語溫。和衣香拂鬱。俯視樓下人如山積。但見萬頭攢動。迨優人登場。一片拍掌之聲。霎時齊起。忽而寂然無聲。視線咸集於臺上。所演爲宏碧緣。諸詼百出。逸趣橫生。觀者無不爲之解頤。夜半幕閉。與江君告辭。余等同乘馬車歸旅館。

六月十八日。江君祖著偕一僧人來。云是南海普陀山悅嶺禪院當家。志圓和尚。江君云。方外交也。與之語。頗豪爽。江君爲鄭君拱辰及余等。勸往普陀山一遊。而鄭君拱辰之尊闔王氏。並家族鄭氏櫻桃。素本信仰觀音大士。此行蓋專欲往南海普陀山進香。懇請志圓同行。當家慨允。遂定本日下午四時。同搭甯紹輪船往甯波。托志圓和尚先往買船票。江君因欲訪友。亦先辭別而去。余等收拾行李物件。下午二時。志圓和尚已帶一等船票來。遂先將行李再托志圓和尚雇工運去。本圓和尚亦與志圓和尚同乘

人力車。往十六鋪碼頭。準備一切。三時半。江君祖著復來會。偕余等一同下樓。乘馬車。送往碼頭。鐘方四時。搭客接踵登船。余等入船之大餐廳。見志圓本圓和尚。早已在此等候。該船專自甯波航行至上海。每回船客如雲。船中設備周至。清潔無塵。五時船將開帆。江君與余等握別登陸。余等立甲板。上告辭。船出港後。步入大餐廳。與鄭君拱辰同其尊閻王氏。談南海普陀山。觀音大士顯靈事跡。王氏素以佛教爲崇。一瓣心香。持之已固。平時樂善好施。受其惠者不可勝數。一片惻隱之心。恰合我佛慈悲之旨。鄭氏櫻桃。頗知文字。亦解佛理。因欲脫生死輪迴之苦。曾堅心受戒。佛前持齋奉佛。守貞不字。日以靜參禪理。諷誦佛經爲事。人多感服之。余因向櫻桃言曰。願自今而后。益專心致志。以佛爲歸。冀得往生西方淨土。余自少不茹葷。戒殺放生。其主義亦在此。余等在塵世。勸世人向善。俾社會改造發達。是則吾等分所當爲也。正談論間。志圓本圓二和尚亦來。再談禪理片刻。始各歸寢室安睡。天明爲六月十九日。披衣登甲板。時有微雨。見兩岸良田數千頃。田中青塚疊疊。亦有棺木束草。露放者。江邊多冰廠。貯天然冰。爲鮮魚防腐之用。風景之殊。不禁有異地萍踪口感也。船至甯波碼頭。停泊。有警官及兵

士數十名登船。來迎某官員。余等上岸。乘人力車。再赴永川碼頭。換乘永川小輪船。八時半。船始啓帆。兩岸山嶼環繞。峯巒呈翠。足資遊眺之樂。船中有妙齡女子唱書。更添一清興。十時到鎮海。停泊起貨。乘客亦有上下者。約經三十分之久。再鼓輪而行。余方飽賞風光。忽聽背後有的的之聲。回首視之。乃數人團聚賭牌。警官亦在局中。心甚怪之。中國官場之腐敗。大都類是。可不痛哉。十二時餘。船抵舟山。停泊如前狀。少頃。越蓮花洋。相傳觀音大士鑄鐵蓮花。置此。故名。取望遠鏡視之。山明水秀。令人愛賞不置。二時半至沈家門。亦一小碼頭。仍有乘客上下。船再行一時許。遙望大江中。有聳然特立之高山。如中流砥柱。超然於俗界之外者。即普陀山也。聞普陀山。爲禹域三大名山之一。與娥眉五臺齊名。娥眉普賢治焉。五臺文殊治焉。普陀則觀音治焉。而普陀尤特異。以觀音大士曾現身說法於此。華嚴經云。善才二十八參菩薩。與諸大菩薩團繞說法。卽其地也。山在浙之大海中。周圍百里許。東極扶桑。西通吳會。南亘閩粵。北接登萊。誠宇內有數之名山也。衆生朝禮。皈依者。肩駢趾錯。終歲不絕。蓋三千年法界莊嚴佛地。又與外國補陀相對時。余家居臺灣海島。距普陀數千里。少時聞普陀山僧人述其勝。

概傾慕嚮往。未嘗一日忘於懷也。今得與鄰君拱辰等同伴到此。則生平所嚮往者。已得身歷其境。素願以償。豈非畢生之一快事哉。至碼頭。與同人從容登岸。時表已指四時。各人分乘籃輿。直赴志圓和尚之悅嶺菴。至第一山門下。與門前一石場爲安徽人陳君性良所建。極其雅觀。中央匾額曰「同登彼岸」。民國總統徐世昌所書。左一額曰「金繩覺路」。前總統黎元洪書。右一額曰「寶筏迷津」。前總統馮國璋書。中央聯文三。其一曰。

有感卽通千江有水千江月  
無機不被萬里無雲萬里天

其二。

一日兩度潮可聽其自來自去  
千山萬里石莫笑他無覺無知

其三。

說地度生豎窮三際  
尋聲救苦橫過十方

步過石坊其裏面之匾曰「南海聖境」曰「苦海無邊」曰「回頭是岸」又有聯  
二其一曰。

雲起慈門。憫彼迷情。不易悟。

波膽願海。憐伊佛性。子無殊。

其二

到這山來未謁普門。當先淨志。

渡那海去欲登彼岸。須早回頭。

行數武至第一山門之亭。額曰「迴瀾亭」。同人在此亭少住片時。余偶成一詩曰。

普陀山畔景色新。一片慈帆善渡人。

我也真誠參妙諦。蓮花座下證前因。

由此再乘籃輿。到第二亭。曰正趣亭。遊客恆於此少憩。再入妙莊嚴路。夾道多古木。枝頭好鳥聲喧。似喜我等之來結佛緣者。須臾到前寺。過海印池。又涇一小市街。皆販賣佛寶。全山盡屬僧人商賈。並無婦女商。於是地者亦皆食素。遵其戒津。沿路梵宮淨宇。掩映於茂林修竹間。清靜閑雅。足以避囂。又聞海潮之音。寒欲迫人。幾不知行於烈日中也。山間岩石。多刻名人筆跡。不勝賞鑒。身到此間。飄然神爽。五斗俗塵。早已撲去。再進數百武。又過一山門。始至悅嶺禪院。志圓和尚導入院。院有前後。前進供奉彌勒佛。兩邊爲應接所。客堂並樓房數拾間。中殿供觀音。及三接引諸佛像。極莊嚴。我等參

拜畢。然後登樓休息。少時。志圓和尚已備素宴。邀余等入席。外又爲鄭君拱辰尊闡與鄭氏櫻桃。別設一席以饗之。志圓和尚之照料周到。殊可感也。九時筵散後。各歸禪房安睡。時夢方酣。枕邊忽聞磬聲。起而開窗視之。天已明矣。卽六月二十日也。神氣清爽。吟一絕句。

睡起禪房曙氣清。  
琉璃佛火尙光明。

五更不用靈鷄唱。  
醒夢惟聞磬一聲。

早飯後出院外逍遙。見奇石如獸蹲伏。傍有松柏蒼古可愛。加以禽聲樹聲嘈雜盈耳。非坐久莫能辨焉。移步從樹陰中小徑而出。有石椅可坐。息足片時。遙望前面近海一帶。寸草不生。日光反射。似作金碧色。潮音入耳。更覺清絕。令人樂而忘返。忽有小沙彌來請午餐。遂徐步歸院。鐘已十二時矣。是日適逢端午節。吟一詩以紀之。

端陽佳節紀天中。  
滿院榴花應候紅。

却喜名山方作客。  
蒲觴角黍醉薰風。

午後同乘籃輿往法雨寺。沿途道路以石螿成。隨其勢之高下。而周折焉。兩傍樹影婆

娑蒼翠欲滴。顧而樂之。自以爲畫中人也。閱一小時。到山門。過石橋。橋下荷花方盛開。香氣襲人。欲醉。登階入寺門。乃屬天王殿。高五丈餘。邊有鐘樓鼓樓各一。天王殿之中。夾奉彌勒佛像。笑容可掬。兩邊有豎眉怒目狀極獍猛之四天王。向後安置韋馱尊天像。門楣有匾曰「紫竹清風」。屋上刻「萬福來朝」。四字。從中殿而進。迴廊環繞。曲欄交互。層樓高聳。中殿門上有匾曰「圓通殿」。聯文曰。

經歷百千劫。難不壞。千秋法相。

普濟億萬生。靈以證。萬古慈航。

其二

接派西方法界三千露化雨。

住身南海洪濤百萬渡慈航。

余等步入殿門。參拜觀音大士。十八羅漢神像。轉入玉佛殿。中奉玉佛。質潤而色白。相頗莊嚴。令人肅然起敬。仰觀屋上黃瓦鱗鱗。輝煌璀璨。光奪人目。詢諸頭陀。知爲後殿。余吟一絕曰。

怡然結伴此間來。

盼到山花遍地開。

我亦安閑無俗慮。

心香一瓣拜蓮臺。

殿後傳爲觀音大士顯靈之跡。造一水晶宮。周圍闊數丈。金光燦爛。殿前聯匾頗多。皆名人所書。該殿高六丈有餘。觀音大士像高約一丈餘。兩傍配以文殊普賢諸菩薩。觀畢。志圓與該寺知客師來迎。遂至客廳。四壁圖書。盆花拳石。陳設幽雅。不遜於權門富室。坐有頃。已進該地名茶。聽知客師談及大士靈感之事。有曰。觀音大士。大慈大悲。爲法界衆生所恃怙。舉國人民。莫不信仰。故有家家觀世音之常談。其應化道場。固非一處。如陝西五臺山。浙江天竺山等。其感應尤昭著。而香火之盛。則當以南海普陀山爲第一。歷代皇帝勅建。世世欽崇。當五代朱梁之時。有慧鑿大師。由五臺請銅觀音像。欲歸東京。至此。舟膠不動。始行開山。迄今已千有餘年。其事傳於詩文碑記甚詳。而皆載於普陀山志。言未已。志圓和尚遂出志見示。略爲披覽。乃就寺之御碑亭碑文而錄之。以爲異日臥遊之助。亦所以廣其傳也。

### 南海普陀法雨寺碑文。

蓋聞圓通妙象。般若真源。開覺路於金繩。大地證菩提之慧。聞潮音於碧海。恆沙誦普度之聲。紺殿維新。滄波永靜。惟茲法雨寺者。南海普陀山大士之別院。名山

佛國大海慈航。青嶂千霄。高逼梵天之上。洪濤浴日。祥開淨土之場。一柱如擎。震且指爲名勝。三山可接。方輿記其神奇。值氛祲之震驚。致山川之閔寂。僧徒星散。佛宇灰飛。比者運值清寧。慶海波之不作。地連溟渤。望法界而知歸。特頒內府之金。重建空王之宅。鳩工揆日。葺屋不勞。屯材築基。磬鼓弗作。珠宮貝闕。涵聖水以無邊。鼇柱鼉梁。覺迷津之可渡。坐青蓮之寶像。圓滿輪輝。藝紫竹於祇林。莊嚴臺相。瞻慈雲之普照。錫法雨之嘉名。海若效靈。天吳護法。標霞高建。來萬國之梯航。彼岸可登。作十方之津筏。藉其廣大。上以祝。

聖母之遐齡。假此慈悲。下以錫羣黎之多福。

則旃檀香外。盡成仁壽之區。水月光中。爲是涵濡之澤。勒諸瑰琰。昭示來茲。康熙四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日書。蓋有御筆之寶印章。可知爲聖祖宸翰。

普陀山碑記

魯王神州之內有三大山。爲震旦佛國。曰娥眉。曰五臺。曰落迦。而落迦獨在東南。鉅海中。爲觀音大士。現眞聖界。鴻波怒濤。萬里極目。寰中自垂髻黃髮赤鬚白足。

罔不擔躡聚糧。梯危絕徼。奔走香火者。而大士靈真元鑿。隨力大小。緣厚薄。誠淺深。輒應之。蓮花寶蓋。玉節珠幢。時時見雲濤中。或洞壑巖岫。恍惚出沒。靈異萬狀。以故見者。傳聞者。思至者。結茅來者。繭足欲一覲大士聖祕。極萬劫之迷途。闢無方之朗照。歲丙戌。仁聖皇太后。慈聖皇太后。拱念靈庥。賜藏經一。遣中人賚送海上。而皇上復爲文明。著聖母至意。碑勒在寺。予不敏。蓋篤慕之。迺無由一望。詳而頂禮。輒致米飯大衆。近復鑄赤金像一座。重三十石。送新殿敬祝。嗟夫。觀音神力。鴻鉅周浹。大極須彌。小入蠶卵。願予何人。敢一念邀惠。大雄力哉。惟聖母厚德。載物皇。上元祐彌天。大士實陰騭之禔。福海內。予譬飲河。知滿戴大恩。報天何言哉。寺僧眞表有戒行。其詣京恭謝。亦過予。甚器之。夫天下事。大不偶。明州故三佛地。而普陀後賜經。顯於天下。光於萬世。予與表何幸躬逢。遂略記其事。以告後來。萬歷十五年丁亥十月孟冬立石。

錄旣竣。鄭君拱辰與余等。欲面會方丈。知客師遂導出客廳。曲徑通函。無何已至方丈室。樓上爲藏經樓。其他僧房。齋堂。禪堂。客廳。計有三百三十餘間。固龐然大叢林也。

轉入應接室。有額曰錦屏。其聯文曰。

「錦屏臨海浪。」「法雨飛天花。」

末署乙未八月南海康有爲。余等方坐下。知客師引方丈從屏後而出。與余等面會。各通姓名。敘禮。方丈爲了明。大和尚。年約五十餘。道貌盎然。謙冲有度。洵不愧爲名山之方丈也。鄭君拱辰。及其尊闍王氏。爲述來意。呈白蠟五百圓。欲於明朝設千僧大齋。以廣結良緣。並獻淨財。爲寺之油香資。方丈合掌而言曰。

泥龍雖不能致雨。禱雨者必祭泥龍。凡僧雖不能降福。求福者須供凡僧。而况觀音大士。現身塵刹。尋聲救苦。其應化之迹。在乎普陀。是以歷朝。欽敬。舉世尊崇。本山僧衆。及十方來者。皆屬如來弟子。大士兒孫。當香會時。幾滿二千。其中凡聖交參。行位難辨。可不念大士之恩。培出世因。以至誠心平等。供養乎心。若真切。不但住世。大阿羅漢。如賓頭盧尊者等。定來應供。卽大士或亦現凡僧身。俯臨法會。其功德利益。何可盡言。且君不遠萬里而來。進香誠心可見。功德無量。自然增福增壽矣。

鄭氏夫婦唯唯稱謝。辭別而出。志圓和尚及知客師再導至隣殿。曰寶珠殿。其中央奉寶珠觀音大士像。稱無價寶。余等參拜畢。步出殿門。歸客廳。鐘已五響。遂乘籃輿返悅嶺禪院。一路頭陀請結緣者衆。余欣聽之。迨到悅嶺禪院。約經三十分鐘。志圓和尚又備素宴殷勤款待。八時散席。鄭君拱辰出銀數百圓。送交志圓和尚。囑自翌日起在本院內開道場。超拔其祖先。家族。志圓和尚允之。約以詰朝起鼓。諷經。

六月二十一日。凌晨聞鐘聲一響。僧人念經不絕。知爲鄭君拱辰作佛事也。早飯後。下樓步至志圓和尚禪房。見其畫梅數幅。崢嶸鐵幹。疎影橫斜。有暗香浮動之致。志圓持贈我等。作遊普陀山紀念。余喜而受之。攜歸寓樓。鐘鳴十點。鄭君拱辰邀余同往法雨寺。設千佛齋供衆僧。遂下樓。同乘籃輿而往。是日普陀全山。皆知臺灣百萬長者鄭拱辰君設齋供僧事。衆僧齊往法雨寺。沿途盛稱鄭氏之盛舉。余雖力微。亦思應募捐金。稍報佛恩於萬一。少頃到法雨寺。知客師早已披袈裟迎於路中。引余一同入客廳。少憩。既而鐘鼓齊喧。衆僧數百。各着水田衣。步至大殿。誦經禮佛。鄭君拱辰偕其尊闔亦上殿拈香。方丈了明大和尚。主理道場。先由知客師讀疏。次鄭氏夫婦頂禮畢。起立殿

前聽方丈了明大和尚說法。衆僧亦行立靜聽。余記其上堂法語云。

心境二法兩敵立。

無邊生死由此起。

若能當境了無心。

卽證本有如如體。

今有臺灣新竹廳新竹街北門外。界下居住。護法延生信士鄭拱辰。同室鄭王氏。銀率男鄭肇基。奉佛來山進香。爲祈消災集福。增祥事於本月吉日。設上堂普佛千僧。如意大齋供衆。廣結良緣。敦請山僧陞座說法。現前一念之心。原自無生。因境方生。現前一切諸境。從本非有。因心故有。迷者迷境。卽迷心。悟者悟心。卽悟境。所謂根塵同源。縛脫無二。亦如因地而倒地。而起若能了知境卽心。故則境不可得。心卽境。故卽心。從何有自然兩頭坐斷中道。不居離凡聖之假名。契佛祖之心。印圓無上之覺道。證常住之法身。山僧上來所說心境相生相泯之義。或恐諸人未能諦信。不免引箇古德爲作證明。盤山云。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諸人還了知也。麼。卓杖云。水流還到海。月落不離天。

時維

中華民國九年陰歷五月初六日。

說法畢。方丈了明大和尚。及衆僧齊聲祝鄭君拱辰及其尊聞王氏令媳鄭肇基洪福之詞。再念祈禱消災之經。於是方丈引衆僧往齋堂。立於堂前讀疏。又念消災釋厄無量壽佛數萬聲。然後衆僧坐下用齋。復由方丈了明大和尚引衆僧到殿前。列於庭中。知客師提謝儀分與衆僧。十二時半。千佛齋已畢。衆僧歸去。知客師請余等同至客廳。饗素宴席。散後。辭知客師出客廳。乘籃輿直達錦屏山北。爲遊佛頂山也。羊腸曲徑。峭壁當前。幾迷所往。乃下輿躡履而登焉。鼓勇復上。既躋其巔。忽見周圍數丈之平坦地。細草如茵。嫩綠可愛。遙望普陀諸峯。俯伏目前。江水浩渺無際。布帆沙鳥。若隱若見。風景之佳。令人快絕。彼久居城市。日日勞形於塵俗間者。那得見此。我輩到此。襟懷爲之豁達。已作非塵世想矣。行數百武。始到慧濟禪院。院深藏谷底。層巒疊嶂。環抱作窪形。前山有額曰佛頂名山。又曰「卽心是佛」。而周圍竹樹陰鬱。綠上巖阿。院後流水潺湲。怪石突兀。危崖懸樹。作欲墜之勢。俯仰間別饒奇趣。較之他山濯濯。不啻霄壤。畫意詩情。又覺悠然而生。偶成一詩云。

絕頂登臨心自閒。幽情早寄白雲間。

紅塵眼底都消盡。喜見落迦第一山。

入院門爲天王殿。次爲大雄寶殿。屋上刻四字曰國泰民安。瓦皆黃色。映日生光。兩邊有迴廊。層樓方丈室。藏經閣齋堂。僧房約二百餘間。殿門之聯文曰。

南海本非遙。若徒說法參禪。譬夫宛在中流安得慈航登彼岸。

西天何太遠。果能明心見性。久之恍然大悟。了知面壁如來觀。

余與鄭君拱辰等步入殿內。拜瞻諸佛神像。鄭君拱辰呈香資以表敬意。仰觀殿前額曰「廣大慈悲」。其聯文有二。一曰。

古佛現靈山。願有緣同登彼岸。慧光照大地。度衆生皆指迷津。

其二。

俯世界三千滄海。東流山漂渺。結因緣十二法雲。西至佛慈悲。

余等在該寺飲茶既畢。遊梵音洞。山徑崎嶇。石多奇醜。若使米顛見之。當必欣然下拜。緩步徐行。山漸高。境漸幽。俯仰危岩。深不可測。若一失足。難免變爲齏粉。岩邊有鐵欄。

扶持而行。可免危險。余詢之志圓和尚。知爲外國人所建。奮然登其巔。見海而波濤湧起。眼界爲之寬展。下嶺到梵音洞之山門。額曰「第一波羅密」。一同下輿。志圓和尚導入梵音洞。卽俗所謂大士化身處也。有石臺可爲禮佛之處。洞口架鐵欄以防墜落。余等參拜畢。立石臺以望。上出重霄。下臨無地。洞外峭壁屹立。作青黝色。高三四丈。陡劈兩崖如門。洞廣約百餘丈。海潮傳入。激宕之聲。有如佛語。惜世人鮮有悟其妙諦者。時或作龍吟虎嘯。或如萬馬奔騰。令聽者爲之悚然。每年香客到此禮拜不絕。觀音大士常在此顯其異迹。志載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丞相伯顏定江南。部將師哈喇百來謁洞下。杳無所見。乃張弓引矢。射洞而回。乃登舟忽見蓮花滿洋。驚異悔謝。返禱於洞中。徐見白衣大士偕童子冉冉而過。於是構殿於此洞。余吟一絕以紀之。

洞天潔靜絕纖塵。菩薩當年此化身。

九品蓮臺香不斷。至今妙跡見天真。

徐步出山門。乘籃輿往古佛洞。循嶺而下。路甚狹。瞬間到洞口。觀其聯曰。

到此地有聖神仙佛。入是門須中正齋莊。

洞中供一佛像。曰古佛。乃肉身像也。余等行禮畢。順途歸悅嶺禪院。路經嶺下海濱。遍地白沙。爲日光返射。盡作金碧色。志圓和尚語余曰。此地昔屬淺海。後飛沙積之愈高。竟成道路。至今稱爲千步金沙。昔人有詩曰。

午夜波濤去復臨。  
幾番淘汰見真心。  
不。及。滄。漭。步。步。金。

余亦咏一絕。

細礫因風積漸深。

斜陽返照影沉沉。

浪淘盡處生光燦。

印上芒鞋點點金。

時當夕陽西斜。海水蕩漾。日浴其中。如萬道金蛇。與波光相爭競。忽而浪開復合。日輪出沒。羞然嚮然。奇怪之狀。非筆墨所能傳也。沿途晚眺。不覺到悅嶺禪院。啓時表視之。針指六時。各歸寓所。晚餐後。與鄭君拱辰等。談及今日之遊。較之劉長卿遊支研山寺。韋應物之遊龍門。尤爲盡興。彼爭名逐利之輩。日在囂塵喧雜中。何其役役而不知息也。相與拊掌一笑。更既深始安睡。

六月二十二日。卽舊歷五月七日。爲余之生辰。記在家曾奉母命。到法雨寺。須供獻齋僧。且家兄家修及其他親友。托寄香花供養之費。尙未代繳。乃乘此良辰。偕志圓和尚。一同乘肩輿。往法雨寺。供獻上堂齋二場。並繳納他人委托代寄諸費。旣而殿上鐘聲一響。衆僧齊集。方丈了明大和尚。登殿說法念經。余依例參拜畢。立於殿前聽其法語。方丈了明大和尚。指柱杖而作法語云。

柱杖擎天柱地。

撤透西來大意。

敷座諸人眼中。

宣揚第一義諦。

今有臺灣新竹廳。新竹街土名西門外居住。護法延生信人。周林氏玉外數名。奉佛來山進香。爲祈消災集福。延齡事於本月吉日。設上堂普佛。午齋供衆。廣結良緣。敦請山僧陞座說法。舉杖云。

一條柱杖活如龍。

體本寂然用無窮。

收來安置微塵裏。

放去包裏太虛空。

敷珍雨寶等閒事。

作揖爲霖莫致功。

若是具眼禪和子。與奪皆可振宗風。

古德云。汝有拄杖子。奪汝拄杖子。汝無拄杖子。與汝拄杖子。又云。汝有拄杖子。與汝拄杖子。汝無拄杖子。奪汝拄杖子。且道兩番與奪。是同是別。同別且置。諸人還識拄杖子麼。拄杖子麼。此拄杖子。本無有生。故劫成而不生。本無有滅。故劫壞而不滅。雖有形相五眼。畢竟莫窺其大功用。十界悉依托。雖然。今是門頭。又作麼。生卓杖云。一撥撥動向上機。立見龍騰與豹變。

時維

中華民國九年陰歷五月初七日。

又一上堂法語拈拄杖云。

向上一著法界宗。無邊法藏盡包融。

三世諸佛從此出。凡聖同歸化育中。

今有臺灣新竹廳新竹街土名西門居住。護法延生信人周家修外數名。奉佛來山進香。爲祈消災集福延齡事。於本月吉日。設上堂普佛齊供衆。廣結良緣。敦請。

山僧陞座說法。向上。一著法界綱宗。非真非妄。無始無終。功等造物。妙協化工。一塵不立。萬德攸叢。徧周靈蓋。磅礴華戎。父子承斯。而慈孝君臣。以是而仁忠獨元。氣之充塞。宇宙類太虛之泯滅。畢同縱令積集惑業。乃居礙而不礙。直饒圓成。福慧雖處通而非通。一切俱非。兮理超象外。一切俱是。兮道契時中。性相交徹。事理圓融。識不能了。智不能窮。謂之爲有。兮不有。謂之爲空。兮不空。洵乃鑄佛果之鉅範。澍法雨之神龍。迷之則枉輪七趣。悟之則直證大雄。諸人欲得者。一著識取自家主人翁。還委悉麼。卓杖云。諦觀俯仰。視聽處。一一爲君現玉容。

時維

中華民國九年陰歷五月七日。

說法畢。余遂入客廳少休。向知客師辭別。與志圓和尚返悅嶺禪院。鐘已十一下。詢及鄭君拱辰等在否。頭陀對曰。已往前寺普濟禪院去了。余遂與志圓和尚往尋院中所供佛像。與前諸寺略同。有圓通殿。中懸清帝御書普濟羣靈匾額。並懸竹禪所繪十八羅漢像。具足威儀。躍然紙上。足稱一代名手。登階至方丈應接室。有康南海先生手書。

楹聯曰。

海山堆水碧。

日月布黃金。

鄭君拱辰。及福州雪峯主持達本和尚具在此。由志圓和尚引與連曦方丈大和尚面晤。少叙寒暄。坐下聽談佛法。茅塞頓開。益我智慧。殊不少也。精舍連藏經樓。其他齋堂僧房。約三百五十餘間。可謂大矣。連曦上人設素筵於客廳。宴我等。廳堂亦有聯曰。

丈室有僧皆佛印。

雲堂無客不東坡。

鄭君拱辰感上人盛意。獻納香金百圓。相辭而出。寺門外有御碑亭。余錄其碑文曰。

補陀羅迦山普濟禪寺碑記。

稽考梵書。補陀羅迦山有三。一居厄納忒。一居白忒。一居南海。卽是山也。本山誌書未得其詳。當年海寇猖狂。禁海之外。寺宇梵刹。皆爲灰燼。自康熙二十二年。蕩平台灣。海波永息。故遊方衲子。因舊基趾。斬蓬蒿。刈藜藿。而更新焉。朕時巡浙西。特遣專官虔修淨供。敬書題額。永鎮山門。復發帑金重修寺宇。務俾殿堂。廡牖。冊碧華燁。棼椽煥美。而一木一石。悉出公家。一夫一役。不煩民力。上爲慈闈。

延禧下爲蒼生錫祉也。朕自弱齡誦讀經史以修齊治平爲本。未暇覽金經貝葉空寂泡影之文。所以不能窺其堂奧。概而言之。元者善之長也。佛者以善爲本。推而擴之。大約無二。上天好生化育萬彙。大士慈悲度盡衆生。亦無二也。朕求治勤民四十餘載矣。今者兵革已銷。而民生未臻。康阜梗頑。雖化而民情未盡淳良。皆因水旱靡常。豐歉各異。此朕寤寐孳孳不能釋也。以大士之力。庶幾慈雲法雨。甘露祥風。使歲稔人安。萬姓仁壽。則普濟之鴻功。卽時雍之上理。是朕之心也。夫爰書翰簡。勒諸穹垂。示無盡云。

康熙四十三年歲次甲申嘉平月上旬書。

御製普陀普濟寺碑文。

普陀洛迦山爲觀音大士示現之地。歷徵雷應。自梁貞明中始立佛寺。宋元以來。代有修葺。我皇考聖祖仁皇帝巡幸浙西。遣官興建殿宇。上爲皇太后祝禧。御題賜額。勤文豐碑。以紀其事。山靈擁護。聖蹟丕昭。朕續紹鴻基。於茲十載。念茲山爲古聖道場。瑞像神光。靈顯著重。以聖祖皇帝宸翰留貽。尤宜敬謹崇奉。爰特發帑。

金重加修。師專官往董其役。經始於雍正辛亥年九月。越雍正癸丑年六月。工成。朕惟天下名山大川皆扶輿積厚之氣磅礴而融結。普陀秀峙海壖。迥立於天風紫濤浩漭無際之中。尤靈秀所萃聚。宜其爲仙眞之所棲息。况大士以慈悲濟物。爲心隨聲赴感。無所往而不在。其示現在一時。實無時而不示現。神通感應不可思議。卽示現與不示現。舉可不論也。今夫佛法廣大無邊。大海包含無際。億萬百千里。不足以測海之廣。而一勺未嘗非海也。億萬百千法。不足以盡佛之相。而一法無往非佛也。今以大海視普陀。一拳石耳。而菩薩現相之場。美衆皈依之地。泛慈航於彼岸。結實筏於迷津。證普渡之慈緣。顯弘深之願力。珠宮在望。香界重新。甯不與鶩峯鹿苑均爲淨域之名區也歟。用爲斯記。鐫諸翠珉。以志靈山之勝概。

雍正十二年正月十五日。和碩果親王臣允禮奉敕敬書。

前有監祠。巍然兀立。古屬烟霞館。今改爲四監祠。係此寺之最勝景者。余等過海印池。再折而東。有疊石爲浮圖。曰太子塔。元宣讓王時勅建。高凡七層。目下有慈善家陳君性良。獻金修繕。塔勢高聳。余雖未躋其巔。已足動懷古之想。行數武。又見一普同塔。凡

僧人茶毗胥。逡於此。不分上下輩。因以普同名之本。擬歷訪諸名勝。忽聞雷聲。催雨。乃急歸悅嶺禪院。鄭君拱辰。知本日爲余生辰。特備素晏致祝。志圓和尚亦設齋敬佛。爲余祈禱祝壽。余年方三十有九。今日得在此普陀名山開壽筵。受鄭君拱辰及志圓和尚之祝。自愧光陰虛度。而榮遇若此。屬三生有幸。因卽席口占一絕以謝。

諸君爲我共稱觴，  
自愧凡庸未敢當。

但願如來常護念，  
大家永享壽無疆。

鐘鳴八時。始各盡歡而散。

六月二十三日。早飯畢。客窗無事。聽志圓和尚談論臨濟提三玄三要。曹洞傳五位君臣。以至瀉仰之九十六圓相。雲門之三句。法眼之六相。余曰。此等雖各立宗綱。爲當時佛教一大創造。然其後派別門分。以萬教之獅子。忽一變爲程朱理學。再變爲陸王心學。但宋儒不免有拘執門戶之見。而姚江獨能食其果而吐其核。豈非有得於佛學上上乘之旨乎。志圓和尚亦以爲然。余問普陀全山有幾寺。對曰。三大寺。如前方之普濟寺。後方之法雨寺。佛頂山慧濟禪院。其他房頭有八十餘家。卽悅嶺菴等大小寺院是。

也。茅蓬有一百三十六所。此等寺院名曰房頭。乃屬前後寺之分派。普陀山盡屬剃髮頭陀。繼承外派人不能坐方丈。又問以全山僧人對曰。在二月間有三四千人。六月間有二千餘人。目下祇有一千餘人而已。至於全山之景。計有十二。禮部主事屠隆各有題詠。今僅存有十。試舉之如左。

普陀十二景存十。

梅灣春曉。

梅尉丹爐火不澀。

疎枝淡月鳥煙昏。

只愁海叟吹龍笛。

擲落羅浮萬樹魂。

茶山夙霧。

韻宮蛟室霧網縵。

幾樹珊瑚認未真。

雪裏頰霞高十丈。

紅綰恐是獻珠人。

古洞潮音。

海濤飛雪復春雲。

寶殿疎鐘入夜分。

潮。自。碎。鑄。僧。自。定。

龜。潭。寒。碧。

清。江。使。者。夢。冥。冥。

豈。是。來。遊。蓮。臺。上。

天。門。清。

野。衲。齊。翻。貝。葉。書。

神。龍。聽。法。妖。蛟。舞。

千。步。金。沙。

黃。如。金。屑。軟。如。苔。

九。品。池。中。鋪。作。地。

蓮。洋。午。渡。

波。上。芙。蓉。盡。著。花。

珠。林。只。在。琉。璃。界。

悟。來。原。不。是。聲。聞。

五。兆。空。嗟。朽。甲。靈。

水。天。霧。冷。月。痕。青。

磬。聲。遙。度。暮。沙。虛。

親。見。如。來。金。臂。舒。

曾。步。空。王。寶。筏。來。

祇。疑。赤。足。踏。蓮。臺。

香。船。蕩。漿。渡。輕。沙。

半。壁。紅。光。見。海。霞。

大。陸。游。記

大陸游記

香爐翠靄

博山突兀海孤懸

不用旃檀然佛火

洛迦燈火

燐燐一點照迷津

萬劫靈明應不滅

靜室茶煙

蕭蕭古寺白煙生

門外不知飄急雪

日對軍持大士前

曉來嵐氣自生煙

光奪須彌日月輪

五燈傳後與何人

童子烹茶煮石鐺

海天低與凍雲平

余再問以該山之動植物對曰白華頂之茶山縣志普陀之茶可愈肺癰血痢故雖小  
而可貴又寺西南海中桃花山出者亦佳木類則有柏楓榆椿梧桐楊柳等然惟古柏  
最多又有海紅俗名海棠果綠葉紅花自冬至春開放不絕秋時結果如李紅碧相間  
膚如安石榴極可愛山中此樹不下數千百株又有山茶盛記云山茶樹高數丈開葩

滿枝。望之如珊瑚林。殆實錄也。大者至十餘圍云。其他梅花。觀音洞。有古梅二樹。大十數圍。尚有一種曰。簷蔔。卽梔子花。佛花也。普陀山中特盛。又有紫荼。荊花。木槿。木樨。丹桂。辛夷。蠟梅。至於果類。則有栗。梅。桃。李。柑。橘。橙。枇杷。楊梅。藥類。則有天文冬。半夏。百合。沙參。天南星。何首烏。山梔。風藤。益母草。獸類。則有鹿。麋。野豬。野牛。猿。狸。松鼠。野貓。山中不產虎。間有渡海而至者。然不久留。未幾便去。惟黑色蛇甚多。不傷人。龜則巖谷池塘到處皆有之。其他五穀之屬。則有稻。豆。黍。麥。山田俱可種植。蔬類有紫菜。爲無莖紫葉。生海巖上。其味甘美。近山俱產之。採者須掉小舟而往。然風浪時至。岩石危險。頗不易採。石花菜。亦生巖石間。色近紫菜。而葉碎小。一名鳳尾。一名牛尾。夏間煎液成膏。食之解熱。此二種眞洛伽之土產也。其餘菜筍。瓜。豆。山場田圃。各種俱有。難以盡述。余聞而記之。普陀之富源可知也。午後志圓和尚導余等遊紫竹林。沿路傍山臨海。風景殊佳。迨至是處。見四圍巖石。多現紫竹。雨後鮮明可愛。好事者爭取之。作文房玩具。以贈人。左有潮音洞。界於懸崖絕壁間。高深約三五十丈。上施鐵欄。以便憑眺。然石磴崎嶇。無一二步夷坦。稍失足卽墜深淵。洪濤澎湃。激入又復迸出。聲若疾雷。兩耳喧噪。令人

驚魂駭魄。懷乎其不可久留也。相傳觀音大士。嘗現身說法於此。每年香會時。士女到  
此祈禱者。絡繹不絕。前人有題潮音洞詩曰。

海岸潮音洞。波濤日夜流。

石崩牢設檻。巖隙補爲樓。

峭壁摩文古。高僧遊世幽。

斯遊冒艱險。對此豁吾愁。

余亦咏一絕。

海岸轟然起怒濤。勢如奔馬帶風號。

試從洞口聊傾耳。能使男兒壯氣高。

出洞步至山門。有額曰「紫竹林」。一座梵宇。楹間懸長聯。其文曰。

潮沙撼危厓。湖渤濤聲。卽是觀音示現。

海天開淨土。莊嚴世界。居然正法如來。

客廳亦有聯曰。

蘭若既清竹林亦靜  
諸天不老大地皆春

余詩興偶發題一絕於壁曰

萬竿紫竹自成林

濃淡交加滿徑陰

席地談經消夏日

虛心君子亦知音

題畢。出山門。乘輿經正趣亭。傍有普陀山修路牌記。文爲董立宰所作。余愛而錄之。

普陀山修路牌記

華亭董其昌

普陀在大海中開闢之始。卽有靈山奇奧之區。未成坦道。彼負好奇之癖。挾濟勝之具者。故自忘其跋涉之艱也。其如齋香花而暇命兼膜拜以奔趨者。何哉。嗟夫。驚魂甫定。繭足爲虞。彼岸方躋。故步恐失。高高下下。無平不坡。兩兩三三。欲前且卻。卽不至青柯坪。昌黎漫試之悔。亦足灰桃花源漁父再訪之心。白華菴主朗公。於是。有修路之議。雖然。破混沌之大荒。布平治之月令。補名山之缺陷。振積劫之因循。談何容易也。乃朗公興無緣。慈謀不請。友雖口不名一錢。袖不懷一刺。而直

以戒行勝以真心感。眷乘繁興衆緣。輻輳爲石之工。十有七爲土之工。十有三綿  
亘五里。星霜四周。昔之犖确。交加荆榛。翳塞者皆已變。爲周行夷然。魯蕩竟不知  
布金之長者。遇在何方。搬石之愚公。勸者誰氏。猶之陽春雪曲。屬和更多。優曇鉢  
花開敷。甚速。朗公曰。大士加被之力也。予何有焉。佛事門中。此爲最勝矣。昔佛沙  
伏國。旣建寶塔。卽埋珠網。立石於傍。刻銘詔後。將使異時。修塔不煩。大衆捐貲。夫  
財施仰法。施而就前事。爲後事之師。願予蕪詞。有慚珠網耳。朗公名性。珠參學師。  
承之詳。別有傳者。不具書。銘曰。吾聞善逝。語想證成。國士心如路。亦如因果。無乖  
語。一墜人我坑。千載永不寤。人勞我佚。居人馳我偃。臥各不相。關各各不相。護  
縱得空行。仙脚脛亦可。剉偉哉。龍象侶。度人如自度。瞳目雲霄寬。滌腸冰雪吐。以  
我戒德香。薰彼信心。固一行鳩。屨功七寶階。可數猶如獅子兒。全力以捉免。衆檀  
響。應聲大士。隨緣赴覆。以光明雲灑。以楊枝露當。踵修者認此菩提路。

順途赴福全禪院。院頗宏敞。且有樓閣。中央供媽祖神像。荒廢已久。目下方行修築。鄭  
君拱辰亦喜捐百金。以助工事費。再向觀音洞而進。輿中遙見山巔廟宇。掩映夕陽。少

頃至洞口，入而觀之。周圍高而中低，形如巨釜懸空，可環走。洞中刻觀音大士像，境頗幽邃。由此洞復行數百武，見怪石若龜形，志圓和尚告余曰：此爲二龜聽法。一蹲伏大岩上，一昂首欲升，噫！自然界之現象，亦云妙矣。須臾到磐陀石之山門，門有聯曰：

四。大。本。空。漫。向。當。前。迷。斷。 一。塵。不。染。須。從。這。裏。入。門。

下輿步行入寺。寺後有樓，聞其中爲舍利殿。登而觀焉。舍利子有五六粒，能放光，爲該寺之一寶物。邊有一聯曰：

半。箇。蒲。團。天。地。老。 一。聲。清。磬。古。今。空。

下樓觀磐陀石，石上題大士說法臺五字，乃副總兵何汝賓所書，並鐫天下第一石佛現蓮臺如見大士鎮國寶石等文句。相傳用錢畫此石，與童子佩之，可無驚悸之患。又曰：凡登此石，先以竹木插於石下，可使足健，力行不疲。未知然否。其石不圓不方，上可坐百人。余亦登其頂，引領四顧，快何如之。昔人云：磐陀石觀日，當在五鼓。惜余來已晚矣。志圓和尚特寫真器，爲余等攝影，以作永久紀念。亦一段之鴻雪因緣也。昔人有咏磐陀石詩曰：

阿誰信得毓靈奇。

怪石凌空却坦夷。

聊藉蒂根千載固。

安然位置萬年基。

登高偏喜身殊泰。

濟勝還愁勢欲歌。

過此再尋紆曲徑。

笑看一對聽經龜。

余亦續一絕。

修鍊名山不記年。

經磨礪尚貞堅。

觀音說法留遺蹟。

下拜何妨效米顛。

下石向東行約百餘步。志圓和尚謂予。此即說法臺石也。當時大士曾說法於此。西畔

奇石參差矗立。其數計五十有三。如環立聽。大士說法。既而與鄭君拱辰等入客廳。有

聯曰。

僧居妙界塵都洗。

山有靈神石亦奇。

蓋紀實也。余等在此少憩飲茶。然後乘籃輿由嶺上而下。沿路多奇石茂林。時夕陽已  
在山矣。衆鳥歸巢。喧噪之聲。殊恬人耳。又聞遠寺鐘聲一響。衆山皆應。暮靄漸昏。輿夫

急足而馳。不覺已到悅嶺禪院。時方近七句鐘。登寓樓。與鄭君拱辰等談及普陀山水之奇勝。眞所謂故鄉無此好湖山也。惜足跡未暇遍遊。殊爲遺憾。無已其待之異日。吾聞普陀爲浙之名勝。自唐迄今。歷千餘年。代益遠而名益彰。窮山海之靈秀。盡人天之裔皇。優矜之所卓錫。諸佛之所盤桓。每逢香會。來結香火緣者。指不勝屈。蓋以觀音大士靈感素著。比之峨帽五臺。尤爲特異。余今遊覽到此。維未及窮其蘊奧。然島天雄勝。見所未見。亦足以慰此行矣。遂收拾行囊。擬於明晨附輪歸上海。志圓和尚聞余將行。是夜特備素宴餞別。席散後歸寢室。志圓和尚出印光法師文鈔見示。余愛而閱之。其中多警世語。因問法師何在。對曰。印光法師棄儒就佛。終日在法雨寺藏經樓上。未嘗他出。余以歸期已定。未得面悟爲憾。今閱此文鈔。亦足以窺見其爲人矣。因摘錄文鈔中潮陽佛教分會演說一篇。以資觀摩而誌景仰。

潮陽佛教分會演說一。

我大覺世尊釋迦牟尼佛塵點劫前早成正覺爲度衆生數數示生頻頻現滅且據此番出世在唐昭王二十四年甲寅示生於天竺迦毘羅衛國淨飯王宮其母

摩耶夫人於四月八日入毘嵐尼園遊觀見無憂樹葉盛開以右手攀枝欲取世尊卽於右脇誕生隨卽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目顧四方周行七步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至年十九於二月八日夜半時乘乾涉馬逾城而去直至深山修出道又欲示彼外道皆非正法故復遊歷五年徧訪諸仙後乃獨坐觀心日食一麻一麥苦行六年於臘月初八日明星出時舉目一觀豁然大悟歎曰奇哉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師智卽得現前須知世尊出家遊歷苦行悟道皆爲後世修行者作一榜樣非先實未悟因茲始悟也事在穆王二年癸未從茲隨順機宜度脫衆生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偏圓頓漸大小權實觀機逗教令其得益至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二月十五日以一切衆生根已熟者皆證道果其未熟者亦皆已作得度因緣一期事畢復示涅槃以定慧所生丈六之法身作金剛不壞八斛之舍利散布天上人間起塔供養普令衆生同種善根至漢明帝永平七年甲子帝夢金人頂有圓光飛來殿廷且問羣臣是何祥瑞太史傳毅對曰西域有神號之爲佛陛下所

夢其必是乎。帝遂遣博士王遂中、郎將秦景、郎中蔡愔等一十八人往求佛法。至月氏國，值迦葉摩騰、竺法蘭二尊者，齎佛經像欲化此方，遂祈同來。至十年，始達洛陽。館於鴻臚寺，後建迦藍，因以白馬馱經，假館鴻臚之故，因名之曰白馬寺。帝問摩騰、大覺世尊，何以不生中國。騰曰：迦毘羅衛國乃大千世界之中，三世諸佛悉生於此。邊方國土，或數百年，或數千年，聲教漸被，此土乃屬東方。當土自稱中國，耳五嶽諸山道士，以新來佛法，帝極崇重，遂懷忌妒。至十四年正月一日，朝正之次，表請較試。帝允許之。至十五日，於白馬寺南門外築臺，置經以火取驗。道經悉燬，佛像及經悉皆放光。摩騰誦身虛空現諸神變，卽時宰官士庶道士妃嬪等千餘人出家。帝卽建十寺七寺，安僧三寺。安尼然。此時東西尙未大通，往來者少。佛法流布，僅在北方三國。初有唐僧會者，始宏化吳地。至晉而徧及全國。兼流布於高麗、日本、暹羅、安南、緬甸、蒙古諸國。佛法肇始於漢，擴張於晉，及宋齊梁陳隋，則蒸蒸日上。至唐而律教禪淨性相諸法無不俱備。五代之時，地方略衰，南方猶盛。至宋而法門氣象不亞唐時。元以蒙古入承大統，崇重佛法，不讓前朝。明朝諸

帝奉佛。猶殷。唯嘉靖崇信道。教四十餘年。法運少衰。萬曆以來。又復蔚興。迨至有清。崇重尤隆。世祖章皇帝不觀時機。仰違佛制。罷除試僧度牒。令其隨意出家。在當時。高人林立。實爲有益。從乾隆以後。法道日微。加以髮匪回匪。屠戮僧侶。焚燬寺宇。法輪幾乎停轉。從茲哲人日希。典刑日墜。鄙敗無賴之徒。由不試僧之故。多皆混入其中。稗敗如來造種業。致令見淺之流。紛紛謗議。竟有逐僧毀寺等種種不法之舉。雖事出無知。妄作總因。僧界無人解行。俱缺不能以法化人之所致耳。溯自法流中國。歷代帝王無不崇奉。唯三武滅佛而隨卽更興。譬冬之凍閉。堅固正成就。其春夏之發生。暢茂耳。旭日當室。隻手遮面。唾天反汗。己身三武者。魏太武。周武帝。唐武宗也。先皆深信佛法。極意修習。魏武信崔浩之蟲惑。周武聽衛元嵩之讒。讚唐武信李德裕及道士趙歸眞之誣。謗毀滅未久而主者助者皆罹極殃。魏武廢教後不五六年。崔浩宗族亦已被殺。嗣帝卽位。復大興之。周武廢教後。元嵩貶死。不五年而身感惡疾。徧體糜爛。死未三年。隋文受禪。復大興之。唐武廢教後。不及一年。歸眞被誅。德裕竄死。武宗服道士金丹。疽發背死。宣宗復入

興之。宋之徽宗初亦甚信佛。後聽道士林靈素之妖妄。遂改佛像爲道相。稱佛爲大覺金仙。稱僧爲德士。著道士衣。凡作法事。居道士後。下詔不久。京城大水。直同湖海。君臣惶懼。勅靈素止水。愈止愈漲。忽僧伽大聖現靈。禁中帝焚香乞哀。僧伽振錫登城。水卽頓涸。隨勅復佛舊制。不六七年。父子被金。膚去金。封徽宗爲昏德候。欽宗爲重昏候。二宗皆死於五國城。夫佛乃三界大師。四生慈父。聖中之聖。天中之天。教人以返妄歸真。背塵合覺。了幻妄之惑業。復本有之心性。尙感恩報德。護持流通之。不暇。豈可任一時之勢力。滅衆生之慧眼。斷人天之坦路。掘地獄之深坑。宜其卽日交報。永劫沈淪。貽誚將來。以爲殷鑑。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因果報應。亦儒教之聖謨。但未深明其故。人。多。賭。昧。不。了。耳。由。漢。至。今。千。八。百。餘。年。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依。佛。法。而。明。心。見。性。了。生。脫。死。者。如。恆。河。沙。迄。今。民。國。啓。運。各。界。名。人。皆。知。佛。教。爲。出。世。間。道。之。源。本。保。護。贊。助。我。廣。東。乃。千。餘。年。宏。法。勝。地。曹。溪。一。脉。流。布。中。外。潮。陽。靈。山。實。大。顛。禪。師。攝。闡。佛。之。大。儒。入。佛。法。之。勝。道。場。地。今。法。運。雖。衰。勝。地。猶。昔。我。僧。界。諸。同。衣。各。宜。以。古。爲。師。見。賢。思。齊。精。進。勇。猛。

力修淨業。庶不至宗風掃地貽辱法門。而况外護有人。內修無障。豈可不自奮勉。以挽既倒之狂瀾。續將絕之慧命。冀報佛恩於萬哉。

潮州雲山大顛禪師諱寶通。潮州楊子參南嶽石頭希遷禪師。大悟。遂嗣其法。住雲山。刺史韓退之初不信。佛貶之。潮州因與大顛往還。乃少生信問耳。

鄭君拱辰呈鹿港施錦玉香百餘包。及銀一百餘圓。托志圓和尚代爲分發。全山之寺院。作爲香料。而志圓和尚遂命雇人寫數十張廣告。貼於沿路之石壁。鄭君拱辰言此。回遊普陀。未知何物可作永久紀念。余對曰。可刻字於沿路大石之上。志圓和尚亦贊成。遂托志圓代求名人筆跡。並囑後日刻畢。卽以寫真寄示可也。時鐘鳴十一點。乃返臥室就寢。

六月二十四日晨方酣睡。中忽聞磬聲一響。起視時表。已三時許。遂與鄭君拱辰等收拾行李。一同下樓。乘籃輿往碼頭。搭小汽船赴甯波。而返上海。到碼頭。又遇法雨寺方丈了明大和尚。欲往鎮海。與之閑談數刻。各歸寢室。四時始出帆。余因倦極思寢。息偃在床。不覺昏昏睡去。迨聞人聲喧鬧。開窗視之。已到甯波。時方正午。余與鄭君拱辰同

往東昌商行訪友。主人爲江君祖著之姻親。留饗午餐。至二時。鄭君拱辰等登甯紹輪船歸上海。余與本圓和尚送之。然後乘盧輿往接待寺。訪圓瑛法師。該寺離甯波有二十餘里。約行二小時。到接待寺下輿。該寺當家師出而招待。余與本圓和尚在客廳少休有頃。本圓之友人僧侶亦來會。言圓瑛法師目下方往北京講經。導余等遊覽寺內。門窗屏廡裝修整飾。無村陋氣。步至後殿。爲圓瑛法師每月講經之所。顏曰一吼堂。又一聯云。

山。花。無。語。點。頭。笑。君。不。要。忙。  
野。鳥。多。情。開。口。勸。你。暫。且。息。

樓上卽圓瑛法師禪房。經書滿架。修潔無塵。聞圓瑛法師工詩能文。惜乎不得親聆塵教。真憾事也。是夜安榻禪房。虛度一宵。

六月二十五日辰起。偕本圓和尚及僧侶。同謁梁山伯與祝英台之廟。廟前有額曰九龍靈蹟。又曰勅封忠義王廟。有三進。前進築戲台中。供奉梁山伯與祝英臺神像。右邊爲神房。房中一榻。安置梁山伯與祝英臺臥像。榻上結草無數。余詢之廟祝。對曰。凡善男信女。到此祈願。則結草一至還願日。乃解之。該地信仰遺習。猶有上古結繩之風。亦

奇趣也。俗傳梁山伯與祝英臺皆東晉人。梁家會稽。祝家上虞。少時同學。祝先歸。梁過上虞訪之。始知祝爲女兒。歸告父母欲娶之。而祝已許馬氏子矣。梁悵然若失。後三年。梁爲鄞令。病且死。遺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適馬氏。路經其處。風浪大作。祝乃造梁塚。哀慟失聲。忽地裂。祝投穴而死。馬氏以其事聞于朝。丞相謝安請封爲義婦。和帝時。梁復顯神靈護國。封爲忠義王。有司立廟於鄞。遠近善信。歷年進香不絕。頗有靈應。又吳中有花蝴蝶。爲橋毒所化。婦人孺子。以黃色者稱爲梁山伯。黑色者稱爲祝英臺。相傳祝死後。家人就梁塚焚衣。火中化成二蝶。語殊無稽。或謂梁爲邑令。祝爲節婦。且時代各異。則是廟之以祝偶梁。殆亦如杜十姨之嫁伍鬢鬚矣。姑兩存其說。以待考正。余等參禮畢。觀後殿。乃奉觀音大士象。出廟轉過右畔。一帶樹木茂盛。林中有古墓。題曰「英臺義婦塚」。嘉靖丁未年十二月吉日。知縣徐立。善男信女到此祈禱。皆携取其墓土以歸。相傳置於蚊帳中。可以除蚊。或夫婦反目。飲之卽和好。歷驗不爽。余戲作一絕云。

山伯英臺感應多。

家庭賴以靖風波。

墳前土比同心結。

琴瑟乖張藉解和。

本圓和尚爲之攝影。再歸接待寺。鐘已八時。遂向寺僧告別。乘河船往甯波。將遊覽太白山天童寺。輕舟鼓槳。江景清寥。心神爲之俱曠。河中往來船舶。不計其數。兩岸農家錯落。點綴有致。居然一幅幽風圖也。到甯波登岸。直赴泉州會館。暫卸行裝。午飯後。行至城外河頭。雇一小舟。駛向太白山而進。山距此地有六十里之遙。余與本圓和尚及某僧三人同舟。水淺行遲。舟子一在舟中搖槳。一從岸上引繩。挽舟而行。沿路有妙齡女流。浣衣河畔。岸上牧童。行歌互答。其聲悠揚。如在滄浪之間。遙望前山高聳天宇。蒼崖青嶂。紫霧盤旋。恍見仙眞披百摺霞衣。笑顏而相邀者。問之。舟子知爲太白羣峯。四時至太白山下之河頭。一同登岸。過白華亭。該地乃一小市鎮。不甚繁華。惟有村店數椽而已。雇肩輿乘之。聞至太白山天童寺。尚須二十餘里。行經蔡廷尉之逍遙堂。其後卽蔡莊也。傍有小白廟。再過聚義亭。水注橋。卽萬松關。又名滑關。稍進爲吉祥亭。後有菴曰太平庵。過太平橋。登峻嶺。一片義塚。塔勢峻嶒。詢之輿夫。曰。昔日此處乃鐵蛇關。有怪蟒出焉。行人絕跡。無敢過此者。迨心鏡禪師築塔鎮之。蟒始絕跡。余憶明朝圓悟

禪師有偈曰。

二松關不爲關松  
忽若有人親撞破  
鐵蛇雄踞嶺頭峯  
直下一刀全殺活  
橋水原無清與濁  
雖然都打橋中過

又前人陸寶咏清關詩曰。

奔泉倒映忽成關  
坐久全身疑水化

清朝張士損亦有詩曰。

可惜清關水  
挽留無計策

警策行人入路通  
方知直透萬松中  
截斷行人路不通  
任從南北與西東  
祇緣到此別人間  
未審誰人透此關

流者無心聽者閑  
耳根先到石橋邊

沼沼愛出山  
從此溷人間

遊山不住山。

終朝汚泥澤。

水聲忽笑人。

汝亦暫清耳。

皆可誦也余亦咏一絕。

清流旋激水潺潺。

石峽函涼擁巨關。

愛聽泉聲無限好。

襟懷塵慮一時刪。

其下有一饅首石之古迹存焉。石形圓如鼓。郡志載唐心鏡禪師鎮蟒時。施食所化之石也。心誠者得見其表。白裏黑。宛肖饅頭。故名曰饅頭石。亦奇矣哉。本豐上人有偈曰。

聚沙作供。出嬉遊。

法食何曾有。味投。

欲飽禪家無米飯。

嶺頭先喫石饅頭。

此嶺卽稱小白嶺。嶺上有亭。題「揖讓亭」。三字。乃張孝祥所書。相傳昔年宏智禪師。舉大慧禪師宗杲主阿育王時。大慧與張安國同過天童。宏智遊之嶺上。會於亭中。兩師交讓無已。乃不次而坐。安國嘆曰。三代禮樂。今歸釋矣。因以揖讓名亭。余與本圓和尚等。入亭少憩。覽賞風景。嶺上清泉噴玉。響如環珮。樹聲振谷。片雲密布。古詩所云。撥。

雲。尋。古。道。倚。樹。聽。鳴。泉。卽。此。時。之。情。景。也。余。口。占。一。絕。曰。

携。節。緩。步。上。名。山。覽。勝。何。辭。山。路。難。

滿。眼。風。光。無。限。好。白。雲。深。處。一。身。閑。

由嶺後甘露菴，乘肩輿下嶺，樹木森森，清風習習，頗覺涼快。未幾到相子巖，卽昔日杜雍保母棄子之處。又一亭曰「廣德亭」，過張家橋，及方巖庵，王氏宗祠，而至太白廟，其前有「南薰亭」，爲民國初年里人徐敦南所建。比鄰卽徐氏香眉閣別業。商店十餘家，居民約二千餘戶，乃天童街，卽九龍山也。街外有天童溪，宋王安石昔日到此，有天童溪詩曰：

溪。水。清。澗。樹。老。蒼。行。穿。溪。樹。踏。春。陽。

溪。深。樹。密。無。尋。處。惟。有。幽。花。渡。水。香。

抵乾橋，陸朝有詩云。

橋。是。何。人。搆。溪。乾。不。記。年。

家。雞。棲。石。罅。野。菊。散。葑。田。

滑。滑。前。泥。路。

潺。潺。別。澗。天。

同。分。上。下。水。

昔。在。此。中。旋。

沿。途。長。松。閉。天。清。陰。布。地。遊。人。至。此。如。行。綠。幕。中。衣。裳。盡。碧。始。覺。已。入。幽。深。也。過。伏。虎。亭。到。古。山。門。旋。過。隱。蓋。亭。再。行。數。武。抵。清。關。橋。峯。迴。水。映。崖。赤。松。青。聞。瀑。布。聲。忽。見。玉。龍。從。山。巔。蟠。旋。而。下。有。一。瀉。千。里。之。勢。前。有。梵。宮。卽。天。童。寺。也。苑。內。建。塔。七。座。高。約。丈。餘。爲。宏。智。禪。師。所。建。此。塔。于。方。塘。七。錐。離。立。倒。影。池。中。天。光。雲。影。上。下。相。映。形。家。云。兩。池。象。斗。七。塔。乃。七。星。之。象。明。萬。歷。丁。亥。爲。洪。水。冲。圯。崇。禎。間。重。建。密。雲。和。尙。有。偈。云。

七塔尖尖七古錐。

一行排列路傍堤。

死生箇裏同模樣。

特使行人著眼窺。

天童寺規模甚大。左右巍樓。上出重霄。鐘樓亦列其中。重重疊疊。約有數百間。其絕頂乃太白峯。形勢峻偉。恍似彌勒。俯復而坐。寺卽在其中也。有頷曰。天童寺。其天王殿。聯文云。

兩浙仰禪林。首溯玲瓏古蹟。

四海稱佛地。羣推太白名山。

庭中有古柏二株盤根錯節。殆數百年前物。寺中供釋迦尊佛。兩邊列天童二尊。及諸羅漢神像。余等禮畢。由知客師導上石塔。過迴廊曲徑。而入客廳。晚餐後與寺僧談該地風景甚悉。更深始入禪房安睡。夢中忽見一白衣女子。道貌端莊。珊珊而來。疑爲諸天神女下降。細視之。乃玉釵貞女也。問何時到此。曰已數月矣。雲遊名山。遇寺拜佛。及欲詳問。忽又不見。晨鐘初響。爲之驚醒。時已報卯刻矣。回憶夢中歷然在目。殊深怪訝。貞女別號慧修。爲鄭君拱辰之女公子。生而明慧。幼讀孝經。能通大義。事親至孝。素好佛。嘗侍祖母居淨業堂。持戒談經。得領上乘之旨。曾隨祖母遊普陀山。謁金山寺。覽西湖蓮池大師遺跡。後又謁閩之寶筏雪峯諸高僧。拜古月大和尚爲師。參透哲理。歸臺後。朝夕在堂。謹守清規。虔祀三寶。祖母病。親侍湯藥。禱神祈佛。經旬之間。寢食不遑。祖母卒。哀慟欲絕。從此一病不起。臨終遺言火化。時年二十有六。海內外詞人爭爲詩歌以吊之。予今於夢中見之。殆亦其靈魂不滅使然也。夫軀殼因非吾人之本體。所謂人之本體者。天地精靈結合而成。永遠存在之靈魂也。玉釵貞女示現於夢中。狀貌如生。可爲明證。余嘗於日間處理一事不能決。睡時謹記胸中。靈魂仍從事籌畫。醒來常得

解決之法。睡夢之中。妄念不生。蓋奧妙之理。自不難迎刃而解。故學佛貴斷妄念。妄念已除。自然安樂。大抵善者死後必多安樂。惡者死後必多痛苦。因爲惡之人。死後良心發現。追悔無及。其精神之痛苦。更比肉體所受爲甚。如人心存慈善。靈魂便得逍遙自在。今貞女死後。仍到處雲遊。其靈魂永遠安樂。可無疑也。奉告世人。力行善事。保我靈魂。永無苦惱。是爲至要。勿以虛無而置之可也。

二十六日晨起。出庭中散步。早飯畢。與本圓和尚至佛堂。門前有二泉。左爲楞嚴泉。右爲體淨泉。嘗之頗甘。步至法堂。適法師登座講經。諸僧羅列殿前。威儀靜肅。堂中一匾曰獅子吼聯文云。

結廬在太白峯前。同修淨土。

主席由密雲師後。不振宗風。

寺僧導余等遊藏經樓。齋堂。御碑亭。觀唐肅宗皇帝乾元二年己亥。勅賜天童山額。爲靈瓏禪寺。及懿宗皇帝咸通十年己丑。勅賜天童靈瓏寺。額爲天童壽寺。並宋眞宗皇帝景德四年丁未。勅賜天童壽寺。額爲景德寺。並元朝成宗皇帝大德五年辛丑。勅賜天童景德寺。千佛閣。額曰朝元寶閣。又順帝至正二十年庚子。勅賜天童景德寺。重建

萬佛閣曰觀元至清朝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六年己亥勅賜天童景德寺爲宏法寺其他歷代所賜該寺之方丈道袍及碑文並世祖章皇帝賜天童應召僧恣御書七言絕句一幅詩云

洞房昨夜春風起

遙憶美人湘江水

枕上片時春夢中

行盡江南數千里

後識庚子冬日書

又御書敬佛二大字識爲木陳老人書又有御璽曰體元齋曰太和主人御畫白綾山水一軸末署順治丙申夏日又賜弘覺禪師道恣立像一軸御書賜聯數對其文云

無法向人說將心與汝安孤雲臥此中萬山拜其下大護法不見僧過善知識能

調物情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千里爲重重水重山重慶府一人爲

大大邦大國大明君

其他所賜寶物及上諭甚多難以盡舉可見此寺地靈人傑故能屢邀歷代帝皇之眷注弘覺禪師著文鈔甚多有壽藏衣鉢在玲瓏巖下自題由西帛隱詩云

綢繆未雨得從容  
我亦乾城如蜃結

誰逼生蛇便化龍  
玉瓏金鎖待關空

其二

盡空法界一方收  
可歎投湘人去後

身後身前孰與論  
大招不起遠遊魂

其三

誰搬雜劇不收場  
休俟臺空人散後

燭燦中宵好主張  
牛山徒有淚千行

其四

雞峯未死先趨滅  
我本不來今不去

熊耳埋藏後脫空  
且栽松竹引清風

觀畢再登閣中陳列寶物亦多有千佛閣記一篇特錄之藉以知此寺之來歷其文曰  
淳熙五年孝宗皇帝親灑宸翰大書太白名山以賜天童山景德禪寺寺之門甚

雄。敞。刻。雲。章。尊。閣。其。上。又。於。方。丈。專。建。一。閣。以。藏。眞。蹟。實。爲。禪。林。盛。事。前。所。未。有。也。初。西。晉。永。康。中。沙。門。義。興。卓。庵。此。山。有。童。子。手。給。薪。水。後。旣。有。衆。遂。辭。云。曰。吾。太。白。一。辰。上。帝。以。師。篤。於。道。行。遣。侍。左。右。因。忽。不。見。自。是。始。有。太。白。天。童。之。名。山。在。郡。東。南。六。十。里。太。白。一。峯。高。壓。千。嶺。雄。尊。深。秀。爲。一。郡。之。望。紹。興。初。宏。智。禪。師。正。覺。欲。撤。其。寺。而。新。之。謀。於。衆。有。蜀。僧。以。陰。陽。家。言。自。獻。曰。此。寺。所。以。未。大。顯。者。山。川。宏。大。而。棟。宇。未。稱。師。能。爲。層。樓。傑。閣。以。發。越。淑。靈。之。氣。則。此。山。之。名。且。將。震。耀。於。時。矣。覺。深。然。之。乃。拓。舊。址。謀。興。作。內。外。鼎。新。以。次。就。成。智。匠。高。妙。務。極。崇。侈。門。爲。高。閣。延。袤。兩。廡。鑄。千。佛。列。其。上。前。爲。二。大。池。中。立。七。塔。交。映。澄。澈。遊。是。山。者。初。入。萬。松。關。則。青。松。夾。道。凡。二。十。里。雲。棟。雪。脊。層。見。林。表。而。倒。影。池。中。未。入。寶。閣。已。非。人。間。世。矣。中。建。盧。舍。那。閣。尤。爲。壯。麗。住。山。三。十。年。其。爲。久。遠。之。計。皆。絕。人。遠。甚。後。有。慈。航。了。樸。一。住。亦。廿。年。起。超。諸。有。閣。於。盧。舍。那。閣。之。前。復。道。聯。屬。至。今。巍。然。相。望。又。大。築。海。塗。增。益。歲。入。由。是。天。童。不。特。爲。四。明。甲。剎。東。南。數。千。里。亦。皆。推。爲。第。一。遊。觀。者。必。至。至。則。忘。歸。歸。而。詫。於。人。聲。聞。四。方。江。湖。衲。子。以。不。至。爲。歎。皇。

子魏。惠。憲。玉。出。鎮。一。見。慈。航。懽。若。平。生。暇。日。來。遊。顧。瞻。山。林。登。玲。瓏。坐。宿。鷲。或。累。日。不。忍。去。因。圖。以。進。於。上。會。稽。郡。王。太。師。史。文。惠。公。又。從。容。奏。請。遂。有。四。大。字。之。賜。瑰。奇。絕。特。之。觀。無。以。加。矣。十。六。年。虛。庵。懷。敞。自。天。臺。萬。年。來。主。是。剝。百。廢。具。舉。追。跡。二。老。而。千。佛。之。閣。歲。久。寢。圯。且。將。弗。支。猶。以。前。人。規。模。爲。未。足。以。稱。上。賜。欲。從。而。振。起。更。出。舊。閣。及。前。二。閣。之。上。僉。以。爲。難。師。之。志。不。迴。也。先。是。日。本。國。僧。千。光。法。師。榮。西。者。發。願。心。欲。往。西。域。求。教。外。別。傳。之。宗。若。有。告。以。天。臺。萬。年。爲。可。依。者。航。海。而。來。以。師。爲。歸。及。遷。天。童。榮。西。亦。隨。至。居。歲。餘。聞。師。有。改。作。之。意。請。曰。思。報。攝。受。之。恩。糜。軀。所。不。憚。况。下。此。者。乎。吾。忝。國。王。近。屬。他。日。歸。國。當。致。良。材。以。爲。助。師。曰。唯。未。幾。遂。歸。越。二。年。果。致。百。圍。之。木。凡。若。干。挾。大。舶。泛。鯨。波。而。至。焉。千。夫。咸。集。浮。江。蔽。河。葦。致。山。中。師。笑。曰。吾。事。濟。矣。於。是。鳩。工。度。材。雲。委。山。積。列。楹。四。拾。多。日。本。所。致。餘。則。取。於。境。內。之。山。始。建。於。紹。熙。四。年。季。秋。之。甲。申。纔。三。載。告。畢。費。緡。錢。二。萬。有。奇。是。歲。海。莊。倍。稔。贏。穀。三。千。斛。如。有。相。之。者。不。求。於。人。見。者。樂。施。以。迄。於。成。凡。爲。閣。七。間。高。爲。三。層。棟。橫。十。有。四。丈。其。高。十。有。二。丈。深。八。十。四。尺。衆。楹。

俱三十有五尺。外開三門。上爲藻井。井而上十有四尺。爲虎座。大木交貫。堅緻壯密。牢而不拔。上層又高七丈。舉千佛居之。位置而勢無不曲。當外檐三。內檐四。檐牙高啄。直如引繩。旅楹有間。翬飛跂翼。周延四阿。繚以欄楯。內爲綺疏。表裏明豁。自下仰上。如見崑閬。梵阻磬鐘。半空振響。徜徉登覽。四明下瞰。河漢星斗。如在欄檻。御書金榜。巍乎中崎。翊以翔龍。護以絳綃。高出雲霄之上。眞足以彈壓山川。傳示千古。善財童子。大莊嚴藏。入見樓閣。廣博無量。則不可知。若經行四方。室屋巨麗。殆未見其比也。鑰奉祀東歸。當往游焉。驚歎傑特。目眩神駭。過於耳聞。敬請記其事。老矣。學落不能形容。姑記大略。以表吾鄉之勝。海內好奇之士。欲游而未遂者。覽此則太白之景。思過半矣。虛菴道僧。素高禪子。向方島夷。亦聞其名。而歸之。加以願力深重。才力恢恢。巧匠瑰才。成此勝事。觀此無不欽歎。或請節之。敝曰。禪力竭材。辛濟登茲。若舟艘萃。節尚有賴於後之人云。

禪堂之畔。有密雲和尚道行碑。爲韋克振所作。敘事明晰。足以知祖師之來歷。其文云。禪師肇自少室。直指單傳。無階級津梁。可尋。蓋西來第一義也。曹溪以降。支分派

衍號稱極盛。傳至今。去根源日遠。荷道者懼焉。起衰救敝。必拈第一義。示人令少。室宗風儼然未墮。則密雲禪師其人。已余守四明之先。五年師已入寂。追仰道範。從其上座容公。傳師之徽音。更欲遵歷代以來名僧禮爲師立道行碑徵文於余。余逡巡久之而終不敢辭者。以碌碌之名。冀附師以彰不朽。遂忘其言之鄙拙也。按師諱圓悟。號密雲。出宜興。蔣氏生而穎異。端嚴讀書。黜訓誥。喜縱事。揮染如奔驥。翱翔不可羈。繼見之者咸以公輔期之。乃師在總角已薄公輔矣。每念世相無常。勤持佛號。閱壇經。若夙契。嗣是而耕而陶而樵牧。惟事參究。一日負薪入山。與積薪遇。恍然有省。遂決意出家。聞禹門傳演法。龍池師住持之池。一見知爲大器。加意脚。錘久從。執役備歷艱瘁。閱二年始薙染。又三年閉關。又三年命監院。務師以心境未融。間有請益。未許也。師志益勵。忽于銅棺山頂。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覓纖毫過不得。而從前疑義盡釋矣。遂往參龍池于都門。機鋒所觸。無復遜讓。相對堅拳。諸佛拈不出處。師一喝再喝。連喝而退。有古人作略池已心折之師。南遊自雙徑天台過會稽。爲諸名宿開發積疑。莫不驚歎。迨歸龍池。召師叩以扶持佛。

法師呈賞罰都與三十棒之偈。池大笑以付。囑得人未幾。遷化。師感法乳恩深。服心喪。且念付託之重。涉天台之通。立寺才一提唱。宗風大布。又應金粟請。龍象競歸。之不踰時。輪奐遞起。悉具叢林。規制日會。食以萬指。凡師所過。求瞻禮者。遮道不得行數千里。外勒尺寸以請者。爲之發蒙導滯。如親承實棒。而聲教四訖矣。庚午冬。自黃檗歸。金粟飯依益衆。值明州司李黃元公請主。天童遂允焉。攷昔天童以叢林冠五山。自洪水漂沒。舟崖壁之間。遺構肅肅。師樂其寂靜。森邃苟可容膝而已。詎意布金長者。現千百化身。而至爭任締構。積十年殿閣。堂室崇隆。望之若雲蒸霞蔚。瓢笠濟濟。師所付囑者十餘人。其曾玄輩各分一方者。甚盛。師既修列祖塔。竟卽有退藏之意。歲辛巳。田太傳賚紫衣入山。祈師演法。兼請主大報恩寺。師以年邁。力衰。却之。迨敦趨之命。再至。師已拂衣。竟上通玄矣。師居通玄。起居如常。以是年秋七月七日。偶示疾。遂踈跌而逝。其白虹貫山。實先兆之七衆弟子。如失怙恃。歸其全身塔于天童南山。從泥塗中引紉者數百里。絡繹不絕。哀號振林谷。德澤及人。可概見。已師年七十有七。僧臘四十七。代龍池主法二十五年。與

人相見。惟以直心直行。本色本分。而全體迴露。不隔微塵。大用昭融。不留纖迹。故其開示者。舉從前千七百則公案。悉落塵尾。而斬斷葛藤。揆開雲霧。其接引者。自王公長者。以至闡提。翬總以慈光攝受。共登正覺。其著述者。爲法語。爲題咏。爲酬答。爲辨證。或寥寥數語。或連篇累牘。因感而應。如鐘聲鏡影。絕不墮語言文字之障。其刼復者。不第通玄金粟。天童連雲。蔽壑功成。萬礎凡平日法幢所賁。卽爲寶坊師。惟一杖飄然。不作一住相。正所以平貴賤。智愚萬物同根一體之語。真不愧古人矣。數揚未罄。重宣以偈。

太白峯高。夏璣璿。

砥柱狂瀾。迴百川。

灞江鷺嶺。帝網沿。

烜赫有人。此鴻鸞。

一葦直欲。奪前賢。

窠窟倒翻。階級前。

萬象門庭。空中懸。

豎拂當場。正令傳。

如神鋒觸。大火然。

破除一切。無中偏。

烟烟透出。心珠圓。

寶光五色。冒大千。

龜毛蛇足與忘筌

脫透是名祖師禪

飛矢墮側化青蓮

名動九霄綸綵宣

俄瞻瑞相現通玄

四大假合真不遷

翠堵波與東谷連

三匝投體盡崖巔

師德澤世寧計年

江湖行地日麗天

歷阿僧祇永綿綿

再步沿廊曲徑。發羅漢堂為最高之處。據知客師所云。昔日十八頭陀來宿此處。翌日杳無踪跡。始知十八羅漢化身而來。遂刊十八羅漢像於石壁。為永作紀念云。余等俯視全寺。瞭然在目。萬山環抱。了無俗塵。如立世外之境。快何可言。下石塔到大殿。傍有一泉曰宏法泉。泉中疊石為山。頗覺可觀。再行數武。有二碑。一為天童寺中興碑記。一為重興天童寺記略。余讀其文。藉知此寺之興廢。特摘李仙根之記略而存之。其文曰。

天童自義興以來。建幢繼席。雷無歇響。矩列長紅。蓋亦徧世界。妙嚴闡化。選佛之

場。未。有。繩。繩。奕。奕。若。斯。之。盛。矣。迦。文。舍。利。出。太。康。之。三。年。至。義。興。開。山。纔。十。九。年。則。是。佛。出。八。萬。四。千。之。一。以。鎮。曜。南。天。而。義。師。卽。以。全。身。福。慧。光。啓。山。靈。鶯。鳴。谷。應。符。證。明。確。宜。其。爲。金。庭。英。藪。莫。可。此。侔。也。自。壽。宋。及。元。明。屢。有。興。替。皆。圖。維。締。構。往。往。廢。不。久。而。卽。復。蓋。天。人。合。發。不。使。少。有。墜。湮。若。此。萬。歷。丁。亥。秋。忽。值。龍。怒。風。雨。驟。臻。餘。蕩。就。盡。四。十。年。餘。莫。克。維。新。夫。以。山。之。名。勝。如。彼。曆。世。諸。天。人。鬼。之。所。瞻。護。如。此。一。龍。也。昔。以。仁。今。以。暴。昔。以。化。馴。而。今。獨。以。怒。逞。天。下。之。廢。興。也。有。小。廢。也。則。小。興。欲。其。大。興。也。則。有。必。大。廢。龍。之。爲。物。至。神。夫。固。知。法。王。再。造。之。有。屬。矣。崇。禎。戊。辰。迎。密。雲。悟。禪。師。於。金。粟。未。果。行。又。三。年。傾。企。申。請。乃。至。當。是。時。一。壑。荆。榛。崇。丘。敗。甍。耳。師。乃。不。惜。肝。腦。觸。機。披。瀝。運。正。法。味。應。衆。飢。渴。頓。令。緇。雲。集。財。力。輻。合。自。入。山。三。年。稍。有。建。置。後。以。海。舶。致。材。于。閩。者。再。於。乙。亥。歲。成。天。人。師。殿。次。天。王。殿。及。法。堂。大。方。丈。其。餘。堂。則。有。先。覺。雲。水。新。新。東。禪。西。禪。東。客。西。客。應。供。延。壽。樓。閣。之。大。者。則。藏。經。回。光。返。照。鐘。及。庫。司。外。復。有。小。者。三。至。于。廊。寮。房。室。凡。有。名。者。二。十。有。三。以。次。建。置。焉。其。激。于。池。者。殺。之。衝。于。溜。者。隄。之。艱。于。渡。者。

橋之塔廟表之江埠院之山場莊業案亭松關無一非師隨意擘畫以成者也若夫搆士刻木範金施繪瑞光備現于鬼斧神工猗歟百千萬祀之佛海哉師以壬午秋示寂所付嗣十二人繼住者木陣恣費隱客林野奇牧雲門浮石賢順治丙申恣公重應住持己亥蒙世祖章皇帝欽召稱旨錫號弘覺禪師而悟公語錄俞入大藏恩賜倍隆洵希世之遇也懋公去付弟子遠菴儂公一紀付山曉哲公公固所侍應召追隨禁廷者也公承師志禪輯寶積諸復綢繆堂構繼述可謂善矣茲哲公以寺重興未有備記屬之仙根根曰夫佛法上等事以智慧波羅密照破一切虛妄名相而行願回向則又取夫廣修供養隨善功德有漏無漏何以殊焉當義興之初啓東谷也一把茅內清風明月何輪奐舟碧之有哉然而金繩甘露青豆赤華已不可謂非彌滿山谷照燦古今矣至宏智覺禪師于一年所能致層樓傑閣標奇從觀以今况之不更遜乎若夫華嚴會上佛于默然跌座中現種種光于一光中現種種國土菩薩宮殿寶座香花雲網音樂飲饌圍繞咸讚甚爲人天福報所不能及其億萬之一者又當何如而以興造名藍千門百堵遂謂不朽

勝事。度亦悟禪。師所不屑也。雖然。予又嘗思之矣。諸佛菩薩。于一切有無際。莫不截斷。惟衆生不能斷。非不能斷。實不可斷。亦不必斷也。衆生由六根而迷。亦由六根而悟。莊嚴色相。六根之所寄也。當其迷之之時。而與之語。某時有佛光。有種種饒樂。鮮不疑也。卽其有志向上者。而與之語。倚崑崙拈。焚頂。截臂。可以直超。玄。安。恐不盡然也。今試使建一刹于此。而能令人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又見所真見。聞所真聞。喜於心。動于自。舞蹈于手足。汎葦航。而不懼步林麓。而傾誠至。或剪除葛。絮直探。慧日。或鐘魚。梵唄。懷切心脾。甚至進退坐臥。耕芸工作。熙熙雍雍。如三代禮樂。頭頭皆是。而又使富貴利達。聰明才辨之士。俯首調伏。望慈月而生清涼。而市井山林。童叟鄙樸。貧餓不能自生。滑點不可馴制者。亦知發蒙易轍。戀命趨福。則是莊嚴色相之所成就。如是謂之有漏乎。無漏乎。由是而知舍利之出。太白之下。諸大禪師之所拈据。不懈。至烈于火。敗于水。除其舊而兆其新者。孰非以此故哉。予是以與智公更有望于後之作者。

天王殿有鞏馱尊天甚靈顯。每年正二月間。甯波附近善男信女。到此進香不絕。天王

殿前有二石。相傳爲琵琶石。昔日密祖師在法堂講經時。聞四天王神像彈琵琶之聲。喝命止之。其琵琶忽然擲下成此石。故曰琵琶石也。以足踢之。鏗鏘發聲。極似琵琶之音。余弗信。試之果然。他石則不能也。適台南開之寺。知客師填靜亦來。踏之仍如是。又一石曰覺磬石。在選佛場旁。擊之琳瑯清響。聲韻悠揚。令人不可思議。聖跡流傳。信不謬也。內外萬工池。澄清無紋。鬚眉可鑑。故曰雙鏡池。明揚明到此有詩曰。

雙鏡拭開秋萬頃。

素娥中夜臨粧靚。

沙邊鷗鷺窺蟾宮。

水府魚龍眠月影。

野仙踏月池上來。

坐披鶴氅心顏開。

袖中拈出一枝簫。

吹散碧雲無點埃。

寺西最高之處。怪石森然。欲墜不墜。堆阜突怒。古木飛泉。景之勝處。不可言狀。有一溝俗呼羅漢溝。溝中之石。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迅湍奔騰。聲若雷鳴。雖天朗氣清。而激水瀆濺。如行大露中。澗之流經二池之西。有石梁跨於兩岸。越之卽西山奧也。近墾荒二十餘畝。砌岸爲蔬園。名新蔬園。復由知客師導登青龍崗。有一冷香塔。余等

步入見一像。蟠腹而坐。神威凜然。知客師曰。此乃八指頭陀。自少出家。能咏吟。禪理甚精。道德深高。黃興及諸官吏文人學者。拜他爲師。當時在佛前燒二指。全無痛狀。衆稱八指頭陀。民國成立。當時官廳不肯保護佛教。八指頭陀上京。與政府交涉。於圓寂前數日。先示期於官吏。至期果應。故諸官吏咸深信之。遂承諾保護。此一佛教亦大護法也。匾曰冷香塔苑。聯曰。

「傳心一明月」

「埋骨萬梅花」

右一聯文曰。

太白峯前無俗脈。

密雲禪後有詩僧。

余等觀畢出門。遙望南山有一塔院卓立。乃問之知客師曰。密祖塔院也。稍遠又一塔。乃開祖義興祖塔也。本欲至南山拜謁。因是日細雨霏霏。山路崎嶇。遂不果往。下嶺歸天童寺。於客廳休息片時。聞知客師以本山之歷史。知開山祖師爲晉義興師。結茅此山。感太白星。幻爲童子。日供薪水。遂以太白稱師。並以名山。又唐法璿禪師。日虔誦法華經。亦感天童進供。故又以天童名之。且此山自天台摘星峯來。在浙江甯波府鄞縣。

之東。其鄉曰陽堂里。曰太白。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壬申。冊天下寺名。以浙江寧波府鄞縣天童山景德禪寺。定名爲天童禪寺。稱天下禪宗五山之第二。余又詢以開山祖師義興及密雲祖師之塔有無銘記之文。知客師命少沙彌取呈拓文二張。一爲道恣師所着之文。二爲名人錢謙益所撰之文。讀之令人精神一爽。因其文太長。故省略之。午餐後。與知客師步出山門。仰觀當前絕頂。知客師謂此卽太白峯也。雄偉深秀。爲一郡之望。每風雨時。雷電多從頂出。宋龍圖懶堂有詩曰。

千峯下視盡兒孫。仙事寥寥不可聞。

長作人間三月雨。請看膚寸嶺頭雲。

寺後有峯名鉢盂峯。鉢盂圓秀特起。狀如覆鉢。中峯之左爲東谷。右爲太白。巍峨於萬山中。故又名青鳳。又一峯曰聿旂。陡峻高揚。勢如旂展。更有二峯。曰東峯。乳峯。其他巖之奇者。曰玲琅峙。卽在寺之西南。岩頭怪石。危然欲墜。古樹野藤。雲巒交錯。頗覺可觀。昔有儀部緯真屠隆。岩上訪禪。詠詩云。

岩前老樹挂枯藤。辟穀仙人苦行僧。

四壁秋蛩霜外杵

一牀黃葉雨中燈

惜是日微雨。不能躋其頂。讀此詩殊饒興味。入寺到客廳閑坐。知客師示余石版印二張。為前人所咏。太白山十景詩。及太白山天童寺賦。余愛其詩而錄之。

深徑廻松

開青關翠兩行松

夏續春陰雪斷冬

未見梵天樓閣露

深深先有出雲鐘

清關噴雪

最宜雨後看清關

百道泉歸一噴間

滾滾雪濤翻不盡

大開龍口響空山

雙池卽景

池清外內合胸襟

容得千峯倒插深

蕩月磨風如鏡裏

從無痕迹著浮沉

西欄分鐘

大陸游記

鉢盂峯下落匆匆。  
聽得滿山風雨夜。

玲瓏天鑿。

西岩高豁有窗軒。  
臥雪膽寒離夜虎。

太白生雲。

晴時爲淡雨爲濃。  
我只在山看畫法。

東谷秋紅。

太白山中東谷秋。  
好春別有霜天外。

南山晚翠。

南山翠拱北峯寒。

溪竹交加曲轉東。  
鐘聲又在月明中。

雲見真根水見源。  
攀藤臂斷墮秋猿。

村外先占此一峯。  
妙於染處藹重重。

夕陽紅樹晚雲樓。  
早是梅花接上頭。

觀面招呼向晚看。

流水隔橋春尚在

竹扶松老萬千竿

平臺鋪月

月光鋪滿一臺平

皎皎黃昏到五更

何處不逢山夜好

對人無此一分明

鳳岡修竹

青鳳岡頭日日來

黃鸝嚙處坐青苔

好風引入天然閣

竹下春蘭秋又開

聞該寺自開山以來歷代祖師成道甚多其最重要者卽本山開祖義興祖師及密雲祖師又有一山翁恣禪師亦名聞天下師諱道恣字木陳晚號夢隱潮陽林氏子甫冠棄諸生。薙染於匡廬開先若昧明受戒於慈山。得法於天童密雲悟悟寂繼席三載。退居慈邑之五磊遷臺之廣潤越之大能仁吳興道場青州法慶公請再住天童。順治己亥世祖章皇帝一時敬佛徵僧遣官齋敕召師入京留住齋宮結冬萬善殿賜號弘覺禪師錫以勅印。陞辭還山上留其弟子本月本哲住善果隆安二大剎開法以備願

問遣官送師南還。謝事天童。乃歸金粟。隨營建會稽之平陽。康熙甲寅年六月十七日。示寂。世壽七十又九。茶毘頂骨五彩。齒無損痕。埋於平陽黃龍峯下。天童有塔在玲瓏巖。奉藏瓜髮而已。文人學士爲師作銘序甚多。難以盡述。余遊天童寺有感。吟成一絕云。

久仰天童境不羣。

于今日覩勝傳聞。

幾生修到名山住。

閒看孤僧掃白雲。

知客師云。山之脈。從天臺摘星峯。逶迤起伏。歷緱城。四明。金莪。大梅。福泉。諸山而來。續衍雲峯。鳴角婁。繇盤山。度太白嶺。起大雲。落放羊。東峯。乳峯。中峯。鉢孟峯。結脈於太白山。復由太白。開東西兩帳。西帳爲外太白。歷九隴山。小白嶺。箬箕。鯉魚山等處。東帳爲瑞巖山。歷柴橋。穿山等處。寺之脈落於中峯。西北之麓。頓伏卸爲高原。而梵刹奠於斯焉。水之源。蓋聚北山諸水。繞寺右。羅漢溝。歷萬丈池。清關橋。舊龍湫。注於青龍崗。爲西澗。發原於東乳二峯。由東谷。至青龍崗者。爲東澗。兩澗合流。趨金莊橋。至伏虎亭。合南山諸水。至乾溪橋。又合塘輿水。爲天童溪。出彩虹橋。再合鳳下溪。爲清水潭。出三溪。

浦會三溪水入東吳鎮出大湧山合小白河西趨注於後塘河灌入甬江也余聞之遂  
一一錄入遊記與該寺知客師告別出寺門乘籃輿往阿育王寺遊焉沿路由鎮而下  
所過皆村庄經二小時已到寺之山廡門曰東南佛國山門內有一池中蓄五色魚黑  
背紫尾浮沉上下極雅觀再步數武乃天王殿也其廡曰入吉祥地聯文有五

其一

此處獲瞻圓妙相

到來俱是吉祥人

其二

左纓絡右寶幢東浙仰禪宗是處法門不二  
松放光龍護法南州崇佛教箇中妙締宜參

其三

阿育造浮圖其數八萬四千惟斯獨盛  
薩訶求設利已歷十二代仰此常靈

其四

勝地。湧靈光。矚彼塵世。大千非山。非水。浮圖開法界。入我佛門。平等無聖。無凡。

其五

鄧嶺。卽靈山。勝彼弱水。三千紅塵。不到。堵波。眞舍利。福斯須彌。百億妙供。常來。

入寺門。乃天王殿。邊有鐘樓。殿之中央。奉彌勒佛像。笑容可掬。兩邊有豎眉怒目。狀極猛者。卽所謂四天王也。向後安置韋馱尊天像。步至中庭。觀後殿。有匾曰。不二法門。其殿乃舍利殿。余有詩曰。

一登玉殿覺心清。

佛相莊嚴四座盈。

寶塔珍藏舍利子。

無邊法界放光明。

余等步入殿前。參拜釋迦。并拜觀舍利子。其舍利塔之形式。乃印度式之小塔。藏置舍利子。乃是釋迦如來眞舍利。自印度流傳至中華。獨此一粒而已。時常放光明。每年四月八日。誕日。遠近之人。到此進香不絕。寺之規模頗宏大。此阿育王寺爲離寧波城東。

四十四里。屬東四明山。於晉之義熙年間創建。爲宋朝之禪刹。固中華五禪刹之一也。日本道元禪師入宋之時。曾詣此寺參禪。寺內又有東坡撰書之宸奎閣碑記。惜乎少陽欲墮。余等急欲歸。未曾抄讀。實憾事也。步出寺門。有一樹刻字曰放光松。傳聞髮匪倡亂之時。此寺受其災。其舍利子紛失。飛在此松。每夜放光。其後四處查尋無踪。庄民見此松樹能放光。查之果在此。取回依舊安置寺內。故名。亦係奇事。余等再步百餘武。至西邊一塔。極高聳。其形六角。計有七層。內部爲四角形。頗可觀也。一同乘籃輿歸寧波。閱一小時。已到河之碼頭。日已沉西。余等雇一小船。憑舟子之搖蕩。岸上良田千頃。村庄綴點其間。月光掩映。細雨霏霏。經四時之久。始到寧波碼頭。與本圓和尚乘人力車。往東昌商行。時已十時計。東昌主人慇懃款待。聞明後日方有船往上海。不得不滯留以待。時適大雨淋漓。旅中無聊。閑吟消遣。靜對銀燈。坐身安心自怡。客中風味。冷窗外雨來時。

六月二十七日早飯畢。與本圓和尚往福建會館。該館之當家師設午餐以待。飯後偕余等遊覽市街。並到七塔寺。寺在江東橋邊。四圍人家稠密。蓋係在市中也。照牆外列

塔七座。爲印度式。高約丈餘。入寺頂禮。然後步至城門下。登城上一覽。城壁大部分已毀去。寧波府乃浙江省所管。在省東角江之南海口曰鎮海。距府四十里。河流縱橫。舟楫利便。浙東之門戶也。居民三十萬。明嘉靖元年有葡萄牙船至此貿易。後被驅逐。道光二十一年和約。許五口通商。寧波其一也。租界在府城東。海關及各國領事館在焉。輪船往來不絕。商業極其發達。查全年出入口貨。值銀一千九百五十餘萬兩。出口貨。以蒲、桑、葉、綿、花、綢、緞、爲大宗。入口貨。以洋布、絨、呢、煤、油、砂、糖、爲大宗。居民出外經商頗多。風俗純樸。崇尚耕讀。物產有江瑤柱、墨魚、草帽、茶點、最著。漆亦佳。工藝以雕刻木器擅名。距此百五十里。有舟山羣島。最大者曰定海。乃揚子江下游要口。英人曾與政府約。勿令他國屯兵。固英國勢力範圍之一也。傍晚歸會館。晚餐時。雪峯主持達本和尚。及臺南開元寺當家愼靜。亦在館。一同就席。萍踪偶聚。亦一時之因緣也。

六月二十八日早飯後。與本圓和尚。及雪峯主持達本和尚等。一同乘小船往碼頭。搭江天輪船。赴上海。翌日始從上海十六舖之碼頭登岸。一同乘馬車入東亞旅館。會鄭君拱辰、鄭君虛一等。談及此遊之樂。六時江君祖著亦來會。爲說太白名山勝迹良久。

乃散。

六月三十日晨起，本欲外出。適天降大雨，臥榻觀諸新聞紙。至午後二時，天氣初晴，余遂下樓步至隔隣先施公司。店面所列金光奪目。第一層樓，乃販賣五金食品等類。第二樓，靴鞋綢緞等類。第四層木器類，皆係華洋雜貨。再登上層，乃是樂園。有摩星塔、梯雲橋，並各種遊戲，供人觀覽。在樂園遙望，晚景甚佳，足以悅目賞心。夕陽將墜，乃乘升降器而下，步入旅舍。晚飯後，偕鄭君虛一下樓散步。市街電燈如晝，遊人如雲。妙齡女子來往不絕，滿街電車、馬車、自動車，來往如織，極形繁華。沿道茶樓、酒館，高列兩行，管絃之聲，洋洋盈耳。仰觀樓上男女紛雜，擠滿樓中，謔浪笑傲，風俗之壞，莫甚於此。鄭君虛一告余曰：此樓上皆是狂蝶戀花聚會之所，無知青年，誤入桃源，視脂粉窟爲安樂窩，實則若輩之枉死城也。余亦以爲然。十時步歸旅館，草遊記畢，就寢。

七月一日，早飯後大雨又下，頗覺寂寞。臥榻間，觀錢生所著上海黑幕彙編，籍知上海傷風敗俗，有種種祕密組織，害人不淺。知識愈進，而變態愈奇。蓋自通商以來，滬濱荒村，闢爲鉅埠，內盡江湖，外極瀛海，鐵軌交通，輪船集湊，列邦財貨之所聚，四方商旅之

所歸。華洋雜居。侈靡之風。以此爲甚。不法之徒。詭計百出。屢讀新聞瑣記。殊不詳盡。今觀此書。令人如識禹鼎。怪象畢現。殊可哀也。是日細雨不絕。故不出門。

七月二日。雨尙霏霏。余臥榻閱新聞雜誌。爲雨中之消遣。迨晚飯後。始與鄭君虛。一同往法租界愛多亞路。西新橋大世界游焉。到門有額曰。大世界。字用電燈廻轉。一陽一陰。光輝如晝。此大世界。亦與新世界同爲地方娛樂機關。每人收入場費二角。窗口有女如雲。皆爭購票而入。余與鄭君虛一同入一觀。中有洋樓高聳。右畔有堂榭數十間。唱書演戲。並設柴馬。及彈子房。任人點嬉。兼售茶點酒肴。無不備具。庭中編籬疊石。築池種花。其左有一堂。爲遊人休憩之所。中央掛名人書畫。頗雅觀。有跑馬場。亦設一運轉鐵車。高三丈餘。以供遊人坐於車中。任機械運轉。頗覺奇觀。又列長廊一帶。最頂爲遊人運動之所。余與鄭君虛一攝而登之。稍資憩息。紅男綠女。結隊成羣。品茗流連。自日中至暮。夜半遊人尙並肩接踵。空中架設有電氣車。瞬間可抵前面廊上。從廊下行數武。是演活動寫真之所。男女各聚此處納涼。余與虛一君亦少憩片時。清風徐來。香氣撲鼻。又聽鄰室中奏風琴一曲。音韻悠揚。令人襟懷清爽。遊人至此。莫不樂而忘。

返。眞勝景也。聞鐘鳴十一。乃與鄭君虛一下樓。乘人力車歸旅舍。

七月三日早飯後。天又降大雨。臥榻閣近代黑幕。安福秘密史。所載曹昌麟所作新唐詩。運用自然。猶其餘緒。而隱括時事。寄託遙深。殊有足多者。特摘錄數首于左。

漢王。

辛亥袁世凱被召入都。未幾隆裕太后率宣統帝讓之。

漢王重色思傾國。

宣室求賢訪逐臣。

世事蹉蛇成白首。

狂夫富貴在青春。

風波不信菱枝弱。

雲雨難忘日月新。

一曲紅綃不知數。

五千貉錦喪胡塵。

其二。

嗣皇繼聖登夔皋。

辜負香衾事早朝。

長樂鐘聲花外盡。

未央殿前月輪高。

六宮粉黛無顏色。

萬古雲霄一羽毛。

大陸游記

北極朝廷終不改

東門酌酒飲我曹

金陵

癸丑夏六月黃興夜出江寧城漫江而東

風物淒淒宿雨收

金陵律渡小山頭

三湘愁鬢逢秋色

一片降旛出石頭

今日垂楊生左肘

明朝散髮弄扁舟

昔日已乘黃鶴去

唯見長江天際流

長安

五月張勳入京復辟十月康有為在滬求仙鸞判云落花時節又逢君

長安城連東接垣

寂寂花時閉院門

月殿影開聞夜漏

驪宮高處入青雲

此情可待成追憶

死後從來豈顧勳

舊業已隨征戰盡

落花時節又逢君

清室諭張勳禁城騎馬大都出張意  
白日登山望烽火  
平明騎馬入金門  
從今四海爲家日  
殺氣三時作陣雲  
野哭千家聞戰伐  
詔書五道出將軍  
龍吟虎嘯一時發  
鸚鵡前頭不敢言

張勳免戰

風塵傾洞昏王室  
世事空知學醉歌  
欲上青天覽明月  
剔開紅燄救飛蛾  
行人刁斗風沙暗  
御苑砧聲向晚多  
爲問元戎寶車騎  
罷官昨日今如何

南京總統成立勳軍遣散歸農

金闕曉鐘開萬戶  
紫泉宮殿鎖煙霞  
無情最是臺城柳  
閣道迴看上苑花

峽裏誰知有人事

城中相識盡繁華

卽今飄泊干戈際

飛入尋常百姓家

七月四日早飯畢。在臥榻觀新聞。忽江君祖著來會。向鄭君拱辰及余等言曰。西湖乃中國名勝。乘滬杭火車。約需四五時。可到該地。邀余等遨遊。以遣清興。遂約定本日下午七時。江君歸宅準備。余亦收拾行囊。寄交旅館倉庫。迨五時餘。江君已攜皮包而來。因時間尙早。又談論良久。六時乃一同乘人力車往滬杭甬車站。不多時到上海北站。本站乃屬寶山縣境。清雍正二年。置站在縣西南三十里。南至上海縣治約十里。自滬寧滬杭甬軌通車後。改稱上海北站。爲西路總車站。兩路管理局在焉。停車場建築壯麗。四圍繞以鐵欄。休憩所設備亦甚周。七時半搭車向杭州而進。遙望上海製造局烟筒高標。規模宏敞。鐵道旁禾黍繁茂。盧葦千頃。一望無際。前進邱陵起伏。水車輪軸時翻。桑園數百畝。稻田千頃。其間風景。頗堪寓目。所過車驛。不遑屈指。遙見紅光萬點。夾道小屋。已屬上燈時矣。十一時三十七分。始抵杭州車站。停車場恍如臺北。時湖濱旅館之雇人來迎。余等遂賃定該旅館。一同乘人力車往焉。杭州乃浙江省會。最古稱禹

杭俗訛餘杭。秦曰錢唐。隋曰杭州。塘改爲唐。宋吳越納土。嘗曰仁和。南宋建京。則曰臨安。清設仁和錢塘二縣治。合以省外之六縣一州。而稱杭州府。民國成立。併仁錢而爲杭縣。襟江帶海。擁湖負山。靈秀甲全國。其境東至海寧。西界餘杭。北接崇德。南毗富陽。此杭城爲長方形。周圍約三十六里有奇。城內俱有河流交錯。所過街市。店門已閉。電光如晝。行人稀少。細雨霏霏。頗覺寂寥。余等入湖濱旅館。安置行李。該館有二層樓。室中設備皆西洋式。頗清潔。對面湖水茫茫。余詢之江君祖著。曰。此卽西湖也。時月色濛濛。但見湖中水天一色而已。

七月五日早晨起。適有劉君苑棠。黃君文珍。林君安浦。來訪江君祖著。卽由江君介紹會面。始知爲當地實業家。時鄭君拱辰亦起來。一堂共敘寒暄。數刻辭去。我等乃雇籃輿。欲訪葛洪仙翁遺跡。及天竺龍隱寺等處。沿途馬路甚闊。每距二三十步。必有西式居屋。岸邊屋宇軒敞。臨湖一路。飽觀湖光山色。遠遠望見層巒之上。有高塔聳入雲霄。江君告余。此爲保俶塔。高有六十三丈。周十三里有奇。形如翔鳳。余憶古詩云。雷峯似老衲。保俶似美人。比喻甚切。所過一水一石一村一籬。無不足以悅目賞心。迨到葛嶺。

下。仰觀陡壁當前。山頂數亭。點綴其間。左右無數翠巒。流泉激石。潺潺可聽。其景幽絕。攝而登焉。石磴曲折。綠樹陰濃。人語叢雜。響答山谷。山花漫爛。山鳥嚶嚶。令人目不暇給。身到此間。有飄飄欲仙之概。到一亭下。輿少憩。遙望湖水如銀河。下視蘇堤。宛如玉帶。嶺下又有婦孺養病別業。抱青別墅。毓秀菴。多子塔院。其他祠堂。層樓高聳。皆西洋式。再登數武。又一亭。左右怪石無數。餘則層巒疊嶂。極其幽雅。游人至此。輒爲吟咏。眞令人留戀不舍。而有出塵之想耳。再步數十武。相傳爲葛洪煉丹之處。有煉丹故址。今尙存。其臺之聯文有二。

爐火著千秋。鍊就眞元成善果。

仙丹施一點。數回痰疾起殘生。

其二

到此臺須悟丹經百鍊。

非吾侶那知事出三眞。

其臺下有一井曰煉丹井。水甚甘。再登數武。乃是葛嶺朝噉。屬錢塘八景之五。有一菴曰葛洪殿。奉葛洪仙翁。其聯文曰。

魏晉詡風流。是翁抱璞傳書棋。同樗蒲。忘世業。

湖山翁雲氣此處鍊丹成。汞柳堤松島護仙寰。

又有臺曰初陽臺。登此臺上。旭日初升。陽光先照湖波萬頃。與天俱清。且能見全湖之景。令人襟懷曠達。舊歷十月朔。直望東北海際。日輪乍起。微露一痕。瞬息間霞光萬道。天半俱赤。悠悠變幻。故有嶺下朝暾之日。明高得暘葛嶺朝暾詩曰。

一道長江接海門。

扶桑影動浴朝暾。

銅盤迴立仙人掌。

金柱中撐玉女盆。

出水赤鳥銜火躍。

隨潮白馬挾雷奔。

負。暗。亦。有。磯。頭。老。

欲。效。微。芹。獻。至。尊。

余與鄭君虛一在臺上休息片刻。鄭君吟成一絕句云。

嶺上仙翁去不回。

初陽臺下四徘徊。

石池水滿清如許。

何日練丹此處來。

余亦有一絕以紀之。

葛嶺登臨玩一遭。

初陽臺上見清高。

雖然未得神仙近。此地林泉亦足豪。

列仙傳所載葛洪。晉時人。字稚川。居白容。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貨。夜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慾。無所愛玩。不慕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時或尋書問義。不遠千里。期於必得。尤好神仙道術。從祖玄。學道得仙。以其修煉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復就隱。學悉得其法。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善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醫術。著撰精微。而才章富瞻。晉成帝召之。不爲官。以年老欲煉丹。以期遐壽。遂在此煉丹。嘗與客對食。言及變化之事。客曰。願先生作一事爲戲。洪曰。君得無促促欲有所見乎。乃嚼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集。客身亦不螫。人有問洪。張口蜂皆飛入。嗽之是飯也。其他種之變化。濟世救人。獨居一室。年八十四歲。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其徒鄧嶽。卒遂不及見。視其顏色。如生。肢體柔軟。舉尸入棺。輕如無物。視之。惟一空衣。方知成仙。與世人迥異。古來遊入至此。憑弔遺風。莫不歎爲地靈人傑。至今傳爲葛嶺焉。

余等遊葛嶺畢。再乘籃輿。遊紫雲洞。由嶺而下。梅花數千樹。更饒別趣。茂林修竹。枝上

鳥語如鼓笙。簫遙望前嶺。乃棲霞嶺。見朱甍碧瓦。殿閣參差。抵其處。卽妙智寺。傍爲紫雲洞。余等仰觀洞內石色。若暮雲凝紫。陰涼徹骨。內外明朗。空中有石樓倒垂。上設峻檻。有階可升。中供觀世音石像。鐫紫雲洞天四大字。旁有深穴。窺之黑暗。疑不可通。摸索。僂而入。陰森之氣。迫人。蝙蝠有聲。唧唧行十餘武。日光下射。豁然可觀。右壁斜出。半覆半倚。隆如夏屋。中刻佛像。低至至壁根。有泉可三尺。積蓄清冽。壁紋縷縷。色若暮雲凝紫。其外怪石羅列。雜樹綉密。四山環抱。谷風徐鳴。覺此中別一世界。非復人間矣。時鄭君虛一吟成五言律一首云。

古寺雲深處。爐香一炷燃。龕中長有佛。洞裏却無仙。  
水滴千年石。寒生六月天。紅塵應不到。此地好參禪。

余亦偶成一首。

洞裏氤氳氣。閑雲任去留。境幽清不熱。地靜冷於秋。  
石罅風聲吼。岩隈日影浮。別開新世界。適性足優游。

一同步出洞口。登石塔。入寺之客廳。休息片時。當家師進該地名茶。飲之甚甘。寺有廻

廊樓閣高聳。山麓深處空翠之色。冷冷欲滴。而石澗流泉淙淙。與山鳥聲相應。殊可聽也。江君祖著告余曰。此地可稱爲清涼世界。余等擬再遊下天竺。遂步出寺外。同乘籃輿往焉。沿途桑田數百畝。茅屋亭閣。點綴其間。峯巒獻秀。草木際天。長林之中。古墓如小阜。厝棺無數。遙從奇峯聳處而行。幽巖怪石。兩山相夾。巒岫重重。逶迤至天竺山林壑之美。可云極矣。沿途泉聲淙淙。路平如砥。村庄茅舍。亦皆雅致。少傾入一小市街。專賣香柴茶果。再行數武。卽下天竺寺門。下輿一同步入寺內。寺有數進。迴廊曲徑。古樹蒼蒼。令人有懷古之感。余等一同步出客廳。據知客師云。本寺初名繡經院。晉僧慧理所建。後屢興廢。明洪武間重修。清乾隆二十七年。高宗爲題法鏡寺。額寺後有一金佛洞。「三生石」「瓔珞洞」。諸勝。余聞三生石蹟。欣慕已久。遂請知客師導往一觀。步入寺後。仰觀諸巖洞。皆嵌空玲瓏。瑩滑清潤。林木皆自巖骨拔起。不土而生。與山相對。頗覺奇觀。少頃。到三生石。石高不過數尺。不方不圓。頗覺奇異。余等一同登之。追憶此三生石。乃屬佛門四參之一。唐朝有一高僧圓澤。嘗到此終日坐禪。石上不喜與人交接。適有李源。聞西湖山水秀麗。甲天下。自京來遊。一遇圓澤。遂成莫逆之交。終日兩

人坐此石。悟參禪。忽一日。李源偕圓澤登絕頂之高峯。遙視海門。白練如銀。河李源欲邀圓澤遊峨眉山。圓澤對曰。遊名山。乃生平所願。須從長安進發。而李源決要由船。圓澤從之。兩人遂買舟。進行不覺風浪。大作。暫停於南浦地方。兩人坐觀晚景。忽見長林中。走出一婦女。身懷六甲。圓澤見了。不覺心動。因對李源。頗有不樂之意。李源曰。我與你。乃三生之訂情。同骨肉一路登山。覓水。頗覺有興。爲何今日反有不快。圓澤卽告曰。今日與公子一別。其中有緣。故在大限已迫。不能相隨。至蜀矣。李源聞此。語大驚。圓澤卽言曰。那婦人。乃專生我身之人也。待後十三年中秋月夜。公若有情。可到葛洪川畔相訪。當再與公一見。以遂三生之約。完了石上之盟。吩咐已畢。閉目不言。李源悔不向長安而行。見事勢如此。不可挽回。只得爲之更衣沐浴。悠然示寂。到了次日。李源訪其婦人家。果生一男子。哭不停聲。李源親自問及。俱云。生已三日矣。及見李源之面。忽有笑容。李源遂向其孩子而言曰。十三年後。不可忘。李源失了圓澤。獨遊至峨眉。恐有失約。復買舟歸。此寺光陰如箭。不覺期到。是夜中秋。李源先到葛洪川等候。月明如畫。忽聽得隔溪有一牧童吹笛之聲。近會之果與生前。圓澤無異。向李言曰。真信士。

也。遂談當日之事。復於此石上悟透禪機。兩人俱成正覺。余等今日到此。亦三生之幸。遂撮影以留紀念。再行數武。有二泉。曰蓮花泉。瓔珞泉。其峯後有香林洞。左爲日月巖。巖旁卽晉謝靈運繙經臺。右乃蓮花峯。頗饒幽趣。回至寺門。向知客師告別。再乘藍輿遊中天竺。額曰中天竺講寺。寺內奉觀音大士像。金色莊嚴。有遍曰靈竺慈緣。乃聖祖仁皇帝御書。其聯文曰。

我門中締結福緣。豈惟在一炷清香。幾聲佛號。  
你心裏能全善果。自然的秋生桂實。春茁蘭芽。

後殿奉送子觀世音像。其聯文曰。

我具一片婆心。抱個孩兒送汝。  
你做百般好事。留些陰騭與他。

皆驚世語也。聞知客師謂此寺自隋開皇間。西僧寶掌從西來。入定于此。明洪武初。賜號中天竺禪寺。正德間燬之。嘉靖間重建。清康熙四十二年。賜殿額曰靈竺慈緣。乾隆間。賜題法眞額。寺東北爲楓木塢。西爲中印峯。後爲稽留峯。前對永清塢。寺內有一泉。曰如音泉。其上流自上天竺講堂而下。亦名大悲泉。且花木茂盛。極其幽雅。佛門清淨。

遊人至此。一塵不染。又聞樹上鳥語交加。有似歡迎客至。時已近午。與夫催往上天竺。余等告別知客師。乘藍輿往焉。沿途平坦。夾道樹木森森。山水佳勝。足爲消夏之樂。遙見前面諸高峯。楓樹密密。態甚娟秀。未幾到天竺香市。皆販賣香燭諸貨。聞春時鄉民扶老攜幼。焚香頂禮。大士以祝豐年。香車寶馬。絡繹不絕。更有自遠方來者。蓋香客凡自普陀回。未有不至此。此天竺香市。乃屬增修西湖十八景之十五。有張爲儀天竺香市詩曰。

高峯靈鷲鬱崔嵬。

稽首旃檀布施來。

繚繞篆煙簷蔔室。

氤氳香氣雨花臺。

覺輪宛轉疑飛錫。

弱水空濛欲渡杯。

我亦皈依向淨域。

祇園一辦此徘徊。

下輿登山門。仰觀寺有三進。樓台高聳。迴廊數十間。寺之規模。殊爲宏麗。晨鐘暮鼓。眞佛國也。觀其匾曰上天竺講寺。卽法喜寺。乃彌陀殿。再行數武。而至中殿。殿內有聖祖仁皇帝御書匾額曰法雨慈雲。其聯文有三。

山名天竺。西方卽是眼前。百千里接踵。朔山海內更無香火。比佛號觀音南摩時。聞耳畔億萬衆同聲念佛。世間畢竟善人多。

其二

石晉現相吳越。開基歷今九百餘年。依然見嶺護慈雲。問蓮座揚輝。何如南海靈竺。在中法鏡居下。每值春秋佳日。都來乞瓶傾甘露。願楊枝徧洒。長說西河。

其三

立馬吳山憶頻年。轉戰沙場屢險如夷。寶筏自天援苦海。還轉湘水願今日。皈依竺國指迷徹。悟辨香異地拜慈雲。

後殿爲藏經閣。有額曰御書樓。曰寶院。飛觀時該寺知客師迎入客廳。午刻設素筵。以待鄂君拱辰。感其誠意。呈白鐵百元。以充香油之資。知客師告余。本寺乃吳越懿王開路築基。卽地創佛廬。爲天竺看經院。後徙今所。宋孝宗御製大士贊。賜內府寶玉三品。乃改院爲寺。元燬之。清康熙五年重建。三十八年。聖祖駕幸。四次迭經修葺。有御碑文。並法雨慈額。又賜御書金字心經。金字藥師經。六十一年燬。雍正間重建。卽藏經閣以。

造御書樓。御題額曰法喜寺。後殿額曰寶院。飛觀席散後。該寺知客師復導余等遊寺內。有二亭曰肅儀亭。又有經幢及白雲堂。頗幽雅。知客師指寺之南。有空巖。垂乳如脂。甘冽可愛。曰乳竇峯。北爲白雲峯。天竺之右卽中印峯。與峯相連。有楓樹嶺。善住峯。半山有天香巖。未及躋其顛。已歷歷在目。天竺諸山勝景。令人有戀戀不舍之意。此上天竺殿宇寶刹。永可爲湖山增勝。再乘輿遊靈隱寺。過一村。落小市。已到山門。牆鑄咫尺。西天四大字。寺後乃是靈隱山。又名武林山。或曰靈苑山。亦曰仙居山。靈隱高有九十餘丈。周圍十二里。自此入康莊大道。樹木扶疎。行到此間。如入仙境。少頃。到一亭曰春淙亭。下輿入亭中。少坐。仰觀靈隱天竺兩山間。高數十丈。而蒼翠玉立。奇突屈曲。上多異木。懸崖挺秀。橋下水聲潺潺。涼味可掬。詢勝地也。有聯文曰。

泉水在山清。聽天籟。淙淙到此且停雙不借。  
煙嵐隨地好。內塵冥擾擾。幾人來作小遊仙。

江君祖著指一峯曰。此飛來峯也。其峯高僅數十步。步至峯下。洞內明朗。不似他洞之黑暗。洞壁皆刻佛像。石亦甚奇古。疑非人境。靈隱之勝。當以飛來峯爲最。遊人常避暑。

其中真天然住境也。漢唐以來俱有題銘勒石。聖祖仁皇帝御書飛來峯三字。此飛來峯之命名。乃晉僧慧理嘗登是山。嘆曰。此是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年飛來。因駐錫于此。號其峯曰飛來峯。游人至此。輒不忍去。時江君祖著招余等入理公巖洞。府幽深。回旋曲折。峯石縱橫。又有玉乳洞。仰視穴頂。露出一線天光。炯然入洞。曰。一綫天頭。陀請捨金結緣。余探囊與之。步出洞口。卽理公巖。巖深可容數百人。石壁鑄佛像。傳爲僧揚璉真伽所作。再步數十武。至冷泉亭。其聯文曰。

坵壑定禪心。泉水出山猶自冷。  
烟雲空變態。峯巒何處更堪飛。

又左文襄公書一聯曰。

在山本清泉。自頭源冷起。  
入世皆幻蜂。從天外飛來。

亭依間而立。廣不累丈。高不數尋。小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亭邊一帶澗水溜。玉尤爲勝。地前有呼猿洞。宋僧智一善嘯。嘗養猿山中。臨澗長嘯。聲振林間。則衆猿畢集。謂之猿父。至今多猿。時聞嘯聲。舊傳冷泉深廣。可以適舟。唐刺史元嶼作冷亭泉於水中。宋郡守毛友折去之。改築隄上。無名氏冷泉猿嘯詩曰。

冷泉亭下北山陞  
曾見雌雄共引兒  
慣聽山僧朝說法  
能隨木客夜吟詩  
松坡日暖人游後  
蕙帳風寒鶴怨時  
惆悵遺音無覓處  
竹鷄啼老海棠枝

此地乃屬錢塘八景之四。再行數十武。至靈隱寺。額曰雲林禪寺。庭中古樹鬱蒼。左右塔二座。高不過二丈餘。殿閣高聳宏大。迴廊數十間。左有羅漢殿。庭內極靜潔。四面玲瓏。香煙繚繞。芳氣襲人。襟懷爲之一爽。余吟成一絕以紀。

靈隱寺中景絕幽  
幾生清福得來遊

山僧自是參禪慣  
賓禮相迎只點頭

大殿中央。供奉釋迦如來佛像。有聖祖仁皇帝御書禪門法紀匾額。殿閣乃新建材木。甚巨。有舊聯文曰。

龍洞風回萬壑松濤迎海氣  
鷺峯雲斂千岩桂月映湖光

知客師導余等人客廳。獻茶進菓。鄭君拱辰亦贈銀百元。廳事四壁皆名人書畫。爲今

所罕見者。知客師謂本寺於晉咸和元年僧慧理建。元明興廢靡常。清順治間僧宏禮重建。有覺皇殿。直堂。羅漢堂。金光明殿。輪藏閣。大樹堂。尙鑑堂。聯燈閣。萃巖閣。青蓮閣。梵香閣。玉樹閣。紫竹林。萬竹樓等。康熙三十八年。賜名雲林寺。其後八年。駕幸四次。屢賜金佛金香。及御書經券等。並題額製詩。雍正八年。李衛倡修大雄殿。天王殿。諸樓閣堂宇。乾隆十六年。高宗純皇帝御筆題覺皇殿曰。鸞嶺龍宮。直指指堂曰。誦翠披雲。粵寇至。毀廢殆盡。其後主僧募得重資。購巨木於美洲。重建殿閣。再偕余等遊五百羅漢殿。殿列羅漢五百尊。高與人齊。並奉宋濟顛僧像。又一像酷肖高宗。諸像神威赫然。令人起敬。觀畢與知客師告別。同乘籃輿遊清澗寺。寺在仙姑山之北。沿途兩山夾道。樹木森森。如行深谷中。經一小時。始到該寺。佛樓高聳。頗爲宏壯。額曰清澗禪寺。乃高宗純皇帝御筆。江君祖著邀余等入寺內之洗心亭。亭前一池曰玉泉。養魚頗多。夾以迴廊。環以曲檻。僧於池上設几煎茶待客。並常備麵團。供客投餌。有匾曰魚樂園。余等在此品茗。並購麵團擲池中。魚兒爭餌。前者輒爲後者所擠。池中魚有五色。大有至三四尺者。玉泉觀魚亦遊湖之一樂趣。寺僧謂此玉泉發源自西山。沿流數十里。至此始

見色清而味甘。故螿石爲池。雍正間總督李衛建洗心亭。並左右之迴廊。使遊人至此。可以少憩。康熙二十八年。清聖祖仁皇帝南巡。幸此寺。有御製七言詩云。

度嶺穿雲路始平。

亭中休憩小池清。

游魚自有悠然意。

豈識乾坤造物宏。

再步數武。曲徑有一泉曰細雲。雨泉上有晴雨軒。泉眼下通。浮激波面。狀若細雨。因名此泉。跳珠吐沫。亦一奇觀也。每遇斜風賤點。遊人輒驚爲雨而去。寺側有西式屋宇。頗壯麗。爲岑春煊所建。余等遊覽畢。再乘輿訪岳王墓。由原路而往。時夕陽將墮。遙望諸峯。色似黃金。兼以雷峯夕照塔影橫空。村庄炊煙騰空而起。寺鐘初鳴。山谷響應。晚景固甚佳也。瞬間到岳王墓前。余等下輿。步入墓門。見縛跪於臺下之亂臣賊子四鐵像。係明正德間指揮使李隆範所創造。此鐵像一爲秦檜。二秦檜妻王氏。三萬俟卨。萬歷間增造張俊像。以警戒後人。有某女士題句云。

青山有幸埋忠骨。

白鐵無辜鑄佞臣。

稍上卽爲岳王墓。墓碑大書宋岳鄂王墓。旁附以岳雲之墓。左右各立石像數尊。威儀

可觀。岳王精忠大節爲南宋第一流人。事見名臣言行錄。茲不贅。余賦一詩以弔之。

遺跡應爭日月光。

岳王正氣凜冰霜。

一門忠節誰能匹。

留得芳名萬古揚。

鄭君虛一亦有詩云。

十里平湖落日昏。

栖霞嶺上弔忠魂。

權奸賣國今何在。

鑄鐵居然跪墓門。

墓外有古柏一株。高二丈許。圍約四尺。有奇。傳爲岳王手植。枝葉凋剝已久。然殘幹高聳。經七百餘年。猶存。杭州古臨安地。宋之南都也。山水佳秀。甲天下。富麗柔媚。若甚宜於裙屐羅綺之遊觀。不意此處獨有鐵骨峻嶒。萃植其地。久而不改。亦王之精靈實式憑焉。或曰。王自傷忠不見宥。攀柏號泣。遂枯死。然莫知其化爲石也。逮滿清末葉。有崔磐石者。浙江按察司使也。嘗觴飲賓僚於樹下。見其文理接直與木似。而扣之鏗然作聲。不類木。異哉。是乃化爲石乎。真不思議也。再步數武。岳鄂王廟在焉。現江蘇都督獻數萬金重建。有高宗純皇帝御書。偉烈純忠。石柱聯文。佳構甚多。僅錄彭玉麟所撰。

一聯如下。

史筆炳丹書。眞耶僞耶。莫問那十二金牌七百年志士。仁人更何等悲歌泣血。墓門。凄。碧。草。是。也。非。也。看。跪。此。一。雙。頑。鐵。億。萬。世。奸。臣。賊。婦。受。幾。多。惡。報。陰。誅。聞江君祖著。云。廟內四壁。多嵌武穆所書字。及高宗手詔。惜在折毀中。不能拜閱。眞憾事也。再步數武有一石坊。仰觀其額曰。碧血丹心。其聯文曰。

臣忠子孝。萬古英聲。赫赫並乾坤。不朽。妻節女貞。一門芳譽。明明同日月。爭光。游人往往過此。而瞻拜敬仰。徘徊久之。不能去。觀覽既畢。共乘籃輿。回旅館。頃刻間。已到西冷橋側。有風雨亭。復下輿。觀其亭。有紹興秋瑾女史之墓。女史因徐錫麟案。株連被殺。埋骨于此。亭規模頗大。墓邊栽種花木。極其幽雅。考秋女士瑾。字璿。自號鑑湖女士。浙江山陰縣人。幼承家學。喜爲歌詩。然多感世之辭。年十九。嫁某君。生一子一女。女士隨某君居京師。有年。痛憤庚子之變。以提倡女學爲己任。凡新書新報。靡不披覽。以此深明中外之故。前受外潮之刺激。亦漸深。一日脫簪爲學費。別其夫。送子若女。受鞠於外家。已則留學於東京。曾著看護學教程數篇。讀其黃海舟中所作之感懷詩曰。

大陸游記

片帆破浪滄溟  
四壁波濤旋大地  
千年劫燼灰全死  
海外神仙渺何處

其二

聞道當年鑿戰地  
馳驅戎馬中原夢  
領海無權悲索寞  
天風吹面冷然過

感時

忍把光陰付逝波  
楚囚相對無聊極  
祖國河山頻入夢

回首河山一髮青  
一天星斗扶黃庭  
十載淘餘水尙腥  
天涯涕淚一身零

至今猶帶血痕流  
破碎河山故國羞  
磨刀有日快思仇  
十萬雲煙眼底收

這般身世奈愁何  
樽酒悲歌涕淚多  
中原名士孰揮戈

雄心壯志銷難盡

惹得旁人笑熱魔

其二

煉石無方乞女媧

白駒過隙感韶華

瓜分慘禍依眉睫

呼告徒勞費齒牙

祖國陸沉人有責

天涯飄泊我無家

一腔熱血愁回首

腸斷難爲五月花

感憤

莽莽神州嘆陸沉

救時無計愧偷生

傳沙有愿興元楚

搏浪無椎擊暴秦

國破方知入種賤

義高不礙客囊貧

經營恨未酬同志

把劍悲歌涕淚橫

勉女權

吾輩愛自由。勉勵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權。天賦就。豈敢居牛後。願奮然自拔。一洗

從前羞恥垢若安作同儔恢復江山勞素手舊習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馬偶曙光  
新放文明候獨立占頭籌願奴隸根除智識學問歷練就責任上肩頭國民女傑  
期無負

後聞母喪倉皇歸里旋應明道女學之聘爲教師明道女學者女士同鄉人徐錫麟所  
創辦也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徐錫麟之獄起於皖浙中大吏指女爲同黨詰之秋  
瑾謂我乃提倡男女平權非政治的革命更令將平日所爲用筆書之秋瑾但書一秋  
字又詰之再書秋雨秋風愁煞人七字云遂殺之年祇三十有一僅此七字卽行正法  
留此一重疑案以待後人定論嗚呼女士其瞑目哉死後吳芝瑛有輓秋女士聯語并  
跋如左。

一身不自保 千載有雄名

有是哉秋士殃戮已旬日矣旣爲之傳又紀其遺事壁間小影一痛欲絕忽憶蕭  
選二語乃濡淚墨於尺素他日當大鐫其墓門嗚呼秋士其長此黨窳耶

丁未六月大署日桐城吳芝瑛扶病書於南園草廡

余憶某女士贈秋瑾女士詩二句云。

隱娘俠氣原仙客。

良玉英風豈女兒。

復讀秋瑾女士所作之詩。便知其爲人矣。秋瑾女士既爲國犧牲。民國成立。特埋骨於此。西湖湖畔。留名千古。便不與草木同朽。令人欽仰不置。余仰慕已久。幸遠遊至此。得以女士之事略傳諸海外。聊慰女士之魂也。再步數武。有一墓曰武松墓。亦義俠之人。令人欽仰。對面又一墓曰蘇小小之墓。至墓前觀其墓蓋一亭曰慕才亭。其聯文曰。金粉六朝香車何在。才華一代青塚猶存。

又一聯曰。

千戴芳名留古蹟。

六朝韻事著西泠。

蘇小小乃南齊時錢塘名妓。善吟咏。且有義俠氣。時遇一寒儒。鮑仁悉其英雄。贈金爲作進京求取功名之費。未幾蘇小小身染重病。向賈姨言曰。我一介女子。朝夕與鴻儒巨卿。諧談笑。能得此大名者。不過恃此少年之顏色耳。須知顏色豔於青春。然青春易過。衰敗旋來。終必爲人所厭棄。一厭棄則從前芳名掃地。自今

遠。謝。塵。世。使。灼。灼。紅。顏。不。出。白。頭。之。醜。壘。黃。土。尙。動。人。青。鬢。之。思。失。者。片。時。得。者。千。古。豈。不。大。爲。得。計。乎。彌。留。時。安。慰。賈。姨。勿。慮。且。遺。言。我。生。於。西。冷。死。於。西。冷。埋。骨。於。西。冷。庶。不。負。我。蘇。小。小。山。水。之。癖。遺。囑。畢。竟。然。而。逝。時。鮑。仁。己。拜。命。杭。州。刺。史。先。使。人。來。問。聞。及。蘇。小。小。去。世。登。門。撫。棺。大。慟。代。治。喪。事。埋。葬。於。西。冷。橋。側。遂。命。紳。士。大。夫。送。葬。又。置。下。田。產。爲。賈。姨。守。墓。之。費。事。見。西。湖。佳。話。

蘇小小雖是妓女。亦有義俠之氣。故文人詞客。輒徘徊不忍去。自古以來。好事之人。釀金。建。亭。覆。其。墓。湖。山。美。人。自。足。千。古。與。西。湖。並。傳。其。不。朽。矣。時。鄭。君。虛。一。吟。成。一。絕。以。弔。之。

三。尺。孤。墳。築。水。濱。

阿。誰。是。汝。舊。鄉。親。

南。齊。國。已。亡。千。載。

留。得。青。山。葬。美。人。

余亦吟一絕以紀之。

芳。塚。西。湖。竟。獨。存。

空。山。埋。玉。暗。傷。魂。

多。情。惟。有。青。青。草。

夜。夜。朝。朝。向。墓。門。

時夕陽已墜。急欲歸。遂同乘籃輿歸湖濱旅館。時已六時半。晚飯後劉君宛棠等來會。談片時辭去。余書游記畢卽就寢。

七月六日晨起。江君祖著偕余及鄭君虛一。本圓和尚。一同下樓。步至西湖之邊。喚漁翁備小筏。盪泛湖中。水天一色。山緣似黛。令人襟懷頓爽。身坐舟中心。已溢乎舟外矣。湖之三面爲山。一面爲城。在杭郡之西。故曰「西湖」。舊名曰「錢塘湖」。又曰「聖湖」。一「金牛湖」。一「石函湖」。一「上湖」。一「高士湖」。一「放生池」。一「西陵」。一「西冷」。一「西子」。一「湖」。雖名稱不一。然以其地在城西。故通稱西湖。湖周三十餘里。谿谷縷注。下有淵泉百道。滲而爲湖。蓄潔淨深。圓瑩若鏡。中有孤山。獨峙水心。山前爲外湖。山後爲後湖。西巨蘇堤。堤以內爲裏湖。外湖面積壹萬壹千叁百十五畝。有奇。南北諸山之水。匯聚於此。故其源深歲而不竭。然非僅爲魚族之藪。游覽之娛也。杭郡水利莫此爲重。一入湧金門。出艮山門。入上塘河。由臨平達海昌。一出錢塘門。由三閘至松本場桃花港。合武林門之水。注響水閘。凡湖墅支河。與古蕩西溪。沿山十八里之田。皆資其利。餘水則歸入下塘河。仁和北鄉。及錢塘之下八鄉。實沾潤焉。此唐白樂天所謂每

放湖水一寸。可溉田十五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湖千頃。可無饑歲者。此也。六朝時名游塞。唐李泌白樂天始疏之。白文又添築長堤。以障湖水。堤在昭慶寺後桃花港。今人以孤山之堤。謂白堤。五代時。吳越王置兵士千人。以治湖。至宋蘇東坡取葑田爲堤。架六橋以通南北往來。名曰蘇堤。及宋時。君主日幸湖。國是廢失。時人以西子亡吳。西湖亡宋。事同一轍。故又稱西子湖。元代鑿宋之失。廢而不治。設爲菱田。荷蕩如野坡。然明初成平田。遂起稅額。至景泰七年。兵部尙書孫原貞始築二閘。正德初。楊孟瑛守郡。議西湖當開者五。陳之御史。發帑開濬。乃除稅額。清初歲事修濬。聖駕南巡時。海內承平。興復古蹟。湖山煥然。漸新復本來面目。民國成立。工程局且用機器以濬之。比年以來。雖屬不免荒蕪。而新築之園林祠廟。亦足點綴湖山。西洋樓臺日益增多。環湖馬路。漸次興築。昔人詩云。欲把西湖比西子。今則西子化作西裝矣。余今泛舟遊湖。觀湖中諸景。遂吟成一絕。

一幅天然好畫圖。光明媚色足游娛。

西湖自古比西子。秀色可餐信不謬。

渡至柳浪聞鶯昔日清聖祖仁皇帝南巡至此御題爲西湖景之第四柳絲掠地輕風搖颯如翠浪翻空春來黃鳥時鳴流連傾聽恰與畫舫笙歌相應答宋王洧有柳浪聞鶯詩曰

如簧巧囀最高技  
翠鳳不來春又老

弱柳新縲萬縷絲  
聲聲訴與落花知

其二

元 伊廷高

晴波淡淡澗冥冥  
應惟園林風景別

亂擲金梭萬縷青  
數聲姪姪不堪聽

其三

明 萬達甫

柳陰深靄玉壺情  
林外鶯聲聽不盡

碧浪搖空舞袖輕  
畫船何處又吹笙

其四

明 聶大年

雨後翻空一派青

蘇公隄畔繫漁舡

大陸游記

只藏鶯鳥春聲滑  
遊子愛聞停玉勒  
待看三月歌喉老

不起魚龍夜氣醒  
佳人倦聽倚銀屏  
又見浮波絮作萍

其五

明湯煥

麴塵楊柳漸藏鶯

况是湖南雨乍晴

疊浪欲粘天際水

因風如訴路傍情

雙雙低度渾愁濕

婉婉清歌直妒輕

蹀躞馬蹄搖成槽

醉醒猶聽隔林聲

從容登岸。行數十武。乃是花港。有一亭。建立御碑。為清聖祖仁皇帝御題西湖第四景。並御書花港觀魚。康有為題一楹聯曰。

惠子樂于濠。翠鱗撥刺。斂香浪。

花家猶有港。紅衣狼藉。散平湖。

亭後有高軒。環以曲廊。疊石為山。重門洞啓。花徑逶迤。洵勝境也。時本圓和尙持寫真器。為余等攝影。以作紀念。再步數武。坐廊下。觀荷花。蓮葉蔽水。魚游上下。活潑可愛。明

湯煥有花港觀魚詩云。

柳絲貼水荇浮花

吹浪乘流上淺沙

網罟見稀常自得

笙歌聽慣不知譁

濠梁客到春波淨

西塞舟回暮雨斜

掃石籍苔終日坐

未須香餌共輪車

再入高莊之庭園。花木茂盛。流水悠然。庭中築假山。迴廊曲徑。園景古潔幽邃。為西湖諸園林冠。此高莊乃在裏湖邊。即紅樸山莊。清高士奇之御賜園。高宗御書竹窗額。其他聯文頗多。亦皆名人所書。得此以居。神仙不易也。時已近午。江君祖著偕余等登望山閣。坐此試茗。園內亦有酒肆。以供游人宴飲。余命設素葷。以充午餐。鄭君虛一吟成一詩曰。

共訪高莊去

良朋握手歡

門深花徑曲

閣小酒杯寬

竹樹蒙陰翳

尊鮪佐午餐

湖光山色裏

佳境足盤桓

余亦於席上卽事云。

遨遊頻訪勝。結伴到高莊。窗外山容秀。庭前花氣香。  
唱酬嫌日短。談笑愛風涼。再訂後期會。重來入醉鄉。

散席後一同下閣。步出高莊。復登舟放於湖中。一路祇見荷花點水。柳絮飄風。因憶前人所咏之詩曰。

畢竟西湖六月中。

風光不與四時同。

接天蓮葉無窮碧。

映日荷花別樣紅。

余亦吟一絕以紀之。

利鎖名韉絆不休。

幾多清福得來遊。

輪他柳絮年年樂。

消受風光到白頭。

時已一句鐘許。登岸步入湖濱旅館。適鄭君拱辰欲偕其尊闈泛舟遊湖。又一同登舟。放乎中流。命舟子搖向孤山而進。頃刻間至其地。同人徒步登山。仰觀環山疊翠如畫。茂林修行。風景極佳。凭巖遠眺。見澄澄湖水。浪靜波平。而花木竹樹。亭臺樓閣。倒影湖中。回想白樂天蘇東坡之駐旌此地。管領湖山。其樂何極。而我輩乘時一遊。亦人生之

一幸也。步至放鶴亭。尋和靖處士故廬之遺址。有聖祖仁皇帝御書放鶴二字。亭亦有御碑。余愛而錄之。其文曰。

舞鶴賦

散幽徑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鍾浮曠之藻質。抱清景之明心。指蓬壺而翫翰。望峴閬而揚音。迎日域以迴驚。窮天步而高尋。踐神區其既遠。積靈祀而方多。精含丹而星耀。頂凝紫而烟華。引圓吭之纖婉。頓修趾之洪姱。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朝戲於芝田。夕飲乎瑤池。厭江海而遊澤。掩雲羅而見羈。去帝鄉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歲崢嶸而愁暮。心惆悵而哀離。於是窮音等節。急景凋年。涼沙振野。箕風動天。嚴嚴苦霧。皎皎悲泉。冰塞長河。雪滿羣山。旣而氣暮夜歇。景物澄廓。星翻漢迥。曉月將落。感寒鷄之乍早。憐霜雁之違漠。臨驚風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唳清景於丹墀。舞飛容於金閣。始連軒以鳳踏。終宛轉而龍躍。躑躅徘徊。振迅騰躍。驚身蓬集。矯翅雲飛。離網別赴。合緒相依。將興中止。若往而歸。颯沓矜顧。遷延遲暮。逸翮後塵。翱翥先路。指會規翔。臨歧矩步。態有遺妍。貌無停趣。奔機赴節。

角。眇。分。形。長。揚。援。鷲。並。翼。連。聲。輕。迹。陵。亂。浮。影。或。橫。衆。變。繁。姿。參。差。溶。密。烟。交。霧。  
凝。若。無。毛。質。風。去。雨。遠。不。可。談。悉。既。散。魂。而。盪。日。迷。不。知。其。所。之。忽。星。離。而。雲。罷。  
整。神。容。而。自。持。仰。天。居。之。崇。絕。更。惆。悵。以。驚。思。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心。耿。出。  
拂。苗。停。丸。劍。並。止。雖。邯。鄲。其。敢。倫。豈。陽。阿。之。能。擬。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  
守。馴。養。於。千。齡。結。長。鳴。於。萬。里。

臨董其昌

又有一聯爲林文忠題其文曰。

地無遺草真能隱。山有名花轉不孤。

又有巢居閣其聯文乃陳芳霖所題曰。

祠傍水仙王北宋堂留高士蹟。樹成香雪海西湖重見古時春。

江君祖著偕余等訪林處士先生墓其墓亦有聯曰。

孤嶼含光千秋高隱。巢居潛德百代清標。

余等參拜畢觀其墓周圍有數百株梅花爲林和靖先生隱居之所所謂梅妻鶴子其在是乎高風如昨殊足令人欽仰時本圓和尚提寫真器攝影以作紀念有昔人集句

詠林處士墓曰。

雲。水。光。中。洗。眼。來。  
野。亭。飛。蓋。臨。芳。草。  
黃。鶴。一。去。不。復。返。

滿。湖。烟。雨。失。樓。臺。  
石。徑。無。人。長。綠。苔。  
紅。梅。萬。樹。爲。誰。開。

鄭君虛一吟成一絕曰。

孤。山。舊。跡。至。今。存。  
放。鶴。亭。空。人。已。杳。

買。掉。來。游。處。士。村。  
梅。花。深。處。葬。詩。魂。

余亦吟成一絕以紀之云。

逋仙遺跡最幽閑。

西望陽斜水一天。

鶴子已陪人去也。

梅妻長自守孤山。

其西有一墓曰林少慰諱汝霖仁和典史閤門殉粵匪難邑人檢骨附葬于此以妥忠魂有彭玉麟題其墓曰。

勁節冷梅花。叢祠坏土足千古。芳隣結孤嶼。處士忠臣是一家。

距此數武，有一亭中爲馮小青墓。其聯文爲長白女史納拉氏題曰。

貞心洵若孤山靜。佳話今同處士傳。

馮小青乃該邑某氏之妾，爲大婦所苦，出居梅花嶼別業。能詩，死後埋香于此。文人騷客到此俱弔之。其墓側有小冢，爲宋女馬菊香之墓。鄭君虛一以詩弔馮鞠香馮小青二女士墓曰。

佳話流傳兩女兒。孤山埋骨幾多時。

空亭永傍巢居閣。曳杖來吟弔古詩。

復登舟而行，高聲呼嘯，輒有迴響。蓋聲浪被山所阻，遂折而返。所謂空谷傳聲也。命舟人向蘇堤而進，堤似玉帶。西湖志稱宋元祐間，蘇軾濬西湖，因以所積葑草築爲長堤。俗曰蘇公堤。南自南屏山，北接岳王廟前，互數里。夾道種柳，外湖裏湖，卽以堤爲界。隄內爲裏湖，隄外爲外湖。堤有橋六：一「映波橋」，通赤山校場；二「銷瀾橋」，通赤山夾嶺；三「望山橋」，通花家山；四「厭堤橋」，通茅家埠；五「東浦橋」，通麪院；六「

跨江橋。一通歌家步港。六橋自南而北。近映波橋者。有花港觀魚亭。一定香橋。近銷  
瀾橋者。有花塢望山橋。南有蘇堤。春曉清康熙三十八年。清聖祖仁皇帝南巡。御書蘇  
堤春曉四字。建亭於望山橋之南。爲西湖之首景。此處晨光初啓。宿霧未散。雜樹生花。  
飛英。蘸波。紛披掩映。如列鋪繡。都人士攬其勝者。咸爲四時皆宜。而春曉爲最。云宋王  
洙有詠蘇隄春曉詩曰。

孤山落月趁疏鐘。

畫舫參差柳岸風。

鶯夢初醒人未起。

金鴉飛上五雲東。

元人伊廷高亦詠云。

翰苑仙人去不還。

長留遺跡重湖山。

一鈎殘月鶯呼夢。

詩在煙光柳色間。

其下爲花港跨虹橋。北有曲院風荷亭。後屬舊崇文書院。其相對者爲西冷橋。蘇軾嘗  
賦詩曰。

六橋橫絕天漢上。

北山始與南屏通。

忽驚二十五萬丈。

老對席卷蒼煙空。

余雖未渡六橋已歷歷在目。視白堤夾道桃樹鮮存。僅有桑柘耳。沿堤至平湖秋月。從容登岸。仰觀其遍曰。洞天一碧。有院宇一所。聯文爲彭玉麟所書曰。

憑欄看雲影。波光最好是紅蓼。花疏白蘋秋老。  
把酒對瓊樓。玉宇莫孤負天心。月到水面風來。

又有一聯爲德馨題曰。

玉鏡靜無塵。照葛嶺蘇堤萬頃波。澄天倒影。  
冰壺清濯魄。對六橋三竺九宵秋。淨月當頭。

其他名人聯文頗多。難以盡錄。其塔爲石砌。恰與水平。茂林修竹。嘉卉千種。與石塔成直線。維時未及中秋。祇平湖一景。亦足壓倒一切矣。余愛其庭臺翼然。平臨全湖。如見玻璃界。遊景至此。肌骨均清。如入廣寒。飄飄欲仙。千頃清光。直滌俗塵。三斗亭址前爲石臺。三面臨水。上懸有清聖祖仁皇帝御書。平湖秋月。匾旁構水軒。曲欄書檻。蟬聯金碧。睿藻輝煌。與波光掩映。至此尤足別開一眼界。宋祝穆方輿勝覽序云。湖際秋而益。

澄。月。至。秋。而。愈。潔。合。水。月。以。觀。西。湖。其。精。神。始。出。此。數。語。却。能。見。解。西。湖。妙。處。時。鄭。君。虛。一。吟。成。一。絕。云。

綠。楊。樹。下。暫。停。舟。

十。里。湖。光。眼。底。收。

想。得。此。中。秋。夜。月。

二。分。定。不。減。揚。州。

余亦有句云。

細望平湖景最幽。

安排一舸足優遊。

波光月色清如許。

水國居然冷到秋。

遊畢復登舟。命舟子駛到湖心亭。同入亭中。四面臨水。正對南北兩峯。左右翼以彫欄。花柳掩映。上爲層樓。憑欄四望。羣山環立如屏。清聖祖仁皇帝。昔日巡幸西湖。曾題靜觀萬類及楹聯文云。

波湧湖光遠。

山催水色深。

又有御製五言律詩曰。

湖光開漱灑。

臨幸及芳時。

微翠推山色。

輕香拂水湄。

浮雲看自動。畫鷁覺平移。靜坐視羣類。資生得所宜。

又於樓上御書天然畫一額。御製五言絕句一首云。

水上起樓臺。湖面平如鏡。春風吟柳條。遠與山光映。

其他名人書聯頗多。余惟愛其一而錄之。

臺樹漫芳塘。柳浪蓮房曲。曲層層皆入畫。烟霞籠別墅。鶯歌蛙鼓晴。晴雨雨總宜人。

堂後爲水軒。架於湖面。雕梁畫楹。金碧燦然。湖心平眺。亦爲佳景之一。時鄭君虛一與

余各吟一絕。鄭云。

湖心亭上小勾留。雲影天光一鑑收。

到此渾忘是塵世。恍疑身在廣寒遊。

余云。

約伴同游興不孤。湖心亭上足歡娛。

山屏水鏡靜觀好。吾輩居然在玉壺。

再登舟從三潭印月而進。至其地門上標蓬萊境三字。由此入屋宇整列，迴廊圍繞，玉几金案，名詩古畫，不可勝計。築數亭點綴湖之中間。湖水洋洋，三潭清浙，潭成鼎足之形，頗覺奇觀。時江君祖著喚一寫真師，爲余等游湖攝影。余觀湖中有九獅石，聞爲彭公昔日所居。石在湖中，作起伏勢，望之若九獅，係彭公自南嶽移來者。亭之聯文甚多。余記一聯曰：

記故鄉不有仙潭看一樣，湖光添得石橋長九曲。  
至此地宜邀明月，問誰家秋思吹殘玉笛到三更。

末署沈閻峴撰，德清俞越書。

再步數武，又一亭，其下爲放生池，亦有聯文曰：

天地一網罟，欲度衆生誰解脫。飛潛皆性命，但存此念卽菩提。

又從石橋曲徑，步至三角亭，曰開綉亭，其聯文云：

一担虛待山光補，片席平分潭影清。

過此爲靜涼軒，又有聯曰：

天賜湖。上名園。綠野初開。十畝荷花。三徑竹。人在瀛州仙境。紅塵不到四圍潭水。一房山。

稍進有置高軒傑閣平橋。曲徑三折而入。爲御碑亭。聖祖仁皇帝御書三潭印月四字。並御題西湖十景之八。湖中有三石塔。西湖志載此三潭印月。爲東坡留意西湖。極力溶復。於湖中立塔爲標。著令塔以內。不許侵爲菱蕩。舊有石塔三。士人呼爲塔基。名勝志云。相傳湖中有三潭。深不可測。建浮屠以鎮壓。二說未知孰是。南宋舊圖。從南數湖中對第三橋之左爲一塔。第四橋之左爲一塔。第五橋之右爲一塔。形如瓶浮漾水中。所謂三塔亭。亭引碧流也。弘治間毀之。萬歷間溶取葑泥。繞潭作堤。放生池。外湖心。仍置三塔。舊名月光映潭。塔影爲三。故有三潭印月之稱。夜涼人寂。孤艇沿洄。誠可濯魄醒心。頓遣塵慮也。宋王洧有詠三潭印月詩曰。

塔邊分占宿湖船。

寶鑑開奩水接天。

橫笛吹雲何處起。

波心驚覺老龍眠。

元伊廷高亦有詩云。

坡仙立塔據平湖

天影清涵水墨圖

夜靜老龍鱗甲冷

冰壺深處浴明珠

再進爲軒三楹，曰迎翠軒。後爲虛堂，路側有己字亭。由竹徑步過石橋，已達彭剛直公玉麟之退省庵。其樓額曰一寄。有退省庵老人自題聯文及名人所題聯文頗多。余愛退省庵老人自題聯文，擇其五而錄之。

其一。

水得閒情山多畫意

門無俗客樓有賜書

其二。

浮生若夢誰非寄

到處能安卽是家

其三。

大地少閑人誰能作風月嘉賓湖山賢主

六橋多勝跡我愛此荷花世界鷗鳥家鄉

其四。

退食有餘閑。當載酒人來。莫孤負萬頃波光。四圍山色。  
臨流無俗慮。看採蓮船去。只聽得一聲漁唱。幾杵疏鐘。

其五

盡此一寸心。與點綴湖光山色。收拾數間屋。儘勾留墨客騷人。

彭常乘巡閱長江之隙。釣遊於此。後就此地築退省庵。今入浙江先賢祠。有繪晉褒以忠清亮直。唐樹森題其聯曰。

帝命重巡江。五千里浪靜波平。更播威名到南海。  
臣心如止水。十二橋月明風淡。長流灑景在西湖。

祠內名人所選文甚多。中有曲園俞樾先生所選之長聯。爲有目所共賞。錄之以作祭彭公文觀。

偉哉斯真河嶽精靈。乎自壯年請纓投筆。佐曾文正。創建師船。青旂一片直下長江。向賊巢奪轉小孤山。去東防飲葵。西障溢潯。日日爭命於鋒鏑。叢中百戰功高。仍是秀才本色。外授疆臣。辭內授廷臣。又辭強林泉猿鶴。作霄漢夔龍。尙書劍履。

回。翔。上。接。星。晨。少。保。旌。飛。舞。遠。臨。海。濊。虎。門。開。絕。壁。巖。崖。突。兀。力。扼。重。洋。千。載。後。  
過。大。角。礮。臺。尋。求。遺。蹟。見。者。猶。肅。然。動。容。謂。規。模。宏。闊。布。置。謹。嚴。中。國。誠。知。有。人。  
在。悲。夫。今。已。旂。常。俎。豆。矣。憶。疇。昔。傾。蓋。班。荆。借。元。太。傳。留。遺。講。舍。明。鏡。三。潭。勸。營。  
別。墅。從。珂。里。移。將。退。省。庵。來。南。訪。雲。棲。北。游。花。塢。歲。歲。追。陪。到。烟。霞。深。處。兩。翁。契。  
合。遂。兒。輩。因。緣。吾。家。童。孫。幼。君。家。女。孫。亦。幼。對。桃。李。穠。華。感。桑。榆。暮。景。粵。嶠。初。還。  
舉。步。早。憐。蹙。吳。間。七。至。發。言。益。覺。含。糊。鴛。水。遇。歸。橈。俄。頃。流。連。便。成。永。訣。數。月。前。  
於。右。臺。仙。館。傳。報。噩。音。聞。之。爲。潛。焉。出。涕。念。風。物。不。殊。琴。歌。頓。杳。老。矢。何。忍。拜。公。  
祠。

鄭君虛一有詩曰。

明。月。成。今。古。空。潭。自。淺。深。老。人。知。退。省。曾。此。托。閑。吟。

余亦題一絕云。

結。庵。退。省。養。餘。閑。萬。頃。波。光。屋。數。間。

勝。地。名。臣。雙。不。朽。流。芳。千。古。在。湖。山。

再步至潭後。臨湖有額曰小瀛州。退省老人題其聯文曰。

來往遊人須知愛惜花柳。春秋佳日切莫辜負湖山。

此處香氣襲人欲醉。仍由原路而回。放棹中流。時夕陽欲墜。急命舟子搖至孤山公園。到岸時。步上公園。此地乃清行宮。民國以來。卽就其處改築公園。爲都人士游息之所。就山築亭。宛轉屈曲。花木掩映。景極清幽。余等登石階至一亭坐下。眺全湖之景。真湖山最勝處也。遙看東偏門有假山嶙峋。縹雲石在焉。內有樓閣。爲文瀾閣。藏四庫全書。洪楊之役。書多散佚。丁氏昆仲。搜訪得十之七八。東南文獻。賴以不墜。浙撫譚麟復修閣以藏之。今改爲圖書館。本欲參觀。奈爲時已晚。真憾事也。仰觀亭閣參差。西冷印社。四照閣諸勝。雖未遍歷。俱歷歷在目。景象之佳。令人神往。時夕陽已墜。人影散亂。江君祖著邀余等步出公園。至樓外樓酒館。有聯文曰。

屈原陶醉隨斟酌。春非秋尊入品題。

時游客紛紛至此。晚酌頗覺熱鬧。余等一同登樓少憩。飲龍井名茗。江君祖著特使備素葷佳肴。合爲一席。有葷菜味甚適口。因憶晉張翰因秋風起。而思葷鱸。固饒風味。不

僅托辭以避禍也。席中與江君祖著談及本日之遊，亦人生一快事。約一小時散席。復登舟，命鼓掉回寓。同人亦把掉盪槳，興高采烈。遂不覺去數里之遙。遙見沿岸電光水色相映，如水晶宮裏風景之佳，別饒一種興味。即時達諸彼岸。時已六句鐘矣。登岸步入湖濱旅館。時有劉君宛棠等來會，聚首談笑。迨十時許，宛棠等辭去。重約明朝一同遊湖。

七月七日九時許，劉君宛棠來邀江君祖著、鄭君虛一及余泛舟遊湖。乃喚漁翁備一畫舫，坐舟中仰觀湖山諸勝。時劉宛棠以昔人所著西湖四時幽賞錄見示。

春時孤山月下看梅，虎跑泉試新茗，保俶塔看曉山，西溪樓啖煨筍，初陽臺望新樹，蘇堤觀桃柳，西冷橋玩落花，天然閣聽雨，夏時蘇堤看新綠，三生石談月飛來，閣避暑壓隄橋，夜宿湖心亭採蓴，湖晴觀水面流虹，山晚聽輕雷，斷雨乘露剖蓮，雪藕看湖上風雨欲來，步山徑野花幽草，秋時滿覺隴賞桂花，北高峯頂觀海雲，六和塔夜玩潮，策杖林園訪菊，西冷橋畔醉紅樹，乘舟風雨聽蘆，冬時湖凍初晴，遠泛雪齋策蹇尋梅，西溪道中玩雪山，山窗聽雪敲竹，山頭玩賞茗花，除夕登吳山。

看松盆然如春之皋亭看桃花花園梗購山茶夏之煙霞洞避暑放生池採荷花  
平湖亭際乘涼韜光夾竹步行秋之南屏山聽晚鐘公園前步月河渚看蘆花亦  
極清幽之致且四時中之曉色暮色雨景晴景勝趣亦各不同誠西湖之無盡景  
也曉色如霧截山腰霞橫樹杪或淡煙隱隱搖蕩晴暉或鬱氣浮浮掩映曙色峯  
舍旭日風散溪雲遙岑迴抹柔藍遠岫忽生涇翠暮色爲暗草響泉叢篁影樹暝  
色漸起崖壑殘陽猶戀菱荷斷橋水鳥浮浮欲沒短掉忽鳴輕煙亂拖夜色爲月  
香度酒露影濕衣山靜無聲水暗若碧雨景爲山頭煙合忽掩青螺樹杪雲蒸頃  
迷翠黛絲絲飛舞濯濯飄搖少焉淡日西斜紅霞照水林樹零讓宿雨峯巒吞吐  
斷烟殘雪飛鳥一望迷茫水色山光四照蕭爽雪景卽水空山沒雲依樹斷竹眠  
低地山排白雲墜玉冰柯沾衣生溼月景卽滿空孤月露挹清輝四野輕風樹分  
涼影波光泛灑衆山靜遠如千百美人臨鏡梳頭

余閱畢舟已到劉莊一同登岸步至莊內莊在丁家山前與望山橋相對卽水竹居屬  
香山劉學詢所有今沒入官庭園樓閣皆閉鎖有看守人在焉江君祖著命看守人開

鑽。借。余。等。步。入。庭。中。園。裏。百。花。俱。備。花。香。撲。鼻。人。行。其。中。有。如。入。香。國。之。樂。沿。途。茂。林。修。竹。樓。閣。參。差。迴。廊。曲。徑。路。皆。敷。以。梅。花。石。至。一。園。有。額。曰。花。竹。安。樂。齋。西。臨。湖。山。乃。天。然。之。趣。廳。事。四。壁。高。掛。古。書。畫。陳。列。大。玉。如。意。及。珊。瑚。樹。皆。希。世。之。珍。藏。書。室。則。奇。畫。滿。架。寢。室。各。房。間。之。椅。棹。皆。名。手。彫。刻。花。樣。各。別。寶。物。則。有。古。鼎。古。銅。器。不。計。其。數。庭。中。盆。景。亦。皆。古。之。遺。物。再。至。一。園。有。生。壙。八。座。富。貴。人。之。豪。華。乃。亦。作。此。壙。達。想。可。謂。有。遠。慮。矣。聞。負。官。債。五。萬。餘。金。已。繳。還。二。萬。餘。不。日。便。可。開。封。矣。余。與。鄭。君。虛。一。各。吟。一。詩。鄭。云。

訪。勝。入。劉。莊。詩。情。畫。意。長。荷。香。飄。曲。院。柳。色。映。迴。廊。  
檻。外。臨。湖。水。橋。邊。繫。野。航。主。人。真。曠。達。生。壙。近。池。塘。

余詩云。

步入劉莊亦快哉。萬花深處擁樓臺。  
異珍滿架書千卷。多少機心積得來。

江君祖著導余等由原路而回。時適微雨霏霏。復放舟至一處。曰六橋。煙柳。柳性宜水。

其色如烟。烟水空濛。搖漾於赤欄橋畔。望之如圖畫。少頃大雨淋漓。湖中小筏競渡甚忙。江君祖著謂余曰。此遊樂乎。余曰甚佳。沿湖遍遊。渡至樓外樓。停舟。一同登岸。上樓小憩。點素葷。佳肴少酌。至六時散席。登舟時雨已止。遂命推舟而返。至湖濱旅館已屬萬家燈火時矣。

七月八日早飯後。雇籃輿。偕本圓和尚遊南山。諸名勝沿路遙望。峯巒聳秀。怪石玲瓏。兩石離立相對。若老翁邂逅狀。詢之輿夫曰。此乃南屏山也。梵宮在峯麓。卽淨慈寺也。其北高塔直聳爲雷峯塔。不多時已到寺之門前。一同下輿。步入寺內。觀大殿有聖祖仁皇帝御書聯文云。

雲間樹色千花滿。竹裏泉聲百道飛。

又有高宗純皇帝御題正法眼藏四字。中央供釋迦如來佛像。該寺知客師邀余至寺後。有蓮花洞。石佛洞。西有高士塢。萬峯山房。雨花臺等名勝。有一古井。據知客師云。稱爲神運井。相傳昔日建寺時。苦無木材。僧濟顛禱佛。一日有木自井中出。層出不窮。足充建寺之用。寺成乃止。今餘木尙在。井設垣繞之。俗號古木井。井邊建一亭。奉濟顛佛。

像。余秉燭照之。井中果有一木。誠奇事也。一同步出客廳。休息片刻。余問知客師。此寺  
建自何年。對曰。周顯德間。吳越王錢宏俶。建號曰慧日永明院。屢燬屢築。明正統朝。僧  
宗妙復之。清康熙三十八年。聖祖南巡。幸此書淨慈寺。額及西峯二字。製由淨慈寺經  
南屏諸山詩。並題一聯。又賜御書金剛經一卷。四十六年再幸。發帑重修。製御碑文。勒  
石。雍正八年。李衛重修山門。乾隆十六年。御題殿額曰正法眼藏。寺故有樓閣軒亭。壯  
麗。與雲林寺燬於粵寇。後雖稍稍建復。不茂如前之萬一矣。余聞而記之。知客師呈醒  
世鐘六冊。中有名人題淨慈寺法嗣志。濟公事略及濟公所作文。茲摘其事略曰。道  
濟字湖隱。天臺李諱茂春子。母王氏。夢吞日光而生。時紹興三年十二月初八日也。年  
十八。就靈隱。瞎堂和尚。遠公落髮。風狂嗜酒。肉浮沉市井。或與羣兒呼洞猿。翻觔斗。遊  
戲而已。寺衆許之。瞎堂云。佛門庵大。豈不容一顛僧。遂不敢擯。自是人稱濟顛。遠公示  
寂。往淨慈。德輝爲記。室矢日成。文信筆滿。紙嘗欲重新。藏殿夢感皇太后臨。賜帑金。嘉  
泰四年。夕醉繞廊。喊無明發。衆莫悟。俄而火發。燬寺。乃自爲募。疏行化。嚴陵以袈裟籠  
罩。諸山水自援浮江而出。歸報寺。衆曰。木至江頭矣。將集衆搬運。祖曰。無庸也。在香積。

茄中六丈夫勾之而出監寺欲酬之錢辭曰我六甲神豈愛汝酬乎遂御風而去瀕湘居民食螺已斷尾矣師乞放水而無尾九里松酒肆之門有死人主人大懼師以咒驅其屍忽奔至嶺下而斃一日驟雨忽至邑黃生者趨避寺中師預知其當擊死呼匿坐。下衣覆之。迅雷繞坐下不得擊。遂擊道傍古松而已。師常爲人誦經。下火累有果證。至火化。蟋蟀見青衣童上昇種種顯異不可殫述。嘉定二年五月十六日忽又喊無明發。寺僧咸驚謂且復火而師乃索筆書偈曰六十年來很藉東壁打到西壁如今收拾歸來依舊水連天。碧書訖擲筆而逝。茶毗舍利如雨。葬虎跑塔中。俗壽六十僧臘四十。有二時有行脚二僧遇六和塔下授書一封鞋一雙寄住持崧和尚崧啓視大駭曰濟公終時無鞋此老僧與彼之鞋茶毗矣而獨不壞耶明日復有泉唐役人自天臺回又寄崧詩云。

月帆飛過浙江東  
傳與諸山詩酒客  
脚絆緊繫興無窮

回首樓臺渺漠中  
休將有限恨無窮  
挂杖挑雲入亂峯

欲識老僧行履處。

天臺南嶽舊家風。

蓋五百應真之流云。知客師復偕余等步出寺外。有一池曰萬工池。以當時力役萬人故名。然不過一小蓮塘耳。池上有亭。中立南屏曉鐘之碣。乃清聖祖仁皇帝御題西湖十景。易晚鐘爲曉鐘。其意蓋夜氣方清。天範俱寂。鐘聲乍起。響入雲霄。致足發人深省也。今觀此亭。奉懸宸翰。並勒石於池北。與震旦靈山。永垂千古。南屏曉鐘之南屏山。乃在淨慈寺之後。凡蘇堤寺鐘初動。山谷皆應。逾時乃息。蓋以茲山隆起。內多空穴。故傳聲獨遠。又步數十武。仰觀雷峯在淨慈寺北。雷氏築庵居之。故名。其塔高聳雲霄。係吳越王妃黃氏所建。以藏佛螺髻髮。故亦名黃妃塔。俗稱雷峯塔。原係千尺十三級。至七級。功事中止。後毀二級。僅存五級。舊有重簷飛棟。窗戶洞達。後亦毀。惟孤塔巋然猶存。每當夕陽西墜。塔影橫空。故有雷峯夕照之稱。聖祖仁皇帝御書。改夕照爲西湖十景之九。遂於雷峯之西築亭。中有御碑。題雷峯西照四字。塔之建築式。與印度古代北部之建築彷彿。固爲研究建築學史上之好材料也。然其磚皆赤色。藤蘿牽引蒼翠可愛。日光西照。亭臺金碧與山光倒映。如金鐘初開火珠將墜。雖赤城樓霞不是。過也。余吟

一絕以紀之。

湖西晚望景非常。

亂樹飛鴉送夕陽。

絕好雷影當夕照。

玲瓏倒影水雲鄉。

遊覽畢。向知客師告別。乘輿遊虎砲寺。沿途遙望山色蒼蔚。中峯隆起。旁舒兩翼。松杉密布。圓岡對立。宛如覆釜。及至其處。長松古柏。盤鬱成林。遍山芳草如茵。野花遍地。行到此間。殊多逸趣。寺之山門頗宏莊。左右置二石虎。登石級。一同下輿。行入寺內。見其規模雖不甚大。然頗幽雅。步至迴廊。坐定。有小廝獻茗。其水乃虎砲泉。飲之甚甘。爲西湖諸泉冠。相傳唐時性大空師居此。有二虎跑地作穴。泉遂湧出。以是得名。觀其泉果有二穴。四壁碑刻多名人著作。清聖祖南巡兩次。均幸此題詩。亦有御碑在前。茲錄蘇東坡詠虎砲泉詩曰。

紫李黃瓜村落香。

烏紗白葛道衣涼。

閉門野古松陰轉。

欹枕風軒容夢長。

因病得閒殊不惡。

心安是藥更無方。

道人。不惜階前水。

借與匏樽自去嘗。

張公遊虎砲寺次東坡先生韻。

梵放天花萬壑香。

松濤吹送海風涼。

山中蘭芷經霜在。

物外烟霞與日長。

坡老舊留泉上刻。

支公閑問病來方。

兩人遊宦巡行苦。

初得江南紫笋嘗。

其二。

無事閑消一炷香。

百年天地自炎涼。

青鞋布襪尋僧坐。

湖日山雲入眼長。

興在兩峯誰是主。

神遊八極永無方。

久傳童子泉甘冽。

何幸能斟一掬嘗。

再向雲栖寺而進。山路紆曲。出山谷而至江邊。一望無際。波濤湧起。詢輿夫。則曰。此錢塘江也。每年舊歷七月十八日。遠近士女來此觀潮。殊盛。余按浙江潮之著稱於世已

久。其可觀之地。一爲錢塘。一爲海寧。浙江之爲江也。在杭縣東南。虞喜云。潮水投浙江。下折而曲。一云江有反濤。水勢折歸。故云浙江。盧肇曰。浙者折也。潮出海。曲折而倒流也。一名浙河。山海經。禹治水至浙河。莊周曰。浙河之水。濤山浪屋。雷擊霆碎。有吞天沃日之勢。一名曲江。枚乘七發。觀濤于廣陵之曲江。又名羅剎江。因江心有羅剎石。風濤至此極險。一名錢塘江。因縣得名也。浙江潮傳說種種神話。雖不足信。然天下理所必無。事或有之。固未可盡非也。余曾讀後漢酈道元水經注云。縣東有定包諸山。皆西臨浙江。水流於兩山之間。江川急迅。兼濤水。晝夜再來。來應時刻。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日最高。峨峨二丈有餘。吳越春秋。以爲子胥文種之神也。昔子胥薨於吳。而浮尸於江。吳人憐之。立祠於江上。故名曰胥山。文種滅於越。而伏劍於山陰。越人哀之。葬於重山。文種既葬一年。子胥從海上負種俱去。游夫江海。故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又唐杜光祿異記云。錢塘江潮。昔傳伍子胥。累諫吳王。杵皆賜屬鏤劍而死。臨終戒其子曰。抉吾目於南門。以觀越兵來伐吳。以鮫魚皮裹吾尸。投於江中。吾當朝暮來潮。以觀吳之敗。自是海門山潮頭洶涌。高數百尺。越錢塘過漁浦。方漸低小。

朝暮再來。其聲震怒。雷奔電激。聞百餘里。時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祀焉。又浙江通志云。晉竇達卓錫武林山。號剎利禪師。寺中印沙牀。照佛鑑。乃其遺蹟。浙江驚濤。謝射湖上諸山。達密持祕咒。一夜有偉人黑冠朱衣。謁曰。弟子伍員。憤心未雪。師慈心爲物。敬聞命矣。自是潮擊西興。浙之東岸。沙漲數里。又錢受徵吳越備史雜考云。始祖武肅王。以梁開平四年八月。築捍海塘。怒潮急湍。晝夜衝激。版築不就。表告於天云。願退一兩月之怒濤。以建百年厚業。禱胥山祠云。願息忠憤之氣。暫收洶湧之潮。函詩一章。置海門云。傳語龍王井水府。錢塘借與築錢城。因採山陽之竹。令矢人造箭三千。附以鴻鷺之羽飾以丹珠。鍊剛火之鐵爲簇。旣成。用葦敷地。分箭六處。用東方青九十丈。西方白七十丈。北方黑五十丈。中央黃三十丈。鹿脯煎餅。時果清酒。棗脯茅香。淨水各六分。香燈布置。以丙夜三更子時。屬丁日上酒三行。禱云。六丁神君。玉女陰神。從官兵六千萬人。繆以此丹羽之矢。射蛟滅怪。渴海枯淵。千精百鬼。勿使妄干。惟願神君佐我。令我功行早就。禱說。明日慕強弩五百人。以謝濤頭。人用六矢。每潮一至。射一矢。射至五矢。潮乃退。錢塘東趨西陵。餘箭埋於候潮。通汪門浦濱。鎮以鐵幢。誓云。

鐵壤此箭出。又以大竹破之爲籠。長數十丈。中實巨石。取羅山大木長數丈。植之橫爲塘。依匠人爲防之制。又以木立於水際。去岸二九尺。立九木作六重。象易既未濟卦。由是潮不能攻。沙土潮積。塘岸益固。按舊歷七月。錢塘時有大潮。篙師擢郎。鶴或不戒。輒有覆舟之禍。俗故以鬼王潮稱之。究其觀潮故事之由來。南宋以前早有之。而盛於南宋者。實以是日（八月十八日）校閱水軍。故遂傾城出觀。實以兼覘軍容耳。相沿至今。猶以十八日爲名。非謂潮必至是日而始大也。且十八日之前後數日。每年月夜觀潮。勝於日中。每夜城門不閉。且有從數百里外來此觀潮者。余今日到此。惜未及八月。不能目覩雄勝之潮。真憾事也。歷代名流觀潮題詠。積千百年。不可勝紀。余今摘錄一二。以供參考。唐白居易詠觀潮云。

早潮常落晚潮來。

一月周流六十迴。

不獨光陰朝復暮。

杭州老去被潮催。

同題

劉禹錫

八月濤聲吼地來。

頭高數丈觸山迴。

須。度。卻。入。海。門。去。

卷。起。沙。堆。作。雪。堆。

中。秋。觀。潮。

蘇。軾。

定。知。玉。兔。十。分。圓。

已。作。霜。風。九。月。寒。

寄。語。重。門。休。上。鑰。

夜。潮。留。向。月。中。看。

萬。人。鼓。譟。懾。吳。儂。

猶。是。浮。江。老。阿。童。

欲。識。潮。頭。高。幾。許。

越。山。渾。在。浪。花。中。

江。邊。身。世。兩。悠。悠。

久。與。滄。波。共。白。頭。

造。物。亦。知。人。易。老。

故。教。江。水。更。西。流。

吳。兒。生。長。狎。濤。瀾。

冒。利。輕。生。不。自。憐。

東。海。若。知。明。主。意。

應。教。波。浪。變。桑。田。

江。神。河。伯。兩。醜。雞。

海。若。東。來。氣。吐。霓。

安。得。夫。差。水。犀。手。

三。千。強。弩。射。潮。低。

錢塘之潮。以余思之。當因江水入小海水入多之所致也。凡水之入於海者。無不通潮。

而此處之潮。獨爲奇觀。亦地勢使然也。少頃。到一亭下。輿坐亭中。遙望前而山上高塔。直聳雲霄。頗覺奇觀。詢之輿夫。知爲六和塔。遂復乘輿直抵塔下。塔高數十丈。周圍甚廣。查此塔創於宋開寶三年。智覺禪師延壽始於錢氏南果園開山建塔。以鎮江湖。凡九級。五十餘丈。中藏舍利。後燬。紹興十二年重建。二十六年僧智曇因故基成之。高七級。闌楯網繹。面面開敞。有磴路可登。環壁刊經及佛。爲鎮山川之助。元明以來。屢燬屢修。清雍正十三年。發帑重建。乾隆十六年。高宗巡幸至此。御製塔記。復於塔之七層。各賜御書匾額。第一層曰初地。堅固。第二層曰二諦。俱融。第三層曰三明明淨。城第四層曰四天王寶網。第五層曰五雲扶蓋。第六層曰六鰲負戴。第七層曰七寶莊嚴。於太平天國時。爲石達開所焚。邑紳朱敏生捐資重修。稍復舊觀。余雖未登塔上。立此塔邊。一覽江干諸景。峯巒重疊。晴光掩映。殊奇勝也。時將近午。輿夫催往雲栖。遂復乘輿往焉。沿江取路。行萬竹中。石徑幽蔽。雖炎夏不見日。高下屈曲。延紆數里。不辨所出。但覺蒼翠歷歷在目。樹上鳥啼之聲不絕。遊人至此。多稱爲湖山第一奧區。山半有洗心亭。下輿步入亭中。坐片時。亭上左右壁。各闢方窗。綠烟傾映。旁有流泉。塵襟若洗。再行數武。潮聞

鐘聲。則雲栖寺在焉。登石塔而入。寺內無大殿。唯有法堂。迴廊曲徑。層樓高聳。頗幽雅。聞知客師云。本寺爲吳越王建。屢燬屢修。且本寺唯有法堂。以奉經律。禪堂以處僧衆。明蓮池大師卓錫於此。清規至整肅。且勸世人戒殺放生。立放生池於上方。長壽二處。撰有戒殺放生文曰。

世人食肉。咸謂理所應然。乃恣意殺生。廣積冤業。相習成俗。不自覺知。昔人有言。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是也。計其迷執有七條。開列如左。餘可例推云。

凡有知者必同體。人之食肉。大是怪事。然不以爲怪者。由是家世襲而爲常。隣里比而成俗。習行既久。不覺其非。反以爲是。又奚怪乎。今有殺人而食者。人必大駭。而亟誅之。何也不習行故也。使殺人無怪行之數年。以人肉而供庖廚者。徧於天下矣。故曰。舉世習行而不覺其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是也。

一曰。生日不宜殺生。哀哀父母。生我的勞。己身始誕之辰。乃父母垂亡之日。也是日也。正宜戒殺持齋。廣行善事。庶使先亡考妣。早獲超昇。見在椿萱。增

延福壽何得頓忘母難殺害生靈上貽累於親下不利於己此舉世習行而不覺其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一也。

唐太宗萬乘之主生日尙不爲樂田舍翁多收十斛粟乃賀客盈門歡宴累日不知其可也今世有生日飯僧誦經修諸善事者其賢乎哉。

二曰生子不宜殺生凡人無子則悲有子則喜不思一切禽畜亦各愛其子慶我子生令他子死於心安乎夫嬰孩始生不爲積福而反殺生造業亦太愚矣此舉世習行而不覺其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二也。

一獵人暮夜大醉視其幼子爲獐礮力將殺之妻泣諫不聽竟剖其腹出其腸已而安寢天明呼其子與入市鬻獐肉妻哭曰昨汝所殺者子也其人舉身自擲五內崩裂噫人畜雖殊愛子之心一也安可殺歟。

三曰祭祖先不宜殺生亡者忌辰及春秋祭掃俱當戒殺以資冥福殺生以祭徒增業耳夫人珍羅於前安能起九泉之遺骨而使之食乎無益而有害智者不爲矣此舉世習行而不覺其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三也。

或曰。梁武帝以麩爲犧牲也。譏其使祖宗不血食。噫。血食未必珍。蔬食未必惡。爲人子者。貴乎慎修其身。而不覆先祀斯善矣。奚取於祀之必用血也。和祭勝於殺牛。易垂明訓。牲養猶爲不孝。聖有嘉謨。奚取於祀之必用血也。四曰。婚禮不宜殺生。世間婚禮。自問名納采。以至成婚。殺生不知其幾。夫婚者。生人之始也。生之始而行殺。理旣逆矣。又婚禮告禮也。吉日而用凶事。不亦慘乎。此舉也。習行而不覺其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四也。凡人結婚必祝願。夫妻偕老。爾願偕老。禽獸願先亡乎。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思相離也。爾以相離爲苦。禽獸以相離爲樂乎。信乎。婚之不宜殺也。五曰。宴客不宜殺生。良辰美景。賢主佳賓。蔬食菜羹。不妨清致。何須廣殺生命。窮極肥甘。笙歌饗飫。於盃盤。宰割冤號。於砧几。嗟乎。有心人者。能不悲乎。此舉世習行而不覺其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五也。若知盤中之物。從砧几冤號中來。則以彼極苦爲我極觀。雖食且不下咽矣。可不悲乎。

六曰祈禳。不宜殺生。世人有疾。殺牲祀神。以祈福祐。不思己之祀神。欲免死而求生也。殺他命而延我命。逆天悖理。莫甚於此矣。夫正直者爲神。神其有私乎。命不可延。而殺業具在。種種淫祀。亦復類是。此舉世習行而不覺。其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六也。

藥師經云。殺種種衆生。解奏神明。呼諸魍魎。請乞福祐。欲冀延年。終不可得。所謂命不可延。殺業且在也。種種淫祀。如殺生求子。殺生求財。殺生求官等。及其得子。得才。得官。皆本人分定。非鬼神所爲也。偶然滿願。遽謂有靈。信之彌堅。行之彌篤。邪見熾然。莫可求療。悲夫。

七曰營生不宜殺生。世人爲衣食故。或畋獵。或漁捕。或屠宰牛羊猪犬等。以資生計。而我觀不作此業者。亦衣食未必其凍餒而死也。殺生營生。神理所極。以殺昌裕。百無一人。種地獄之深因。受來生之惡報。莫斯爲甚矣。何苦而不別求生計乎。此舉世習行而不覺其非。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七也。親見屠羊者垂死。而口作羊鳴。賣鱸者將亡。而頭如鱸鬚。此二事近在隣居。

卽非傳說。我觀世人。若無生計。寧丐食耳。造殺而生。不如忍饑而死也。吁。可不戒哉。

余曾讀蓮池大師著述。曰。人不能齋素。其故有二。一爲耽芻豢之悅口。二爲慮藜藿之損身。不知人之壽夭。全在於天。不係乎肉食蔬食也。鹿之壽最永於諸獸。而食者草耳。虎食肉而壽之長短。較鹿爲何如也。試再觀深山之老僧。壽至八九十。問其食。蔬食且甚粗惡。予所親見。然則壽果係乎肉食。天果係乎素食乎。此戒殺放生文。流傳至今。景仰者衆。余今得拜瞻蓮池大師之遺跡。故不憚煩而錄之。該寺知客師云。本寺清康熙二十八年。聖祖南巡。有詩曰。

山徑紆徐合。溪聲到處聞。竹深陰夏日。本古勢千雲。  
倚檻聽啼鳥。攀厓採異芬。韶華春已半。萬物各欣欣。

三十八年再幸題雲棲松雲閣二額。乾隆六年高宗題香門淨土悅性亭修篁深處三額。二十七年題西方極樂世界安養道場額。每至中宵梵唄之聲不絕。朝魚暮鼓。與天籟相應云云。又出一部金剛經見示。乃董元宰先生所書墨跡。又有乾隆御筆題贊及

其他名人筆跡題贊亦希世之寶也。近午知客師備素齋招待。午餐後知客師偕余等遊寺內。步入法堂。中央奉釋迦佛像。右邊有蓮池。大師像及其遺物。有聯文曰。

山深獨闢清涼界。

竹翠常飛妙鬢雲。

其他名人聯文頗多。難以盡錄。步出寺門外。石徑兩傍。編籬爲界。籬傍修竹。枝葉蒼老。寺前有大竹一竿。聖祖賜名皇竹。因建亭焉。寺後爲迴耀峯。東爲壁觀峯。峯有青龍泉。四處風景幽雅。茂林修竹。想見九夏陰濃。人不知暑。游人至此。心神頗覺暢然。余有詩曰。

策杖怡然到寺遊。

山前山後景濤幽。

逍遙最是澄潭水。

不染埃塵自在流。

遊覽畢。遂向知客師告別。乘籃輿遊理安寺。沿山野花遍地。芬馥可愛。遙看前面諸峯。鬱蒼如畫。枝頭鶯語啁啾。此間殊多逸趣。既至山頂。微風颼颼。襲人衣袂。遠望湖山勝景。出自天然。固非人力所能創造也。徐行下嶺。峯巒湧出。現一古剎。詢之輿夫。對曰。此卽理安寺。頃刻行到林中。綠陰滿徑。涼風徐來。蟬聲斷續。寸心爲之湛然。令我無復思

歸之念。見梵宮遂下輿焉。前有一亭。後爲高塔。頗覺奇觀。步入亭中小憩。四圍千樟蔽日。萬竹迎風。六月生寒。更饒幽趣。沿邊巖石亦多流水潺潺。步數武。過石坊。仰觀其塔。乃吳興周慶雲爲其母董夫人寫經。建此而藏之也。又行數武。卽抵山門。有匾曰。理安寺。寺內奉釋迦佛像。有聖祖仁皇帝御書一匾。額曰。石磬正音。又有世宗憲皇帝御書二匾。額曰。慈悲自在。重溪人瑞。高宗純皇帝御書匾額曰。樹最勝。幢有聯文曰。

法雨晴飛繞殿香雲至。天花晝下交空瑞石懸。

該寺知客師導余至客廳。少憩。獻茗畢。爲言本寺元名曰法雨寺。宋理宗時。改理安。明弘治四年。龍井山洪水發。寺廢。萬歷重建。清康熙中以僧衆產薄不支。主僧超徹竟餓死。五十一年。發帑重建。增寺下千畝。齋田二百餘畝。命僧性音主之。並題理安寺之匾額。賜佛像及巨鐘。又十寶供器。皆內府置造。世宗在藩邸。賜大殿四匾額。命僧實慧主方丈。余等步至禪堂。及法雨巖下。有法雨泉。觀其巖。宛轉若洞室。泉自石脈中滴下。若時雨降。成一清池。可鑑毛髮。巖石鐫滲滴歸源四字。傍有精舍可啜茗。方丈後有松巖閣。據全寺之勝。昔人有句云。

何當考我松嶺關。

黃水蒸藜過此生。

遊覽畢。再乘籃輿往遊烟霞洞。沿途兩山相夾。巒峯疊翠。山多盤陀。髣髴大佛殿。中間又有竹籬茅舍。以相點綴。山腰多雜樹。有野花三五生於石罅中。香豔猶存。遙看前嶺巖壁當前。詢輿夫知爲煙霞嶺。踏徧煙雲。攝衣而登焉。不多時抵嶺上。四望萬象皆低。山水佳秀。令人可愛。下嶺從南行數百武。沿路栽梅花數千本。更饒別趣。煙霞洞適在山腰之間。到山前有額曰煙霞古洞。以石作門。刻仙巖二字。入門有石龕。舊鐫財神。後經陳豪（字藍洲）丁立誠（字修甫）覓匠改鑿東坡像。題曰蘇龕。洞寬深。可布几席。曲折幽深。遊覽宜於春夏。兩旁鐫羅漢等像。二十餘尊。玲瓏特異。是洞以幽古勝。鐘乳涔涔。滴虛朗清涼。洞頂環甃石。上建高閣。顏曰呼嵩。近附諸山。遠吸江海。石洞多名。人鐫刻山上。建築數亭。點綴其間。頗幽雅。亭中有匾曰臥獅。亭余在此坐片刻。遠挹諸山蒼翠。撲人襟袖。錢江如衣帶。風帆隱隱。在乎有無之間。再拆而上。觀其匾曰吸江亭。石柱石几。風景極佳。俯仰諸景。超然別一世界。余詠吸江亭一絕云。

空亭遠眺景偏佳。

一派蒼茫入望皆。

如此江山如此水。

憑欄有客動吟懷。

下級步至洞口。乘籃輿遊石屋洞。沿途由嶺上下。行到此間。仰觀乃一寺院。規模甚小。院內亦荒寂。行數武有一洞。高敞靈明。寬約數弓。狀如軒榭。可佈几筵。四傍多刻佛像。步入洞底。杳靄幽深。有泉沮洳。以其形似螺。題曰滄海浮螺。其上有一洞。如石屋。曰乾坤洞。相傳宋高宗嘗至洞小坐。余在此坐片刻。亦有詩云。

直入洞天境最清。

繁華塵世感浮生。

莫嫌此地乾坤小。

許大中原幾變更。

時夕陽欲墜。輿夫催回。遂與本圓和尚乘籃輿歸焉。約一小時。到湖濱旅館。晚餐後。劉君宛棠等來會。談良久。至十時辭去。余亦草遊記畢就寢。

七月九日辰起。鄭君拱辰之尊闔王氏。向江君祖著曰。昔日吾先翁姑曾到西湖。往照慶寺打齋。今到此處欲參詣照慶寺。以繼先人之行。未知離此有多少里程。江君祖著對曰。二里餘而已。遂命旅館小介雇人力車數輪。一同乘車往焉。過萬善橋。已到寺前。寺之規模頗大。前殿爲天王殿。額曰照慶律寺。鄭君拱辰之尊闔王氏登堂參拜。獻銀

數拾元。交該寺知客師擬於明後日打上堂齋。知客師領命。導余等至客廳。少憩試茗。據云該寺爲吳越王建。屢有毀修。清順治重建。隆乾十六年高宗題深入定慧。額寺外有青蓮池。萬善橋。內有戒壇。千佛閣。藏經閣。定觀堂。觀音井。看山亭。臥牛石。太平天國後漸就荒廢。由邑人丁氏。吳興龐氏。孫氏。捐貲重修。近午備素齋饗客。席中與江君祖著談及西湖勝景。以人生一世。不過數十寒暑耳。當於湖畔築茅屋數椽。種竹栽花。消受一生清福。但不知此願何日償也。席散後知客師偕余等遊覽寺內迴廊曲徑。快然一新。可稱西湖叢林之巨擘。奈左畔迴廊。目下屬督軍兵役宿舍。實有穢擾佛門清淨地。金剛有知。當振雷威。豈能聽彼之安枕乎。遊覽畢。一同歸湖濱旅館。時劉君宛棠使人投帖來請鄭君拱辰等。又另設一素齋會場。定在聚春園。請余及本園和尚。今夜赴宴。感其誠意不敢却焉。至六時。劉君宛棠等來會。邀鄭君拱辰及余等下樓。同往酒館。已設盛饌以待。宴既開。鄭君拱辰及余等俱起敘禮。鳴謝。劉君宛棠與林君安浦。猜枚鬪酒。逸興盪飛。至十一時。散席下樓。沿路電光如晝。男女往來。絡繹不絕。余等乘人力車同到湖濱旅館。

七月十日辰起。欲訪蕭逢源先生。與江君祖著一同下樓。乘人力車入杭州城。沿街諸商店。陳列極爲雅觀。都會熱鬧。筆難盡述。到蕭先生府宅時。投刺請謁。先生已迎於庭中。邀入客廳坐定。獻茶菓畢。先生曰。昨日曾謁湖濱旅館訪鄭君拱辰。聞君往遊雲栖。故未得一敘。今日又屈駕枉顧。不勝欣幸之至。余答曰。前年於鄭君府上相逢一次。今日得再親芝宇。實三生之幸也。先生莞爾而笑。言殊謙遜。真不愧名士之風。先生爲前清進士。係臺南人。曾任某知縣之職。民國成立後。不願爲官。移居於此。坐享湖山佳勝。真晚年之樂事也。談片時而別。再與江君祖著遊覽杭州市街。順途往訪劉君宛棠。談及杭州商况。劉君告余曰。杭縣所出物品。以綢緞縐紡爲最著。光堅耐用。不特冠於全國。亦馳名於環球。莊之大者。爲悅昌、文春、源、馥、蔣、廣昌、袁、震和、豫、豐、泰、裕昌、祥、錦、雪成、吉祥、恆、瑞、雲、公、記、金、源、利、崔、雲、記等。近年緯成振新二公司。首先用鐵機織造。自後則虎林、日新、天章、九成等。相繼而起。杭素以產絲著。有周泰興等絲行。香粉以孔鳳春所製爲最佳。舒蓮記之扇。馳名中外。輸出甚多。其摺扇、紈扇、蕉扇、蒲扇。款式翻新。製作甚美。曾赴各國賽會。獲有優獎。龍井茶作豆花香。有雨前明前之別。色青味甘。爲西湖萬

品可稱中國綠茶之冠。相傳其葉採自龍井之樹。製茶之水爲虎跑泉。故特清冽。然真者頗難得。玫瑰花、白菊花、黃菊花、西湖藕粉亦名產。張近記之剪刀、邵芝巖之筆均甚著名。其他物產頗多。難以盡言。時余開一單擬買綢緞及扇。託劉君宛棠代爲採購。約明朝使人送至旅館。余遂與之告別。與江君祖著遊覽市街。沿途商店林立。來往客商絡繹不絕。杭州居民約七十萬。光緒二十二年開爲通商口岸。租界在武林門外拱宸橋。距城有二十里。有稅關。今年出入口貨共值銀壹千四百三十餘萬兩。出口貨以絲綢緞爲大宗。入口貨以洋布煤油爲大宗。風俗華侈。重儒貴農。物產極其豐富。余偶成一詩云。

繁華美景說杭州。

結伴相邀到此遊。

閱遍六街春色麗。

文明氣象盡風流。

步至湖邊。聞江君祖著言曰。此處革命之時被毀。後修作馬路。又用石砌。頗足資人遊覽。岸上有五尺之道路。置不動椅子。任人雜坐。賞晚風景。歷歷在目。路旁爲花園。長約二三里。寬約丈餘。蜿蜒曲折。分段整齊。四時花木無不齊備。園之大馬路約有三丈許。

極其潔靜闊綽。路旁新建洋樓洋房。亦極壯觀。遙見峯巒獻秀。水天一色。湖山勝景。殊非筆墨所能盡述者。按西湖十景之名。起自宋畫院祝穆馬遠等。而元時有所謂錢塘十景者。曰六橋。煙柳。曰九里雲松。曰靈石樵歌。曰冷泉猿嘯。曰葛嶺朝噉。曰西湖夜月。曰孤山霽雪。曰南峯白雪。曰北關夜市。曰浙江秋濤。清聖祖南巡御題十景。仍宋人舊作。勒石建亭。歲久摧殘。民國二年七月。續葺之。而西湖十景之名。遂不湮沒。若錢塘十景。則鮮有道之者。一曰蘇堤春曉。二曰雙峯插雲。三曰柳浪聞鶯。四曰花港觀魚。五曰曲院風荷。六曰平湖秋月。七曰南屏曉鐘。八曰三潭印月。九曰雷峯西照。十曰斷橋殘雪。其他於少保墓。並及錢塘諸景古蹟。欲遍遊覽。必須徑二個月。方能遍歷。無怪游人至此。樂而忘歸。且西湖當清聖祖南巡時。海內承平。興復古蹟。同光之間。中輿名將。有功於浙。均建祠湖上。高人逸士。奸僧土豪。亦多建築園林別墅。於青山白水之間。其爲西湖增色乎。抑污及西湖乎。讓與後人之定論。步歸旅館時。已屬萬家燈火矣。晚養後下樓散步湖邊。電光如畫。水色相映。如水晶宮裏。風景之佳。令人神往。惜遊人多有浮薄少年。甚有借以作桑中之遊者。而酒肆茶樓。遂爲藏垢納污之所。如此絕好湖山。何

不幸而遭此也。時夜將半步歸旅館。登樓入寢室。劉君宛棠等來會。談及諸物已採備。明日早晨送來。余向劉君宛棠道謝。遂收拾行囊。擬於明日午后二時乘快車歸申。劉君宛棠等聞及將別再三挽留。其誠意殊可感也。

七月十一日辰起。劉君宛棠使人攜來綢緞數匹。及扇數十把。並西湖風景帖。價銀約二百餘圓。余交付清楚。一一檢明。收拾行囊畢。午餐後一時許。乘人力車至杭州車站。蕭逢源先生、劉君宛棠、林君安浦、黃君文珍俱來車站等候。送鄭君拱辰及余等之行。時又閑談至二時二十五分。余等向諸友人告別登車。至三十五分。汽笛一聲。始行分手。故人情重。感謝良多矣。頃刻間過盡小車驛。不遑屈指。至一驛曰長安。鐘纔三時二十分。車中遙見高山大川。竹林園圃。均如過眼曇花。汽笛再鳴。又過數驛。遠遠望見一湖。茫無涯際。水天一色。詢之江君祖著。知爲鴛湖。以該湖多鴛。故名。湖廣一百二十頃。產菱無角。卽唐人所謂折腰菱。湖中有煙雨樓。清乾隆帝南巡六次。駐蹕該樓。又有彭玉麟畫梅刻石。湖中有一亭曰落帆亭。相傳賈臣妻自溺於此。去西南數里金明寺。有碑曰陶朱公里。相傳爲范蠡宅。聞之不勝欣慕。本欲下車一遊。因同諸人伴。均欲歸上。

海故未能如願。抵嘉興驛。鐘纔四時二十分。驛亭建築宏壯。車停三五分。汽笛一鳴再發。遙見良田千頃。牧童吹笛於道。婦女三五。耕犁於田園之間。田家風味別有幽趣。時夕陽欲墜。晚霞西照。楊柳絲絲。臨風搖舞。令人心緒儼然。抵上海北站。鐘纔六時五十分。余等一同下車。江君祖著偕余等乘馬車歸東亞旅館。館主來迎於道。言自數日來。南北戰端突發。四處旅客同來上海。本館客滿。請明朝枉顧。無奈復往一品香大旅館。然該館亦無隙地。不得已往大行臺。館主導余等登樓。宿於二層樓。一等室。館有三層樓。雖西洋式。然設備不周。各室又無自來水。頗覺不便。

七月十二日晨起。接東亞旅館電話云。寢室已掃除二間。請來居住。余遂向鄭君拱辰言明。收拾行囊。一同乘馬車往東亞旅館。登樓入寢室。安置行李。東亞旅館執事命茶房殷勤款待。因余連日遊覽諸勝。精神頗倦。終日臥榻。別無可記。

七月十三日晨起。閱諸新聞。忽聞樂隊聲音震作。鞭爆之聲。又鳴。問茶房知本日爲某富紳之子與某女士。舉行文明結婚式。偕大餐廳爲禮場。余披衣登大餐廳。觀新郎所穿禮服。新娘所穿繡衣。五光十色。絢爛奪目。其他女賓數十輩。梳流行新髻。所穿衣服。

亦皆華美。先行結婚禮。司儀員唱奏樂奏琴。男女賓入座。證婚人入席。向外立。介紹人入席。左右相對立。新郎新娘入席。向內並立。展讀結婚證書。介紹人證婚人新郎新娘用印。證婚人爲新郎新娘交換飾物。再奏風琴。新郎新娘對立行鞠躬禮。新郎新娘謝證婚人及紹介人行鞠躬禮。證婚人介紹人退席。再行見親族禮。尊長向外。新郎新娘向內。行三鞠躬禮。平輩左右側向。新郎新娘向內。行三鞠躬禮。小輩向內。新郎新娘向外。行鞠躬禮。次行受賀禮。男女賓起立。向新郎新娘行鞠躬禮。男女賓代表各以花佩新郎襟上。復位。行鞠躬禮。新郎新娘行鞠躬禮。男女賓各演說。新郎新娘退。賓客亦退。禮畢樂闋。余亦步歸寢室。與本圓和尚約明朝往鎮江遊金焦二山。遂收拾行囊。交鄭君拱辰。時鄭君拱辰之尊閩王氏。因素來信仰佛教。寄銀數十圓。囑向各寺院代。呈香資。

七月十四日晨起。收拾隨帶行李。與本圓和尚同。向鄭君拱辰等告別。乘人力車往上海北站。買車票二張。登五號快車。時已九時十分。抵蘇州車站。鐘纔十一時二十分。左望雉堞。右瞰虎邱。低徊瞻眺。擬於歸期。一踐其地。驛前婦女三五。裙釵粲粲。淡妝濃抹。

嫣然風致。真不愧蘇州美女之稱也。停數分間。汽笛又鳴。而車行矣。沿途河流交加。交通便利。桑園桑田甚多。頃刻間過隧道。遠遠望見高塔。直聳雲霄。屋宇雄壯。已抵鎮江車站。鐘纔二時四十八分。本站在丹徒縣西郭外。鎮江府境。爲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屬吳越。秦爲會稽郡地。漢因之。置丹徒縣。三國屬吳。曰京口鎮。隋置潤州。宋開寶間。改名曰鎮江。政和間。升鎮江府。清以丹徒爲鎮江府首縣。民國廢府存縣。時有瀛州旅館。之雇人來迎。余等遂賃定該旅館。一同乘人力車往焉。所過市街之路頗狹。行人擁擠。不開。經數十分鐘之久。始到江邊瀛州旅館。入室安置行李。該館爲二層樓。室中設備皆西洋式。頗清潔。準擬於明朝遊金山寺。

七月十五日晨起。命館丁代雇籃輿。往遊金山寺。沿街雜踏。喧鬧殊苦。輿夫沿途喝開。始可通過。迨到金山寺門口。觀對面一片茫茫大江。江中船舶林立。商况之盛。可以想見。仰觀梵宇樓閣。高聳雄偉。匾曰江天寺。乃天王殿也。步入殿內。中央供奉彌勒佛像。笑容可掬。其聯文曰。

大肚能容了却人間多少事

滿腔歡喜笑開天下古今愁

天王殿之匾曰。照徹江天。係同治十年長白富陞書。該寺知客師導余同至客廳。出東坡玉帶見示。玉共十六片。殊爲希世之珍。相傳昔日東坡到此。與佛印談禪。留此玉帶。永鎮山門。余有詩以紀之。

髯翁曾此談禪理。

領略玄機信可誇。

一出山門分手去。

留將寶帶供香花。

再遊覽全寺之勝景。廻廊曲徑。登石塔。至一樓曰藏經樓。經書滿架。額曰江天清梵。乃李鴻章書。彭玉麟亦撰一聯曰。

六百餘部藏經。無非發明聖教。鎮大江。突兀奇峯。好憑佛力。金輪普消劫運。  
五十三參奧義。何能讚歎。菩提懷老夫。顏唐禿筆。敢與坡公玉帶共壽名山。

步出樓外。右折而上。拾級而登。至觀音閣。其閣聯文曰。

浮玉現壘。曇寶絡莊嚴法界。三千宏覺路。  
留雲空色相鏡臺。朗因緣十二結慈心。

又有洞曰古法海洞。可容數人。中央供法海禪師像。洞口有七級浮屠。曰慈壽塔。高聳

雲霄。頗覺奇觀。塔有額曰。上出重霄。聯文曰。

但令此心無所住。

雖有絕頂誰能窮。

塔爲八角形。有七級。余攝而登焉。各級皆有佛像。聞知客師云。本塔爲奠江流鎮風水而建也。舊名薦慈塔。相傳創自蕭梁。或云李唐時建。代遠年湮。無可稽考。至明時俱廢。隆慶三年。僧明了重建。改名慈壽塔。清初毀於祝融。大府捐廉重建。咸豐癸丑年間。洪楊之亂。塔又燬。光緒甲申。主僧隱儒。駐錫於此。十數年間。欲復舊觀。以工巨費繁。猝難興作。光緒丙申。走募海內。經營五載。乃復建成。糜金式萬九千六百兩有奇。

余立塔門遙望。一片長江。波濤蕩湧。金焦二山相望。諺云。焦山。山重。寺金山。寺裏山。又云。金山如小李將軍會。碧畫陸離。瓊瑤富貴。天然焦山如雲林。溪描半家濃。抹兼擅。今登此而觀。其勝洵不虛也。下級步出塔外。觀碑文甚多。中有張丙炎所撰之文曰。

江發源於岷。峨下離堆。經瞿塘三峽。灑瀆而始。大會蕭湘。雲夢襄漢。九江彭蠡。之水而包含。容受以歸。墟千壑。至真潤揚。三州之間。稽天巨浸。直趨東海。此長江天塹。魏文帝所以臨流興歎也。金山以一卷石支柱於波濤浩淼之中。爲中流砥柱。

在形家言實金陵捍門之羅星其有關於形勝者大矣山舊有寺聖祖仁皇帝發帑重修賜名江天寺山頂有慈壽塔相傳創自蕭梁或云建自唐之李德裕又云建自宋之曾布代遠年湮其詳蓋不可考宋乾道中僧寶印復建後圯明隆慶中僧了明即舊址重構焉國初燬於火大府捐廉重新之康熙己卯聖祖仁皇帝奉皇太后駐蹕茲山登塔瞻眺乾隆辛未高宗純皇帝率祖攸行亦奉皇太后登覽是塔後先媲美誠宮庭之盛事寰宇之鴻體也自是每遇翠華南下輒駕幸臨茲山疊蒙御書法物珍賜駢蕃際國朝重熙累洽之時合億兆慶豫謳思之惘琳宮紺宇照耀東南實爲宇內諸山之冠迨咸豐癸丑紅巾變起賊船蔽江而下兵燹之餘孤峯如洗同治初元狂寇萬平凡諸名勝次第修復而塔顧未之及主僧隱儒道深業淨率衆焚修緬想相輪形諸夢寐誓建茲塔以酬宿心光緒甲午恭逢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六十萬壽慶辰於是走陳大府籲求重建以備祝嘏延釐時值軍事方殷未遑兼及諭令自行募修乃敢沿門託鉢布告檀樾而工巨費繁猝難興作隱儒志願堅固百折不回北走京師南逾五

嶺動心。忍性艱苦備嘗。前後三年法施爰集。乃知一木一石一塵一沙無不自大。行普賢毛孔中來。非隱儒精誠專一。詎能感動人心響應如此。戊戌八月皇太后臨軒訓政。監於成憲。率由舊章。盛德徽音超越千古。山陬海澨靡不效無疆之祝。而塔適告成。嘉名式符天人協應。猗與休哉。已亥重九丙炎買舟詣寺。聿觀厥成。見斯塔檣楹整肅。舟艤一新。同游之侶又在山者。老咸歡讚。歎以爲頓復舊觀。則告之曰。慈壽塔者。修成之塔。共所衆見也。無縫塔者。現成之塔。衆所不見也。誠卽目中之所及見。及更見心中之所不及見。人人復其本然之明。完其圓靈之體。與仁宗讓蒸爲太和。醲化涵濡。移風易俗。則我聖清景命延長於萬斯年。當與山色江聲永垂萬古矣。是爲記。

再上高峯頂上有亭曰江天一覽亭。蓋爲乾隆帝御筆。署江天一覽而得名也。同治十二年。兩江總督曾國荃敬摹重勒。余步入亭內。本圓和尚提寫眞器爲余撮影。一同再由迴廊曲徑步至大殿。參拜諸佛像。有額曰雄鎮江流。曰大雄寶殿。乃彭玉麟所書。聯曰。

水上立熬峯地少天多一片空明開覺路

門前對龍窟安禪聽法萬花飛舞渡迷津

其他不能盡錄。余有詩曰。

玲瓏宮闕景超然。

別有青螺自在天。

本是如來開彼岸。

上山人不用舟船。

遊人於此莫不愛其清淨幽雅。襟懷爲之一爽。知客師再導至一閣曰七峯塔。昔宋岳公途中得夢。詣山登此閣。問道長老。未審吉凶。一言道破。必要謹慎。岳公登舟去後。又囑之。至錢塘果被秦檜奸賊。陷於風波亭下。後檜聞知長老囑付之語。差何立南來。正遇長老上堂說法去矣。秦將七峯平之後。補此閣。名曰七峯閣。自遭洪楊劫後。復建此七峯閣。余仰慕已久。今日纔登此閣。可以了此前緣也。下閣步至一所。曰養素軒。此軒乃是秋崔方丈。證戒金山有年。經之營之。孜孜不倦。舉凡寺宇之巔。欹風露之齧蝕。不時修飾。法輪常新。一一補葺。以供騷人墨客之遊覽。於是建造此精舍。名其軒曰養素軒。爲坐禪修靜處。頗覺幽雅。又至一堂曰悟心堂。此卽昔日周濂溪與佛印談禪處。精

理與旨殊途同歸。陵谷有遷。性道不易。故號曰悟心堂。匾爲李鴻章書。觀畢。又至一堂。額曰至游堂。余嘗讀東坡與寶覺長老書。有中流縱望雲山杳然之語。今登此堂。回憶前賢軼事。徘徊而不能去。出堂外。由迴廊曲徑。至藏經閣左。有一臺曰妙高臺。亦李鴻章書也。此臺屢經騷人縉客。登臨嘯歌。固金山之名勝也。又至一樓曰佛印山房。中供佛印及東坡二像。余等參拜畢。時已近午。知客師邀余等入客廳。饗以素齋。聞知客師云。本山以山在江中。風濤環繞。勢如欲飛。故曰浮玉。又名獲符。相傳晉破符堅。獻俘于山下。因名之。金山者。唐裴頭陀掛錫於此。水浮獲金數鎰。故也。然梁天監四年。於金山修水陸會。則金山之名甚古。古昔聳峙江中。嗣南岸沙漲。漸與山相連。可以步登。山有澤心寺。宋大中祥符中。改金山曰游龍山。因名寺曰游龍寺。清康熙間。改稱江天寺。乾隆皇帝曾來遊金山二次。俱有題詩。賜寶甚多。咸豐癸丑年間。洪楊之亂。殿隨寺燬。十餘年未能修復。住持觀心。欲重行建設。以工鉅費大。久未集事。同治丙寅間。得湘鄉合肥兩爵相贊助。始克有成。興復未幾。風雨剝蝕。復將傾圮。光緒辛卯間。主僧隱儒具疏勸募。署理兩江總督沈公秉成。捐廉重建大殿。該寺興替之歷史。大略如此。散席後。余

將鄭君拱辰之尊閩王氏所寄之款，及余自備之銀，呈交知客師，作爲香資，以表敬意。知客師代交庫房。又偕余遊冷泉山之東北，有一洞曰朝陽洞，洞深丈許，壁有舊刻曰照二字。再進東有一巖曰金玉巖，山之西有雲根島，東坡書碧潭萬丈四字。又有一墓乃晉郭璞之墓，再行數十武，至一處有亭屋點綴其間，蘆中疊石爲池，泉噴如珠，曰中冷泉。其池畔有天下第一泉五字，係閩縣王仁堪題。外拓地數十畝，一碧漣漪，可以種荷。外築土堤以捍江湖，種柳萬株，掩映紅橋，蔚然名勝也。又聞知客師云：此泉水味清冽，爲天下第一，或有謂中冷泉在江中心，此非是。然以地勢考之，沙岸未漲之前，此泉必在江中無疑。觀畢步至一亭坐下，其中詩文甚多，難以盡閱。金山之名勝已馳名於天下，爲禪宗之叢林，清規甚嚴，乃自梁武帝天監年中，開基之巨剎也。真不愧爲東南勝境。遊覽既畢，遂向知客師告別，乘籃輿歸旅館，鐘已五時矣。

翌日晨起，余與本圓和尚乘籃輿往甘露寺。遙看前面之山，屹立江邊，形勢雄壯，詢之輿夫，知爲北固山，峯上之樓閣，卽甘露寺之梵宮也。頃刻間達甘露寺之山下，余等下輿，攝而登焉。寺院多荒廢，至一門，爲彭玉麟重修，有天下第一江山大字，刻石嵌殿壁。

當家師云。本寺舊傳三國吳甘露中建。自山至下皆大殿樓閣。諸葛武侯與周瑜破曹操。常在此處建策。歷來屢燬。故荒廢。其地址被山下之人佔爲耕田。余見此狀。感古今興廢之事。不禁爲之悲愴也。當家師導余遊清代行宮。及水月山房。人天法窟。石驢樓。祭江亭。北固樓。風價樓。一覽亭。諸勝。及彭公戴公祠。朱文公祠等處。所有名人聯文書畫甚多。至一處有古之鐵塔。高不過數丈。爲唐李德裕所造。立此峯上。遙看一片江水茫茫。商帆雲集。風景頗佳。當家師指山下一石云。相傳劉備入東吳爲婿。曾到此寺。立於山下。巨石之傍。提劍暗祝。能生還者。用劍砍石。應分兩塊。試之果然。故謂之試劍石。余急欲觀之。命其嚮導。至山下。果有石數塊。甚古。余與當家師一同立於石中。左右皆石塊。請本圓和尚攝影。以誌鴻雪因緣。並吟一絕云。

甘露寺前古石躡。

孫劉試劍蹟猶存。

可憐爭得三分國。

今日空留一斫痕。

再導余至山南。有一古墓。乃東吳太史慈之墓也。芳草萋萋。頗覺荒廢。西有走馬澗。相傳蜀漢照烈帝曾走馬于此山。再北行數十武。有一洞。曰觀音洞。其壁有雲房風窟。刻

石明龐時雍題。其他北固山第一峯。有吳孫夫人梳妝臺諸勝。則未之見也。山上有洋樓。英國領事館在焉。鐵道從山下經過。可稱奇觀。遊覽畢。復乘籃輿遊焦山。由江邊而行。不多時已到碼頭。一帶長江。波濤湧起。焦山屹立江中。崔嵬聳拔。殿宇樓閣。歷歷可辨。余喜不自勝。登舟乘風浪而往。須臾抵山登岸。至頭山門。有定慧寺。額其聯文曰。

長江此天塹。中國有聖人。

爲巴州廖綸書。門內石壁。嵌有天水胡纘字書海不揚波四大字。筆力雄健。東進有一坊曰人勝坊。明萬歷年間建之。坊之東西。各有御碑。其傍有古柏一株。相傳六朝時代物。左之御碑亭。有高宗純皇帝遊焦山歌。乾隆十六年刻碑建亭。其歌曰。

金山似謝安。絲管春風醉。華屋似山似。羲之偃臥東牀坦。其腹此難爲。弟彼難爲。兄元方。季方各騰聲。若以本色論山水。我意在此不在彼。微風入江。穀紋起。從臣告我遊。應止橋安舟。險有名言。曉人何不當如是。須臾風息。日纔辰。焦光望。幸意已動。輕舟減從。聊覽勝。不教警蹕。呼紛紜。三詔祠邊。撫遺蹟。瘞鶴碑。側尋殘文。交枝萬樹蔽白日。造極俯瞰于青雲。江聲澎湃。山色氤氳。東西巨界。南北區分。一條。

白水無斷續。兩岸青山相吐吞。焦山之遊不虛云。成詩用詔聞未聞。碑陰又有高宗純皇帝遊焦山作歌。疊舊作韻。係二十七年刻石。其歌曰。

金山豈無山勝在包。以屋焦山亦有屋。勝在山之復。髯翁爲弟長老兄。中江長老見東坡焦山詩。非印公也。至今警欬聆其聲。君子之交淡如水。每到金焦輒懷彼。長江風靜波不起。青雀片刻旋至止。定慧寺禮金粟身。左首行齋昔無是。無過小憩緣此辰。樓臺位置費太勤。成事不說白排解。後言圍免他紛紜。梅花已開冰玉色。竹枝全寫龍鳳文。梅竹之間得句返。興致亦足標巖雲。槎枒萬樹青氤氳。一條曲徑青葱分。造極忽豁萬里目。吳顛魏躓氣早吞。百年熙和五載狩。象山迎蹕笙歌聞。

此外尚有放舟至焦山。再疊三疊蘇軾韻。亦勒於碑。不能盡錄。步至彌勒殿。有聯曰。眼前都是有緣人。相近相親怎不滿腔歡喜。世上儘多難耐事。自作自受何妨大度包容。

北向爲韋馱龕。其聯文曰。

護法心殷不改本來面目。

降魔力大獨存舊日樓臺。

左四天王像。再進卽大雄殿也。上懸仁皇帝御書香林二字。法雲慧日四字兩匾。又有純皇帝御書海門驚嶺匾。並御書聯云。

領要得江山鼎伏恰依仙隱處。

觀空參水月錫飛還傍鶴銘邊。

殿中有一鐵鑪。乃明景泰之年造。又一鐵瓶。爲乾隆歲次丁巳年製。其他古物尤多。僧人導余至大殿之右。觀瘞鶴銘碑亭。世稱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者也。舊刻在焦山之足。波濤怒撞。久而崩墜。其石常沒于水。後有人伺水落時。搨之。移置此處。僧人云。此瘞鶴銘。舊有宋釋如玉證明士石山人願元慶考二書。國朝山陽張弔又爲之辨。長沙陳鵬年長洲汪士宏作歌記之。按潤州圖經。稱此銘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蘇子美黃魯直多以爲然。或以爲梁隱居陶宏景。或以爲唐王讚願况。衆說紛紛。幾成聚訟。皇帝翠華止蒞。親灑宸翰。重書舊文。並製跋語。以爲非晉人不能。天語煌煌。永垂定論矣。僧人提出高宗純皇帝御筆重書瘞鶴銘跋。係是乾隆二十二年刻碑建亭處土祠之右。并序其文曰。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乃裹以囹黃之幣。歲茲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

浮丘蓋經

迺徵前事

出於上真

余欲無言

紀爾歲辰

囹門去鼓

華袞留聲

我唯髣髴

事亦徵實

爾將何之

解化惟圜

後蕩洪流

前固重肩

右割荆門

未下華亭

爰集真侶

瘞爾作銘

上皇山樵人逸少書。傘山徵士丹楊外仙尉江陰真宰立石。

瘞鶴銘不著書人姓氏。昔傳為右軍龍爪書。因有逸少字耳。要其蒼勁蕭朗。非晉人不能。黃庭堅有大字無過瘞鶴銘之句。致不虛也。志稱原刻乃磨崖書。雷轟入江。或云石在山麓。為波濤所蝕。水落乃僅見之。守土者昇真山上。為亭以覆。丁丑春南巡。二月之望。重登焦山。摩挲古刻。惜其剝泐過多。因擬書一通。勒之碑。而原刻移置寺中。壁間以存其舊。云乾隆御識。

再至藏經樓內供明正統年間頒賜藏經一部有純皇帝御書江界慧燈匾又有御書聯曰。

山削雙青玉。陽潛光高士臥。

潮來一碧金。瀾對峙化人居。

其樓下爲禪堂有明倫所亦有聯曰。

有間有貝葉書爲諸佛宗鏡。

其上卽蓮華會是大乘法輪。

又至關帝殿高宗純皇帝御書匾額曰高軼羣倫又有御書聯文曰。

岷水溯雄圖神依西蜀。

焦峯冠靈宇目俯東吳。

其他諸殿樓閣高聳頗屬幽雅由海門菴之彌勒殿之左西入由南之北爲米鹽倉爲伊樓係兵部侍郎伊簾也刻有建邑人王文治書額牆有中流砥柱四大字爲十五齡童王燮和書其下有一井曰冷泉井再進卽御書樓內供列聖頒賜墨寶珍寶皆希世之珍純皇帝御書一匾曰松寥竹塢樓外有兵部侍郎彭玉麟書額并撰聯文曰。

珍異天章照耀江山萬古。

光昭雲漢仰瞻日月雙懸。

樓下爲法堂堂前之匾曰人天法窟由原路至大殿之廻廊某僧人指一鼎曰此乃周

鼎。余觀之。鼎高有一尺三寸二分。三足。有雲雷文。耳高六寸一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深八寸二分。口徑有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闊四寸二分。中篆銘凡十行。六行九字。四行十字。共九十四字。僧人以釋文見示。其文曰。

維九月。既望甲戌。王格于周廟。探于周室。嗣徒南仲。右鞶。專賓立中。廷王呼史友。册命鞶。專曰。官司空。王道則民。以錫汝衣。束帶。戈瑠。戟。縞。鞶。彤。矢。鑿。勒。鞶。旗。鞶。專敢對揚天子。丕顯。審休。用作尊鼎。用享于。口烈。考。用周益。壽萬年。子孫永寶。用。余曾讀王西樵士繇詩序。述韓吏部如石語云。

鼎故京口某公家物。當分宜相枋國時。聞此鼎欲之。不卽獻。因嫁禍焉。鼎竟入嚴氏。嚴氏敗。復歸江南。某公以禍由鼎作。不祥。舍之焦山寺。據此則山之有鼎。當在明世宗末年。而前此黃雪游焦山詩。已有僧堂列古鼎。款識成周鑄之句。則鼎之由來舊矣。至鼎銘在腹。昔人多未之見。新城二王始表彰之。同時爲之釋文者數家。侯官林佶因撰周鼎考一卷。今據林書稍爲詮次。益以未備。用資好古者辨證焉。

由是觀之。此鼎置此寺內。幸脫冰山之錄。得歸枯木之堂。光陰已過。塵劫蛟龍形勢。其證奇文。蓋自有新城二王始。裴彰此鼎腹內之銘文。以詩咏之。同時諸公各為之釋。皆足明證一物之珍。三山同時矣。高宗純皇帝十六年來遊。有焦山大鼎歌。賜和沈德裕韻。余愛而錄之。其歌曰。

造物精氣屯於屯。周宣石鼓此仲昆。

二物不共滄桑變。以與姬民留乾坤。

昔步太學撫十列。今來浮玉瞻獨存。

詎嫌梵唄雁堂寂。飽諳世態龍宮蹲。

禹鑄九鼎象白物。魑魅魍魎褫神魂。

周衰楚乃間輕重。定郝沈泗紛迹痕。

何以鐫源傳世澤。明標五字無多言。

(鼎上有錫定臣世惠五字見德濟詩)

是時風露正澄霽。昨夜丁甲已措捫。

初如天闔。關虎豹。坐令百慮靜。一旦歎雲吐。景輝光采。底須石鼓合。豐劍好相覆。饒何取此。韓蘇大筆。彼兼擅。從來詩人志。磊落山頭時。見鸞鶴下。德潛強韻我步元。

復如地軸。魏崑崙。瞥見法器。當空門。沕沕穆穆。胚渾渾。千秋宜鎮化。人園誠哉利足。使智昏。德潛長歌。此獨論。要令一發。萬氣吞。江面靜。閱羲娥奔。奚用君門。排九閭。

邊有一鼎曰西漢定陶鼎。高七寸三分。身高四寸二分。蓋高一寸六分。蓋上有三環。各高一寸二分。兩耳高二寸二分。足高二寸。銅質五色班駁。腹有稜純素。蓋鑿隸書銘大字十五。曰隴壘陶陵共尉銅斗。鼎蓋並重十一斤。小字四曰汧第卅五器。鑿隸書銘大字十七。曰隴壘陶陵共尉銅鼎一合容一斗。并重十斤。小字十六曰汧共尉銅鼎容一

斗重八斤一兩第廿一。又有一銅鼓高二尺。徑三尺。此鼓乃是道光十年正月河道總督延州張公井所捐。公以此銅鼓施焦山。其鼓處出有二。有伏波銅鼓。有諸葛銅鼓。是鼓公詩自註云。據鄺澁若考。當是伏波駱越鼓。亦有前人所咏銅鼓之詩文甚多。此等寶物。古澤光鏗。足壯山色之珍。佛天不老。山不滅。則周鼎漢鼎銅鼓之壽。亦無涯矣。余有詩曰。

鼓鼎於今閱歲深。銘文班駁耐稽尋。

名山古器同千古。多少詩人費詠吟。

觀畢。僧人導余遊海西庵。庵在定慧寺之右。內有焦公祠。有焦隱士像。舊名漢隱庵。隱士名光。字孝然。漢末河東人。嘗隱山中。春秋在此致祭。各房輪流值年。于等參拜畢。步至內。卽仰止軒。奉楊忠愍公像。及公之墨跡。刻石嵌壁間。忠烈之氣。與江山共千古矣。其上爲藏書樓。詩文甚多。目不暇給。余由原路出庵門外。從西而行。登山約二百餘步。觀崖上刻有浮玉二字。乃趙宋人書。茲山卽古之浮玉也。金焦北固三山於鼎峙江中。爲天下之所傳。所謂金鼇浮玉砥柱中流。北固龍蟠虎踞者是矣。然此山之名。焦則

始於隱士。蓋地以人傳也。崖左右皆昔人題名。摩鮮讀之前。一石橫出。刻字曰：不屏與浮玉對。北折登江山。又行數十武。緣石而上。至三詔洞。可容數人。中有隱士像。先生於漢獻帝建安關中之亂。潛至河渚。作蝸牛廬。呻吟其中。尋從京口。城江中之山洞焉。朝廷下詔三徵不起。後人因名其山。而匾此洞曰三詔洞。至今烟祀不絕。乾隆十六年。清高宗純皇帝曾到此處。有三詔洞詩曰：

衡泌棲遲風尚清。蝸廬焚後一身輕。

千秋洞口傳三詔。遁世微嫌未遁名。

乾隆二十二年。重到此地。有詩曰：

三詔抗懷郤。千秋潛德光。董經曾不顧。滕六詎能殃。  
隱也真仙耳。山高江水長。至今洞口石。尙是煮餘糧。

夫以先生高世之行。三聘不赴之事。當非無據。蓋是時漢室不綱。羣雄並起。先生抱濟世之才。而不遇文明仁義之主。辭卿相之貴。終老空谷。效子陵之隱。且當時蔡邕荀彧之徒。雖賢且智。猶不免屈身沾節。先生潔身高蹈。千載而下。猶令人景仰於無窮。至以

其姓名山。自宋迄今奉祀不絕。先生之神。愴然與山雲水月共垂千古。余今得拜見尊像。如見先生。不覺肅然起敬。吟成一絕以紀云。

巖谷幽居心自甘。孤山退隱結茅庵。

先生獨有過人節。無怪徵書卻再三。

再上爲雷轟石。卽往時瘞鶴銘所在。題名極多。傾崖凌虛。流湍奔激。履鳥之下。直走濤聲。由雷轟石而東。一徑幽異。羣木蕭森。則有碧桃灣在焉。前人有詩曰。

碧桃枝葉鎖蓬萊。當日仙翁手自栽。

方朔不宜容易採。三千年始得花開。

自此而上。路益狹。山益峻。盤迴詰曲。其絕頂爲焦山嶺。一樹一石皆饒幽趣。風濤雲樹。極盪胸縱目之觀。下瞰江心。離絕千尺。涼氣飄泊。浮身若波。復有小艇載漁。孤帆送客。款乃之聲。上與鳥聲相亂。幽凄迴杳。如隔人間。昔日詩人王豫登焦山絕頂。有詩曰。

袖拂海雲開。天高鸞嘯來。登高誰作賦。逃世本非才。

不覺鑽丹井。空思集鳳臺。髯仙吾老友。作夢與銜杯。

行數武。有一亭曰吸江亭。又稱曰四面佛亭。卽鎮寺塔舊址也。永樂志云。元天德二年。江浙僉省周文英。建塔於焦山。時耆舊云。焦山形如龜。塔不宜建。及舉錘啓土。果得石龜數枚。其後塔燬。遂建斯亭。名曰吸江。以對金山吞海亭也。余等步入亭中。坐片刻。近水遠山。畢收眼底。左峙崗山。右倚北固。風瀉水鳥。矯翅而遊。估舶商帆。乘虛而過。遠望蒼蒼。心游塵外。殊爲縱目之佳趣。因憶唐寅咏焦山詩曰。

亂流尋梵刹。縱目寓襟期。西北分天塹。東南缺地維。

高臺平落鷺。請磬起潛蛟。千古基王業。來遊有所思。

自亭而下。從西南行。山花遍地。多不知名。到觀音巖。有宋趙冰壺贈僧頑石詩。及其他題詠。立此巖前。片刻忽風生巖際。萬竹皆聲。江風吹衣。最爲這暑勝處。且蟬噪逾靜。鳥鳴亦幽。竹枕繩牀。蕭然世外。於以知山中自有樂趣也。從棧道而下。石壁有陸鳳石寄越塵詩曰。

坐隱茅庵願未償。十年歸夢繞江鄉。

鼎銘估屈思周漢。崖刻迷離記宋唐。

帝里風光多閱歷。

海天雲影入微茫。

丹青繪就勞相寄。

珍重旃檀一瓣香。

並跋云。不到焦山逾十年矣。詩僧越塵。以所繪山水大幅。及手榻二鼎摩

崖諸題名見貽。賦詩爲謝。

己亥九月陸潤庠

山中產竹。多旁生石隙。屈曲天然。可以爲杖。俗謂之焦公杖。時已過午。余曳杖而下。紆  
廻亂石中。乃得平階。沿途樓閣菴堂。高聳雲霄。處處石碑林立。殊覺雅觀。長廊數十楹。  
林木秀蔚。特有異氣。老柏數行。大皆十圍。殆數百年物也。步至文殊閣。某僧人偕余等  
登東昇樓。坐有頃。觀江上之波濤湧起。江風吹衣。冷然善也。僧人出徐有貞壯觀亭記  
見示。讀之可以知其梗概焉。其文曰。

古稱金鼈浮玉二山。爲江漢朝宗於海之門戶。卽今京口金焦是也。蓋省文易名。  
因以淆譌。故郡志無考。然焦有古刻浮玉之名。尙存巖石。而江表之人。猶稱焦門。  
爲可證焉。浮玉視金鼈如峻而多石。高出雲表。屹立中流。其獨也。如洪河之砥柱。  
其對也。如蒼龍之雙闕。天下山川形勝。莫踰此者。昔余道乎京口金鼈。嘗一再遊。

而浮玉則未也。適者以太守姚侯之約而始克登焉。既探三詔之洞，訪隱君光之蹟，跡因與之搜奇，選異於蒼崖翠壁，間得其景之會處，作一亭以據之。南臨鐵甕之城北，瞰瓜步之洲，西接龍蟠虎踞之都，東控海門天蕩之險，引領四望，但見夫溟焉瀟瀟焉稽天而白者，皆水也；峨峨焉鬱鬱焉拔地而青者，皆山也。而一拳之石，尋丈之亭，盡攬而有之。游目之際，余與侯相顧動色而歎曰：壯哉江山之爲觀也！有如是乎？侯因舉李太白登高壯觀天地間之句，而謂余曰：請以名吾亭可乎？余曰：可。雖然，江山之壯不自名也，以人而名是故甘露之名以李文饒，金山之名以蘇子瞻，茲山之名則以焦隱君也。然茲山之形勢視彼兩山，加勝而其名不加著，題詠不加多，何哉？蓋古人所以名世而不朽者，有三，所謂立德、立功、立言是已。文饒子瞻其庶幾乎立功立言者，隱君之名高矣，而於三立無聞焉。此其所以異歟。不然，彼如羊之很石，何處也？徒以諸葛孔明一踞以談，而其名至今猶震悼於人耳目間，然則天地壯觀雖在乎江山，而所以名壯觀者實在乎人人，不可自重而自立。耶？今侯之與余同遊於斯，亦豈徒然已哉？如文饒子瞻之事業文章，固

不可少而亦不可以是自畫。乃所希則孔明其人乎。至於立德則吾聖門之軌範。在焉。尙可勉焉。以有立也。夫子固嘗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又曰。己欲立而立人。侯之自立。偉矣。而能知子相與以道合志者。余也。敢不敬從。侯於是躍然喜。唯然。應卽以余言記夫亭。天順八年歲在甲申五月日。

余憑窗前遠眺。山銜斜陽。少焉遠山如霧。遠樹如烟。鐘鳴谷應。潮聲湍流。變化萬狀。西陽半墜。浮光耿耿。反射江面。石壁上晚風乍吹。江流若沸。黃鳥時鳴。如聞送客之聲。余與本圓和尚一同向寺僧告別。步出山門。須臾抵碼頭。登舟而返。余觀揚子江之分流。吟成一絕云。

性喜臨流得妙觀。長江一帶曉雲寒。

襟懷我也清如水。心鏡玲瓏萬里寬。

回顧山麓樓殿紺碧。鐘音鏗然。仰觀山川之勝。幽而且奇。覽勝者有超然自得之趣。舟人揚帆折而下。順抵對岸。余一同復乘籃輿歸旅館。時已萬家燈火矣。晚餐後擬於明朝往南京一遊。草游記畢。十時就寢。

七月十七日辰起。散步鎮江市街。沿街市路甚狹。行人來往不絕。商業繁盛。居民約二十萬餘。風俗慄悍。民不務農。至江邊觀江中焦山兀立中流。金山峭壁對聳。形勢雄壯。風景甚佳。自古爲名勝之地。咸豐八年。開爲通商口岸。闢租界於西銀山。道路平坦。貨物輻輳。各國設領事駐其地。輪舟往來楊子江者。必於此寄泊焉。全年出入口貨。聞值銀三千一十餘萬兩。出口貨以米、穀、豆、油、落花生、牛皮、綢緞爲要品。另有一種曰有花官紗。光澤質地均佳。且堪耐久。綢緞與江甯齊名。入口貨以洋布、絨布、洋雜貨、砂糖、海味爲多。有絲廠二家。麵粉廠一家。報館曰京口日報。夫此鎮江在江甯東大江與河會流之處。爲南北要衝。京口亦江蘇有數之商業地。近午歸瀛州旅館。午餐後息偃臥榻。鐘鳴四時。起整行囊。與本圓和尚向店主告別。旅客雜踏。殊苦喧鬧。余等遂登第七號之快車。五時餘向南京而進。坐在車中。遙看山石聳峭。樹木蒼翠。令人悅目。七時二十分。抵南京車站。本站即在江寧城儀鳳門外下關。按南京春秋時爲吳地。戰國時爲楚地。初置金陵。秦改秣陵。孫吳改建業。晉改建原。隋置蔣州。唐至德間始稱江寧。明定都于此。曰應天府。永樂時遷都于燕。曰北京。遂以應天府爲陪都。曰南京。清爲江。

寧。府。上。元。江。寧。共。城。而。治。民。國。元。年。臨。時。政。府。組。織。于。此。嗣。廢。府。存。縣。并。上。元。于。江。寧。爲。江。蘇。省。之。首。都。督。軍。省。長。駐。焉。本。滬。甯。鐵。道。之。終。點。也。余。等。下。車。觀。車。站。建。築。甚。大。頗。覺。壯。觀。諸。設。備。亦。甚。周。可。見。中。華。維。新。頗。速。遊。人。至。此。欣。羨。不。已。時。金。臺。旅。館。之。雇。人。來。迎。余。等。遂。賃。定。該。館。一。同。乘。人。力。車。往。焉。所。過。街。路。是。新。開。馬。路。沿。街。電。光。如。畫。行。人。不。絕。殊。形。熱鬧。到。金。臺。旅。館。登。樓。入。一。等。室。安。排。行。囊。樓。爲。二。層。西。洋。式。頗。覺。清爽。晚。餐。後。記。游。記。畢。擬。於。明。朝。遊。覽。諸。名。勝。

七月十八日辰起。余與本圓和尙乘馬車謁明孝陵。所過街市皆新築馬路。廣大平坦。其荒涼之處。猶復不少。遠遠望見高樓。詢之車夫。曰鐘鼓樓。抵樓前。余等下車登焉。一望遠山疊翠。近樹青蒼。樓閣參差。周圍九十六里。城垣高原。形勢雄偉。歷歷在目。荒涼之處。聞爲髮匪之亂。民居盡燬。近年漸復一部舊觀。令人不禁爲之悲愴也。往北極閣。倚望林木鬱蒼。怪石班斲。遙草際枕玄武湖。烟水迷漫。恍疑深山。幾不知身在城市中。也。其左卽高等師範學校。再乘馬車遊明孝陵。沿途新開馬路。來往騎驢者居多。或以驢運貨。抵一城門曰朝陽門。其城壁已毀大部分。欲達明孝陵。尙有三里之遙。沿郊外

瓜圃相接。茅屋點綴其間。不多時。見石牛馬駱駝獅象人物夾路而立。蓋近於孝陵之道也。遠觀陵上草木蒼翠各別。有下馬碑。巋然獨存。余等下車。步至陵前。第一殿供聖祖仁皇帝御書治隆唐宋碑。傍純皇帝御詩碑。二殿卽正殿。龍亭內奉明太祖皇后。上爲神主殿。後卽陵寢。余登陵上。回憶昔時壯觀。於今已歸荒廢。可見天地造物。有興有敗。令人不堪回首。而彼輩南北爭權奪利。無故爲自己衣食及子孫之計。究不能與天地長久也。且觀此孝陵爲明朝開基大帝國之君主藏骨。尊爲天子。富有四海。尙不免身後蕭條之感。南北諸公。何不以同胞爲念。爲國家犧牲。整頓其政治。俾得與世界鼎足而立。以展我東洋黃種之雄。使外人不致輕視我黃種也。余曾讀岳公格言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畏死。天下太平矣。蓋古之人。所以名世而不朽者有三。謂立德立功立言。余希望當局者互相聯和。不然漁人得利。豈不痛哉。余今遊到此處。吊孝陵。思及昔日洪武皇帝。能發揮漢族之雄傑。定鼎南京。何其偉也。今日我漢族不能繼其後。皆由無愛國之觀念所致。若能養其公共心。富於愛國心。四億萬萬之精神一致。而謂不能自強於世界者。吾未之聞也。俯仰今古。感慨無量。爰吟一絕以紀之。

明寢於今久廢幽。

金陵風雨不勝愁。

可憐太祖安天下。

埋骨惟存土一邱。

下陵步至正殿龍亭休憩片特。陵畔有人看守。獻茗致敬。周圍荒廢寂寞。唯有芳草萋萋。鳥泣獸啼。令人觸景傷懷。地下有知。其將何以爲情哉。步至馬路。復乘馬車遊覽城內。甚覺曠達。城內有山有川。包藏其中。惟到處荒涼。令觀者有古今興廢之感。夫此金陵爲古之名都。江山襟帶。王氣虹騰。明太祖朱元璋驅逐胡元。定鼎於茲。規模之宏。建築之麗。誠足以飾一統帝國之盛。自成祖北遷後。遂稱南京。至明末流賊擾亂天下。戮害生靈。如張獻忠等屠南京。李自成陷北京。明社遂屋。滿清蹂躪江南。名都大邑。被其殺掠焚毀。經數十年之久。而後乃克十成。而至道咸之際。洪揚倡亂。橫行天下。陷六百餘城。守此金陵者。十有二年。最後以十萬之衆。皆自焚死於此。一切建物。破壞無存。於是曾國藩始思復興。見城內太廣。荒田太多。乃就城縮小。余今見之。不滿十里。所有建築物。不過爲一部分而已。抵一處曰東華門。在城之北。明之故宮在焉。余等下車散步。故宮僅存一門遺址而已。餘皆頽垣。一片禾黍。宮門寶殿。沒於荒烟蔓草中。其故宮之

地甚廣。內部迂曲之金水河。架有五條橋。金水橋遺跡亦荒廢。不能見舊時之規模。唯有殿址及門址尙存而已。因嘆古今建築物雖雄壯。不過爲一時的奇觀。終久必有荒廢之日。凡欲建築庭園者。以余之見。不如從其簡單建築。得一生數十年之享用可也。餘資則盡獻於公共事業。積德後世。使子孫連綿不絕。顯祖榮宗。較爲有益。若僅爲子孫計。蓄資財不行公共事業。此號守錢奴。是余所不取也。古人云。兒孫自有兒孫福。何爲兒孫作馬牛。余殊感此語。今見明之故宮。尙荒廢如此。庶民衆何能保其永久哉。可見物之興廢有時。大都如是。至一亭有方孝儒。敲牙。摘舌。瀝血之處。其血跡之石。已被敲爛。深有寸餘。後人以亭覆之。或曰神實式。憑故久而永貞也。吟成一絕以紀之云。

玉氣銷沉剩故宮。

當時創立勢何雄。

至今舊荒址如此。

金水斷橋感不窮。

覽畢。復由馬車遊鐘亭。到儀鳳門。下車。車夫導至一亭。觀其門首有額曰。元音再起。步入亭內。懸一鐘甚大。僧人試敲之。其聲宏。據僧人云。此鐘係明洪武時所製。聲聞數里。壁上刻有大鐘亭記。余愛其寄託遙深。錄之如左。

大鐘亭記

夫盛衰者物數之極而廢興者人事之常。從未有鬱而不發之情，屈而不伸之理。是以主逢眞貴，石雖蘊而必光；琴遇知音，尾雖焦而奚病。如修大鐘亭，未始非千載一時之遇，由否而泰之機也。按是鐘也，建於洪武之年，終於有明之世。年湮誰記，空臥於道旁，身重難扶，孰摩挲於劫外一腔心事，待叩無人，滿腹宮商，悄然誰語。况乎經風霜之剝蝕，瓦礫之沉埋，修理無人于焉，毀沒幸江寧方伯許公憐材，意篤好古情深，賞識在風塵以外，萬千願功行能修，扶持出荆棘之中。五百年沙場臥醒，從此響高天宇，何殊暮鼓聞聲，依然傳遍上方。恍似塔鈴，獨語撞來梵苑。被法雨於衆僧，搖出暴天動，斜陽於一杵亭，以鐘名鐘，以亭著，即許方伯之名，亦與之千古不朽矣。是爲記。

許方伯亦有聯云。

五百載山徑塵蘊世遠傳，  
譌競作景陽遺器攷。  
四萬斤江樓懸置我來好事要聞，  
建業暮天聲。

又識云。臥鐘。明洪武二十一年。所鑄。重四萬六千觔。款識。淪亡。弗能辨也。或以爲景陽宮物。自志乘及各家記載。皆失之。余爲建亭移置。而志其緣起。如此。光緒十五年。江南江淮揚徐海通布政使奉新許振禕識。

步至後殿。乃是古寺院。殿中供佛像。兩邊七仙姑。迴廊數間。頗覺幽雅。僧人迎於客廳。坐有頃。時已過午。備素齋款待。散席後。告別出寺門。乘馬車歸旅館。鐘纔四時許。

七月十九日晨起。余與木圓和尚乘馬車遊覽諸名勝之區。到太平門。觀山形如覆舟。詢及車夫。對曰。覆船山。東連鐘山。北臨玄武。余下車攝而登焉。四望烟水蒼蒼。俯觀城中。高閣凝青。短壙埋碧。此地年年重陽佳節。南京人士登於高此者不少。徘徊良久。忽聞石砌之中。蟲鳴不已。似送遊人歸去。余緩步下山。乘馬車從西遊鷄鳴寺。至山門下。車登石級數十。始抵山上。額曰鷄鳴寺。元是梁銅拳寺。有一臺爲昔日誌公禪師在此施食。相傳此臺未許輕登。據云對鬼門關。施食者觀焉。觀畢復行數十武。登石級。始達鷄鳴寺。是日香客男婦老幼。接踵而至。兩邊乞丐求錢不絕。可見此寺之靈驗矣。寺有數進樓閣高聳。入寺門迴廊曲徑。香客擁擠不開。香烟散霧。芳氣襲人。至此不覺襟懷

一爽。余入客廳。坐有頤。觀名人書畫。僧人云。此山昔日齊武帝晨遊鐘山。射雉至此。始聞鷄鳴。因以名山。談數刻。乃與本圓和尚出寺外散步。寺後有一臺。爲昔日梁武帝受逼之臺。令人不堪回首。相傳本寺爲明濟禪師誦經之所。明初嘗置渾天儀于山巔。賜名欽天。今遺址不可復識矣。立此地觀其北帶紫金。高峯隱日。俯瞰玄武。遠水雲。萬家隱隱。若見六朝佳麗。緩步其間。殊添逸興。下山乘馬車往遊秦淮河。河在城南。爲秦始皇所鑿。故名。城內之水皆匯于秦淮。乃六朝事跡。詩人杜牧泊秦淮河有詩曰。

煙籠寒水月籠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

隔江猶唱後庭花

舊有孫楚樓。酒文德利涉淮清。諸勝東爲青溪渡。西有桃葉渡。明時舊院。皆臨秦淮。畫舫環集。今觀其河邊酒館樓閣。亦在其間。又有畫舫以供遊人之樂。此地夏時。遊人輻集於此。管絃之聲不絕。當此時也。國有內憂。外患相逼。雖嘗瞻臥薪。恐不能挽回危局。而乃浪擲金錢。迷戀於此歌舞之地。眞所謂商女不知亡國恨也。余有詩曰。

人生行樂須逢時

樂不逢時竟似癡

若待國家無事日。太平歌舞亦何遲。

對面有孔子廟。附近商店林立。極真熱鬧。又有行商陳列五色石。乃是雨花臺石。出自聚寶山。梁武帝時。雲光禪師講經于聚寶山。天雨寶花。因名產自聚寶山之谿澗中。相傳用水浸之。每日玩賞。能養眼。令人可愛。余探買數十塊。步至孔子廟。觀其建築甚大。廟門鎖閉。不許閑人亂入。時看守人開門。邀余等入廟。至大殿。有匾曰萬世師表。中供孔子牌位。余等參拜畢。遊遍兩廊。吟成一絕云。

中國由來教化施。詩書禮樂定咸宜。

聖朝萬世尊師表。俎豆馨香盛典儀。

出廟門遊莫愁湖。抵三山門外。下車步至湖邊。湖不甚大。古名橫塘。相傳南齊時。盧家小婦莫愁居此。故名。其邊有華嚴庵。卽鬱金堂遺趾。庵後爲勝棋樓。係明太祖與中山王奕基處。樓上懸有莫愁與徐達像。登臨眺鐘阜環列。頗覺奇觀。湖中荷葉翻風。蓮花舒日。頗有一碧接天。千紅出水之概。余等下樓乘馬車。遍遊郊外。城壁多毀。茅舍點綴其中。又見騎驃驢來往不絕。未幾至一山下。上有砲台。爲江甯要塞之一。昔日明太祖

攻陳友諒。親樹旌旗於此。亦歷史上之戰古場也。觸景傷懷。吟成一絕。

昔時此地開雄師。血雨腥風實可悲。

勝敗迄今誰是主。沙場萬里草離離。

遊畢。遂從儀鳳門而入。至一處曰臺城。又曰苑城。周圍約六里。晉咸和中。蘇峻作亂。入臺城。卽此地也。後復於臺城內作新宮。名建康宮。侯景嘗困梁武帝于此。又覽遊至一井。車夫曰景陽井。又名麤脂井。又名辱井。井有欄。上有唐宋人題字。相傳以帛式攔石脈埋。皆作麤脂色。故名。史上載此井係隋師南下。陳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嬪。匿避此中。亦爲金陵之古蹟。夫金陵之古蹟。原有四十八。今已湮沒居多。夕陽催客。其他諸勝之古蹟。不及過訪。留待後日。閱一少時。已抵旅館。已屬萬家上燈時矣。登樓步入寢室。晚餐後。與本圓和尚談及金陵之勝蹟。此兩日間所遊者。亦係有名之區。其他諸勝雖未能窺其全豹。亦足慰此行也。本欲一同往遊北京。奈南北戰事突發。閱新聞。又行戒嚴令。不能往。眞憾事也。金陵在大江南岸。爲東晉南朝故都。自古以來。名勝之區。馳名於天下久矣。因受匪亂。致荒涼不少。自咸豐八年。開爲通商口岸。以下關爲停泊輪船之

所。光緒二十五年。設關征稅。查全年出入口貨。共值銀六百八十餘萬兩。物產有花、素、緞、絲、藥、材、黃、豆、板、鴨、豆、付、干、白、花、百、合、鑽、物、有、煤、鐵、白、石。官署則江蘇督軍省長鎮守使金陵道尹知事財政廳地方審判廳檢察廳各國領事館教育法正專門農工商業電氣學校及高等師範中等女子學校等。報館則有省公報大江南報南方館金陵話報。可見維新文化之發達矣。交通在長江南岸。過江爲浦口。卽津浦鐵路南段之起點。由輪浮過江。通車者亦可。除鐵路交通以外。上海漢口之間。每日上下數次。有小輪船往來。上至北河口大勝關江寧鎮石八河烏江和州采石西梁山太平蕪湖等埠。下至筲斗山六合大河口泗源溝十二圩鎮江揚州等處。輪船碼頭均在下關。上海至江寧之鐵道。里程有六百二十八里。二由英商怡和洋行承辦。自告成以來。行旅輸運。皆受其益。擬於明朝順途遊常州天寧寺。記其游記畢。鐘鳴一時。擲筆就寢。

七月二十日晨起。支還客舍費。與本圓和尚一同向客店主事告別。乘人力車直抵車站。鐘纔七時。於休憩所小憩。然後同登第六號之快車。時已七時二十分。汽笛一聲。輪齒鱗鱗。遙望羣山起伏。風景甚佳。良田萬頃。一望無際。竹林園圃桑田。均如過眼曇花。

可見江蘇一省蠶業之利甚溥。所過車驛不遑枚舉。遠遠又見高塔。直聳雲霄。即太平塔也。儼然一幅好山水之畫圖。頗覺奇觀。汽笛之聲已抵常州車站。鐘纒十時二十六分。本站在武進縣北門外。縣境春秋時爲吳延陵。漢改毘陵。晉爲晉陵。梁改蘭陵。隋改常州。明初改爲長春府。尋復名常州。清雍正時拆縣東境分置陽湖縣。民國元年裁府存縣。余等下車觀車站之建築頗可觀。余等乘藍輿往天寧寺。抵山門下。輿步入寺門。茂林修竹。風景絕佳。至天王殿。建築雄大。樓閣嵯峨。爲常州叢林。額曰天寧寺。步入天王殿。名人聯文頗多。至後有銀杏一株。大數十圍。爲雷火所焚。樹膚僅存。圍空矗立。如巉巖峭壁。剔透玲瓏。尤奇絕也。該寺知客師來迎。邀至客廳。坐有頃。呈茗。時已近午。更設齋款待。席中余與知客師談佛理頗洽。約一小時。席散再邀余等遊覽寺內。至大殿。奉事釋迦。余等參拜畢。至迴廊曲徑。皆奉事五百羅漢。禪堂齋堂之外。有一井曰龍井。其水甚甘。有閣曰九蓮。閣樓曰塵外。樓建築甚結構。庭園遍地花開。香氣撲鼻。令人襟懷一爽。園中有祖師古塔。點綴其間。佛門清淨。極其幽雅。遊人至此。恍非人間矣。遊覽畢。乘藍輿遊常州城內諸名勝。至城內東獅子巷關帝廟。后有巨石。爲蘇東坡卜

居時遺跡。又行至一處。有圖書館在焉。附近卽公園所也。藏新舊圖書有六千餘種。其樓下爲閱報所。前有廣場。四周植花木茂盛。場東有小亭。亭後有落星石。傳爲宋代之隕星。教育有通俗教育館。省立第五中學校。亦有縣立女子師範學校。新報則有武進報。晨鐘報。可見文化之發達也。官署置知事。軍隊第一團。實業則有織斜紋者。大綸之工廠。物產則有絲繭布。羅絹。梳篦。通草花。最繁盛街市。卽城內西瀛里大街。鼓樓南北。千秋坊仁育橋。城外西門外直街等。金融機關。則有常州商業銀行。及匯劃兼錢莊。知慎公司等。由此推之。常州商業可謂盛矣。至太平寺門前。余等下輿入寺。院宇荒廢。僅存數間而已。此寺爲齊高祖所建。寺內寂寞。殿後有浮屠。曰太平塔。七級高數十丈。毀於洪楊之役。至光緒重建。僧人在此款。客余等步入寺內。攝而登之。各級俱有佛像。登至七級之上。立於塔門。遠遠望見附近山林河流。常州一帶人家樓閣。歷歷在目。但久立塔門。令人目眩。遂下級而出。某僧人獻茗相待。余覺疲倦。在此休憩片時。其他周瑜師臺。及吳王闔閭避暑宮。並昆陵離宮。臧舟亭諸勝。擬於後日觀焉。再乘籃輿往車站。乘快車赴無錫。抵無錫車站。鐘纔三時五十二分。車站在無錫北門外縣境。戰國時爲

春申君城。漢初置無錫縣。新莽時改名有錫。後漢復爲無錫。元升爲州。明初降爲縣。清雍正時分縣東境爲金匱縣。民國元年並爲無錫縣。車站建築頗可觀。時新世界旅館雇人來迎。進同抵新世界旅館。館乃西洋式。樓有五層。中央爲旅館。左爲戲臺。右爲浴場。建築甚大。爲無錫有名之旅館。時當館主事導余等登第二層樓之一等寢室。余等安置行囊。晚餐後登樓觀劇。人多如鯽。坐位尙剩一二。余順便坐下。時方演曹操入宮。迫殺伏皇后之故事。天翻地覆。獻帝身爲天子。不能庇一渾家。皆由無忠良之士輔助。致使曹操弄權至此。且華歆又助曹操之惡行。此不過爲榮利之心未忘。遂與同黨觀之令人切齒。且曹操生平嘗言曰。甯使我負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負我。此語雖奸雄之語。余固不取。然却合於過渡時代之言。方知曹操奸雄之智能也。余閱歷有年。觀世上負人居多。若天下人不敢負人。則社會之美風。自蒸蒸日上矣。大抵奸險負人。後必爲人所負。天道好還。佛所謂因果是也。第二幕演趙子龍單騎救主。能動社會人心。且涵有尙武之精神。頗覺可觀。第三幕改良劇。情節離奇。能迎合社會心理。座上有三五女輩。豔妝醜態。惹動人注目。余嘆曰。世風不古。廉恥道喪。再過數十年後。世界無乾淨

之女子矣。時鐘鳴一時許。閉幕。余遂步歸寢室。時本圓和尚臥榻觀經書。尙未安睡。又與談數刻。擬明朝遊惠山諸勝。更深乃就寢。

七月二十一日晨起。余與本圓和尚下樓。乘人力車遊惠泉山。沿途馬路甚廣。遙看前面山峯。爽翠矗立。詢之車夫。對曰。惠山也。通過數橋。不多時。即達奇暢園街。余等下車。步至秀章街。仰觀惠山寺之山門。榜曰古華山門。此乃劉宋時。長吏湛挺。以歷山草堂之別墅。改建佛寺曰華山精舍。去今蓋千五百年矣。今觀之。惟山門尙存。左右有二神將之像。山門內有過郡馬祠。及錢武肅王祠。頗爲壯麗。有御書見山樓。高聳雲霄。頗奇觀。最堪注目者。山門內有二石幢在焉。一爲唐乾符間物。上刻尊勝咒。二乃宋熙寧間物。上刻楞嚴經。書法極佳。此卽惠山之古物也。又至一坊曰忠節流芳祀。清初殉耿逆難。鄉賢稽留山先生祠。稽永仁公。時爲范聞督之幕賓也。又至一祠。乃張止齋先生祠。奉祠明義士鄉賢張翼。當明張士誠就擒後。莫天祐尙在無錫。抗明軍甚烈。明軍已下屠城令。民懼死而守益堅。公乃縋城往明軍。說入城。毋令慘戮。當懸燈歡迎之。明軍許之。民皆全保。時在七月中也。故錫地至今。秋初猶家家懸燈。以永誌片言救民之念。至

一祠曰李忠定公祠。奉祀宋中興功臣鄉賢李綱有像。忠定遺單刻石。在李詞中詩云。  
不。愁。芒。履。長。南。滴。 滿。願。靈。旂。助。北。征。  
辭。徹。一。盃。揩。淚。眼。 煙。雲。何。處。是。三。京。

沿途忠臣義士節孝烈女祠廟林立。可感化社會之美風不少。又行數百武。至惠泉山第一峯下之白石塢。係遊人薈萃之處也。塢中山二泉亭。最爲著名。二泉聞名天下。泉分上中下三池。中池下池之間有漪瀾堂也。此泉之著名。始自唐時陸羽鴻漸評水味爲天下第二。又稱陸子泉。王禹稱題陸子泉詩云。

甃石封臺百尺深。 試茶嘗味少知音。  
惟餘半夜泉中月。 留得先生一片心。

余聞一老人所云。中下池在此漪瀾堂之前。中池形方味澁。上池形圓味甘。游人皆從上池汲取者也。余然曾讀華淑二泉記。略曰。泉有三異。兩池共亭。圓池甘美。絕異方池。一異也。一鏡澄徹。旱潦自如。二異也。澗泉清寒。多至伐性。此則甘芳溫潤。大益靈府。三異也。更有三癖。沸須瓦缶炭火。次銅錫器。若入鍋熾薪。便不堪啜。一癖也。酒鄉茗碗。爲

功斯大。以炊飯作糜。反遜井泉。三癖也。木器止用暫汲。經時則味敗。入盆盎久而不變。三癖也。余汲取上池之水而飲之。味甚甘。可見名不虛傳。蓋此泉亭在此二泉上池中。池之上係宋高宗南渡飲泉而甘之。因築亭其上。旁曰源頭活水。今此亭乃重建。而旁則廢矣。觀其壁間止鐫有清高宗之詩云。

石。瓮。淙。雲。乳。何。從。問。來。脈。摩。挲。幾。千。載。滌。蕩。合。光。澤。  
澄。徹。不。受。塵。豈。雜。鷄。毛。碧。鴻。漸。眞。識。味。高。風。緬。疇。昔。

步至漪瀾堂。卽蘇東坡詩中還將塵土足。此處今爲賣茗之所。余在此試茗。觀其臨下池。水由暗竇經蟻物而來。池中蓄有大鯉魚數十尾。余購買數餅投之。爭躍水面。殊可樂也。余等步至下池之右。有趙子昂所書之天下第二泉。五大字刻石。下池之左。亦有五字。係清初金檀王樹所書。又至下池之東。正對漪瀾。有南音觀音石。若慈航普渡之像。故名。石之下半。刻有八分書四言銘。款曰。慧巖係明願可學別墅之物也。又有金童玉女兩石。在觀音石左右。如善才龍女拱輔之狀。從觀音石後行數武。曰二泉門。由二泉門後上山。迤南數武。有一泉曰若冰泉。係唐僧若冰所關。惠麓諸泉發源處也。其處

有斷碑碣尚多。其旁有一洞曰若冰洞。洞南有心石二字。石刻中鐫乾隆宸翰之章。清高宗詩云。

石。斲。方。圓。引。側。注。

攀。躋。更。上。小。雲。樹。

討源直到真源處。

冰洞翻花萬古寒。

再行數十武。沿途半山建築樓閣。點綴其間。至二泉有一匾曰竹爐山房。古有名人以竹爐烹茶而得名。壁上所刻明王綏畫竹甚覺脫俗。從右登一閣曰寶翰閣。清高宗南巡題筆刻石極多。其中有詩云。

惠泉惠麓東。永洞噴乳竇。

江南稱第二。

盛名實能副。

流為方圓池。

一例石欄甃。

圓甘而方劣。

此理殊難究。

對泉三間屋。

撲斷稱雅構。

竹爐就近烹。

空諸大根圍。

想像肥遯人。

流枕而石漱。

乃宜此巖阿。

寧知物外誘。

亭臺今頗多。

綴景如錯繡。

信美樂不存。

去去庶績懋。

壬午仲春月中浣御題。

又有乙酉仲春清高宗皇帝泛舟遊惠山卽景雜詠御題四首曰

川路遙看見惠山  
輕雲淡日蔚孱顏

過飛吟興於何是  
祇在泉流峯峙間

煙溪暫泊換輕舟  
兩岸春苗綠似油

致我欣然誠在此  
寧從留意爲清遊

寄暢園中小憩遲  
搽紅梅白鬯春姿

林泉別我三年矣  
似日無他祇待詩

精藍西轉有禪菴  
啜茗聽松此最堪

疊韻寧辭綺語過  
前三三復後三三

其右又有一泉爲瑯琊王澍所篆松泉二字又登上泉之上步入其間境殊幽深補綴極精雅曰隔紅塵有崑山王之醇書蘭亭序刻石其旁又有一泉曰羅漢泉又名朱衣泉明僧眞恩所鑿蓋取羅漢本無我相朱衣豈有名心之意又登一樓曰雲起樓是樓危列山半之間四圍彫欄曲楣風景佳勝爲惠麓名勝之冠遊人至此如入仙境已非

人間矣。有江廖綸所撰聯文曰。

騰兩邑之歡。千村稻熟。

據一山之勝。四照花開。

下樓再行數十武。至昭忠祠。該祠乃惠山寺天王殿之舊址也。祀咸同中興有功之人。本主李文忠公鴻章。額曰淮軍昭忠祠。祠內有池曰金蓮池。古橋跨其上。池中產金蓮花。池水甚清潔。故又有瀘塘及浣沼之勝。池後有御碑亭在焉。中鑄清高宗慧山寺詩云。

寄暢園中眺翠螺。

入雲撫樹溼多羅。

了知到處佛無住。

信是名山僧占多。

暗竇明亭相掩映。

天花澗草自婆娑。

閣黎公按休拈舊。

十六春秋一剎那。

西北有一石曰聽松。石覆以亭。又稱石床。爲東南各省著名之古物。長約五尺。寬厚半之。盤偃有古色。前刻唐李陽冰篆文聽松二字。並皮日休詩曰。

千葉蓮花舊有香。

半山金剎照方塘。

殿前日暮風高起。

松子聲聲打石床。

其傍其銀杏古樹。大三四圍。亦百年物也。從後行數武。至一門額曰不二法門。係惠山寺之僧房。每年香客極盛。唐許渾有咏慧山寺詩云。

排空殿塔倚巖巒。

松韻經聲月裏寒。

兩眼流泉清戶牖。

九龍飛雨灑闌干。

遊覽畢而出。沿途經過。皆祠廟林立。忠臣義士。烈女節坊。不計其數。可見此地之美風。游人過此。瞻拜敬仰。恆徘徊久之。不能去。行寄暢園。卽西洋式之崇樓也。園內茂林修竹。池亭樓閣。其中疊石作層嵐幽壑。枝重天下。爲惠麓園壑之冠。時園丁導余等至一亭坐。西望九峯。宛如屏障。昂藏卓立。風緻天然。詢及園丁曰。美人石。昔日清高宗南巡。曾駐驛於此。更名曰介如峯。題咏甚多。園中面積約十畝。西又有假山。流水聲音宛同樂奏。園中花開遍地。清風徐來。香氣撲鼻。令人襟懷一爽。清高宗南巡駐驛於此。有咏寄暢園詩云。

烟溪又復泛梁鴻。

路側名園曲折通。

新景林嵐六塵表

昔游山月寸心中

清泉白石自仙境

玉竹冰梅總化工

小憩便當移蹕去

一聲定磬下花臺

余亦吟成一絕以紀云

聘懷天趣樂怡然

此地幽清境似仙

園裏風光無限好

游驂欲返尙流連

坐此亭上。仰觀惠泉山之周圍。有數十里。高有百餘丈。景甚佳。蘇軾昔日登惠山九峯

有詩曰。

踏遍江南南岸山

逢山未免更流連

獨攜天上小團月

來試人間第二泉

石路縈迴九龍背

水光翻動五湖天

孫登無語空歸去

半嶺松聲萬壑傳

今觀其景。真實事也。散步園中。清溪一曲。架以紅橋。藤花牽蔓。枝葉茂盛。亭閣又點綴

於楊柳陰中。又有假山。大得林泉逸趣。至一堂曰碑堂。在美人石之北。嵌清皇南巡時之題詠。刻石堂之左右。形堆砌。恍如獅。故俗稱九獅圖。至一祠曰秦雙孝祠。乃奉祀孝子秦且秦爽。孝子之母傷膝創潰。二子爭以舌舐之。及父旭患心疾。醫云人之腹血可療。二子爭刻血和酒以進。父疾竟愈。故立祠祀之。令人敬仰。其他諸勝甚多。不暇遊也。此寄暢園面積極廣。屬雙孝祠。故一稱秦園。云余與本圓和尚一同步出園外。沿街商店林立。有惠山泥人。工藝極佳。至一石坊曰千人報德坊。俗稱龍頭口坊。爲明時建。西面有鄒迪光書人傑地靈四大字。東面有巖壑夔龍四大字。筆力雄偉。循河迤北。爲寺塘溼北岸。南爲寺塘溼南岸。坊前臨寺塘之源。有石螭一。終年年吐水。係惠泉諸水入河之處也。此河俗稱惠山濱。昔文徵明過惠山有詩云。

幾度扁舟過慧山。

空瞻紫翠負躋攀。

今來坐探龍頭水。

身在前番紫翠間。

步至右岸有一祠曰高忠憲公祠。乃祀明左都御史鄉賢高攀龍公。字景逸。講學東林。垂三十年。彈劾權貴無所顧忌。卒以劾魏闈落職。後黨禍作。逮問詔至。而公已先一

日自殉於水池矣。有聯文曰。

君子無所爭。立綱常扶名教。

大臣不可辱。感天地泣鬼神。

其壁間有遺表石在焉。余愛而錄之。其文曰。

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以報皇上。

又行數十武至一祠曰光霽祠。乃祀宋儒濂溪周惇頤。其額爲清高宗賜題曰光霽。又有詩云。

錫麓祀先賢。孫支世守旃。開程朱道學。斷孔孟心傳。

水碧山青處。松蕤竹秀邊。千秋光霽在。底復藉龍眠。

至寺塘澤北俗稱河塘。左岸有一祠曰忠節祠。祠爲洪楊時邑之紳民士女殉難者。雖公鴨鶴李公福培等爲主位。內有曾國藩長聯云。

正教秉日星河。嶽豹皮共顯馬革。長理忠義重千秋。大丈夫當如此矣。  
隆儀邀輪祀。烝嘗鳳闕承。思龍山作鎮。馨香昭百世。古名將何以加茲。

又額曰名教綱常。雖公諡壯節。嘗任桂撫。後在南京襄辦軍務。城陷殉節。李公諡剛烈。幸粵東花縣。城破殉節。血濺堂石。久而益顯。花人護以石欄。以爲紀念。再至潘旌孝祠。祀清孝子潘志道。順係潘稷。孝子志道喜周人急。性至孝。母病。目舐之。復明。順係稷。其父果官。永順同知。以事下獄。稷馳六千里省父。以孝嘔血死。父獄解。檢遺篋。得草代父死疏。語極酸楚。又至一祠曰孫大宗伯祠。祀明吏部尙書萬歷狀元鄉賢孫繼皋。公累陳朝政得失。又當太后山陵。帝不親送。時復上疏極諫。祠中梁山舟撰聯云。

一疏植網常。歸里詢能爭去就。萬言陳利弊。立勸真不愧科名。

附近祠廟林立。不能盡遊。爰步香嶂街。俗稱直街。沿途祠廟林立。一廟曰顧洞陽先生廟。祀明廣東副使鄉賢顧可久。嘉靖中興。楊淮張選黃正色等。共稱爲錫山四諫。公嘗一諫南巡。再爭大禮。皆受廷杖。臀肉盡脫。門人海瑞額曰抗疏名臣。仰觀一坊曰顧氏四面坊。有一石爲海瑞詩石。詩云。

兩朝崇祀廟。謨新抗疏名。傳骨鞭臣。

志矢回天曾叩馬。功同浴日再批鱗。

三生不改冰霜操

萬死仍留社稷身

世德尙餘清白在

承家還是有麒麟

又有竹素園湖石在拜石山房。頗著名。古人有百年風力誰能輓。高古靈根我更培之。句。又有閒居賦刻石在洞陽祠中。爲顧公撰書之手筆。出廟門過了數間。至一祠。乃是浦節孝祠。祠前有坊。祀明孝子浦邵節婦過氏等。明倭亂時。孝子父應虞被虜。旋釋。孝子未及知。仍嚴詞以父蹤詰賊。賊怒。遂見害。身分七段。妻過氏號泣覓夫尸而瘞焉。時一子尙幼。一子方娠。茹苦守節而終。聞而錄之。步至後園。有浦節女墓焉。有碑曰。明故前礮浦氏烈女之墓。蓋烈女好讀貞女傳。聞未婚夫陳毓華卒。卽懷聘物投水死。覽畢。步至一祠。乃是王孟端先生祠。祀明中書舍人節賢紱。公自號九龍山人。寫山水竹石。妙絕一時。品節尤屬高尚。云。出祠門。至對門。有一祠。乃是馬文肅公祠。係祀明鄉賢馬世奇等。有像。初公愛九峯二泉之勝。欲購王園爲讀書地而未果。後登進士。授編修。掌司經局印。甲申三月。明室鼎革。公肅衣冠。北拜辭主。南拜別母。誠子壬玉。善事太夫人。遂與妾朱李二儒人闔戶自經。歸櫬後。王玉購王園太虛閣停焉。從公之志。忠孝節義。

萃于一門。令人欽仰。出祠門至一廟曰張中丞廟。祀太時。保守睢陽。殉安史難之張巡。廟前有聯曰。

國士無雙雙國士  
忠臣不二二忠臣

又一殿云。

一城捍天下。兵丹心貫日。  
片言留身後。誓鐵面凌霜。

廟有戲臺。其臺前表賀蘭進明之奸。與西湖岳公墓之鐵人相同。廟貌宏壯。亦惠麓之著名地也。俗稱大老爺殿。後通東嶽行宮。步出廟門。至一祠曰葉司空祠。祀明工部侍郎鄉賢葉茂才。內有顧光旭聯文云。

旁囂止囂。東林稱八君予。  
摧稅減稅。天下第一清官。

蓋公推關蕪湖時。嘗請以課羨餉邊。久早始通。不能爲例。復以劾輔臣跋扈。削籍歸。講學東林。衛道甚力。因立祠祀之。出祠門經過貞女坊。及祠廟不計其數。有一祠曰單姬。祠乃奉祀明貞義單姬像。姬許于沈昇。未婚而昇沒。姬卽剪髮不再適。後有委禽者。姬聞之自盡。幾絕。獲救始免。年八十五卒于家。明鄉賢周子義有頌曰。人倫正始。又有清

邑令裴大中聯云。

矢志在髻齡。八十年操凜冰霜。信問氣獨鍾巾幗。  
誦芳垂累葉。五百載光爭日月。問幾家有此門楣。

過了祠廟。步行數十武。一處曰春中里。俗稱廟巷。有廟祀楚春申君黃歇。廟旁之路可通錫山。遙看對面諸山。秀麗疊翠。與惠山連麓。別有一峯。卽錫山。周秦間產錫故名。古語云。有錫爭無錫甯。至漢因以無錫名山。顛有龍光寺院及浮屠。高聳雲霄。頗覺奇觀。復乘人力車遊梅園。沿途所過村莊。良田桑園不少。抵梅園下車。該園係無錫西鄉巷榮君德生設此以供遊人之消遣。亦富於公德心也。民國富紳若能如是。則國必強矣。緩步而入。滿園皆梅花。約有數千株。至一亭欲登之。須從石洞屈曲而上。其石洞皆以石疊。頗覺奇觀。稍進登石級。有瓦屋前後兩進。迴廊數間。其傍花木茂盛。香氣撲鼻。廳堂前有一匾曰香雪海。乃康有爲題也。余立此堂前。遠望前面一帶茫茫白白。水天一色。詢之園丁曰。太湖仙蠡墩。相傳范蠡載西施。艫舟于此。五里湖爲太湖之內湖。與太湖相通處。兩山東爲一口。西管社卽在其邊。用望遠鏡觀之。遠遠望見廟宇在此山山。

在大湖之中。如龍浮水際。所謂天浮一龍出。山挾萬龍趨是也。遠近山水風景。歷歷在目。雖未泛舟遊湖。亦足慰此行矣。回向有匾曰。一生低首拜梅花。後廳亦有匾曰。誦幽堂聯文云。

客爲壩上。庸公到此好吟千樹雪。

我是江南驛使。折來聊寄一枝春。

廳又有康有爲所書聯文曰。

垣腹納震澤。亡懷偃惠山。

又曰。

七十二峯青未斷。萬八千株芳不孤。

四壁名人書畫。及古玩陳列。不計其數。步出堂門。遊覽庭園。四處設備甚周。至後園有一亭。余等攝而登之。休憩片時。過午入堂中。該園設有酒館。以供游人之便。遂令園下設素齋。以充午餐。是日細雨霏霏。風景別有佳趣。四時遊梅園畢。遂與本圓和尚由原路緩步出園門。乘人力車歸旅館。時已電火如晝矣。登樓入寢室。晚餐後草游記。鐘鳴十一時。擲筆就寢。

七月二十二日晨起。因連日遊覽。精神頗疲。臥榻觀書。午餐後下樓。乘人力車遊公園。沿途新開馬路。頗清潔。洋樓林立。來往絡繹不絕。蓋無錫自滬寧鐵道交通以來。城北開拓商埠。工商業極發達。抵公園下車。步園中。乃知此園在城中。崇安寺萬松院禪房之旁。園中有洋式樓房數楹。中有茅亭。綴以花木。鋪以淺草。園之南即邑之圖書館。園中有櫻花。若盛放之時。必極燦爛。沿途綠草蒙茸。草花遍開。是日適天氣清和。紅男綠女。徐步珊珊。往來不絕。一種香氣撲鼻。別有趣味。園外即新開之馬路。車馬風馳。煙塵迷目。獨此園則淺草鋪地。塵埃不到。遊人至此。幾疑市井間別有天地也。可見民國光復後。處處發達。有一日千里之速。能整頓道路。一來衛生有益。二來可以鼓吹公德心。聞此公園係邑中紳商等集公款。請日本工師設計。建此公園。以供遊人休憩之所。余一見之。殊覺欣然。遊園畢。復乘人力車遊遍城內。周圍約十三里有奇。自明嘉靖間。邑令王公其勤修繕城垣。東曰靖海。西曰試泉。南曰望湖。北曰控江。民國成立後。于東北二門間。又闢一門。因誌紀念。額曰光復。時夕陽當墜。遂命車回館。夫無錫乃在江蘇省會之東南。長江太湖之間。南北挾。而東西長。面積約三千九百二十五方里。縣之東南

接界常熟。略接吳縣。北與東北接界江陰。自西北至西。接界武進。其西南則濱太湖。形勢西南多山。而龍山爲諸山背。南濱太湖。又爲全縣河流匯集之所。且陸有鐵道。可通滬寧。水有運河。以達南北。故交通頗爲便利。軍事家亦稱重要。至於氣候溫和。夏日高時。至華氏百度。冬日低時。至二十度。平均一歲中。五十度至六十度。每年雨汛。在陽歷六七等月。降霜則在十一月中矣。人口有五萬以上。曰市。未滿曰鄉。無錫共十七市。鄉人口約七十萬。地方行政。公署曰縣公署。各市鄉均有市鄉公所。推舉公正之士紳。以辦理地方自治事業。無錫丁漕額之稅課。全年收入約六十萬元。教育省立學校。縣立學校。養蠶所。市立學校。其他教育機關。難以盡錄。亦有組織童子軍。學生之數。生徒約二萬。留學外埠者約一千人。日本者三十名。歐美者二十八名。可見文化之進步矣。查無錫米市。甲於江蘇。歲輸出於滬杭一帶者百萬石。實業則農務商會及其他物產有米。麥。土布。蠶繭。機紗。麵粉。惠山泥。入金融機關。有中國銀行。交通銀行。江蘇銀行。上海商業銀行。其他錢莊。不計其數。著名工廠。耀明電燈公司。麵粉廠。絲廠。紗廠。及其他諸公司。工業則冶鐵。建築釀酒。碾米。絲吐。其他難以枚舉。報紙有二種。一曰有錫報。二曰

新無錫可見無錫各種事業均已發達。自古以來名勝之區。人傑地靈。真不虛也。擬於明朝遊蘇州。記游記畢。鐘鳴一時。下擲筆就寢。

七月二十三日辰起。近午收拾行囊。與本圓和尚一同向該館主人告別下樓。乘人力車抵無錫車站。休憩片時。聞汽笛之聲。遂一同登車。時已十一點半鐘。抵蘇州車站。鐘纔十二時二十三分。本站在吳縣西北郭外縣境。春秋時吳國郡。後屬越。戰國時屬楚。秦置會稽郡。漢初爲荊國。後漢分置吳郡。隋改爲蘇州。宋元改爲平江。明初復爲蘇州府。清因之。吳縣長洲之和三縣同城而治。民國元年保爲吳縣。余等下車。從墜道步至車站。時新旅舍之主人來迎。遂賃定該館。乘馬車往焉。沿途新開馬路平坦清潔。抵旅舍入一等寢室。其樓乃西洋式。午餐後。因連日遊覽諸勝。天氣又熱。身體小疲。臥榻觀書消遣。擬於明日遊虎邱山云。

七月二十四日辰起。遂命旅館之人雇藍輿。與本圓和尚一同往遊虎邱寺。沿途遙看山水秀麗。所過市街之建築物。皆極鞏固。至於橋則築以白石。飾以雕欄。以余觀之。蘇州之富力可知矣。遠遠望見浮屠高聳雲霄。即虎邱寺也。寺在蘇城西北。距闔門七里。

許吳宮故址也。又名海湧山。相傳吳王闔閭葬三日。胡踞其上。故名。唐時諱虎。太祖名虎。改曰武邱。今乃虎丘。亦蘇省勝名之一也。抵虎邱寺之門。前下輿。仰觀其額曰虎阜。禪寺至第二山門。額曰路接天。閩入門。卽爲廣場。循石而行。達高阜。登級而上。上建亭宇。三門額擁翠山莊。內有小廳。余等步入。有匾曰抱甕軒。其聯文云。

香草美人隣。百代豔名齊。小小。

菲亭花影宿。一泓清味問。慙慙。

過抱甕軒。再上有一亭。余立亭中眺望。全山歷歷在目。山巔之塔形。略如筍插。憶昔人評虎邱之景。具有三絕。望山之形。不越岡陵。而登之者。見層峯峭壁。勢足千仞。一絕也。丘臨郭郭。矗起原隰。旁無連屬。萬景都會。西聯穹窿。北亘海虞。震澤滄州。雲氣出沒。廓然四顧。指掌千里。二絕也。劍池泓渟。徹海浸雲。不盈不虛。終古澹澹。三絕也。兼是絕景。冠以佛宮寶刹。虞樓飛閣。碣礧峻嶒。梯巖架壑。東南之勝。無出其右。以余觀之。竊笑古人所評。未免過於鋪張。今如此荒廢。實令人有今昔之感。再進爲月駕軒。海湧峯中有廳。廳後荒蕪。一片碎石。巉巖相傳爲西施粧臺。原有房屋數十間。洪楊之亂。被燬。美人豔跡。徒存瓦礫零星。不禁愴然興感。吟成一絕以紀之云。

月軒亭畔四徘徊。太息吳宮付劫灰。

一自輕舟西子去。而今何處覓粧臺。

由此下瞰。見有巨塚。時輿夫曰。千人塚。蓋闔閭葬時。陪葬寶玉甚多。恐工人洩露。遂招覆塚之慘。將營墓工人齊戮。而名葬之名曰千人塚。此種殘忍之事。中國帝王屢屢爲之。可見專制時代。眞無人道極矣。寺後卽闔閭墓。上有浮屠高十餘丈。爲吳王所建。二千年來。猶巍然矗立。聞經洪秀全燒三次未燬。然已荒廢欲傾。無敢登者。距塔不遠。爲御碑亭。係清高宗來遊。勒碑此處也。內有御筆題詩云。

秀壁名吳水。縣蘿接紫霞。仁風期太吏。原俗止紛華。  
停輦輿情問。開軒畝畝除。笙歌陳勿用。意使盡桑麻。

從東行過短橋。曰雙晴橋。橋下爲劍泉。清水一泓。望之甚深。橋側有峭峯壁立。上有蘇東坡親書三泉。又有鐵花崖。名字已滅。不詳爲誰氏手筆也。過橋至一寺。石級三十餘層。攝衣而登。見有某鉅公所書。我佛慈悲。內奉事諸佛像。出寺門循道而下。則見眞孃墓。兀立於前。眞孃爲吳時歌妓。幽埋於棘林叢莽。骸骨冰肌。亦只落得黃土一坯。嗟乎。

世代數易。而虎邱一撮土。終屬眞孃。使後之過於此者。憑吊歎獻。然後知天之所以厄紅顏者。卽以成紅顏。余不禁吟成一絕以紀。

虎邱山色十分青。

小碣埋香近野亭。

昔日名花今宿草。

傷心一樣吊西冷。

再下爲生公說法講經臺。有聯曰。

夢中說夢原非夢。

元裏求元便是元。

臺下有鉅石曰千人座。卽昔日聽講者所座。旁有一池名曰白蓮池。聞當日爲西施採蓮之所。其下驚巖絕壁。勢甚險峻。池中有石曰點頭石。尙礫然而立。卽昔日生公說法。頑石點頭處也。講堂之右有顏眞卿親書虎邱劍池四字。筆力雄偉。殊不可多覩。後有人云。劍池二字。爲眞卿眞筆。虎邱二字。則另一人書。然頗相似。越千人座。過眞孃墓下。則有吳王試劍石。劈石爲二。劍痕猶新。過此又有一石。踰於道旁。鐫枕石二字。間爲唐伯虎所書。更進則愁愁墓在焉。墓前之井已塞矣。至此更右望。爲鴛鴦塚。已蕪穢不堪。遊覽已畢。共回寺廳休息。廳在山頂。遠望獅子山蹲伏。雲中林樹。畫裏樓景。至佳也。廳

中有聯曰。

問獅峯底事。回頭想頑石。能靈不獨甘。泉通法力。  
爲虎阜別開生面。看遠山如畫。翻憑劫火洗塵囂。

又有聯曰。

虎阜受游蹤。乘輿而來盡飽看。十里烟花三秋風月。  
獅峯觀對面。會心不遠憑領取。雲中林樹畫裏亭臺。

又觀壁上題詩頗多。中有前清廣西知府某氏之名。已磨滅不能辨。惟虎邱遇雨詩尙存錄五律一首。

七里山塘外。停舟泊小橋。  
野茶山衲奉。蕁茹美人調。  
劍氣疑金虎。蕭聲葬阿嬌。  
生公說法處。烟雨正飄瀟。

已而緩步出廳數十武。至一墓曰五人墓。墓成於明懷宗時。吳王大中丞崔呈秀。構周順昌於魏闈。遣緹騎捕周公。復社之士糾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天地。緹騎呵逐之。衆不能堪。扶而朴之。日譏逐呈秀。呈秀匿於溷藩。乃免。既而以吳亂報於朝。按

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等是也。後懷宗卽位，魏闡譴死，吳之士大夫卽除魏闡生祠，就故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墓門以旌焉。余等謁畢，步出虎邱山門，左卽吉公祠及李公祠，頗壯嚴。二公昔日平匪有功，建祠祀之。余等急欲遊寒山寺，遂乘藍輿往焉。沿小溪而行，每百步便有築橋，皆白石飾以彫欄，遠遠望見山色秀麗，是處山水之勝，名聞天下久矣。今日得見，真不謬也。不多時已抵楓橋，卽大運河小運河會合之處。商船常泊於此，余下輿登小舟，過河須臾之間，已達對岸。復乘藍輿往焉。距寺不過數里，過一小市街，到寺門下，輿仰觀，其寺不甚宏壯，所以名聞於天下者，皆由詩人張繼楓橋夜泊之詩，遂成勝跡。詩云：

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古今雖不變，未詳漁火有無，是屬疑問也。余等步入寺，前有御碑亭在焉，刻高宗純皇帝御題寒山寺曉鐘詩曰：

姑蘇城北夜泊船。

寒山鐘聲清繞傳。

春容斷續亦同此。傳不以傳以人耳。  
千秋過客不一况。或聽欣然或悽愴。  
在懸待叩總無心。此意畫師何以狀。

乾隆辛未仲春題。宣統辛亥江蘇巡撫臣程德全恭立。

抄畢入寺內乃一小寺院供寒山拾得佛像此寺於唐元和中。有寒山子者游天臺與拾得豐干爲友終隱而去。希遷禪師於此建伽藍額曰寒山寺。兩邊迴廊刻有張繼詩碑。其壁上刻有文徵明書剝落不可讀。傍有新刻者乃曲園俞樾先生之書。先生博洽深於經學詩文亦推大家。今讀之精神爲之一快。步出廊外觀寺荒廢。因最近江蘇巡撫陳夔龍重修始成輪奐之美。不過一小寺院而已。而至今寒山寺尙膾炙人口。令余思慕久之。今日遊覽亦一快事。吟成一絕紀於壁間。

禪關幽處絕塵蹤。覽勝邀朋興轉濃。

欲覓寒山何處是。姑蘇城外一聲鐘。

時已過午。步出寺門外。乘藍輿歸旅館。沿河邊而行。路皆鋪石。平坦滑溜。縱觀沿途遠

近山水風景可愛。人家亦周密。抵新旅舍門前。下輿登樓。因天氣太熱。臥榻休息。擬明日再遊蘇州諸勝。

七月二十五日辰起。余與本園和尚一同下樓遊留園。園有假山。頗奇峭。四時花木。蒼龍亭榭。點綴其間。始爲吳中名園之冠。緩步至一亭。額曰綠陰。半面抱水。水在假山之下。游魚無數。唼影吹香。觀之有趣。其亭有聯曰。

烹茶治火還溫酒。洗硯餘波又灌花。

過此亭行數武。有大廳。額曰涵碧山莊。蓋是園又名涵碧莊也。廳前臨水。置几案及椅。以爲遊客品茶之所。登假山叢石中。又建一亭。亭中石案。蓋几。余等休息片刻。觀亭下。有小道。可達山巔。古樹鬱蒼。俯瞰池塘。令人心懷頓爽。其聯文曰。

奇石盡含千古秀。桂花浮動萬山秋。

亭上亦有一聯云。

園古逢秋好。亭小得山多。

下山入一門。額曰繡圃。經甬道達一亭。曰自在處。又有額曰花好月圓。人壽有聯文曰。

分。外。不。知。毫。末。事。意。中。常。滿。十。分。春。

筆力峻峭。室中又有石案一。係七巧石湊合而成。頗奇觀。亭上有樓曰遠翠。閣庭前多植牡丹。此時已憔悴。其餘之花。香氣撲鼻。稍進又一村。入門至一廳堂。額曰亦吾廬。有聯文曰。

得。山。水。樂。趣。集。文。人。大。觀。

登樓有橫額一方。題曰心曠神怡之樓。憑窗眺望。又見碧水一池。石山壁立。風景別有佳趣。下樓步過花叢。恍惚世外之境。至一廣廳。橫額曰雲滿山頭。月滿天。有聯文曰。

風。過。有。聲。皆。竹。韻。月。明。無。處。不。花。陰。

廳前山峯峭立。曰冠雲峯。左爲瑞雲峯。右爲岫雲峯。山下多植雜花及綠竹。秋風一起。蕭瑟有聲。中又建一亭曰冠雲庵。亭下卽池。有五色金魚。約一尺許。投以花片。爭起。之池側。又有一亭曰待雲庵。其聯文曰。

繡。谷。只。應。花。自。染。鏡。潭。長。與。月。相。磨。

由石山左行。有一鶴。高約三四尺。長唳一聲。風淒葉落。若使翱翔天空。五大洲遍地球。

何處不可棲。今則鎖困樊籠中。只向天長嘆耳。令人憫之。由此前行。有小宛。則以花石砌成小道。沿途旁植紫竹無數。遊人至此。聽竹葉萋萋。恍如置身瀟湘館。道盡有小舍。其額曰亦不。二有聯文曰。

靜觀人事外。得句佛香中。

又轉行至大廳。其附近卽戲園。額曰東山絲竹。所撰聯文太長。無暇錄。由廳側右行。復有小廳。額曰石林。小院有聯文曰。

半笏石留山意思。一簾花得月精神。

余等遂在此處休憩片刻。時園丁烹茶進。飲之芬香可口。余向本圓和尚言曰。此園之一花一石。布置甚幽雅。復向右行。至一廳曰汲古。得修綆。有聯文曰。紅滴硯池花瀉露。綠藏書榻樹團雲。過廳見一小亭。亭前峭石矗立。植花甚多。額曰洞天。一碧有聯文云。

紅樹綠漪溪山入畫。淡雲微雨華竹含春。

登假山至一樓。曰思補樓。捲簾四望。正抵入園之大池。下樓出甬道。余以爲盡。本圓和

尙曰。尙有佳境可遊。因復過心曠神怡之樓下。出廊沿。又見有額曰。又一村。現於眼前。入門見院落。二中植花木茂盛。清風徐來。香氣襲人。令人襟懷一爽。過院落出竹扉。則見稻田數弓。又是一鄉村景象。經稻田至一門。額曰。小蓬萊。出門又見小山兀立於前。山上松柏蔽天。微風吹之。颼颼作聲。余等披蒙茸而上。至山巔亭中。下視落葉片片。衰草萋迷。山下小溪流水潺潺。可通舟楫。過板橋則爲蒔花之圃。圃石有草場。可以運動拍球。側有亭。由草場轉行至山麓。亦有鶴二。惟不及瑞雲峯下之大。本圓和尙曰。盡乎此矣。余等過廻廊。出門。則來時所見之涵碧山莊。蓋余等至此。已環行一週矣。時已過午。就於廳中休憩。命餐中設素餐充飢。席中余與本圓和尙言曰。此園設備甚周。尙缺一點。卽池塘過小。不能容舟。本圓和尙曰。地勢有限。不能開鑿。無法可施。惜各亭之聯文。及書畫甚多。難以盡錄。蓋此留園爲巨富盛宣懷氏所有。原名劉園。及歸盛氏爲留園。蓋仿袁子才隨園之意也。余思慕已久。幸得遊覽。得此以居。神仙不易也。盛氏家人棄此不住。而棲上海塵濁中。僅愛繁華。而不享此清福。殊覺可惜。本圓和尙亦以爲然。遊覽畢。一同步出行數十武。抵一寺曰。西園戒幢寺。寺建築甚雄壯。廻廊高聳。寺內有

放生池。龜大至數尺。魚一尺有餘。池旁周遊頗奇觀。寺內大殿奉祀諸佛像。迴廊有五  
百羅漢像。神威儼然。寺內極幽雅。再遊覽蘇州城。觀其城垣高峻。所過繁盛街市。沿途  
見繡貨甚多。花成五色。燦爛可觀。聞此種細工。多出女子手。足徵蘇城女子生活。查蘇  
州居民。以織綢緞爲業。有機一萬壹千餘具。每具歲可出綢緞四十疋。蓋此蘇州在太  
湖之東。川渠四達。交通頗便。居民衆多。貨物叢集。商業輻輳。尤以西北隅爲最盛。光緒  
二十二年。開爲通商口岸。日本租界在城南青陽地。稅關日本領事館在焉。查蘇州城  
有絲廠紗廠。營業頗盛。民俗重文好奢。服食之美。爲各省冠。物產則有紗羅。綢緞。篋扇。  
玉器。碧螺。春茶。標布。米。密餞。茨實等類。全年出入口貨。共值銀二百五十餘萬兩。官署  
則蘇常鎮守使。蘇常道尹。吳縣知事。審判廳。（卽江蘇高等審檢兩廳。）陸軍則司令  
部。及旅舍部。行政則警察總廳。教育則師範學校。中學校。東吳大學。商業農業女子學  
校。報館。蘇州日報。蘇醒日報。江蘇日報。吳語報。可見蘇州之文化。極其發達。余有詩  
云。

姑蘇大地集華繁。

風景維新實可誇。

我愛小樓幽僻處。半村半郭半人家。

時夕陽欲墜。遂步出城外。乘人力車歸旅館。晚餐後。憑窗觀沿街粉白黛綠。短袖長裙。皆是蘇城女子。豔麗居多。性輕薄。喜與男子調笑。結隊閑遊。勾引浮蕩少年。又聞遠近。絲竹管絃之聲不絕。喧鬧聒耳。余向本圓和尚曰。蘇州諸勝。尙有天平山及靈巖山。離此有三四十里。因天氣炎熱。且我等連日自南京遊覽至此。精神頗困。待異日再遊何如。本圓和尚亦以爲然。擬明日歸申江云。

七月二十六日晨起無事。午餐後收拾行囊。余與本圓和尚下樓。向客館主人告別。乘馬車往車站。抵車站鐘纔十二時許。登第六號之快車。向上海而進。所過車驛。不遑枚舉。抵上海北站時。纔二時十三分。余等下車。遂帶行囊乘馬車歸東亞旅館。會鄭君拱辰等。談及此遊之樂。五時江君祖著亦來會。爲說金焦二山勝迹。良久乃散。

七月二十七日午後。江君祖著偕陳其殷先生來會。始知陳爲前清時代舉人。曾任某縣知事。年纔五十餘歲。容貌光彩。爲人正直。言辭謙遜。現任嘉善統捐局局長。談論政治經濟。頗長我之智識。且先生楷書筆法雄健。名聞上海。余遂恭求寶墨數幅。先生喜

諾約於數日卽當付來。遂辭去。晚餐後得家書。及友人書信數函。讀之知家母並家中諸人均平安。喜不自勝。本日不出門。別無可記。

七月二十八日晨起。劉君苑棠。黃君文珍。林君安浦等。發議欲建福建會館。於杭州西湖畔。來與上海福建人士互相協議。順途來訪。余一見喜不自勝。又談言數刻。辭去。午餐後。余與鄭君虛一。商議共設一宴。請江君祖著。劉君苑棠等。虛一曰。甚善。遂命茶房於今夜假東亞旅館之大客廳。設酒筵一席。並使人持帖向諸位先生道明。至六時齊到。余與虛一偕諸先生往大餐廳。電光如晝。設備甚周。電風頻吹。頗覺爽快。席已排列。余與鄭君虛一起立。請諸先生就席。而江君祖著亦偕諸先生就席。席中招妓侑酒。以助酒興。鶯聲燕語。其樂陶陶。滿堂和氣。騰騰。至十時盡歡而散。

七月二十九日辰起。在榻上觀諸新聞。黃錦君偕張君清港。葉君井田。葉君豪田。黃君聯標等來會。始知爲吾臺人士。來遊申江者。張君清港乃臺北人。畢業國語學校。奉職於三井洋行。後辭職爲金融公司專務。迨金融公司組織變更爲淡水信用組合。現爲組合專務理事。爲人正直。且富有經濟聞名已久。今日逆旅相會。一見如故。葉君井田

乃臺南人。葉君爾純之令媳。現在醫學校。因此回夏期利用休暇到此。與余談及時事。亦有爲之青年也。而葉君豪田。乃葉君井田之令弟。現肄業廈門英華書院。研究英文。將來必成大器。黃君聯標爲艇舫黃君金生之令弟。曾留學於中學。修業四年生。此回爲南洋商業發展起見。留學於南京暨南學堂。研究商業之英文科目。談會片時。張君清港等擬於來月二日。搭湖北丸欲歸臺。詢及余之歸期。余亦決定同期歸臺。張君聞之甚喜。相辭而去。

七月三十日晨起。鄭君拱辰來云。聞來月二日之湖北丸。欲往臺灣。未詳確實代爲向商船會社查及。如果確實。代買船票數張。以便準備行囊歸臺。余諾之。遂下樓乘人力車往焉。抵商船會社。及詢主任云。來月二日欲往。然船未到。或者延一兩日亦未可知。君宿於何旅館。若到自當以電話通知。余遂一一道明。遂購買船票數張。歸館時已近午。午餐後。余向鄭君拱辰道明。鄭君拱辰曰。數日來已採買入石椅。棹及鐵寢臺數件。並及諸物件。不計其數。余向鄭君拱辰言曰。此回堪稱滿載榮歸。莞爾而笑。是夜鄭君拱辰備酒肴一席。於大餐廳。欲請江君祖著。及劉君宛棠等。另設素齋。欲請余倍席。因

余連日遊覽身有小疲。今夜欲早靜養。謝其誠意。固辭之。

八月一日辰起。與鄭君虛一下樓。乘人力車往江君祖著商行。告以再兩三天便欲歸臺。念自到申江以來。十分好意照料。感激良多。江君祖著設素葷一席。爲余及鄭君虛一祖餞。時已近午。再三挽留。席中又與劉君宛棠、耀南等談及實業經濟狀況。至二時纔散席。余與鄭君虛一向江君祖著言謝。乘人力車歸旅館。時志圓和尚來會。言前日遊普陀山之時。囑求名人書刻石以爲紀念。今已託友人向康有爲先生求數字。原本已寄去悅嶺禪院。託當家師倩石工琢石。不日便可告竣。遂將原文見示。題曰海山第一。末署庚申年五月五日臺灣鄭拱辰夫婦偕周維金鄭虛一僧本圓同遊於此。康有爲書。我等與康有爲先生有翰墨因緣。皆禪師之賜也。喜不自勝。足見志圓和尚之信義。和尚深明經理。善吟咏。余嘗讀其佳作。又能談佛理。足以長我之智識。時夕陽將墜。相辭欲去。余向志圓和尚言曰。明日當詣貴別院拜訪。送至樓下分手而去。

八月二日辰起。接得商船會社電話。始知湖北丸出船之期。日已決定。本月五日早六時。須先一日上船。余遂向鄭君拱辰道明。並往領事館領回旅行券。而本圓和尚言欲

再遊名山。歸期未定。午餐後。往愛而近路成德里圓覺寺。沿途電車馬車來往不絕。行人如蟻。抵圓覺寺門前下車。仰觀其寺。乃洋式樓三層。余步入寺內。適志圓和尚來迎。偕余登樓。至客廳。坐有頃。呈茗談片時。余告以歸期已迫。特來辭別。志圓和尚再三挽留。余謂自到申江。受其照料。感激良多。志圓謙遜回答。始分手下樓。乘人力車。順途往商務印書館。登其樓上。見漢書洋書滿架。文房器具無所不備。人士雲集於此。購買書冊。余亦購買數十元之數。遂帶書冊下樓。乘人力車歸旅館。點檢諸物件。均已齊備。遂整備行囊。以便起程。

八月三日辰起。往黃浦江畔一帶遊覽。至一公園。乃是西人所經營者。綠陰滿地。四序皆花。惟禁華人入內。蓋有反客爲主之勢矣。此皆中華不能自強所致。復乘人力車從四圍一週。甚覺開熱。屋宇皆華麗。高聳雲霄。黃浦江中則帆檣如織。各國郵船咸至此。下錠長江一帶。暨南北各埠。按期有輪船往來。舟之巨者。或泊吳淞口外。江畔沿途碼頭銜接。工人如蟻。上下貨物。絡繹不絕。商業之盛。爲中國諸口岸冠。查上海貿易之輸出。有一五三三四八八二五兩。輸入則四六三六一四三四三兩。有日本總領事館及

郵便局在焉。至於會社，則臺灣銀行支店，橫濱正金朝鮮三井三友住友諸銀行及其他貿易商事。郵船及鈴木諸會社不計其數。查公共租界住民及各國自民國紀元以來。各地經累次兵事及禁煙影響。相牽遷滬。故統計有一百五十餘萬人之多。日本居留民總數有七三，八七。占外國人爲第一之多數。其次卽英國也。物產則爲中外百貨匯聚之區。品類繁多。不可殫述。然皆非上海物產。上海物產以棉花爲大宗。其他若龍華之水蜜桃。七寶之布。亦著名焉。至於交通。以上海爲中外交通之埠。外則歐美日本皆有輪船。內則南北各省。陸道由滬寧而津浦。北與山東直隸。及東三省。聯絡一氣。水道由長江而西。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直達無阻。出吳淞而入海。北至大連。天津。南至廣州。福州。往返僅一來復。除鐵路交通外。輪船碼頭實爲交通之便。然上海城內。最爲商業繁盛街市。曰小東門街。及新北門街。彩衣街。城隍廟。九畝地等處。法租界最繁盛之區。爲公館馬路。其他不甚繁盛。然其路平直。兩傍皆住家。空氣頗清潔。至於公共租界最繁盛之區。卽舊時之英租界。東至黃浦。西至泥城橋。南至法租界。北至蘇州河。銀行輪船公司。中外電報局。外國旅館。大概。在黃浦灘路。旅館。酒館。菜館。大概。在漢口路。及

福州路。戲館大部分在湖北路相近，衣莊大部分在福建路。書店綬綢店大部分在河南路及漢口路。票號錢莊大部分在北京路及天津路。寧波路。報館大部分在山東路及漢口。妓館大概在湖北路以西之各路。而南京路尤爲精華匯萃之處。河南路以東半爲外國人經營之商業。河南路以西則中華大商店在焉。永安先施兩公司。物品之豐。尤稱巨擘。至於報館雜誌。不計其數。可見上海言論界思想之發達。莫甚於此。然花園著名者愚園。數年前余經遊過。其他諸勝。欲窮其奧。須一個月間。方能觀其全豹。此事且待於異日。時夕陽將墜。遂命車夫馳行歸旅館。屬萬家燈火矣。登樓步入寢室。晚餐後。劉君耀南來會。余詢及上海商况如何。對曰。上海自通商以來。商業漸漸發達。至今日難以盡述。舉其重要而言之。造船廠有四所。曰江南廠。此爲官設。屬於江南機器製造局。二曰董家渡造船所。三曰法老船塢。四曰新船塢。皆西人主之。紡織廠巨者有四。一曰老局。二曰新局。三曰華盛。四曰裕源。皆官商協辦。餘尙有大純公私等數家。繅絲廠尤多。大抵華商集資經營公司。而託名於西人者。江南機器製造局。在縣城南。創於同治四年。內分七廠。工役有三千餘人。製造鎗礮。朝夕不暇。機器純用西洋式。工

作亦殊精良。其他小工場如磨麵廠、米廠、藥水廠、肥皂廠、造紙局、玻璃廠、東亞一大埠也。出口貨以絲綢、緞、茶葉、瓷器爲大宗。進口貨以煤、洋布、絨呢、煤油、銅鐵、海味爲大宗。其他不勝枚舉。又談論數刻辭去。支那大陸。余今所遊者。不過江蘇省及浙江省著名之名勝而已。雖未窺其全豹。然考地理誌所載。江蘇省富甲全國。在本部之東。據長江東界海。西界安徽。河南。北界山東。南界浙江。東西距七百六十里。南北距八百餘里。面積有四萬五千方英里。居民一千三百九十八萬餘。氣候中和。夏熱不逾九十度。冬寒不下二十度。地勢平坦。地質極腴美。農產以米棉爲大宗。蔬果亦饒。民俗勤耕。蠶桑之利甚溥。濱海產鹽。運銷內地。爲本省一大財源。少林木園名。栽竹其用最廣。製造物爲精。至於浙江省。乃在本部東。以浙江得名。東界海。西界安徽。江西。南界福建。北界江蘇。東西距五百五十餘里。南北距七百六十里。面積三萬六千方里。疆域在十八省內最少。居民壹千壹百五十八萬餘。氣候溫和。地勢北境杭州嘉興毗連江蘇。皆平原。交通便利。有河船往來。地質腴美。物產則山地多產茶葉。兼有樟漆樹。甯波以北。平地多植桑。蠶利甚厚。農產多米。海濱多植棉。魚鹽尤富。余今所遊此二省之名勝。可慰此行。遂

收拾行囊。擬於明日午後五時附輪船歸台。

八月四日晨起。鄭君拱辰等及余之行囊。已先使人搬去湖北丸了。後江君祖著來會。贈我同人名扇數把。其隸書則江君祖著親書。余見之。筆力雄健。令人玩之不厭。且江君祖著能書四大家。余拜領之。永爲絕好紀念。江君辭去。劉君維藩又來會。贈我同人諸物。感謝良多。午餐後劉君耀南。劉君維藩。江君祖著。又來會。與鄭君拱辰等。聚一堂。時已近六時。鄭君拱辰偕余等一同攜帶輕便行囊下樓。向客店主事。及劉君耀南。劉君維藩諸位先生告別。與江君祖著等。乘馬車往揚樹浦碼頭。所過街市。電光如畫。車馬往來不絕。沿岸電光數萬。水色相映。觀之恍惚如水晶宮。頗覺奇觀。不多時已抵碼頭。余及鄭君拱辰等登船。步入寢室。船內小介又來代爲安置行囊。搭船之客陸續而來。時與江君祖著談言片時。至八時許。江君祖著及本圓和尚。向余等告別分手而去。余等送至碼頭。深感江君祖著誠意。戀戀不捨。時已離有數町。余等遂復登船。逢張君清港。及黃錦君。葉君井田。葉君豪田。亦到。均欲歸臺。真不約而同。二等客約七八十人。皆優伶。余詢及黃錦君所聘何班。對曰。自前同船至此。每夜觀劇。選其優人曰天升。

班計九十餘名。最重要脚色。男優如張月廷、陳祥之、趙君甫、鞠德奎、陳奎官、十慧童、李桂芬、李友生、胡文峯等。女優如金美玉、雪豔梅、玉真、皆花旦。其餘難以錄明。余聞之甚善。憶自數年以來。上海伶人到臺。所演惹人注目甚少。君此回能選其佳者。我臺人士必歡迎無疑也。時黃錦君偕余步至碼頭。披席而坐。聚首言歡。無不感慨係之。時夜將半。四顧寂寞。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星斗沉於浦江之間。夜景橫江。小舟逐流無數。優人又有吹洞簫者。其聲韻悠揚。令人想起蘇子赤壁泛舟之趣。寄蜉蝣於天地。羨長江之無窮。不覺感慨繫之矣。二時乃登舟。

次早七月五日鐘鳴六時。聞汽笛之聲。余披衣而上。時方出發。離碼頭有數哩之遠。四顧樓閣屋宇。羅列水際。脉脉有情。似送我等之歸還也。又離數哩之遙。見遠水孤山。屹然獨立。鍾靈毓秀。爲長江生色。觀之頗覺快心。已出吳松江口。時天氣清和。風平浪靜。與張君清港等。登運動場。逢林君松。壽談言片刻。分手散步。見海上水天一色。真天然畫景。海風徐來。交換新鮮空氣。不覺心曠神怡。時已近午。歸大餐廳。用午餐。舉張君承訓來會。命小介十分殷勤款待。殊可感也。余詢及何日能抵基隆。對曰。天氣若平靜。則

後日早朝八時，便可抵基隆。又談言片時辭去。余歸寢室，臥榻觀書。晚餐後就寢，睡眠中盪搖不止。時風浪大作，海濤肆虐。晨起盥洗時，觀艙內外頻頻搖動。船中諸人大部分神昏。余披衣步至甲板，觀波濤湧起似山，逆風而進。山嶼俱不見，唯天與水相連，盪盪誠如滄海一粒。遂歸寢室靜養，以避其鋒。終日臥榻。次早七時許起來，船尙盪搖不休。船中人皆頭暈目眩。余心旌搖搖，遂登甲板眺望。復見波濤起伏如昨日之狀。時逢船長據云：逆風須遲至下午四五時，方能抵基隆。請寬心保重，殷勤安慰。可見船長爲人親切。歸寢室向鄭君拱辰道明，而鄭君拱辰能耐苦，全無頭暈，深爲之喜。午餐後登甲板，觀風浪漸平。遠遠望見浮嶼，船中諸人喜氣騰騰。再數時間，便可抵基隆。余遂歸寢室收拾行囊。時聞人聲喧鬧，又聞汽笛三聲，遂登甲板。已抵基隆港外。時夕陽欲墜，停泊於港口。不多時，檢疫船已到。因自福州疫症流行以來，總督府當局爲我臺衛生起見，豫防其傳染，故有如此設備。醫員及巡查探偵陸續登船。時巡查於大餐廳檢旅客各人之旅行券畢，醫員欲檢旅客各人之大便。至明朝纔知疫症有無。方得上岸。不然，須在海邊消毒一週。聞船中人聞之，大爲恐懼。時鄭君肇基已偕諸同人搭小舟來。

迎其令尊堂。因不得上船。遂將此事道明。話別而去。至晚餐後。始檢各人之大便帶去。是夜無事就寢。

次早晨起時。船中俱盼望佳音。時醫員已報告所檢。並無疫症。一聲震動。船中諸人喜氣騰騰。時旅館及紅帽仔接踵而至。頗覺雜沓。鄭君肇基偕諸同人乘商船會社小輪一隻而來。欲迎其令尊堂。一見與余笑言相迎。詢及船中風浪如何。余對曰。風浪大作。故爾延遲。昨日下午六時方抵此。幸令尊堂俱各安然。時鄭君拱辰偕余一同乘小船。遂帶行囊登舟。抵稅關門前碼頭。登岸時。家兄田亦來迎。余聞家兄云。家母及家族諸人均健康。喜不自勝。步入稅關。所有隨帶行囊。均受稅務吏之檢查。計算餉金壹百四十餘圓之數。一毫之物。均附稅。可見稅務吏認真。若中華人到此。受此一毫之物附稅。歸時必然惡感。願我政府對華人過關之物件。務須優待。使其感情好。歸華必傳播其親善。不論上中下等。俱一般優待。若僅以優待其上等社會者。不能普及世間。一人傳虛。百人傳實。余屢爲親善之鼓吹。故發表其事。希望當局者特別優待。時余繳納畢。所有物件。另付小荷物年運回。余因連日在船中小疲。擬於明日夜行方欲歸竹。囑家兄

先帶隨行物件。歸臬母親。分手而回。午餐後向鄭君拱辰等話別。二時許乘汽車。抵艋舺驛。下車步至善慶佛堂。時主人吳氏普意及其孫李君春火來迎。偕至客廳坐下。詢及普陀山之狀況。余一一答之。吳氏普意素信仰觀音。聞之無不喜悅。是夜設齋爲我洗塵。深感良多。散席後。就於禪房安寢。翌日靜養精神。至晚餐後。在庭中納涼。迨九時。遂向堂主告別。往台北停車場。購買車單。汽車已到。登車歸竹。抵新竹驛前。時已十點半。友人范君耀庚及家兄姪輩鶯峯。其他親戚來迎於道。范君耀庚詢及遊覽名山諸勝之樂何如。余對曰。名山勝景。名不虛傳。余對於社會無所見長。此回之大陸游記一冊。另日欲發表於新聞。以公同好何如。曰甚善。可以啓登未躋其地之人者。一見便興遨遊之興。其益不淺。又快談數刻。辭去。余遂乘人力車歸家。抵家中時。家母倚門而待。余下車向家母請安。家中諸人俱來會聚。首一堂。余將普陀進香之事述了一遍。家母聞之甚喜。是夜內人鄭氏碧蓮又設酒筵。慇懃款待。因余自六月旅行於支那。至今日纔歸台。已月圓兩度。無所見長。唯所見之崇山峻嶺。巨川大河及商業狀況。諸事略成一帙。爲大陸游記。雖無有奇文詩詞。點綴山水之勝。然使質直通文字者觀之。較

爲詳盡。余非有意爲詩文。聊欲使知普陀名山、四明名山、西湖諸勝、金焦二山、南京、常州、春申、虎邱等處。有余之足跡可也。且余所見風俗政治經濟一切之事。胸中所感。特附於末爲結論。使世之覽吾大陸游記者。心與神會。甯無垂涎於江湖風味乎。

### 結論

中華國法。是經歷代之變遷所由來矣。自數千年。概以民爲國家之本。君主養民爲主旨。保其天祿。若不能養民者。是歸失政。既失政。亦難保其天祿。而革命生焉。卽湯武伐紂。是順天應人。天以有明德之君。授與其天命之意也。故堯舜重其天命。知其子德不足。故不傳其位。另選其臣。下有德傳之。迨禹將其位傳與子孫。至桀無道。不修其德。又生革命。遂傳到湯。其後紂又失政。昏亂暴虐。致有周武王代天討紂。此亦革命之義。益見顯明之事也。蓋革命大體之形式有三。第一曰禪讓。自古之思想。此卽治國之根本。以德導民。凡政治及道德之理想。皆出其讓禪也。第二曰討伐。自登王位。世襲傳及子孫。奢侈放縱。擅施其暴政之結果而生也。第三曰騷亂。最初流氓賊成長。終見不成功。他之英雄起義師。討賊後遂成帝位。如漢高祖、唐高祖、明太祖等。皆乘天下之騷亂。取其

天下歸於統一也。究其思想而言之。凡君主須從其天意。行其善政。若不從天意。行虐政。便非君主。故秦不重其天命。至二世遂亡。自漢晉隋唐宋元明清以來。興廢皆不過是革命之反覆。蓋中華大陸甚廣。人口有四億萬萬之數。其異姓民族衆多。黃帝自崑崙。率其部族沿河流而下。移住中原。其部族異姓爲多。迨征服蚩尤。合異姓部族而立國。故同姓之民。雖因血族尊卑之關係。而易爲統治。至於異姓之民。則難以血族尊卑之關係。以統馭之。故欲治國者。須以修德而治之。中華自睿親王。乘明末流賊李自成之亂。四月二十二日。入山海關。僥倖得天下以來。其初主張種族不區別之觀念。頗收成效。迨至末造。在朝要路。悉以親貴濫竽。無復顧及此事。遂惹起革命。亦屬衰亡之因。究其外族入主中國。多屬割據。殊有二種。其一在趙宋以前。爲拓跋魏遺裔之鮮卑種。其在趙宋以後。則爲入御中國之元清兩朝。此爲最大之區別。趙宋時代能注意及此。而元朝待漢人政策。過於刻薄。惟知重用族人。不顧漢人之習慣。且於官吏之任用。不及於普通之人。特設蒙古與色目之階級。取士之道。未免過狹。激成漢人之奮起。此其所以速亡也。因之朱明太祖。以吳元年傳檄中原。在彼等觀之。殆有晴天霹靂之感。

其檄文卽爲名臣宋濂所草。大意如下。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而治天下者。宋祚傾頽。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之內。莫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也。然達人志士。尙有冠裳倒置之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網常。大德廢長。而立幼。秦定以臣而弑君。天曆以弟而酖兄。且弟收兄妻者。有之子。蒸父妾者。有之。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濁亂殊甚。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廟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足爲後世訓耶。及其後。嗣沈荒。君臣失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起兵。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人事所致。抑亦天厭棄夷狄之時也。古語云。胡虜無百年之運。今日之驗。信乎不謬。（下略）

就此檄文而推之。可稱爲有明一代之民族宣言書。可名爲漢族本位之主義者也。詳言之。中華人士所謂漢人。卽漢土之主人。而夷狄不與焉。假令一時外夷入主中國。亦客帝非眞主也。此卽主客之觀念。一般中華人士民族之間。均甚激烈。在中國史中。文

天祥可謂空前絕後之忠臣。由是觀之。漢族本位之主義思想。蓋已久矣。故雍正帝注意及此。施其政策。以滿漢調和爲清朝建國論。雍正四年九月。曾降詔書曰。

自古帝王有天下。無非懷保萬民。恩加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協億兆之懽心。用能統一寰區也。蓋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爲天下之君。此乃天下一家萬物一體。自古至今。萬世不易之常經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德足以君天下者。天錫佑之。未聞有天下之君。不以德感孚。惟擇何地之人。輔之。之理。書又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聞億兆不歸心。而但擇地之理。又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惟有德者。乃能順天之所與。豈因何地之人。而生區別耶。我國家肇基東土。列聖相承保。又萬邦天心篤佑。德教宏敷。恩施遐暢。登生民於衽席。徧中外而尊親於茲百年矣。夫我朝仰承天命。爲中外生民之主。凡所以蒙受此撫綏愛育者。何得以華夷殊視。而中外之臣民。既共奉我朝。而爲君歸誠效順。所以盡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華族異心。此乃揆之天道。驗之人理。海隅日出之鄉。普天率土之衆。其不知大一統之在我朝。悉臣。悉子。無敢越志。乃逆賊呂留良。凶頑悖惡。私爲

著述妄謂宋滅亡以後爲天地之大變而逆徒嚴鴻達等轉相私附餘波及於會靜推逆徒之意謂本朝以滿洲之君入主中國妄生此疆界彼之私見故遂爲此訛謗詆譏之說不知本朝之爲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爲東夷之人文王爲西夷之人曾何捐聖德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以其僭王滑夏不知君臣之大義故聲其罪而懲之非爲其戎狄而外之若以戎狄言孔子周遊至楚不可應昭王之聘而秦穆公之霸西戎孔子刪定之時不可以其誓列於周書之後矣從來華夷之說乃晉宋六朝偏安之時彼此不相尙北人詆南人爲島夷南人稱北人爲索虜當時之人不務德行徒事口舌相譏已所謂至卑至陋之見解今逆賊等於天下統一華夷一家之時妄判中外謬生忿戾豈非逆天悖理之大罪乎且以天地之氣數言明朝嘉靖以後君臣失德盜賊起於四方生民塗炭疆域無寧其時可謂之天地閉塞本朝定鼎以來掃除羣寇文物日盛黃童白叟一生不見兵革今日之天地寧清超越明代三尺童子諒能洞悉而尙可謂昏暗乎天地以仁愛爲心覆載以無私爲量是以德之在內近者則大統集於內近德之在外遠者則

大統集於外遠。孔子曰：大德必受命。自有帝王以來，其揆一也。今逆賊等以冥頑狂肆之胸，不論天心之取舍，政治之得失，不論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阿私瑣瑣之鄉曲，忿嫉區區之地界，公然指斥，竟敢指天地爲昏暗，豈皇皇上天不若逆賊等之知識乎？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若有向化者，則斥爲夷狄；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獫狁，卽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在今日可目爲夷狄。否至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爲邊患，從未臣服，不能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蒙古極邊之部落俱歸版圖，中國疆土開拓之廣遠如此，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有華夷中外之分論乎？

以上所論君位授於有德者，不可以土地經界人種之差別論矣。中國自古實以德爲主，不問華夷，所謂天命者，卽德之大者。亨天之眷佑，云爾。帝求於支那古代聖賢之言辭，中可謂良好之解釋矣。由是觀之，爲人君者，以能調和社會之要素爲主，果能實行以德刑天下，文明人文發展，必燦然可觀。無如滿清政府，至末葉之時，失其滿漢之調和，所有專權大臣，皆任用滿人，若有割讓之事，卽移其責任歸漢人辨理，致漢人受外

國之侮辱。生出滿漢相嫉視之傾向。故其人民。不觀念其國家。以君主爲滿人。致缺其親。而且向來慣習。皆君主獨裁之主義。凡漢人官吏。皆不過是召使而已。且政府視天下以爲私有財產。以私家擴張其國無異。使華人不以國家爲念。而政府亦不以民生爲重。以致不能自強。屢被白種人之壓迫。到處受外人排斥。視如奴隸。此皆政府失政之原因所致。滿清政府對漢族區別觀念愈深。則影響於統治之狀態益鉅。蓋漢族始雖屈服。後則暫露頭角。數千年來之文化。不能與征服者混合。故調和一事。是屬中國統治一大要件也。滿清政府既失其政。故武漢起義。唱共和政體。亦時勢所必然也。此際華人受外人之刺擊。漸漸覺醒。欲發揮其漢族本領。以免被外人視爲劣種。特設共和政體。此亦民意協力一致使然。惟自共和以來。互相內訌。黨派紛爭。外人多有議爲共和制不適用於中國者。然考歐洲政治史。法蘭西及其合衆國宣布共和。曾有數十年之內亂。彼尙如此。何況中國乎。蓋政治之發達。難免無黨派之爭。凡人各有其黨。堂堂一國。豈可無黨乎。夫黨派者。若以國家爲念。以民生爲重者。是爲正黨。不然是屬奸黨也。然以余觀之。當局者習俗傳來已久。大部分自私自利。不顧公益。剝削民膏。以飽私

囊所有借款。入私囊者居多。故南北不能調和。此等爭權奪利。皆爲自己地位起見。非有意於政治之改革也。然人民自滿清以來。被外人輕視。如大夢初醒。雖有奮發其激烈之性。無如官吏尙有腐敗之遺傳。與使國中不能安寧秩序。此殊不足爲怪。凡創業初皆艱難。非一時所能改革。其政治改革。須以穩重漸進之法得之。衆人歸心。而基業自能長久。少年維新黨。皆言國民之性質。社會之組織。必將根本改革。煥然一新。國家自此富強。人民自此樂業。此等思想。不獨中國人爲然。卽歐美人亦同之。但中國自古以來。爲文明發達之邦。中華之文明。已由四千年前。直至今日。文字連續不斷。而其所傳來之文明。仍係古代之盛隆者。考世界史上所載之文明甚多。例如印度、埃及、亞敘利、巴比崙、猶太、費尼克亞、波斯、希臘、羅馬、文明皆是也。雖然此等之文明。經數百年後。各隨其國民之衰亡。而同歸於盡。而中華則依然古代中華國民之子孫也。常能以其文明之力。持諸無形。而不蒙其害。卽凡有以武力制服中華國民者。反爲中華之文明力所同化也。大抵二三世後。胥混合於中華民族中。而泯其迹象。若匈奴。若突厥。蒙古。若滿州人等。皆其明證也。西洋今日雄大之文明者。其肇端實在科學無限之進步。壓

倒東洋之文明。究其源流。乃從東洋之文明前分析之。例如神農氏所謂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使事之義。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族。頗與今日之藥劑學相類似。又如史記扁鵲傳。所載黃帝時名醫俞跗。診病施術。有與今日之解剖學合致者。有謂火藥係中華人先發明。其說亦近。至於道家煉丹之術。其中與今日之化學相符合者亦多。然中華文明所根據。非在於折概括。而別有在於保合是也。然中華文明二字。則由易之言天下文明而來。卽謂人間社會之事物。至於極調和之意也。古文之一字。足以支配古來中華國民之精神。而今日之科學。賽焉斯字。亦足以支配西洋各國之思想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非所謂學文之詞而已乎。其實含有深淵與遠大之旨趣也。如名山勝境。經文人詩文碑帖。可以入人心。而維世道。且有深遠之旨趣。至於建築物。尤純然保合之產物也。所謂殿堂屋宇者。不過因善爲保合。此等建築材料。而生調和之干係者也。凡人類所製作者。大至於一國政治之機關。小至于衣服器具之末物。無非由保合而成。可知保合之美。乃人類社會與天地自然間。相貫通之大道也。此卽中華國民道德之本義。出於孔教。孔教

之理。在於立綱。故其以天下爲一家。且孔子所主張之主旨。嘗以天道詒人及道德之說。則孔子畢生所述。皆道德之教訓。實爲數千年來東洋立國之基礎。且孔教與政治上甚然有合。治政所教訓仁義禮智信。普及於社會。欲使人人不敢逆行。至下等社會亦感覺實爲孔教之特色也。實則一仁字。固包括無餘。其他如忠恕。忠者待人之謂。恕者信人之謂。要之以人爲前提。卽以社會爲本位也。此卽鼓吹人人愛國之觀念。受此影響。而殺身成仁者。數見不鮮。且孔教之理。無論其行政。或寬或嚴。皆能安之。因滿清政府之當局者。儉安失其研究。致陷於衰頹之時代。西人所謂中華人睡獅一醒。必能奮發其光輝於世界。此語吾人所深信之。凡人被其刺擊之極度。愈敗而愈振。當此之時。外人屢迫。適足激成華人之奮起。自共和成立以來。歐洲輿論。大爲贊歎。而美國人尤甚。謂東方發現一文明新國。如旭日之初升。其人民之樂利。誠可欣羨。然余觀之。中國務須自尊自重。保存數千年根本之文明。擇其善而從之。並擇歐西文明之美點。而補其缺。其中國自能強於世界。是余所深信也。且中國之哲學極奧之義。爲人心眞學之源。乃歐西人所敬視。而中國人反自輕賤乎。卽舉世界之美而易此。猶應斷斷不肯。

易。故中國須保數千年之美風。謠俗。勿令攙雜。是第一之要務。維持其自國之宗教。是決不可廢也。然近來中國少年新進人物。大部分侮慢聖賢。彼等所受西方之教育。亦不完全。設使受其完全。而以新舊道德並行。保存中國純全之風俗。敦篤其報本敬祖之心。觀於日本維新以來。工藝。郊西法。商務甚爲茂盛。然昔日西鄉有言曰。吾國民崇祀祖先。出於至誠。若謂其僅屬於表而之儀節。相沿之舊習。實屬大誤。天下斷無相傳數千年。深入人心之宗教。一旦失其効力者。歐化流行。遂疑祖先之爲虛妄。不知彼實自墜於虛妄。皆因不知此中深微之理也。日本之情形如此。則中國可知。日本之講求西學。較中國久矣。而其固有之道德。猶堅強如此。況於中國乎。至今日猶未失其篤摯安靜之美德。此等美德。蓋由於慎終追遠之教。而其民族之團結力尤全。故中國人士宜皆尊此禮。保其數千年古之文明。豈可一旦而輕廢乎。凡欲治國。必須先普及其教育。使兒童知其愛國觀念。夫以中國言語不統一。致北人主北之利害。南人主南之利害。此皆自相矛盾。必須教其言語之統一。爲急務。方能調和其南北。免使南北意思不疏通。如是則結其團體力。能發揮東洋之雄霸。是余所深信也。今余所遊浙江及江蘇。

二省。教育文化及行政。並種種產業振興之機關。設備甚周。道路不論窮鄉僻壤。亦已改正。煥然一新。實有一日千里之速。固可喜之現象也。就此而察之。人民已有覺醒。且余屢與彼都人士交接。聞其言詞。俱有發奮進取之意。奈全國甚廣。施政改革非一時所能爲。力務須漸漸而成之也。富此之時。財政缺乏。內外負債甚多。必須先整理其財政。徵收國內之稅金。整頓其全國鐵道交通。如國家之血脈運行。必然活潑。亦可以防盜賊蜂起。一朝有事。可迅速派兵討伐。可以鎮定其安寧。並開其全國鑛業。採各國官營之事業。而經營之。以補其財政。中國有望之鑛業居多。難以枚舉。實可稱爲世界富源之國。因失整頓。以致負債纍纍。若能着手實行。財源堅固。免負外債。種種利益。難以盡言。財源若固。厚待軍人。使其軍人有後望。自能勇敢發揮其威力。是人之情所不辭也。兵精糧足。可以作國家之干城。有事變可以抗之。若不厚待。臨陣退悔。必受外國之輕視。如是則國必弱。苟能厚待軍人。養成其愛國之精神。國之不能強者。未之有也。其次須求撤廢治外法權。方可完全國家之體面。中國地廣。各省之風俗言語不同。自滿清政府施政不善以來。官吏及人民。皆顧其私利私慾。積重難返。識者憂之。故當局者。

須抱其公平。不存私見。方可以指導人民之公德心。組織演說團。往各省遊說。使人民皆知國家之利害。並知納稅之義務。先以各省自治。養其公德心。採聯邦式之方針。各聯邦內部。斟酌其民情。制定其憲法。各省自治之議會。使各省之人。奮發其各省之特色。全部設一最高之憲法。統歸於中央政府。蓋因言語不能統一。非先以聯邦式不爲功。現在民心動搖。國礎危殆。若不及此整頓。苟且偷安。僅空傳外國物質之文明。亦何補於事哉。中國有固有之文明。當此易代之際。因向來之理想。與近今理想之衝突。致起種種波瀾。殊堪慨歎。以余觀之。須出有大政治家。力征削平。而定於一統。然後衆人歸心。基業自能長久。且余信其四千年來連續文明理想之根柢。必不因之搖動。數年後當能調和。不背於平等主義。能深合社會調和理想之共和政體。能與西洋各國並立。開一新天地。燦爛光明。太平極樂之世界。是余所敢斷言也。就宗教之方面而論。中華信仰宗教。皆採現實主義。儒教所謂不知生焉知死。佛教爲漢人宗教之中心。其他道教及喇嘛教。天主教。回教之禮拜堂。亦有之。所奉事信仰。皆求其幸福之加護居多。而務其安身立命者少。宗教中喇嘛僧與旗人。同一食國家之俸祿。回教徒。大部

分爲羣匪之中堅。耶蘇教之宣教師。是爲外國之密探。播其內亂之種子。此皆不以平和鼓吹之福音。儒教以綱常正人倫。明其禮樂刑政。不悖天地萬物。以位以育。其有功於天下也。秦皇欲去之而終不可去。道教在中國。使人清虛自守。而歸於靜默。無爲之境。所言皆修齊治平之說。其爲粹然君子之學也。亦已明矣。故梁武帝欲道除。而道終不除。佛教在中國。使人棄華就實。背僞而歸真。是人類之善教。乃以道德養成爲根本。不行其世上之醜行。知足安分。非放蕩懈怠之道者也。故佛教專以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之旨。是正善行善之謂也。且考佛教諸佛理。心理衆生。三無差別。凡有血氣者。莫不具有平等之性。况同居人道。本來平等。豈可以智愚貴賤之分耶。蓋智愚貴賤之迹。乃係受善惡所感之現象。今欲使現象亦歸平等。應如來因果之說。範圍人心。維持道德。普及衆生。使人人改惡遷善。還迷歸悟。還本有之天職。則不求平等。而自然平等矣。此卽人心之性。皆已契合。是世界不期平和。而自平和矣。可見佛學若能深究其理。世界斷無生出戰爭之事。是人之幸福。卽平等慈悲之主旨。蓋佛教之於社會人心。大有裨益。且佛之言教。宏深博大。密緻精微。久爲世界所公認。宇宙之間。其生而最靈者。唯

人道焉。人本來各有佛性。因受弱肉強食之惡習。優勝劣敗。與迷其本來之面目。遂殘害暴虐。互相吞噬。失其慈善心。佛專以道德爲根本。使人人學而平其惡。則宗教關於國泰民安。是世界無爭。與人無取。真欲得世界一切衆生。俱渡於超凡入聖之境。然後世界上。方無一點惡相現出。此卽我佛之宏願。若不以佛學之理而教之。則競爭愈盛。種種惡因。生生不已。遂演成一混濁世界。既有種種惡因於前。自必修種種惡果於後。欲完成此極樂世界。必須依佛所謂慈悲平等。方可合達此羣之目的也。且此佛教傳入中國。三武之君欲滅佛。而佛終不可滅。可見佛教是合中華建國之基礎。能迎合社會之心理。可以振興其國無疑矣。然近來維新黨大部分侮慢聖賢。觀其寺廟之佛像。屢被排斥。彼輩雖奉耶穌。每日禮拜。與信仰佛教之人。崇拜神像何異。凡欲崇拜其神佛。原有人格。應身現世。遺風緒教。流傳後世。尊仰其師。崇拜其遺德。並守其訓言。所謂安身立命之旨可也。奈世人皆以現實主義。求其加護。彼信耶穌之教徒。謂祈禱亦與迷信同一也。然余以節衷而解說之。使其和平。一切善事。信心奉行。人雖不見。神已早聞。誠如是。適爲宗教之教化也。世人不解哲理。居多。對神佛祈禱。若不應其希望者。則

恨神之無靈。此等信仰心。皆非圓滿之人格。若自己之人格有完滿者。雖禍亦變爲福。何也。三界唯心所造。故心若淨。國土亦淨。人格自能得其完滿。吾等崇拜神佛之容體。皆吾人心性之法師無疑矣。若僅說迷信。世界各國之迷信。更有甚於中國者。有史可稽。難以枚舉。以余觀之。迷信是先天性。若執迷信而生戰爭。擾亂天下。則不可。倘僅以利己主義。加護其身。固可以慰本人之神經。無妨也。此等皆不作惡之迷信。善能使人精神修養。所以神道設教。以廟宇鎮定之神像。或十八地獄圖。使惡人見之。其心有戰戰兢兢之感。不敢惡行。無非精神修養之訓。佛教設念經。使人自誦自聽。鎮其心猿意馬。亦爲精神之修養。此等宗教。乃中國數千年來。印入漢人頭腦。非彼等所能排斥。彼雖一時之侮慢。終不能永久而排斥。是余所斷言也。又就商業而言之。中華在世界。可稱爲商業國。不論何人。皆無異論。蓋華人善能經營其商業。採實利主義。維持商業之信用。且有舊慣保守之風。固商業之發達國也。商業道德之進步。有常用語曰。公共事是公事。私情是交情。就此而推之。商業道德之發達。全屬自利主義所生也。故華人能於南洋一帶。開爲商埠。見利賣利。省其費用。中國工業若振興。自能與世界競爭其商。

業。觀南洋外國人之經商。且有聘華人爲顧問。此其明證也。就性情而言之。人情溫和。節儉耐勞。動於貨殖。孝親好古。既已主義中部。尤多存古風。墨守舊習。而乏進取之氣。重文詞章。句性多風雅。南部之人。敏捷標悍。膽大有爲。此乃居於熱帶。日有思慮。故其人思想發達之速。多識外情。經商於南洋頗多。北部之人。居寒地。屢受寒。無暇思慮。故其人性質樸厚。重其任勞。不如中南二部。然國民之質性。雖因地不同。若加以教育普及。便能轉移風化。中國古來之慣習。女子不出門戶。株守深閨。主其家庭之內部。爲男尊女卑。自民國成立以來。女子學校林立。女學生唱自由權。逢場演說。是余所親見之。其裝束皆新色。若眼鏡。若時表。作女教師。或就傭於商界者。亦不少。就此而察。便知風氣之開。皆從教育轉移之明證也。然中國人民。雖有覺醒。以余所遊之地方。不論上中下等社會。盛賭風麻雀之聲。到處不絕。此風雖有禁。尙且如此盛行。可勝歎哉。是必爲之嚴加管束。使賭余早絕。方可以振興其國家。中華爲余之宗國。而日又隸於日本。輾轢之下。固深望日華之親善。日華是同文同種。有唇齒相關之誼。兩者關係。極爲密接。是不可須臾離也。中華文物輸入日本。已有千餘年矣。其技術工藝。以至文學制度。固

不一而足。近來日本之於中華。負重大責任。就自衛上德義上而觀。固不可不扶中華。中華既不能自強。則日本國民。固有應盡之天職。不論何事業。務宜啓發之爲要。然華人屢有排日之氣勢。何哉。或曰。山東問題使然耳。以余觀之。非獨山東問題。宿怨已起於日清戰爭後。蓋日清戰爭以後。日本人對中華人有多少之輕蔑。踏入其地經商。或與華人競爭利權。致受華人之惡感。不觀歐洲人到中國。所有經商。概重支那人爲買辦。年年僅利若干。並不查其絲毫。普及其中華下等人之利益不少。就此觀之。歐洲人割受其中華土地不少。並無受其排斥。而日本反獨爲華人排斥者何也。以其利益不能普及也。故凡親善國民之交際。亦必互相體其精神。而後可言親善。若由經濟上之利益而連結者。不過表面上之親善耳。非由兩國民心永久之親善也。其要永久之親善。必須求外交官。互相尊重兩國自主之權。不可干與內政。所有爲難之問題。雙方讓步。完滿解決。得無形之利益。爲百年之大計。凡日華兩國人士。不論上中下等之往來。務須優待之。倘華人違犯法規。亦不可嚴於追究。特別加護。善言勸解。優待留學生。所有人士經過海關。勿以絲毫附稅。使彼都人士。歸國宣傳其美事。並要互相平和。撤去

差別之觀念。結東洋之團體力。以防外人之侵入。一朝事起。可以自守。願我仁人君子。合同提攜。獎勵日華親善。覺悟此理。奮發其精神。爲兩國之關係。誠如是。而後兩國之親善。可得而言之也。余今所遊之地。不過一部分而已。皮相淺見。固不自揣。略論其大概。幸諸君垂鑑。則可以保東洋之平和。亦日華兩國之幸福也。

大陸游記

二六六

大陸游記終

# 大陸游記跋

夫遊記一書。何爲而作也。貢南吾友。蓋本其身之所經。目之所睹。而作也。人苟非豁達不羈。勢必株守一隅。而管窺蠡測所見者小。奚有四方之志。亦奚有萬里之程。以貢南居今稽古。磊落天懷。而家富五車。便便腹笥。想其從師遠涉。入東洋明治大學校三年。脩業。奄有法學士之風。此固方貫中西。在新竹一州。咸推偉器。且欲放開眼界。時俯仰於當前形勝。藉以發爲文章。故值庚申季夏。爰集鄭君擊甫。同往支那。始則歷普陀山。繼則歷太白山。其後若西湖。若南京。若鎮江。並如常州。以及蘇州。舉凡昔日之名蹟。今日之佳景。觸於目。得於心。感而遂通。均以筆錄之。顏曰大陸遊記。將來付諸剞劂。字內發行。俾世之覽是書者。雖未遊。而作爲已遊觀也。可卽謂已遊。而勝於未遊觀也。更無不可。則是書縱非關於化民成俗。然披閱之餘。令人利其某水。某山。某地風光焉。豈不小補之哉。余不敏。率成一跋。非敢言文也。聊以質諸高明云爾。

庚申年仲冬前清上舍吳逢沅謹撰

大陸  
游  
記  
跋

# 大陸游記序

余嘗讀日本名士齋藤謙君續文話集內有一則云明徐霞客好遊足迹遠及兩戎外所著遊記累數十萬言錢牧齋讀而異之謂霞客爲千古奇人遊記爲千古奇書矚徐仲昭刻霞客遊記書云文字質直不事雕飾又多載米鹽瑣屑如甲乙帳簿此所以爲世間眞文字於戲眞文字耶而顧出於質直耶則吾友周君維金之大陸游記可以千古矣君少耽內典稍長涉獵經史慨然慕司馬子長之爲人欲借助於山水以發爲奇文歲庚申六月周君維金往朝南海四明時新竹州議員鄭君拱辰偕其夫人亦與之偕行周君維金順途歷覽西湖金焦二山金陵常州春申浦虎邱諸勝月圓兩度始賦曰歸因備紀夫所歷程途所瞻風景所考察之人物政俗累成一帙名曰大陸游記中秋後二日訪余於北郭述穀堂出是編相示披覽之下覺洛伽紫竹之風濤三竺六橋之煙雨生平所心慕而莫能至者歷歷如在目前其文字之質直又隱然有霞客風味使牧齋生於今日安知不以奇霞客者奇周君哉周君生平著述甚富此特其一班耳

暇時當請其全豹觀之。

大陸游

記

序

愚弟鄭家珍拜序

二

凡士農工商要知臺灣過去之實情以及領臺以來三十餘年間文明進步  
政治施設之真相無不逐項詳細載明請閱此書方知言之不謬是所厚望

臺灣通誌略出版發售趣旨宣言

夫臺灣孤懸海中 幅員千里 土壤膏腴 風景幽秀 洪荒開後 垂三百餘年 初屬荷蘭 繼歸鄭氏 鼎革間  
爲時未久 事事草創 迨鄭氏歸藩 改隸有清 貳百餘年 閱時既久 生聚亦繁 而政府以鞭長莫及 竟不  
經心 當道又苟且偷安 不圖發展 遂使金山銀海 盡委荒蕪 乙未之役 馬關議和 全島割讓 帝國當軸  
諸公 銳意經營 不遺餘力 農桑教育 警察衛生 全島鐵道 次第舉行 而開鑿築港 清賦理蕃 諸要務亦  
着着奏績 一時官山府海 氣象煥然更新 比之昔時 顯今霄壤之別 此無他 吏治之優劣 判之  
耳 拙者有感及此 欲將臺灣歷史 宣傳於中華民國起見 費五年之精力 編著臺灣通誌略十二集 凡臺  
灣數百年來 一切事蹟 力爲搜輯 分門別類 巨細無遺 條分縷析 本末俱備 凡關於歷次興亡 及政治  
事績 全島交通產業狀況 並山川名勝 詩人題詠 人情風俗 氣候 人口 地勢 沿革 亦莫不應有盡有  
記載精微 且文字質直 不事雕飾 俾人人了解 以企普及 將來轉載傳記 昭化後世 開覺民生 刷新社  
會 方知此書大有誘導之功效也 購閱此書 既可明瞭臺灣進步突飛 又足以警醒中華民國之覺悟 鼓吹  
日華親善 其裨益邦交豈淺鮮哉 此書預定本年年末出版 倘蒙諸君預約 請於預約注文書 簽字寄下 出  
版之日 以代金引換爲定 而昭信用 愛閱諸君 欲購從速 幸勿交臂失之 則作者幸甚 社會幸甚 出版預  
約購書簡章如左

- 一、臺灣通誌略十二集四六判全洋裝四大冊約頁數五千餘頁銅版寫真三十餘張地圖八張字數約貳百餘萬字定價貳拾四圓預約價貳拾圓
- 二、右書限出版將該書籍以代金引換郵稅注文者自理爲定

三、本書內容題字及序文列下

前內務大臣伯爵後藤新平閣下題第一集曰「光前垂後」

前臺灣總督現樞密院顧問官男爵田健治郎閣下題第一集曰「浩然之氣奮于卷濟世之功筆一枝」

前臺灣總督上山滿之進閣下題第一集曰「可以資治」

前臺灣總督川村竹治閣下題第一集曰「文直事詳」

前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河原田稼吉閣下序文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長石黑英彦閣下序文

前臺灣總督府內務局長豐田勝麩閣下序文

前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長內田隆閣下序文

前臺灣總督府勸業局長明先生序文

臺南州知事永山止米即閣下序文

高雄州知事太田吾一閣下序文

前清舉人錢珍先生序文

臺灣日日新報主筆魏清德先生序文

前民國國務院安縣知事詹培勳先生序文

臺灣省府評議員勳四等林慰徵先生序文

臺中市協議會勳六等蔡連舫先生序文

黃臥松先生序文以外中華名士及本島名士頌詠詩文頗多難以盡錄故省略之閱者見諒

臺灣通誌略目次

第一集 臺灣史 自隋朝開外患及內亂一切並及日清戰爭 聖馬關條約止

第二集 平定記 開割台 乃創立民主國 繼而北白川宮殿下 率軍由澳底上陸 與清民對敵之戰 况 日日記事 至征土匪平定佈告止 此間凡關公文書來往 無不掲載

第三集 臺灣文叢史 歷代總督之政績 並士農工商 產業一切 及剿土匪 並征蕃等之詳細掲載  
第四集 皇太子行啓記 每日記事 並詩文 及賜拜謁者 並賜宴賜茶菓之芳名錄 及各名士誼話 錄俱有掲載

第五集 秩父宮殿下巡台記 同上

第六集 臺灣慣習記 內容風俗 舊慣 及法律士農工商之起源 一切詳細掲載  
第七集 臺灣地理誌 內容山川屬島 池沼 氣候 温泉 一切詳細掲載

第八集 各州地方誌 內容人口 地勢 沿革 及沿道名勝 並州街庄協議會員 及街庄長之芳名 錄一切皆有詳細掲載

第九集 政治家略傳 舊政府時代之政治家及當世政治家  
第十集 節女烈女貞女略傳

第十一集 孝子孝女義僕篤行者及表彰功勞者教育功勞者略傳  
第十二集 當代名人事略附錄 碩儒略傳 博士略傳 街庄長略傳 立志略傳 名醫略傳 名鹽家略傳 實業家略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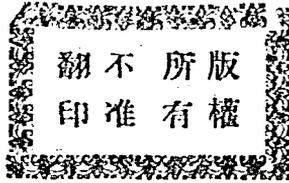
以上  
昭和五年九月一日 新竹州新竹郡新竹街新竹字西門外五番地  
臺灣通誌略出版預約部

周 維 金 謹 啓

各位先生台鑒

中華民國十九年

十月十一日發行  
十月十二日發行  
定價金貳圓五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台灣新竹州新竹市西門外五五番地

著作兼發行者 周維金

上海棋盤街八六號 馬霍路三二一號

印刷者 大中書局

台灣新竹州新竹市西門外五五番地

發行者 證善堂

台灣台北州台北市有明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分發行者 蘇安堂

台灣新竹州新竹市西門一百五番地

總發售處 德興書店

同所字新竹東門一七七番地

分售處 泉馨書店

台灣台南州嘉義市西門外一五九番地

分售處 閣記圖書部

台灣台北州台北市永樂町

分售處 屈臣氏大藥房

外埠  
台北苑芳書店 文化書局 宜蘭林皮書店 台中中央書局  
竹林軒書店 彰化成源書局 北港謙源書店 成發書局  
台南崇文書局 新樓書局 高雄印財會社 屏東書局  
台東增益書局 鼓湖鼎長美書店

中華民國各省各埠大書局皆有分售處

# 6  
772228  
44

新幣 #0  
1元